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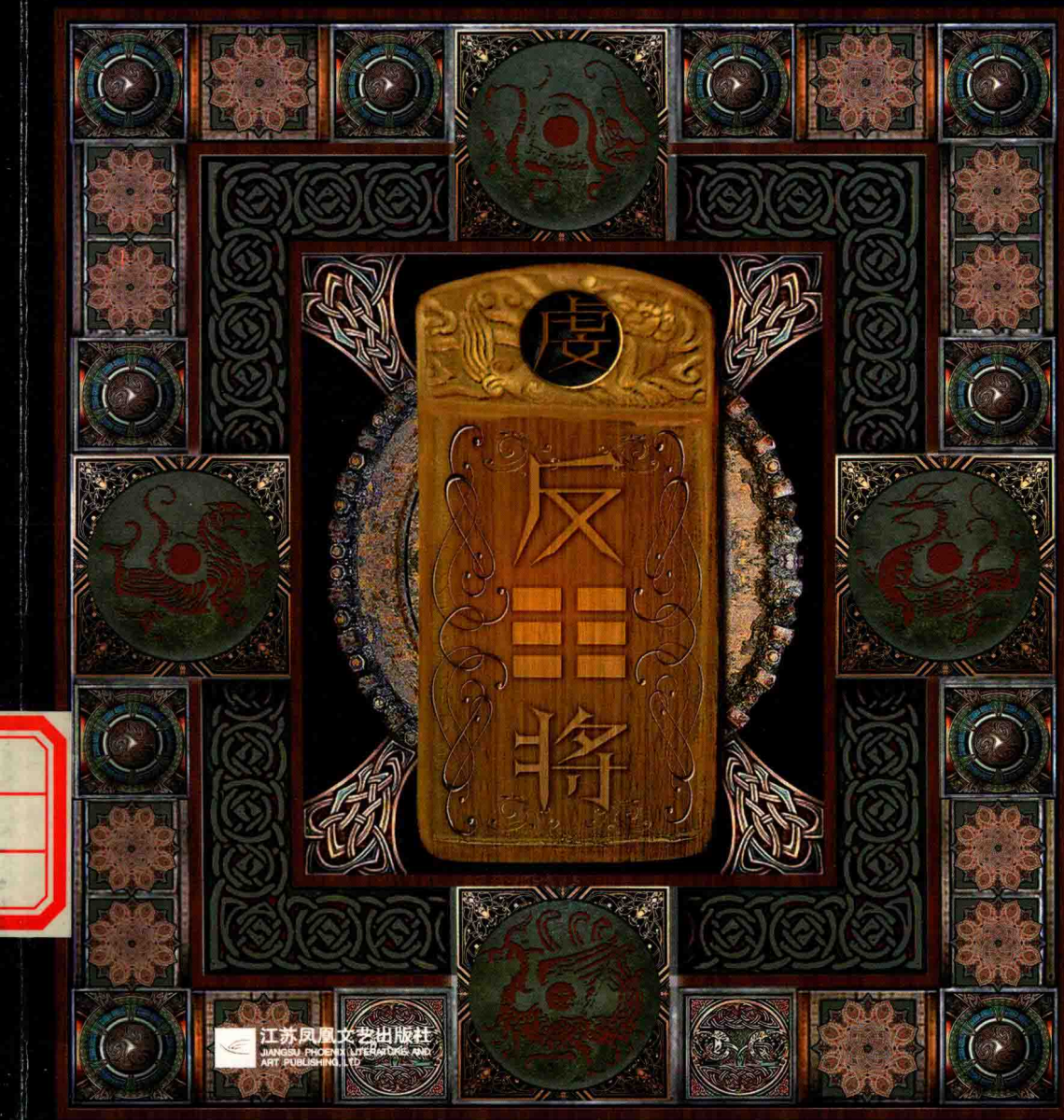
千门八将^②

这个世界上，注定有些人不为自己而活。

一个娼生永逸的千局，一场江湖重洗牌的布局，一次蓬莱山新人的过关局，一切的背后都只为两个字：信念。没有刺的玫瑰花不再是玫瑰。没有信念的蓬莱山人组成的雁尾子，也绝对不再叫千门！

永乐大典

高阳/著



千门八将^②

永乐大典

高阳/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千门八将. 2, 永乐大典 / 高阳著. -- 南京: 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9606-6

I. ①千… II. ①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99930 号

书 名	千门八将. 2, 永乐大典
作 者	高 阳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周亚林
选题 策 划	张 一
责任 编 辑	姚 丽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90×980毫米 1/16
字 数	324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9606-6
定 价	35.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法律顾问: 北京市佳泰律师事务所 尹昌友

目 录

第一章

千局杀手 001

身为千门主将，在任何变数面前都不会乱了方寸，无法预知的因素本就是千局成效的最大杀手，而千门主将的必修课便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应变。

第二章

五足飞檐走窗盗 019

五足飞檐是对走窗之盗的最高称呼，人都是两只手两条腿的，手脚并用夜走千家盗百户的飞檐被称为四足飞檐。所谓的五足，是这些人还能够灵活运用一个比手脚上的肌肉更有力的肌肉组织——咬肌。简单来说，也就是用牙。昔年的第一神偷燕子李三在江湖上甚至有六足盗王之称。他不仅将牙运用得出神入化，甚至还能用几乎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地方——眼睛。

第三章

江湖茶馆歇马行 036

他并不是第一次接触江湖茶馆，这类东西在国外也有。通俗点的解释就是外门行的中介所，只要做外行买卖的江湖人，基本都熟知各大城市的江湖茶馆。

所谓的茶馆并不一定是卖茶的地方，也有些是以饭店或者酒吧的形式存在。比较特殊的还有彩票销售站、电玩城等，它们之间的共性就是招牌上都有大山语。千门在很多城市的江湖茶馆都有眼线，当然了这些人都是原灰鸽子的人马，他们只听王龙生一人调配。

第四章

奇门遁术，三鬼止步 048

冷香笑道：“不是七鬼止步，是三鬼止步，六鬼术以上的遁术叫逆天。像三鬼止步、四鬼挪移、五鬼搬运，这些算是高级别吧，三鬼止步主要是阻人的。想当初我在老家为了不结婚还摆过类似的，呵呵！”

第五章

撒纸钱的手艺 064

施妖道：“那一撮毛是老北京白事会的当家人，专门负责死人出殡时候撒钱开道的活。一把纸钱撒得出神入化，天下无人能比！”

付可实在忍不住了插话道：“妖姐也说他天下第一？这人这么厉害？”

施妖道：“你听清楚了，我是说他撒纸钱天下第一，打暗器嘛……哼！”哼后面虽然没有说话来，但这意思只要有耳朵的人都懂。

第六章

压号不空狱 086

“压号子”这件事，有人说是功德，有人则认为是恶性。现在有小部分看守所还有这样的举动，就是绝对不让监号空下来。虽然被教育者每日都有，但难保一定送到自己这里，所以他们经常在大街上寻一些无家可归的乞丐来关，每天三餐都是公费报销的。不空号是古时监狱延下的规矩，有活气镇恶念之说。

第七章

美人局 100

茶馆书现在不仅仅是江湖茶馆才有，在北京、天津等地有些普通的茶楼也都有这一行服务，不过他们多数的都是讲传统评书，还有说相声，像这样评话江湖的只有在江湖茶楼这绿字招牌中才能听到了。

第八章

五虎群羊道歉茶 118

虽然昔年定林寺乃是红门分舵，而且红门钵僧之名号也不比七公子低多少，但崂山斗法之后，钵僧就在红门中除了名，他所在的定林寺当然也去了舵口名号，却不知这大苦和尚今天摆的哪门子江湖茶。

五虎群羊茶。

华亮和释明在大苦摆完茶碗后都是一愣，这老和尚不仅摆江湖茶，而且摆的还是五虎群羊认错茶。

第九章

焚香异拜 141

给活人焚香一般只有两种情况：第一，这人马上就要死了，焚香之人在外地或者因某种原因无法拜见，才有焚香异拜的；还有一个就是拜哲圣，也就是一个领域的顶尖人物。好比你是学物理的，今天你要去跟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去吃饭，吃饭前你焚香拜一下，这也是有的。不过当今社会早已不讲究这些，只有外八行的老江湖才记得这些规矩。

第十章

山字钱 151

原来这黑衣人也是外门行中人，乃神调门双侍者之一，也是一个反隋势力的首脑。他与单雄信的过节是因为军饷而起，此中过节复杂便不再详解。后来李药师得了这枚金铤。建唐后唐高祖为了纪念千门这次争饷之功，就把以后的官银都制成了山型。不过李药师拿去的那枚金铤被神调门人掐扁了一块，所以唐初的官铤中间都做得圆润了一些，但山字的外形仍在。

自此以后，江湖中人花钱买老合帮其办事都用山字钱。

第十一章

盗门九猫 161

丁八在一旁看得很透彻，知道张磊的肩头肯定藏有机关，他来跟自己谈判，肩头做了手脚，难道盗门九猫护主之事，千门竟然知晓？

盗门九猫，暹罗为首。

阿狸在九猫当中排名第三，身手并不比排名第一的阿罗差多少。

第十二章

寒刀挂水闯山门 173

这个过程并不难。在闯山门见客了恩怨的规矩中，这寒刀挂水只算得上是末流。盗门的规矩中，还有油锅捞钱、利刃登山这类折磨人的玩意。昔年北宋红门当家丁兆兰闯盗门的山，曾经与当时的盗门内堂第一力士在滚油盘子中掰腕子。据当时江湖上流传的夸张说法，那是十里内可闻肉香。

第十三章

接引佛 183

这接引佛身高六米，他右手摊掌平伸在身前，掌心离地有五米多的样子。冷香在各殿里游玩的时候庙里的和尚就告诉过她，接引佛伸手的意思是接纳世间的一切疾苦，只要你有烦恼都可以抛给他。怎么抛呢？就是用硬币向接引佛的手心丢，丢起的硬币如果落在接引佛的手心了，就说明他愿意接纳你的烦恼了。

第十四章

娟生永逸 199

这番试探就在这一局当中，这就是娟生永逸。

杜鹃鸟有一种特点被我们所熟知，就是鸣叫。

杜鹃啼血之语千百年来都是文人墨客笔下的悲情。

但很少有人知道杜鹃鸟虽然叫得凄惨悲凉，但行事中却有一种无比的狡诈。据说杜鹃鸟是从来不喂养自己的后代的，它都会把蛋偷偷下在其他鸟的巢穴中。

小杜鹃出生后也不用教就把鸟巢中原本的鸟蛋全部托出巢外，只剩下它一个在鸟巢中享受着没有血缘关系的勤劳鸟夫妻的喂养。

等它长大成鸟后，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抚养自己的养父养母，远离这个生长的巢穴。

第十五章

千门铁律 217

高阳叹气道：“不是我掖着藏着，这就是千门的规矩，主将之局一定不能说透，说透的话反而会降低成功率。”

王龙生咧了咧嘴随后立刻恍然道：“就跟孔明的锦囊似的？”

高阳点了点头。

王龙生无语道：“我说孔明先师为啥每次都写个锦囊让下属办事呢，原来不是故作神秘，而是千门铁律……”

第十六章

竹金观音卦 237

说是卦摊，却也没有什么摊位。不过是白沙撒地，弄了个场子，算卦的先生就站在场中，一桌一椅都没。算卦先生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长袍束发倒还有一些道骨之态。他双手各拿一根竹竿，高声道：“各位朋友，今天我不摆卦局，不设九宫，就凭双根竹竿算尽天下之事。您若不信可以上来试试，您一语不发，我问天求卦，不对分文不取，若对凭心赏钱。”

第十七章

海市蜃楼心魔乱 254

身为红门前辈，如果没有这两把刷子反倒说不过去。美国的大卫·科波菲尔还能无钢丝悬空呢，何况有几千年传承的红门绝技。

大苦和尚升空十余米才止住，他就停在定林寺七色大灯的焦点之上。

呼！

蒙在大苦脸上的红手绢呼的一声飞起，就在众人的视线之下，这一方比巴掌也大不了多少的丝帕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十几秒后就已笼罩了整个定林寺，就仿佛一块红云一般，将定林寺全方位地遮盖住。

第十八章

九鬼逆天术 276

奇门遁术十鬼术分别是：一鬼问讯、二鬼拍门、三鬼止步、四鬼挪移、五鬼搬运、六鬼背山、七鬼转磨、八鬼无限、九鬼洞天、十鬼神炼。

且不说九鬼之术如何，单论诸葛孔明当年摆的八阵图，就是源于奇门遁术中的八鬼无限。以顽石百余块，摆出了可纳十万精兵的无限之空。奇门遁术失传后，后世的千门脱将都是靠孔明的八阵图来完成己任的。

第十九章

江湖重洗牌 293

当丁八爷听张磊传话说“七爷的话只能信一半”时，老头子就明白了，高阳这小子是想给江湖洗牌。并且他不想自己洗，想让别人帮他去洗。

第一章 千局杀手

身为千门主将，在任何变数面前都不会乱了方寸，无法预知的因素本就是千局成效的最大杀手，而千门主将的必修课便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应变。

- 1 -

一张圆桌，八人围坐。

有酒有菜，甚至连冷香和朗朗都喝了几杯。

付可和张磊在聊天，张磊总算找到了一个教导别人的机会，此时正语重心长无比严肃地在与付可讲述着一些他所清楚的“千门”。

华亮喝醉了，这是他第二次喝醉，第一次只有高阳见到过，那已经是九年前的事情了。但这次和那一次不同，这次是因为高兴。

“千门八将”这四个字大家已经不清楚第几次从这个千杯不醉的华火爷口中冒出来了，反正他每笑着念叨一次，必然会喝上一杯。

施妖在为冷香编头发，和她一起动手的还有朗朗。她们都觉得冷香梳辫子更好看，小冷香当然没有意见，于是三个女人在酒桌上演绎着唯美的另一台戏。

王龙生正在边说边笑地跟华亮讲述高阳最近在女人身上的糗事，他也不顾已醉的华亮是否听明白了，反正每说到关键时刻，自己都先笑得前仰后合，不能自己。

高阳这杯酒已经举起几次了，却一直没有送进嘴里。他也很高兴，但他清楚，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自己如果不踏出这一步还好说一些，如今自己迈出了这一步，那么后面的一切都将会是对他最大的挑战。

江湖这个词语已经被世人淡忘很多年了，虽然每个人都身处江湖，但现在只有真正的老千才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江湖。

他的目光最先停留在华亮的身上。

他与华亮相识了近三十年，从开裆裤的玩耍，到初入江湖的奋战，这个老朋友都是一路陪着自己走来。他陪着自己走遍大江南北，这一生他便仿佛为高阳的梦想和事业而活一般，从来没为自己办过任何事情。高阳清晰地记得九年前的那个早上，华亮抱着多多的尸体走进黄河的那一刻。那一刻他几乎认为华亮会选择死亡，来结束他刚刚开始江湖生涯。当十五分钟后华亮满身泥沙地从河底走出的一刹那，高阳哭了。这是他唯一的一次流泪，他清楚华亮是为何回来。

“老华，你还能喝吗？”高阳拿起酒杯轻轻地撞了一下埋头倒酒的华亮。

“当然，哈哈！”

两人都大笑着将酒喝干。

再将酒杯满上，高阳端起酒杯对着王龙生晃了晃。王龙生是他步入江湖的第一个朋友，那时的灰鸽子掌控着整个亚洲信息情报。他地位卓然，别说是没落的千门，就是南北合并之后的盗门也不敢得罪。可最后王龙生决定将灰鸽子并入千门，自己成了千门风将。如果没有他，高阳和华亮二人现在可能还在漫无目的地寻找。

“老王！你损够没？喝酒！”高阳先是夹起一张拉皮甩了过去，然后再将酒杯送过去。

王龙生还在笑，高阳的每一件糗事都能让他笑上小半年，将头上的拉皮送到口中后，王龙生端起酒杯。

“损够？这辈子我都损不够！”

施妖是千门八将中第一个加入的女子。高阳本来以为最多也就会只有她一个

女人，可没想到最后他竟然开创了千门史上八将有三个女子的先河。

五年了，南海的那次斗千仿佛就在昨天。

“如果我输了，为奴为婢，每天为你跳钢管都行。如果我赢了呢？”

“那我为你跳！”

斗千的开局很平常，两人都做出了输赢之后的承诺，但局中的变故却是高阳行千来的首遇。那一天登陆的台风高阳还清晰地记得它的名字：“海棠”。

它来得那么突然，直到邮轮入深海时警报才到，那时返航已然不及。这一场南海斗千就是在海棠的陪伴下完成的。

现在在高阳的前胸上还留着海棠送给他的礼物。每当施妖用手抚摸这道二十七厘米长的伤疤时，她总会问：“哥，这个烙印是为了千门还是为了我？”

高阳对这个问题一直没有给出过答案。

“妖妹儿！来跟哥喝一杯！”

“是交杯酒吗？不是就算了，我今天喝了好多了！”施妖笑着说。

在座的都笑了。高阳也在笑，苦笑。

最后施妖还是将酒喝了。

张磊看出了高阳依次喝酒的顺序，没等他喊就站了起来提杯道：“阳哥，谢谢的话我就不说了，磊子希望这一辈子都能跟着你，活出一个精彩的人生！”

在施妖的眼神提示下，付可、朗朗、冷香也纷纷起身与千门主将共饮。

“老高，如今我们八将聚首，还怕他盗门干吗？不如在上海弄个大局，也好让江湖人都知道，我们千门回来了！”王龙生说出提议的时候很严肃，“我们千门”四字也咬得分外清晰。

高阳摇头道：“上海这里不过是盗门瞒天过海放入棋子而已。大局我们一定要做，但却不是上海！”

张磊迫不及待地问道：“在哪？”

高阳道：“南京！”

晨，小雨。

施妖推门走进高阳的房间，将她从北京特意为哥哥带来的衣服轻轻地放到了床头。高阳睡得很熟，施妖并没有去叫醒他。

昨夜为了南京大局的细节，那顿饭整整拖了六个小时，早上五点多才散席。在席间高阳安排了所有人的工作，并对中途可能发生的变故做出了分析。早上六点，八人才分三拨找酒店入住。施妖跟高阳两人一组来到了上海景福大酒店。

高阳现在寒病缠身，虽然天气仍然闷热异常，但他睡觉的时候总是要裹着被子。施妖轻轻地将被子向下拉了一点，露出高阳身上的那道长疤。

她想伸手过去摸下，但又担心打扰了哥哥睡觉，于是只是看了看就将被子盖好，走到窗前，拉开了窗帘。

“徐老弟，你在家也享了十几年的清福了，这次为了老哥的忙，就再出一次江湖吧！”在另一家酒店当中，丁八爷做着跟施妖一样的动作——拉开窗帘。

房间中还有两个人，关啸垂着双手站在门边，姿态乖巧异常。

一个头发灰白的老者侧靠在床头，以沉默来回答丁八爷的问话。

“徐老弟？”丁八爷又招呼了一声。

“八爷！现在手艺人满地都是，何必用我这副老骨头呢！”

丁八爷走到窗前坐下随后笑道：“我这档子事，天下除了你徐辨土老爷子外，无人能当！”

徐老头长叹了一口气，随后将目光转到了挂在门边的烟袋上，还未等他起身，一旁的关啸早已察观明白，早早地将烟袋送到了徐老头的手中。

“徐叔叔！您就帮帮我师父吧！”关啸一边给徐老头点烟袋一边说道。

徐老头沉思了一会儿说道：“在北京怀柔，有两个手艺人，虽然不在八爷你的堂口下插香，但挂的都是昆仑山的牌子，都是按祖宗规矩办事的高手，为首的一个姓胡，他与我还颇有交情，如果我说是盗门当家人想请，我想……”

还没等徐老头把话说完，丁八爷便摇头道：“千门在北京插根已久，与当地的江湖人多少都有些交际，而且不在堂口我不放心！”

徐老头想了一下又道：“湖南陈家的大小子手段也异常地高明，比我徐老头强上百倍，八爷为何不喊他过来，他现在应该在堂口当中啊？”

丁八爷晃了晃脑袋苦笑道：“老弟就出山一次吧！晴丫头与嘯儿都参与其中，如果老弟不出来帮忙，老哥恐怕真托不住了！”

徐老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随后将烟袋在床头柜上轻轻地磕了磕道：“好吧！但我封了铲子多年，手上的准头已经差了很多，你再多喊几个人帮我！”

丁八爷点头道：“好！关嘯，下午就送你徐叔叔去南京。”

“师父，您呢？”关嘯问道。

丁八爷看着窗外道：“我要留在上海，如今八门汇聚，为的就是我盗门嘴中的肉，为师老了，老得几乎忘记了江湖，这么好的机会，我一定要与这些后辈们玩上一玩！”

施妖只在高阳的房间中坐了五分钟就走了，她并没有叫醒哥哥，她有她的事情要去办。施妖刚走出房门，躺在床上的高阳便睁开了眼睛——原来他早醒了！

拿起手机拨通了沈舒原的电话。

“大姐，我要去办点事情，过几天回来再去看你！”

沈舒原并没有在电话中说一些注意身体的话，只说了一个“好”字，随后两人都拿着电话陷入了沉默。

“回来的时候弟弟送份大礼给你！”高阳说罢挂断了电话。

挂断电话后，高阳掀起施妖为他掖紧的被子，下床走到窗前，细雨如线，贯穿天地。俯视着楼下为生活而忙碌的人群，高阳想起了师爷李文鹿的一句话：

“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不是为了自己而活！”

门铃声响起，打断了千门主将的思绪。

“您好！酒店的早点送来了！”

高阳苦笑，这招也太老了。不是送早点就是换被单，难道警方就想不到别的办法进房间吗？

“稍等。”

高阳一边向门外招呼，一边走到床边将衣裤穿戴整齐，然后点燃一根香烟对着门道：“进来吧！门没锁！”

门没有反锁，施妖走后高阳下地就光看雨了。

最先进来的人一身服务员的打扮，但走进房间后高阳就笑了。

老熟人了，陈亚男。

高阳看着强压制激动之态的女警走进房间后便笑着举起双手：

“恭候多时！”

雨整整下了一天，当天下午，千门主将被捕的消息便传到了盗门的耳中。

现在不光是外门行在官方安插眼线，就连一些自誉为黑道的野路子选手都是如此，有些是从小培养的，也有些是靠钱砸进去的，但这笔投资性价比很高。大明朝著名的锦衣卫刘守有就是当时盗门安插在朝廷的眼线。刘守有本是名臣之后，可惜因为祖上两度被朱家在公案中处办，对大明朝也就有了想法，盗门也正因此才有了下手的机会，

“移宫案”就是盗门通过刘守有在宫廷内演绎的复仇计划，可惜由于魏忠贤的介入导致了事情的发展方向发生变化，从而衍生出无数的变故。历史往往都是这样，一个小人物在不经意间便让它改写。

说起刘守有，又想起来了，这孩子是《金瓶梅》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呢……

丁八接管南北两盗后，对眼线问题尤为重视，几十年来他安插在全国的盗门公务员已近四千人。如果不是逮捕千门主将的事情上面压得死，估计早上就能传出消息来。

接到这个消息后，丁老爷子愣了好半天。

他留在上海的目的就是与其他外门行周旋一番，这对手中最有分量的就是这位年纪轻轻的千门主将了，结果……被警察抓去了。想到这里，丁八爷忽然想起在湖州关啸跟高阳斗的时候曾经因警察参与，这次……

老头子马上给刚在南京下飞机的关啸打电话，想着如果这事真是这个没出息的小鬼崽子干的话，就立马废了他，这也太掉盗门的面子了。

自己徒弟是不敢跟自己撒谎的，丁八爷这个自信还是有的。所以知道这件事与关啸无关后，火气也就消了，但情绪的失落还是避免不了。

几十年了，从民国柳七爷归隐之后，这个江湖已是他丁八爷的江湖了！有一

种寂寞尤其难耐，那是一人登顶后的孤独。

外八行人才凋零，收手的收手，洗白的洗白。就算有些能人还能坚守着山头，但已没有早些年那种纵意江湖的情调了。

丁八爷还以为自己这辈子也无法再轰轰烈烈一次了呢，就在那时他听到了高阳这个名字。

“武挑沧州府，血字怯群雄！”

“文斗北京城，京师占门户！”

这些类似于评书开场白的词都是丁八爷根据高阳出道以来的几次大事编排的，看到外门行能有年轻人出来纵意江湖，丁八爷很开心，虽然不是他盗门的弟子，但起码也说明了江湖没有变，无论到什么时候江湖还是那个江湖。

高阳华亮二人的大手笔，也唤起了丁八爷本打算安享晚年的心。

可是……就这样完了？本来还以为继民国七公子的轰轰烈烈后，外门行的江湖能重新光耀一把呢，结果这么一个重量级的传奇人物就以进局子而完结了。

丁八爷在屋子中转了半天后拿起电话简单地说了两个字。

“捞他！”

就在千门主将丢鞋落水被警察所擒的当天晚九点，沈家的内卫保镖经理赵义站在沈舒原的病房外，焦急地等待着七次敲门后的回应。

沈大小姐并没有睡，她睡觉时门外的黄灯会亮起，这样无论多大的事情下属都不会去打扰。而现在亮的是绿灯，绿灯说明沈舒原在休闲。赵义到沈家十几年中，从来没有赶上过一次沈舒原在自己的作息时间内按错指示灯的，所以他才敢在外面一直敲。

要是平常的事情赵义当然也不会如此执着，这件事实在是太大了。

叮！一声轻响后，门锁缓缓打开。

“进来！”沈舒原终于回应了。

赵义推门进屋后见沈舒原正斜靠在床头上看书，当下便走到墙边将吊灯的四围小灯也打开，散射光线下，房间顿时又亮了一些。

“大姐！”赵义见沈舒原并没有放下手里的书，便招呼了一声。

“坐，说吧，我看完这段！”沈舒原的目光仍停留在书本上。

“高兄弟那边出事了！”赵义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稳一些，说罢还马上加了一句，“不过事情不算辣手！”

赵义设想过好多种沈舒原听到此消息的神情，甚至他都有了叫医生紧急维护的准备，可出乎意料的是，这个消息并没有给沈大小姐带来任何的情绪波动。

赵义愣了一下，还以为沈舒原没有听清楚，于是又说了一遍。

“什么事？”沈舒原的目光仍然在书本上。

“在酒店被警察堵到了，直接带到总局了。哎，都怪我，前天就不应该让他走。上次他在上海闹出这么大动静，这次肯定会被挖底的！”赵义说话的时候一直看着沈舒原的表情。

沈舒原放下手里的书，看了一眼赵义，然后道：“你打算怎么办？通过公司的关系去活动，还是？”

赵义接过沈舒原的话头道：“我自己在官面也有一些朋友，不过七百多万不是小数目，那些人肯定插不上话。”

听到这里，沈舒原便明白了赵义话里的意思，于是道：“青竹这次回来，便给公司在形象上造成了一些影响。小阳的一群朋友个个都是能独挑大梁的主，这次的事咱就别跟着操心了！”沈舒原说罢，又拿起那本黑皮的小说看了起来。

沈舒原的神情和话语颠覆了赵义在门外所有的设想，沈舒原语罢近三十秒的时间，赵义都是愣在那里！

记得两年前高阳与柳七爷做局消失在长白山二道白河的时候，沈舒原调用了自己身边所有能用的江湖人介入，自己的警卫力量抽调起码有70%，可这次……

“放心吧，我对他有信心！”沈舒原最后一句话算给赵义解惑了，虽然赵义心中有太多的不明白。

走出沈舒原的房间，赵义轻轻地将门带上，刚迈出一步后就发现走廊当中的光线一变，回顾之下赵义发现沈舒原病房门上指示灯已经变成了黄色。

上海外滩永利商务会馆，三楼豪华包间当中，丁八爷居中而坐，看着眼前的几个盗门梁柱。

“建伟，这次的事情就交给你了，关系渗透的时候要隐蔽，不求必须完成，但愿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就好！”丁八爷看着坐在自己右侧的年轻人说道。

李建伟点了点头，虽然他有太多的不理解，但他不会问，只会执行。

李建伟在得知老当家招呼自己的时候还担心万分，生怕是因为上次丢了工作手册的事情遭到处分，没想丁八爷竟然对那件事只字未提，而且还安排给他一个新的任务。

建筑工地的抽水填料工作还在进行着，但每天也就是那点事情，交代下去属下尽可以去照办了，正无聊的时候，上面有新的任务安排下来，本来是值得高兴的事，但李建伟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因为高阳他太熟不过了，他比自己名义上的师兄关啸更早地知道高阳这个人。几年前就是因为这位年轻的千门主将的大手笔，改版了灰鸽子。正是因为灰鸽子的内部变动，便直接导致了他表叔的电信公司亏损。

又过了一年，还是因为这个人，李建伟的一个朋友的行会，被驱出北京城，转到河北落脚。李建伟虽然在丁八爷面前毕恭毕敬的，但到了江湖面上，也绝对是一号人物，盗门外事堂的主事人是自己的另一位表叔。社会上依附他生存的野路子不敢说遍布全国，但数量也不少。高阳的这些行为很让他掉面子，不过在得知关啸在湖州斗法败给高阳之后，李建伟找回场子的心便淡了不少。

不过这也绝对不是因为他对这个总跟自己过不去的人的看法有所改变，只是稍感自己的能力可能不足翻场而已。但他怎么想也想不明白老当家为什么要让自己想办法捞他。

进局子好啊，进去了自己的恨也解了。可现在……

丁八爷示意李建伟可以离开。

当李建伟走后，屋子中剩下的都是盗门手艺堂下的精英。

“近几天，多吃本地货，但不要吐，压一些，动静闹大点。对了，本地兄弟放假，带着老婆孩子情人一类的出去转转，从外省喊点人手来做！”

丁八的交代仍然是那么简单，没有因为没有所以，只有行动。

所有人都出去后，丁八靠在软沙发上看着屋顶仿佛是在自语：“我是不是走入了死角，如果这要是千门的一个局，我这半只脚可就算掉进去了！”

“干爹，不如晚上我去听听！”

屋子中竟然还有一个人。而且还是个女人，但几十平方米的包间当中，半眼可望全，这人在哪里？声从何处来？

“也好，不怕他有螳螂计，我若黄雀只在前！”丁八笑了起来，他自己感觉这样快意的笑声太久违了。

- 3 -

正当整个外门行的江湖都为堂堂的千门主将如何会阴沟里翻船酒店被捕而不解的时候，高阳同样在为警方给予他的态度所不解。

几个月前的那一票无论放在哪里都是重案要案，类似这样案子的犯罪嫌疑人落网第一天一顿海扁肯定是难免的，高阳都做好了告诉对方别打脸的准备，谁知从早上被带到总局后，他所受到的待遇几乎和罪犯二字毫不沾边。

不在问询室而是在局长办公室，高阳整整坐了一小天。早饭吃的是油饼和鸡蛋汤，中午饭吃的是肉丝炒面，晚饭就摆在他的面前，一盘蚂蚁上树，一盘鱼香肉丝，还有一个咸鸭蛋。三餐都是警局为他提供的，高阳问过自己要交多少伙食费才行，但给他送饭的小伙子干脆不接话，放下就走。

早上中午都是如此，晚饭放到桌子上后，那个平头小伙又要离开的时候，高阳无奈地说道：“我并不太喜欢这两道菜，能调整一下不？”

“你以为……”平头小伙本就是拉着长脸满面的不悦之色，一听高阳此说顿时发难。三字刚刚出口，就听门外传来一阵急促而又非常刻意的咳嗽声。

那平头小警员听到咳嗽声后顿时把后面的话吞了下去，表情僵硬地活动了一下脖颈后，又长长地出了一口气，随后才降低声调问道：“你想吃什么？”

“肯德基！”

三个字出口，那平头小警员的脖子又是一阵颤抖。他用力地伸了伸脖子，强将怒气压下，说道：“好，你等着吃吧！”说罢就要转身出门。

“等下！”

高阳仍然是那副表情，只有在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那副淡淡笑意才会从脸上褪去。“我要老北京鸡肉卷，大杯可乐！”

看着平头小警员想摔门却在犹豫后缓缓关上的情景，高阳脸上的笑意不禁延伸开来，转回身继续拿起桌上的小说看了起来。

他从早上被送到这里后除了那个送饭的小伙别人就没有进来过，见过他几次的那个叫陈亚男的女警一大早便离开了，只给他留下了这本书。这是一本都市小说，名字叫《暗瞳》。高阳干坐着也实在是无聊就瞄了几眼，别说内容还真蛮吸引人，现在一天下来，这本书就只剩下最后一章了，要不是平头小伙来送饭，高阳早就将书看完了。

看罢最后一章高阳缓缓地将书合上，随后闭目回想了一下书中的情节，会心一笑。

黑色的封面与白色的办公桌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黑白分明，但人世间的丑恶善恶却正如书中所说那般，需要一双暗瞳去窥探。如今高阳的身份是犯罪嫌疑人，也就是常人眼中的坏人，身处这“正义”之地，会有什么下场？会有人用暗瞳来看自己吗？

高阳无奈地摇了摇头。

就这这时，身后传来了开门声。

他知道好戏开场了……

“抱歉，全天一直都在开会，让你久等了！”边雄进屋后先在门边拿起挂在墙上的毛巾抹去脸上的水珠，然后一边擦手一边走到高阳的对面坐定。

“谢谢党和政府给予我超标准的款待，我一定坦白交代我人生中无法让人引以为荣的事件！”

高阳仍然是半靠着椅子坐着。

边雄哈哈一笑后随手整理了一下本就并不杂乱的办公桌，随后拉开抽屉掏出一盒香烟来。

高阳接过香烟，抬手拦住了对方点火的行为，说道：“我不准备请律师，但会保留自我辩护的权利！”

边雄被高阳突如其来的话语弄得一愣，迟疑了几秒后边大所长才为自己点着香烟。

办公室内，两人开始吞云吐雾起来，这哪里像是在审犯人，如此融洽的场面在同学聚会上都很少看到了。

“怎么说呢，跟你这样聪明一词已经无法涵盖的人打交道，我们那些手段都

显得蹩脚异常，所以我就准备直来直去，挑开了说！”桌子上就一个烟灰缸，放到中间两个人探手都不舒服，放到自己这面又违背了递烟过去的初衷，边雄无奈只能将烟灰缸推到高阳的面前，然后自己扯一张纸放到手边来盛烟灰。

“你说！”得到这份待遇之初，高阳就清楚，这次进来一定有些意外的东西，这些意外甚至有可能影响整个千局。但身为千门主将，在任何变数面前都不会乱了方寸，无法预知的因素本就是千局成效的最大杀手，而千门主将的必修课便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应变。

“通过我们所掌握的资料了解，你在大案的行为是与黑道人物李亚廷的一个赌注。”边雄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仔细注意着高阳的表情。

他方才自己还说过不使用这些蹩脚的手段，但多年的职业毛病还是让他在讲话的不经意间，跟高阳玩起了重点停顿、逻辑重音等问话学问，但结果也正如他所说的一样，这些在千门主将面前不会起到一丝的作用。别说边雄只爆了一点看似可笑的消息，就算是他现在直接跟高阳说，我知道你老爹叫啥，现在住哪里，都不会给千门主将的情绪带来一丝的波动。

停了一下后，边雄可能自己也感觉无趣了，就接着说：“我们还知道后来你们两方面的人产生了矛盾，甚至到了火拼的地步！”

“后来你们又转战郑州，虽然胜负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你又得罪了郑州的土老大帮会。”三句话后见高阳仍然没有作声，边雄又继续说道，“我们这次把你请过来，是希望你配合一下警方，你的案子虽然大，但并没有造成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我还是有能力压下来的，只要你能跟警方合作，端了金枪鱼的黑窝！”重点来了，在最后边雄说出了目的。

事情也很容易想清楚，李亚廷在上海扎根几年了，接手的还是接逃工作，而且还时不时地做几票千门的买卖。他对于上海警方的威胁远远高于高阳这样来上海玩一票然后就潇洒离开的散客，更何况高阳玩的还极其地文明，骗完了再给送回来。

“对不起，你说的我没听明白，我并不认识什么李亚廷。”高阳做出了标准的滚刀肉式回答，进入警局后多数人都是因为这种回答而遍体鳞伤。

“不要回答得那么快，我希望你能仔细地想一下，想必你也清楚，我这种法律之外的担保都已经构成了罪行，从这你可以看出我合作的诚心，事成以后只要

你不来上海，我们井水不犯河水。我不保存关于你的任何资料。”边雄探身过来将烟头重重地掐断在高阳面前的烟灰缸内，继续说道：“如果你不合作，那么等待你的只会是法律的制裁，虽然你的行为没有构成我上述所说的两点，但法律只有因果关系。”

高阳回头看了一眼房门，然后若无其事地问了一句：“我的晚饭怎么还没来？”

边雄起身走到门边，然后说道：“仔细想想吧，这对你百利而无一害，我们警方甚至能洗了你在郑州的案底！”说罢边雄开门出去了。

高阳苦笑一下后看了看挂在窗上的电子时钟，此时已是北京时间21点19分。

房间沉默了整整二十分钟后，开门声才打破了寂静的氛围，高阳点的晚饭送来了。送饭的不再是平头警官，而是高阳的老熟人陈亚男。

“谢谢！”高阳礼貌地接过对方递过来的肯德基。

“我想跟你谈谈！”这句话出现在警察和犯罪嫌疑人身上，显得那么的有趣。

“当然，我到这里唯一的权利就只剩下了回答问题。”高阳拆开老北京鸡肉卷一边吃一边说道。

陈亚男先是拉了张椅子坐到高阳的对面，然后想了一下又将椅子拿开自己蹲了下来，双手托着下巴看着吃东西的高阳问道：“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嗯……我所说的好人并不是直观的理解那种，怎么说呢，我感觉你唯一的毛病就是不应该藐视国家的法律。”

面酱沾了千门主将一嘴，倒不是因为高阳的吃相不雅，实在是女警花的话让他憋不住笑。这一笑东西就喷了。四下望了一圈也不见哪里有面巾纸，正准备去门边洗手池洗下的时候，一张面巾纸递到了千门主将的眼前。

高阳一边擦嘴一边笑道：“你就想跟我说这些？”

陈亚男摇头道：“我知道边局长跟你说的什么，我也知道你们之间不可能达成共识！”

高阳将老北京鸡肉卷的包装袋丢到垃圾袋中后问道：“其实我蛮想和警方配合的，可惜实在是听不懂你们局长的话。”

陈亚男没有理会高阳的话，自顾继续道：“我还知道这里肯定关不住你，你

想走的时候就可以离开，就像你如果不想让我抓住，我就绝对找不到你一般。”

高阳苦笑道：“我哪有那么神？你们这里几十个人，上百把枪，我还会土遁不成？做我们这一行的就要有落网的思想准备，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辜负党和政府对我的殷切期望，自我反省，找出自己所有的不足，然后与警方合作，针对这些不足对自己进行教育和劳改！”

陈亚男听到这里也笑了，笑得是那样的开心。高阳本来也在笑，结果被她这么豪放的笑法打败了，自己不禁把笑意憋了回去。

“你能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把我当成你的朋友吗？”陈亚男忽然止住了笑声，笑得突然停得愕然。

见高阳点头后陈亚男道：“做我们这一行衡量好坏的标准就是法律，我之所以要当警察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宣扬正义的职业，是人民的守护神。”说到这里，陈亚男将盯在高阳脸上的目光转移到了天花板上，盯着棚顶幽幽地说道：“在我的世界观中本应是一个坏人。你藐视法律，妨碍公务，划财谋钱，是一个骗子。可我从上海到湖州，又从湖州到郑州，一路追查下来，却发现你所做的跟我们所想的有很大的差距，甚至说天差地别。我知道你在郑州骗的钱全部捐给了艾滋病患者，甚至钱不够还自己掏了腰包！”

陈亚男说完这些又将目光锁定在高阳的脸上说道：“告诉我，告诉面前的你的朋友，衡量一个人好坏的标准到底应该是什么！”

高阳没有回避陈亚男的目光，两人对视了几秒后高阳道：“我想你早就清楚了，要不然也不会留下这本书给我看！”说着高阳指了指桌上的那本《暗瞳》。

“但我是一个警察！”警察是陈亚男从小就向往的职业、喜爱的职业，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提及这个让自己骄傲的职业时会这样的无奈、这样的失落。

高阳没有作声，只是默默地看着陈亚男。

两人又对视了几秒后，陈亚男忽然问道：“五分钟到了吗？”

高阳摇头道：“没有！妹子你有眉笔吗？”

突如其来的称呼将陈亚男搞得一愣，问话的内容更是毫无边际。

“眉笔？没有！我从来不化妆！”

“我帮你化！”高阳说着手腕一转墨杀短刃跳出，陈亚男一愣的工夫，高阳

已经在转手腕将座椅把手处的棉套划开，从棉套内割下一段木条来，随之短刀也消失在手中。

用火机点燃手中的木条，茱茱火光在两人的交叉视线之中跳跃，带着几丝梦幻的滋味。

高阳将火吹灭，用手抹去木头间断的棱角，然后对陈亚男说：“别动！我帮你画画眉毛！”

陈亚男的眉毛是天然的分叉，高阳第一次在火车上见到她时，这种梅花叉状的眉毛就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木条的尖端被火烧成了黑炭。这种画眉的方式已经很老了，在各类美容品满天飞的现代，已经很少再有人用木炭画眉了。

两人的表情都很平静，陈亚男闭着眼仰着头，高阳一手扶着她的脸颊一手握着木炭眉笔在她双眼之上，轻轻地描绘。

她忘却了他的身份，忘却了会突然出现在手心中的黑色寒刀；她忘却了自己的身份，甚至忘记了身处何方。

他想起了很多，想起了多年江湖的龙马生活，想起那个曾经要求过自己为其画眉的女孩，同时还想起了那场雨。

眉毛画完了，高阳将那支特制的“眉笔”放到桌上，然后靠近陈亚男在她的双眉上轻轻地吹了两口。

眉毛上挂着的木炭残渣被吹掉，梅花叉状的残眉被千门主将寥寥几笔变成了现在的弦月眉。当高阳口中吹出的热气在眉宇间散尽之后，陈亚男才睁开双眼。

“那么我能帮你做些什么？”陈亚男见高阳又是一副懒散的神情靠在椅子上便出言问道。

高阳拍了拍桌上的那本书笑着说道：“已经够了！”

“那好！”两字之后陈亚男的表情突变。

“好好考虑我们局长的话，如果明天一早还没有答复的话，你的下一站是看守所，再一下站嘛……你自己去想！”恨声说完这些后，陈亚男飞快地拿起桌上被烧黑的木条转身出去了。

高阳被这她情绪的变动搞得一愣一愣的，直到她开门出去后，才苦笑着自语

道：“女人啊，就是让人想不明白，变脸比变天还快。更奇怪的是，明明好好的门不走，偏偏要走窗户！”

“哼，现在你恐怕连窗户都没得走！”窗外一个女人声传来，声音并不大，由于办公室外人声嘈杂，所以除了屋里的高阳外，门外站着的那两个尽忠职守的警员根本听不到。

“干吗不进来聊聊？”高阳没有望向窗外，仍然靠在座椅上做假寐状。

“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那你为什么要来？”

“能看到千门主将出糗岂非很有意思？”

“小露！”高阳刚说出两个字，窗外的人便怒道：“住口，你不配叫我！”虽然语气中怒气尽显，但她却将音量控制得很好。

“离开上海吧！”高阳很无奈地说了一句。

“怎么？怕了我了？还是心疼你的红颜知己了？我已经手下留情了，你知道的，我不仅有碎筋刀。”

“白露！”高阳猛然坐直身体看着窗户冷冷地说道：“我愿意承担所有，你不要再这样了。”

“还是怕我了。我以为堂堂的千门当家人什么都不怕呢，哼！”

高阳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没有再说话。雨已经停了，但它所带来的寒意才刚刚开始肆虐。百叶窗在夜风下沙沙作响，窗外已经没有了声息。

“有人在门外吗？”高阳朝着门外喊道。

“怎么？”那个早上和中午一直给高阳送饭的平头警官推开门问了一句。

“我想见一下陈警官！”高阳道。

“嘿！还陈警官，告诉你，我们局长说了，明早他自然会来见你，在此期间你不能见任何人！”

门被重重地关上。就在门闭合的瞬间，墨杀短刃再次从千门主将的手腕皮肉夹层中滑出。

“呵呵！以为自己是小李探花吗？”窗外又传来人语，仍然是个女人，但却不是白露的声音。

高阳转动手腕轻轻地用刀尖划着座椅的铁撑，细微的火花与吱吱声并起。
“这究竟是警察局还是女公厕？”千门主将显得非常无奈。

“想不到啊！堂堂的千门主将竟然也有入瓮的时候！”女人的语气仍然是幸灾乐祸。

“又是一个来看我笑话的？”高阳有些哭笑不得了。

“看来来看你笑话的人不少嘛！方才那个用腕吊攀窗的女人是亮杀节气堂的堂主吧？”窗外女人问道。

“你懂得还不少嘛！”高阳没有正面回答她的问题，但也没有否定她的问话。

亮杀一门虽然不像盗门飞檐那样夜走千家、攀窗百户，但徒手攀爬和外物攀爬都是必修课。“腕吊”是亮杀刺客最常用的两种攀楼方式之一，攀爬者首先将一根高载重Diepa缠绕在手腕处。在楼底的时候先找一个固定点，将绳头用特殊手法绑住，绑住的时候要在下面留一个垂直到地面的线头，然后靠徒手攀爬技巧攀楼。在攀爬的过程中再寻找可绑定的点，然后一边绑一边爬。其实这种做法并不能帮助攀爬者快速地攀升，而是使其快速逃脱的一种手段。

腕吊攀爬术中使用的绑绳方法叫羊角扣。这种方式绑的绳子从下面的头一拉就散，但如果从上面的头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都跟死扣一般。这样系的好处就是，当攀爬者到了理想的位置时，可以用手腕的绳子吊住自己。想要快速离开的话，只要解开手腕上的绳套，然后顺着绳子滑下便可，到了地面一拉下面留住的线头，就可以轻松地解开上面的羊角扣。

估计这女人与白露也就是脚前脚后，甚至有可能她一直在暗处看着白露的举动。她说第一句话的时候高阳就已经听出来是谁了，但现在千门主将并没有把刀收起的打算，这个叫翁萱的红门“当家”他倒是不担心，他是在防备另一个人。

“高门主，我们做笔交易如何？”翁萱的声音仍然带着酥骨的媚态。

高阳苦笑低声道：“不好！”

“难道你不想知道我要跟你做什么样的交易？”翁萱又道。

“我不过是不想让你赔本罢了，我深陷此地哪里还有与你交易的筹码！”

“你有的，我现在可以带你出去，然后将你送出上海，等你安全了帮我办一件事情便可。这事很简单，最起码对于你来说很简单！”翁萱开出了条件。

高阳摇头道：“我还是想使用正常的手段出去，别忘了我千门还有除将！多

谢你的厚爱。等我出去以后一定请你吃饭，北京烤鸭咱不就饼，管饱！”

“高门主，再仔细考虑一下吧，想好了就按这个，一直到明早都有效！”话说到一半的时候，一个黑色的长条物体从窗外飞了进来，直奔高阳的面门。

高阳抄手接住打开一看，原来是一盒眼影。盒子比拇指肚大一些，盒子上面是一块透明的玻璃，高阳就是透过玻璃看到里面是装的眼影。在盒子的背面有一个黑色按键，按键的颜色与盒子相同，十分隐蔽，如果不用手仔细去摸，肉眼很难看出来。

“如果你想明白了，只要按一下眼影盒下方的按键，我就会过来救你！”

“好！我会考虑的，晚安哈！”

第二章 五足飞檐走窗盗

五足飞檐是对走窗之盗的最高称呼，人都是两只手两条腿的，手脚并用夜走千家盗百户的飞檐被称为四足飞檐。所谓的五足，是这些人还能够灵活运用一个比手脚上的肌肉更有力的肌肉组织——咬肌。简单来说，也就是用牙。昔年的第一神偷燕子李三在江湖上甚至有六足盗王之称。他不仅将牙运用得出神入化，甚至还能用几乎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地方——眼睛。

- 1 -

华亮到南京的时候正是千门主将高阳被捕的当晚，这次跟华亮一起的还有冷香。高阳之所以这样安排并不是希望华亮如何照顾冷香，他是希望让冷香成为千门火将小心行事的筹码。有个小姑娘在身边，起码华火爷不会像平时那样大意了。

华亮在南京的落脚地是王龙生早都安排好的！这次的住地并不是酒店，而一座寺庙——方山定林寺。释明正在这里等他，上次郑州斗千释明过来帮忙后连个照面都没跟高阳打就跑了。虽然他戏称是为了高阳三言两语抹去他这份人情，但

释明自己清楚得很，别说是这点小事，就是刀山火海千门主将只需递过来一个两指宽的条子，他必将赴汤蹈火。

这是千门八将聚首后的第一局，高阳并没有请人帮忙的打算，但八将聚首对于千门来说乃是大事，所以释明这个当今千门主将的老朋友还是第一时间就知道了消息。南京做局的事情他是从王龙生的口中得知的，在知道千门的对手可能是外八行的其他七门外，释明便跑来了。

这件事王龙生并没有跟高阳说，最起码他认为就算释明帮不上什么忙也绝对不会坏事。

华亮到定林寺的时候是晚上九点多，定林寺已经不接待游客了。报出了释明的大号之后，接引僧人将两人带入了内殿。但到了内殿之后，有僧人告知释明和方丈一起去了后院斜塔处。

在斜塔下华亮看到释明的时候就是一愣，华亮与释明认识也绝对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个和尚的举动可以说怪异到了极点，要不然也不会有少林野小子的称号。华亮见过释明嫖娼，见过释明喝酒，见过释明吃药，甚至见过释明杀人。释明还在大街上穿过女人的衣服，甚至有一次他骑着摩托不穿衣服在高速上狂奔，这些时候华亮都没有惊讶过。

可这次千门火将愣住了，释明一只胳膊吊在胸前，露着的肩膀处还缠绕着绷带。

释明作为少林内院国术科班的传承弟子，一身的功夫甚至不低于当年的释海灯，是谁把释明打成这样的？

“哎哟！我说火哥，来和尚庙你还带个小妞，我说……”刚说到这里释明愣住了，眼看着冷香愣住了。“这……”释明的表情很是尴尬。

华亮当然知道原因，他第一次见到冷香的时候也差点认错，冷香和白露长得确实很像。

“这是千门脱将冷香。妹子，这是释明，跟高阳和我都是好朋友！”后面的半句话华亮是对着冷香说的。

冷香从家乡出来有段时间了，这段时间别的倒是没学会什么，跟施妖在一起整天就研究美容、化妆一类的。如今的冷香一丝山里少数民族姑娘的味道都看不

出来了。

笑着向释明点了点头，冷香便走到斜塔下面观摩起来。

“咋回事？”华亮拍了拍释明绑着肩膀的绷带，疼得释明直龇牙。

“我说摔的你信不？”释明见华亮的手又朝自己的胳膊而来急忙后退两步。

“摔的我信！”华亮道。

释明指了指斜塔下面的茶桌示意华亮过去，然后小声道：“一会儿再说！”

“这是定林寺的方丈大苦禅师。”释明指着坐在蒲团之上饮茶的矮小僧人说道。

“这是身挂蓬莱火将牌的华火爷！”

火爷在历代都是江湖人对千门火将的一种尊称，华亮不清楚这定林寺的方丈在江湖上是什么身份，为何释明会报自己的底牌。

大苦禅师起身向华亮打了佛手，随后示意二人坐下。

“法云师祖幼年多病，问卦得知只有入了沙门方能保全，这才定林出家……”这大苦和尚等两人坐定后，竟然不再理会华亮这茬，又继续起了他与释明的话题。华亮半路而听，根本不知所云。华亮当时就想发作，就在这时冷香跑了过来。

“哇，讲故事呀？我也想听！”

见冷香过来华亮强压怒火，继续听了下去。

“入沙门苦修十一年后，法云师祖才得了钹僧的称号，所以方才你说，钹音乃少林传出是错误的。”

释明笑道：“我少林僧人当中，现在还有会高空飞钹和黄龙缠身的，定林寺中还有几人耍钹？”

“老僧不才，稍晓一二。”

到这里华亮总算听出来个端详，释明这小子看来真野到没边了，住到人家庙里，跟还人家叫板，听说话的内容无非又是佛门那些事儿……

“拿钹来！”大苦和尚甩开僧袍走到斜塔之下。

估计这和尚早有在释明跟前显摆的心，才吆喝一句一旁就蹿出一个戴眼镜的小和尚手捧铜钹送到大苦面前。

大苦和尚双手各持一钹轻轻一击，清脆的撞击声悦耳异常。

大苦和尚手中所拿的双钹和平时乐队中所用的差别很大，平时我们所见的钹都是草帽一般的形状，大苦和尚的这对铜钹形如切开的两半西瓜，准确点说就像切开的两半西瓜被吃空了一样，光剩下西瓜皮，在“西瓜皮”上有三个手指粗细的圆洞。

见到这种奇怪的钹，释明当场就笑了起来：“禅师，你这也叫钹？”

大苦和尚反问道：“为何不叫？”

释明手指桌上的茶杯笑道：“那它是钹吗？”

大苦道：“在钹僧眼中，万物皆可为钹！”

释明本来还想问一句那屎是不是钹，但他担心老和尚要真说是自己还得想办法弄点屎来让他演示，想想还是算了。

见释明不再言语，大苦和尚便拉开架势练了起来。华亮这些年来大江南北斗过不少高手，拿兵器的也见过无数，但要钹的还真是第一次见到。只见老和尚先是手持铜钹走了两套架势，随之垫步拧腰一个前蹿后猛然翻身甩臂将右手的铜钹扔向空中。铜钹挂着呜呜声直悬而上，直到距离地面四十米左右的高度才力竭。

华亮和释明二人对视一眼后又齐齐将目光转移到飞钹之上。就在飞钹下落距地面十米左右的高度时，大苦和尚又将左手中的铜钹飞出。

“锵！”两片铜钹在空中相撞，最先扔出去的铜钹在后来铜钹的撞击下再次升空。而后被丢出去的那片铜钹并没有在反作用力下掉下来，而是斜斜地飞了出去。

这一场景看得释明茫然不已。少林的钹技他虽然不会，但多次见过精通此道的师兄演练，高空飞钹之时最大的忌讳就是两钹相碰，如果两片钹发生接触的话，投钹时手腕上的暗劲就会被卸去。这大苦和尚怎么还故意让它们往一起碰？

随后空中两钹的飞行路线让释明明白了为什么定林寺的和尚会有钹僧这一称号了。只见被撞向高空的铜钹在打着旋转飞到最高点时，竟然没有直接掉下来，而是在空中悬浮不落，呜呜作响。如果说这个违背了地心引力定律的话，另外的一个飞钹就是在跟能量守恒定律叫板。本斜着平飞出去的铜钹，此时竟然在空中转了一个大圈后又打着旋转飞了回来。

用飞来飞去的原理根本无法解释这个，那玩意都是轻材料靠空气托浮的，这钹可是铜的。悬浮的铜钹这时旋转着落了下来。

“锵！”大苦几乎在同一时间内接住两钹随后轻轻一合。华亮和冷香二人都心悦诚服地鼓起掌来。释明则用右手用力地拍了几下桌子，其实他也想多拍几下，只不过左肩上有伤，左手活动不方便。

未等掌声和敲击声落幕，大苦和尚又动了起来。两钹再次被他抛向空中，不过这次抛得都不高，只有五米左右，但华亮和释明两人从铜钹带起的风声中都可听出这次的转速非常快。两钹落下后大苦和尚并没有用手去接，而是用肩膀来顶。

坐在一旁的冷香看到两个呜呜刮风的铜钹直奔老和尚的脑袋而去吓得差点叫出来，尖叫声刚卡在喉咙之上，随后她所看到的情景便让此声变换了形态。

“哇！”

只见两个落下来的飞钹在和大苦和尚肩膀相接之后，竟然全部都围绕着大苦周身转了起来。两个铜钹一边绕着大苦转一边向下移动，当飞钹降到肋部的时候，大苦和尚用左右手的手肘轻轻一碰，铜钹便立刻飞到颈部重新开始了围绕旋转下落的动作。第二次在腰肋的时候大苦和尚并没有动，直到铜钹转到小腿附近，马上就要落地了，大苦和尚才用膝盖再次顶起铜钹。第三次是铜钹在紧贴地皮的瞬间，老和尚用脚尖将它们挑起随后抓在手中。

“真的好像黄龙缠身一般！”冷香感慨道。

金黄的铜钹绕着周身旋转，在斜塔通光的照射下老僧黄光遍体，煞是壮观。

“我这高空飞钹和黄龙缠身可入少林之眼？”大苦和尚将铜钹放到桌子上后问释明。

释明现在已经知道自己输了，少林的黄龙缠身可是用手玩的，人家大苦和尚直接以一个双手残疾的形态耍出这套黄龙缠身来，还有什么好说的。

“不错，差不多，不过少林人玩钹还有一招，估计你不会。”释明道。

大苦问道：“一线天还是珠戏龙？”

见大苦还要继续往下说钹技，释明急忙打断他道：“都不是！是这个，我表演给你看！”释明说罢从华亮手里抢过他刚从桌上拿起来把玩的铜钹，放到口中，咔嚓一声。

吐出被咬下来的铜片后释明啥都没说，大苦和尚看着释明手中像被吃过一口的月饼一般的铜钹，愣了半天，随后披起僧袍起身走了。

大苦走后华亮和释明二人都笑了起来。笑了两声后释明用手晃了晃门牙道：“幸好你先掰裂了，要不然我这门牙非掉了不可！”

“对了，你丫这伤是咋回事？”华亮指着释明肩膀的绷带问道。

释明没有答话，将绷带三下五除二地拉开露出一片紫青的肩膀，在一片紫青当中还有一个黑色拳印。

华亮双瞳收缩，字字顿音道：“崩拳？”

释明点头道：“半步崩！”

“南京还有精通半步崩拳的高手？”华亮很不解地问道。虽然半步崩拳在江湖上名气很大，但除了昔年的郭云深之外，很少有人将半步崩拳练到筋髓之内。崩拳的名家华亮倒是清楚不少，但半步崩拳除了河北有两个高手之外，在全国其他地方还没有听说打得好的，更不要说精通了。

想当年郭云深以一招半步崩拳打遍天下的逸事华亮和释明二人都知道。郭云深之所以能将一式半步崩拳练得天下无敌，皆因蹲了几年的监狱。抱打不平后，郭云深大侠就被送入单间，有手铐有脚镣。习武之人都怕生疏了手脚，但手铐链短，脚镣也限制了步伐。在两种刑拘的限制下，就只有一式半步崩拳可以打。结果郭云深这一打就是十来年，最后终于练成了“中者皆飞丈外”的神拳。

华亮一看伤势就晓得一定是崩拳所伤，但以释明的身手能被人面对面地用崩拳击中肩膀，华亮就是掰着指头算也想不起眼下的江湖能有几个这样的高手，所以他才用了疑问句，没想到释明的回答竟然还是半步崩拳。

“我也正奇怪这件事呢，但半步崩拳我还能认错吗？”释明一副无奈兼无语的表情。

“为什么动手？”

释明指了指南方拍着脑袋说：“就离这里不远还有个什么庙，什么庙来着，我忘记名字了。我刚到的时候没事就转到那里看热闹，正好有人表演崩拳断碑，不过那碑处理过的，我就在一旁吆喝了一声！”

当释明说到这里的时候华亮微微皱了皱眉，现在打把势卖艺的武人还有很多，无论是真把式还是假路子，释明都不应该去挑开，这种行为在江湖上忌讳很大。

只听释明继续道：“开始那人还没说什么，表演完后人散了，他拉住我说：

‘我的碑虽然是假的但拳可不假，高人既然有心来挑我的场面，不留下几手可走不得！’”就这样我们两个找个没人的地方就交了手。”

“你是以崩拳对崩拳？”华亮清楚释明的性格，也知道少林的拳路，既然是挑人家，肯定也是以崩拳对战。

释明点头道：“大意了，我根本没想到他竟然会半步崩拳，近身后我弹粘两种劲都没来得及发，拳就已经到了，无奈只能拼，就这样我打他左肩他打我右肩。”

“这么说是两败俱伤？”一旁的冷香听得迷迷糊糊，一些词她也听不懂，就听明白了原来这个帅和尚也打到人家了。

释明看了看这个酷似白露的女人苦笑道：“不是，我打完人家根本没事，我却差点被震碎肩胛。”

“啊？”华亮听到拼拳劲这里也以为一定是两败俱伤呢，可谁想结果能是这样。就算他奇门甲术护体，挨实了释明的一拳也绝对不会毫发不伤的。华亮手痒了，知道有这样的人，怎么能不过过手。

“哥哥给你出气！”千门火将说完用手轻轻地弹了下桌上的茶杯。

“噉”的一声轻响，茶杯纹丝没动，但一个清晰的手指形小洞出现在茶杯之上。

“算了算了，我主要是没有防备，还是等我伤养好了自己找场子吧。”释明道。

“你还担心我斗不过那人？”

“你们这次有大事要办，我这事急什么！”

“你这伤是因来助拳而起，还跟我说这些？明天咱们一起领教一下当年打遍天下的半步崩拳就是了！”

释明抿着嘴用力地拍了拍华亮的肩膀没有说话。

- 2 -

现在的寺庙已经不为外来的僧人提供挂单这一服务了，华亮和释明之所以能借住定林寺，完全是因为这寺庙的另一个身份——红门舵口。

准确地说是昔年的红门舵口。

大苦和尚的师祖，也就是那个被称为钹僧的老和尚，是当年红门中赫赫有名的人物，只不过当时的民国七公子锋芒太盛，红门钹僧的威名才稍显暗淡而已。后来因为红门内部的矛盾，钹僧与当时的红门当家人宗二斗法崂山败北后，退出红门。

据说昔年二人斗法曾各用幻术制造出两个海市蜃楼来，崂山仙境之说也是因为二人斗法而来。当时在场的公证人几乎都是外门行的梁柱人物，孙中山先生当时也在现场。不过那时孙先生还未成名，只是跟着大人物去的小青年而已！

就因为这里的老和尚是昔年红门中的前辈，释明在介绍华亮的时候才报出了外门行的身份，没想到这个大苦禅师竟然不买账。后来释明豁出门牙来叫板也正是因为想让华亮的脸面好看一些，毕竟如果他不报千门华火爷五个字，即使华亮受到冷落也不会太在意。

现在和尚的生活水平与早些年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虽然说出家人应该四大皆空，但空了一部分必然会有另一部分来填充，招待华亮和释明的客房里就可以看出端倪。电脑、电视、电话，甚至还有电吹风……华亮拿在手里看了好半天，一直也想不明白和尚用这个干吗！

在屋里与释明拆了两路那卖艺的拳法后两人便睡了。深夜，华亮与释明二人先后睁眼。

“飞檐！”华亮小声道。

释明和华亮二人的板床离得不远，华亮知道释明也一定听到了。

“你带来的那个女孩！”释明提醒华亮道。

华亮小声道：“应该不是冲着咱们来的，如果是盗门要倒霉了。跟我一起来的那个姑娘别说是五足飞檐，就是丁八爷本人也斗不起！”

五足飞檐是对走窗之盗的最高称呼，人都是两只手两条腿的，手脚并用夜走千家盗百户的飞檐被称为四足飞檐。所谓的五足，是这些人还能够灵活运用一个比手脚上的肌肉更有力的肌肉组织——咬肌。简单来说，也就是用牙。昔年的第一神偷燕子李三在江湖上甚至有六足盗王之称。他不仅将牙运用得出神入化，甚至还能用几乎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地方——眼睛。

据说当年燕子李三军阀府盗唐伯虎真迹的时候，就是以眼夹绳将自己吊在梁上，口吐暗器打灯，脚夹铜铃乱耳，左手飞丝取画，右手拿假画钢钉掉包。竟然

能以眼部肌肉的微弱力度将自己吊住，燕子之名名副其实。

“那就继续睡，盗门中人估计是为了拿丁八爷发的年度奖金，做活都跑到寺庙来了，哎不关咱的事！”释明说罢还“哎哟”了一声，估计是翻身的时候碰到伤处了。

华亮可不敢像他这般大意，自己倒也无妨，但是还有冷香呢。他跟释明说得很大气，什么丁八爷也斗不起，如果说是高阳会这奇门遁术那就不用说了，以冷香的江湖经验别说是丁八爷了，路边的来手估计都能让小姑娘着道，他那样说不过是强长千门颜面罢了。

“我出去看看，主要是担心我们转战南京的风泄了！”华亮说罢矮身下地，推窗跳了出去。

定林寺的房屋结构跟大多数的寺庙一样，都是套院，前后殿很多。华亮跳出窗户后直接便一个纵身攀房檐，将自己吊在房檐之下。寺中的文物很多，所以院中的大灯是整夜开着的。华亮腰部用力一个手腕一甩翻上屋顶。灯光之下五百米之内都看得清清楚楚，没有人。

刚要下屋顶的千门火将走到房檐边上的时候忽然站定猛然转身，只见一团黄光从西北角的院子中挂着强风向自己飞来。在高杆探照灯的照射下，这团黄光耀眼异常。

华亮嘴角微微一翘，不屑与轻蔑的表情同时在脸上出现。

此时黄光近体。好一个千门火将，就在这团黄影到身前一米的时候他高抬右脚，一个下劈，脚面正好磕到迎面而来的黄光之上。下劈的动作完成之后，黄光已经被他踩在脚下。他这才发现，飞来的黄光是铜钹。

咯吱，噼里啪啦。

被华亮踩在脚下的飞钹仍然在飞速地旋转。房顶的红瓦被磕得乱飞。能带动的瓦飞光后，旋转的铜钹在封顶的水泥板上仍然高速地转动，与钢筋水泥的摩擦声让人牙根发酸。

吱——华亮脚下猛然发力。

铜钹不再转了。原本如西瓜皮一般模样的铜钹已经被千门火将踩成大饼，脚下的水泥板也咔嚓一声裂开了。

这动静实在是太大了。一会儿的工夫，寺中的和尚还有释明冷香二人都跑了

出来。大家都茫然地看着光着膀子穿个白色短裤的华火爷，不清楚大半夜的他爬上房顶摆什么造型。

华亮俯身拿起“铜大饼”后跳下屋顶。很多和尚并不认识华亮和释明，见大苦方丈过来了，就都想英勇一把，可见华亮就这么直接从三米来高的房顶跳下来，一个个都傻愣在那不敢上前，只有几个习练过武艺的和尚冲了上来。可刚往前跑两步就听大苦和尚喊道：“站住，是误会！”

“误会，误会，老僧不知火爷在屋顶乘凉，是我冒昧了！”大苦接过华亮递过来的大饼笑着说道。

华亮也跟着笑了笑没有说话，摆手让冷香回房睡觉后，华亮与释明二人不理睬外面发愣的众僧自顾返回到客房当中。

“啥情况？”释明很茫然地看着屋顶上的裂缝。

华亮摇头道：“我也不清楚，总感觉哪里不对，要是老高在早看出来了。算了不想了，明天先揍了那小子再说！”

释明道：“也可能是路过借顶的。”

华亮道：“没有看到借顶撒的物件，现在盗门中的老手艺人还是很守规矩的。”

所谓借顶也是盗门飞檐的老规矩，土地庙大家都清楚，供奉的是土地爷，只要生活在这片热土之上的人，都有义务给他老人家烧烧香。盗门的飞檐却不一样，他们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天出门，走的都是屋顶。所以他们没事也给屋顶烧香，祈祷别正自己路过的时候来个塌陷什么的。所以每当飞檐做买卖的时候，都会在路过的屋顶上丢个铜钱买路。

华亮上房后并没有看到类似的东西。

两个人都是大条神经，想不明白就算，爱啥啥。

- 3 -

第二天吃过早点之后，华亮、释明、冷香三人就溜达出了定林寺，前去释明所说的那个什么道观找场子。

定林寺的膏药不错，释明虽然肩膀还瘀青着，但胳膊已经可以来回活动了。

定林寺周边也有很多旅游景点，三人边谈边看没多久就到了释明所说的那个道观。但三人转了一圈后并没有看到那个卖艺的，道观的四周除了卖香的就是卖画像的，一份打把式卖艺的摊子都没有。

“上次你来的时候是几点？”冷香忽然问道。

释明用右手拍了下脑袋恍然道：“上次是下午……得，多明显人家还没出摊呢！”

华亮四周看了看随后坏笑道：“你还记得摊位的大概位置不？”

释明看了看四周的房屋皱着眉头道：“正面大概在对着第三棵树或者是第四棵，侧面嘛……好像是个电线杆！”

释明一边说着一边在脑袋上挠来挠去，亏得他没有头发，要不然这会儿说不定抓掉多少了。

“去问问其他生意人不就知道了！”冷香很茫然地看着两位四肢绝对发达的武人。

华亮和释明闻言都苦笑不已，确实如此，问问别人不就完了嘛。

没一会儿的工夫，在冷香的打听下三人确定了那个卖艺者的摊位。另外还得到了一些附加消息，这个人是三天前才来这里卖艺的，也就是说跟释明同一天到的方山。这块五十平方米大小的地方是跟庙里300块钱一天租来的。这人是按天租的，没有优惠。那个卖檀香的大婶一直说这个小伙子看着干练可人却不咋精明，庙前的摊位如果按月租的话是有折扣的。

“咱就在这等他！”华亮觉得自己这办法不错，从嘴角到眉梢挂满了笑意。

“咱把这白线给擦掉，让丫来了之后找不到地方。哈哈！”释明感觉自己的办法更好，肆无忌惮地哈哈了起来。

“不如我们把他的摊位给占了吧？”冷香很随意地说了一句。

“对呀！”两个男人齐声叫好。

八点左右，观前便开始有了人气。这里外地的游客并不是很多，但本地的香客却是络绎不绝，接踵而至。

刚才观里道士出来收日租份子的时候华亮自己掏了腰包，将三百块钱点过之后三人便开始研究要在地地上干点啥！

同样卖艺？

不行！

释明怕掉少林寺的颜面，华亮怕落下了千门的脸。

但除了动动手脚之外这老哥俩却是啥也不会……最后还是冷香想到了一个办法，不仅将付给道观的三百块半个小时不到就赚了回来，而且还有大赚特赚的趋势。

“诸位！诸位！香插土地胜炉旺，真神视虔非金身。诸位眼前这一百零八根长香摆的不是迷宫，也不是星光大道，这叫虔诚路。能不碰到任何一炷香走出这虔诚路的，送金身三清坐像。只要花三十块，买上一炷香，就可以来试试！”

华亮和释明两人都不吆喝，无奈只能冷香小妹子担当重任。这次与卖香大妈之间的配合相当成功，原本长香是十块一炷，此时卖三十买的人都要比平时多几十倍，五五分成下那大妈每炷香还能多赚五块呢。

冷香乃奇门遁术传人，一百零八根长香在地，绝对比世界上任何单凭弯曲和视线障碍的迷宫难上百倍。一个多小时下来，几乎进去的人全是踢到了檀香才走出这所谓的虔诚道。出来后的人们都是无比虔诚地自责自己不够虔诚，要不然怎么能走到一百零八根香中看到的却是漫天遍野的香呢……估计是三清祖师觉得我烧香少啊……失败者反省之下顿时又掏腰包买上几炷。

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旁边卖香的大妈就卖出去了近三百炷香。

正在一个小伙子踢倒两根香晕头转向地从“虔诚道”中走出来的时候，忽然人圈外面一团黑影飞到场中，随之轰然落地，几十根檀香被砸倒，不知情况的人们顿时惊呼了起来。

“怎么回事？”

“谁扔进来的东西？”

“什么东西？”

“好像是兵器！”

场中帆布捆散开，关刀和哨棒已经露了出来。从这两件兵器就可以得知，这布里面捆的估计都是要把式的家伙。

一直站在一旁的华亮和释明相对一笑。终于来了！

人群之中还有许多隔壁卖香的买卖人，见到此景后顿时跟身边的人轻声嘀咕了起来，内容无非是什么这摊位的正主来了，如果观里的道士不出来协调，今天

必然会打起来云云。

华亮先摆手喊冷香站到自己的身后才向人群外说道：“没脸见人吗？”

“别急，紧紧鞋带就来！”人群中一人回答道。四周的人见身边有人应声，顿时往外躲避，瞬间便让出来一个二米方圆的空地，只见一个身穿黑色紧身短打的男人正在蹲身低头绑着鞋带。

“就是他！”释明说着还揉了揉自己的胳膊。他的语气中没有气愤，因为他输得心服口服，当然这并不代表他不想找回这个场子。

黑衣男子绑完鞋带后又将裤脚掖到鞋子当中，随后才起身走进白圈之内。

“你寻的帮手？咦……”那人面向释明说话。刚抬起手来想指一指释明边上的华亮和冷香二人以配合自己的言语，谁知一根檀香不知从何处飞来，正好撞在他刚要抬起的手上，那人的脸色顿时变了。

“我们观里聊聊！”黑衣男子也不管释明等人是否接受了自己的邀请，说罢转身就向观中走去。

不在此地动手华亮和释明二人都能理解，但道观里的人岂非更多？这人若是应战为何不寻偏僻之处？虽然有这个疑问，但华亮和释明二人都面带笑意地跟了上去。

此观名为洞玄观，虽然在外面看着围墙面积不小，但身处其中后华亮等人发现道观的主体并不是很大，三殿过后院中便荒凉了起来，一处处未完工的建筑使这里原本带给人们的庄严淡上了许多。

华亮和释明是武人，冷香对大山外世界的了解也只限于哪里的衣服漂亮、小吃好吃一类的妖姐文化，如果是高阳和王龙生在此定然会为他们讲解这洞玄观的千古威名。

相传洞玄观乃道教祖师二葛三张中的葛玄所创，后来葛玄在此修行成大道而羽化。洞玄观三清大殿之后的石碑上现在还刻有杨修赞葛玄之诗：

葛玄功行满三千，白日骖鸾上碧天。留得旧时坛宇在，后人方信有神仙。

历代信仰道教的帝王都有过扩修洞玄的举动，不过此观在民国期间因为神雕门的寻龙事件而废，直至近代开发方山旅游业才得以重修。

道观依山而建，四人走不多时便已到了后院的山脚下，那黑衣汉子在山下驻足转过身来道：“你是带人来找场子的？”

释明冷笑一声道：“何须带人，那日我一时不防，今日特再来领教，这两位朋友是我带来的看客罢了！”释明说罢，撤掉肩头的绷带，忍痛活动了一下手臂。

“不要逞强，还是让你边上的这位朋友来吧！”黑衣汉子斜眼看着释明神态傲慢异常。

释明哪能受得了这个，听罢便上前几步道：“废话少说，今天不打掉你小子满口黑牙，我便不走出这道观的大门。”释明说罢从口袋中拿出两样东西夹在手腕之上。

当看清释明夹在手腕上的东西后，黑衣大汉和华亮二人都是一惊。

华亮上前几步拉住释明急道：“你哥哥我是手痒难耐，不如这场让给我吧！”

此时释明双臂上的青筋已经暴起，两只手掌也已变成青色。华亮见释明不理睬自己只顾着运气，便想伸手将释明手腕处的钢扣拿掉，不料却被释明挡住。

“火哥一旁休息，且看我少林神技！”

当释明从口袋中拿出两个半圆形钢扣的时候，华亮便知释明是要使用一种截血的功夫。两个钢环紧紧压住他手腕处的动脉血管以及部分神经，不用片刻释明这双肉掌就会完全变为紫色。再根据释明步伐和拳型分析，华亮估计释明这是要用少林的禁传武功——苏罗婆雅珈手，翻译过来叫作修罗大手印，据说乃达摩祖师带到中土的神技。

“修罗大手印！”黑衣汉子看来也是识货的主，从释明的举止上很快看出苗头。

相传历史上还有一位皇帝因为这修罗大手印而成为残疾，那就是明成祖之子朱高炽，也就是明仁宗。

朱棣发靖难而得天下，他此举最大的助手是一位和尚，人称道衍法师。道衍有一位好友叫作袁珙。此人是一个相士，他为观达摩洞风水曾夜潜少室山。如果看看也就罢了，可他还顺手拿走了达摩洞的“祖师手念”。由于怕少林和尚，所以袁珙便跑到南京来求当时已在朱棣手下当差的道衍和尚。道衍不信少林僧人敢上王府来抓人，便放心地让袁珙住下了。三天不到的光景，少林武僧便追来了。就在那场混战当中，尚在少年的朱高炽被少林武僧用修罗大手印误抓了脚踝，最后导致半身残疾，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瘸子皇帝。这也是明代自成祖后扬道灭

佛的一个引头。

释明功夫未到，截血之术不能随心而发，所以才带了这两个辅助的道具。

“来吧！”释明将双臂交叉举到眼前，两个黑紫的拳头让人看着诡异非常。

“修罗大手印何足道哉！看我一拳而破！”黑衣汉子说罢猛地吸了一口气，气流钻进他口鼻时的声响犹如风箱鼓动一般。只见他腰部迅速变细，胸腔高涨几乎有破衣之势。

有序而沉重的脚步声几乎让在场的冷香都喘不过气来。片刻之间释明与那人拳拳相撞。

“不好！”华亮看清对方拳路之后心中暗叫。

对方用的不是半步崩拳，也不是当今天下任何一门传世的拳法，而是那只在外门行中口口相传、宛如传说的灾难之拳——黑虎掏心。

释明拳带梵音，有如黄钟鼓乐；对方拳伴嘶鸣，有如虎下深山。

远处的冷香已经呆住了，她简直难以想象拳风中竟然还能带有呼啸钟鸣之声，这比电视里的古装武打电影还要夸张。

轰！一声响地面碎石乱飘，杂草低头。

轰！二声响四周小树晃腰，盛冠落叶。

两人相碰的第三拳没有声音，但却乱石下落，群山共鸣。

伴随着啪啪两声脆响，释明手腕处的钢扣被震飞。

“好一式黑虎掏心！”释明字字顿音，每吐一字便后退一步，直退七步方止。

黑虎掏心之名可谓是人尽皆知，但人们所知的却不是它的威名，而是烂名。某位路人甲随便打了一记通天炮，多半就会被人以黑虎掏心命之，也只有真正的江湖人才懂得什么才是黑虎掏心。曾几何时这一式拳法就如突来的噩梦一般席卷天下，无人能敌。

黑衣汉子笑了，他从领口处撕开自己黑色的紧身T恤露出强壮的身躯以及彩色的文身。

文身是关羽提刀。关二爷手提青龙宝刀闭目而立，仿佛是在听风。

他朝着华亮勾了勾手指。

华亮将释明扶到一旁的圆石处坐下，随后示意冷香照顾后迈步上前。

“能与少林释明比肩而立之人定然有些名堂，来吧，我看你有什么手段为人出

头！”那汉子眯眼看着华亮，神态倨傲异常。

“你养三天吧，三天后你我此处会面再斗一番，我此时赢你你必然不服！”华亮仔细打量着那人的文身懒散地说，还没有动手仿佛已经胜券在握。

“不用！小和尚的拳脚还动不了我的筋骨，不敢便说不敢，少来巧言脱身！”

华亮听罢冷笑一声：“我乃蓬莱山火将。歇不歇由你，要战便来！”

蓬莱山火将五字出口那人面色就是一变，迟疑了能有近十秒的时间才说道：“好！既然是与千门火将动手，岂能不吃饱喝足？无需三天，明天你我此地相见，我也正想领教一下被传得神乎其神的白拳！”那汉子说罢一抖肩膀，全身肌肉都是一阵颤动，身上文着的闭眼关二爷的双眼竟然缓缓睁开，血红色双眼精光毕现，诡异非常。

那汉子走时仿佛很不甘心，几次回头不过却未停步。

释明理气完毕已是半个小时之后的事情了。他睁眼第一句问的便是：“你斗他不过？”

华亮也搬了一块四方山石坐在他的身边，听释明此问不由笑道：“你认为我是怕了黑虎掏心？”

“白拳不正是黑虎掏心的克星？”释明的语气仍然充满了解。

冷香也坐在一旁的树根上，一方白色的手帕铺在上面，与两个大老粗的行径相差甚远，听释明问这句冷香抢道：“当然了，要不然亮哥哥提完蓬莱山火将五字那人怎么会不战便退！”

华亮一手扶住释明的肩膀一手抵住他的胸口，一边搓动一边说道：“他如果没有被你震伤也不会走，听我报名后他怕不在巅峰状态下难以展现出十分的本领，这才应了休息的要求！”

释明追问道：“那你呢？你是什么意思？”

华亮大笑道：“我当然是真心让他养养，难道你真认为我怕他不成？”

释明看着自己手腕道：“可我刚才和他动手的时候并没有觉察到修罗手印给他带来了什么伤害啊！”

“那是因为你一直都不清楚黑虎掏心到底是什么功夫！”

“什么？”练武之人怎能不对这些感兴趣，不等华亮把话说完释明就已经迫不及待了。

“那是神调门的秘技——啸山王上体！”

释明听罢张大嘴巴道：“你的意思那个人是神调门的？是歌还是舞？”

“看他双耳无损应该是神调歌者吧！”

昔年外门行对抗八国联军一战中，神调门的石落年被洋枪打残了左耳，不想弄巧成拙，意大利人要人命的一枪又催生了一门绝技。石落年伤后以金属做轮廓，以神调一门的独特手法将鼠筋做成膜，生成神耳。

声音分好多种类，有些干脆就是人类无法捕捉到的赫兹。而鼠筋神耳恰恰能听到这些正常人无法听到的东西。葛斩练耳近甲子，也只敢称天下耳力第二，原因就是还有这么一个神调门的鼠筋神耳存在。

“这意思是说，以前江湖上莫名出来的那些使用黑虎掏心的人都是神调门的人？”释明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头，但一时又想不清楚是什么。

华亮接着又道：“神调门让人琢磨不透的东西多了，我记得老高跟我说过，好像是说十二生肖的产生就跟神调门有很大关系，不过具体怎么回事我忘记了，好多年了，想那些干吗？走，回去喝酒，明天且看哥哥斗他的黑虎掏心！”

释明也是个神经大条的人，听华亮这么说也就不再琢磨，当下起身道：“行！喝酒去，丫的还文了一个睁眼关公，明天火哥要是不打残废他，都对不起他今天露肉的举动！”

文过身的人想必都知道，关二爷在文身图案中是武财神。但普通人没有文睁眼关公的，都是闭眼的。传说关公睁眼必杀人，睁眼关公克性太大，命软的人背不起，反受其累。那汉子抖动肌肉展开关公双目，显然是要跟释明等人死掐到底。

华亮哈哈一笑道：“白拳天下，岂容他人动目！”

第三章 江湖茶馆歇马行

他并不是第一次接触江湖茶馆，这类东西在国外也有。通俗点的解释就是外门行的中介所，只要做外行买卖的江湖人，基本都熟知各大城市的江湖茶馆。

所谓的茶馆并不一定是卖茶的地方，也有些是以饭店或者酒吧的形式存在。比较特殊的还有彩票销售站、电玩城等，它们之间的共性就是招牌上都有大山语。千门在很多城市的江湖茶馆都有眼线，当然了这些人都是原灰鸽子的人马，他们只听王龙生一人调配。

- 1 -

孤独一词千门主将早已经习惯了，两年听风观雪的日子都过来了，何况独处一室面对黑暗，灯并不是他关的，这是警方折威的一种手段。独处黑暗会让人有一种无助感，会弱化人的心理防线。虽然边熊嘴上说得好听，但他的客气之下仍然隐藏着无数伎俩！

房间里有一张简易的床，长短就如担架一般。高阳并没有躺下，他仍然靠坐在椅子上低着头，仿佛已经睡去。

窗户仍然开着，窗帘在夜风下犹如静水落石波纹不断。又一条黑色的身影从窗外翻进屋中，如尘似叶，毫无声息。

身影毫无避讳之意慢慢地走到高阳的面前，低头着看仿佛睡去的千门主将。

高阳没有动。

那人站定后也没有动。

三十秒后那人将一件东西放到办公桌上离开了，由窗而入，再由此而去，整个过程都没有一丝声音发出，人们如果看到这人的举动绝对不会相信自己的耳朵还好用。她就像夜间的精灵一般，主宰着月幕。

那人离开后，千门主将缓缓地抬起了头，一道光华在他的手中闪过，原来高阳低头的过程中，一直在看着手中的刀，月光下他面前的一切都已印在了短刀之上。

那人放在桌上的是一张白纸：

“蓬莱山人，认输吧，八爷早已看透了你的伎俩！”字体很秀气，显然出自女子之手。

高阳看了看左手的眼影盒，又看了看右手的纸条，笑着摇了摇头。随后他将两样东西用肯德基的包装随便地裹了两下，都扔到了垃圾桶中。

“没有人能让蓬莱山人认输，柳七不能，丁八更不能！”

除了一件事一切都还在他的掌控中。

白露会不会去暗杀陈警官？

如果他此时出去找陈亚男，那么整个千局都有可能受到影响，这是八将聚首后的第一局，他败不得。但……

高阳方才低头沉思就是在为此事纠结。

现在他还是无法拿定主意。蓬莱山人不能输，但无辜之人就能因为自己而死吗？

心底的独白只有夜风在呜呜地为他作答，高阳听不清答案。那声音有些像师爷的喃喃低语，也有些像方才画眉之时笔落眉梢的轻吟。

施妖、付可、朗朗三人此时已经到了郑州，千局定在南京不假，但行千之人却没有必要一定在南京。昔年千门的先贤运筹千里，掌控全局，今日的后辈一样

可以。

施妖是三人之中的主心骨，朗朗混沌异常，她不清楚才入千门烧香三天不到的时间，为什么高阳就把自己弄到这个险地来。如果不是施妖和付可跟着，朗朗几乎认为高阳是让自己来送死的。

如今的青花帮已经不是爸爸在的时候了，她也从往日的帮中公主变成了如今的首灭对象。

“妖姐！我们这次来郑州干吗？为什么路上我问你你不告诉我呢？”朗朗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只好又把这个影响她入眠的问题第三次抛向施妖。

“做完你不就知道了？怎么信不过哥哥的安排还是？”施妖也没睡。

“不是的，我知道我现在什么都不懂，但我感觉既然大家一个炉子里插香，就不应该瞒着我，我不懂的地方，我会学的！”朗朗说这些的时候有些慌，其实话里所表达出来的，和她心中所想还有一定的差距，她虽然很担心这样说会被施妖误会，但被隐瞒的滋味很是难熬。

施妖并没有生气，笑着回答：“好吧！我先讲个故事给你，然后我就告诉你！”

朗朗也正好睡不着，听施妖此说便坐了起来，抱着被子跑到施妖的床上道：

“好！我喜欢听故事！”

“你还记得我在北京的店吧？”施妖故事的开头是一个问句。

“那时的千门只有我们四个，张磊还没有加入呢，不过当时哥哥和酒鬼在外门行的江湖中声望就很高了。那时我刚入千门就想着做些大事，谁知道哥哥这人死规矩特多，每做一笔活都要调查好久那人的背景啊什么的，并且还提前就要安排出接下来的钱的分配计划，所以几个月也不一定有次大动作，我实在是太闲了，就想开一家店。”

说到这里时施妖陶醉地笑了笑，“本来做咱们这行的貌似不许有生意的，但最后哥哥还是在祖师面前告了罪，答应让我开店。店刚开起来，哥哥便和酒鬼有急事去了西藏，不想就出事了！”

朗朗听得很投入，此时很配合地问了一句：“什么事？他们两个怎么了？”

施妖摇头道：“不是他们两个，是我的店。店刚开业，需要宣传，我就想着找些麻豆（宣传模特）来拍些广告什么的。那时北京的职业麻豆都在四海帮的手里管辖，要价黑得很。我便请了一些在校的大学生来拍，结果他们就来找

事了！”

朗朗不知道施妖手段，听到有帮会前来闹事紧张地用手捂住嘴巴“啊”了一声。

施妖看了看她接着说道：“当天下午我的店就被砸了，当时我什么也没说，晚上的时候我一个人去了四海帮旗下的名门夜宴夜总会大闹了一场，打伤了他们十几个人，自己的手腕也被划了一刀。就在这里，不过伤疤早被我弄掉了！”施妖说着还指了指自己雪白的臂膀。

“从灰鸽子那里知道我受伤，哥哥和酒鬼放下西藏的事情，第二天就回来了，三天后，四海帮在北京除名。他们旗下的两家大型夜总会，天上人间和名门夜宴因为那一事件都换了东家。后来听说四海帮的总部貌似在台湾，哥哥和酒鬼还要过去来着，要不是北京的一些老江湖出来说话，估计台湾那边的四海帮也会被哥哥除名！”

朗朗很入神地问道：“那些老家伙说什么？”

施妖道：“还能有什么，无非就是一些什么是盗门扶持啦，不好和丁八爷斗云云。其实哥哥才不在乎那些呢，他不过是看我消气了，就顺带给那些人一个面子而已！”

故事讲完了，朗朗说了句：“高阳对姐姐真好！”

施妖笑道：“哥哥这人很护短的，现在我告诉你咱们三个来郑州干什么吧，你的仇人是谁！”

朗朗一愣。

施妖指着窗外道：“哥哥让我来把青花帮除名，为你出气！”

“就我们三个？”

“不，是蓬莱山千门让他们去死！”施妖指了指自己的腰间！

郑州是河南省的省会，是中国最大的交通中转城市，流动人口几乎占据了城市固定居民的五分之一。龙蛇混杂，社会各界的千百行当无不存在于此。

郑州最大的一家江湖茶楼名为“七君子”，坐落在金水区红旗路东段。付可一大早就跑过来完成他的任务。可从早上坐到中午一直都没有机会，高阳的安排是最好在人的时候，七君子茶楼生意火爆，从早上到现在一直老合满座，人来

人往。可在付可早上进楼上坐的脚前脚后，来了两个警察，也是从早上一直坐到了中午。

这可急坏了千门谣将，他跟施妖早间分手时，说了各自安排，晚上会面。如果这两个警察一直坐到晚上……那可如何是好！

下午3点，当施妖和朗朗出现在紫荆山公园门口的时候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在看，下到刚会走的小孩上到九十九的老头，美女对其的杀伤力都是相同的，这其中只有一个人看到施妖和朗朗二人之后转身就跑。

“王瘸子，再敢跑一步，我打断你另外一条腿！”施妖在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了跑向紫金山百货停车场的瘸腿人。

那人听到施妖在身后的喊话急忙站定，然后慢慢转身露出一副中彩票一般的笑容道：“哎呀，啥风把您老人家吹这小地方来了。”

施妖虽然穿着高跟鞋，但跑起来仍然利索异常，几步赶到那人面前随后问道：“死瘸子，见我跑什么？”

那瘸子咧嘴道：“看您说的，能见您一面都是我瘸子上辈子积德了，不拜见拜见哪能还跑呢，这不没看见嘛，我是急着去厕所！”

施妖瞪了那瘸子一眼道：“别跟我贫，这次来有事找你！”

王瘸子一听有事，嘴角干脆都咧到耳朵后面了，好半天他才颤声问道：“姑奶奶，您太看得起王瘸子了吧，我现在就是停车场的看门狗，哪还有什么办事的能力，这腿报销后，瘸子我就没在山边转过……”施妖没让他继续废话下去，而是直接打断他说道：“事情对你来说不难，你就说办不办吧，办了给你点好处，不办断了你的财路。谁不知道你王瘸子垄断了整个郑州的停车生意，还跟我玩这套？”

要说姓王的这个瘸子垄断了郑州所有的停车生意是假话，但郑州最大的十个停车场确实是都在他的掌控中，这种生意跟收保护费的性质差不多，等于抢垄的利润。他最早先是让手下兄弟埋伏在停车场四周，有人过来停车就悄悄赶走，让他们的生意冷清，然后他再带人过去跟人家停车场谈“拉车条件”。

简单地说，就是我的人每帮你拉来一辆车，就必须分30%的停车费用。

起初同意的不多，但见别人同意的生意都蒸蒸日上，合作过的停车场中日日满园，那些不合作的也就耐不住寂寞了，都纷纷与王瘸子签订了拉车条件。

其实合同签完后也不用他手下的人四处去找车，只要看到车要进来了，跑上前去把车领进来就好，车进场停下后这份钱就算赚到手了。

王瘸子听施妖放了狠话脸色就是一变，他先看了看施妖又扫了一眼施妖身边的朗朗后说道：“姑奶奶，瘸子也把话撂下，我没那么大的手腕，事情您不妨先说出来，能办不能办再看！”

施妖听完王瘸子的话并没有生气，不仅没有生气还很妩媚地笑了笑：“好呀！没看出来你王老三还这么硬气，我求不动你。事情不用你办了！妹子，我们走！”施妖话说一半的时候就已经转过身去，见朗朗没有跟上自己的思路就拉起茫然中的她转身便走。

那王瘸子见施妖转身离开先是松了一口气，但这口气还没有完全吐干净呢，施妖以前的那些办事风格顿时被他想起。

“别呀，姑奶奶，您别走啊，瘸子没说不办不是，就怕办不好耽误了您的事！”王瘸子踩着凌波微步撵了上来。

施妖站定回身道：“明天这个时间，给我准备一辆好车，用三天！”施妖一句废话没有直接说出她的要求。

王瘸子点了点头随后道：“我就是希望……”

没等王瘸子把话说完，施妖丢过一张手机卡说道：“别跟我废话，我懂规矩，明天用这个卡打里面的储存电话，我最多等到五点。”说罢拉着朗朗去公园里面喂鸽子去了。

紫荆山公园是一个大众休息区，这里不收门票，娱乐设施也很简单，最大的亮点就是广场上有很多和平鸽。施妖和朗朗二人买了几包鸽子食找了个没人的长椅坐下开始撒。

“妖姐！这人安全吗？”朗朗很小心地问道。

施妖撒着撒着便没了耐心，将一整袋鸽子食都抛出去后正好赶上朗朗的问题：“王老三在郑州‘洗车’很多年了，江湖规矩还是懂的，他不敢乱说话！”

朗朗见施妖把手里的鸽子食全扔了出去就又递过来一袋，施妖接过将袋子撕破又一把丢了去，“我没进千门以前，在南方下的四轮货都是送到他手里的，可以说是老合作伙伴了！”

朗朗不解地问道：“那刚才姐姐怎么那么凶？我还以为他跟咱们有仇呢！”

“我凶了吗？”施妖的反问让朗朗很无语。

就在这时一个卖花的小姑娘从二人身前走过，看着小姑娘手中的玫瑰朗朗想起来她与千门主将的第一次会面。

- 2 -

就在朗朗和施妖在公园的长椅上闲谈之时，千门谣将付可也正式开工了，两个着装的警察并没有走，付可是不想拖了，这是他挂上蓬莱山腰牌后第一次参与做局，如果到约定时间还没有将事情搞定，且不说阳哥那里如何交代，光是从被两个女孩笑话这一节想，付可觉得自己也丢不起这个人。

他并不是第一次接触江湖茶馆，这类东西在国外也有。通俗点的解释就是外门行的中介所，只要做外行买卖的江湖人，基本都熟知各大城市的江湖茶馆。

所谓的茶馆并不一定是卖茶的地方，也有些是以饭店或者酒吧的形式存在。比较特殊的还有彩票销售站、电玩城等，它们之间的共性就是招牌上都有大山语。千门在很多城市的江湖茶馆都有眼线，当然了这些人都是原灰鸽子的人马，他们只听王龙生一人调配。

付可决定顶风上后就在桌子上用筷子摆了个山字，字才摆好半分钟都不到，旁边一桌就有人过来搭话：“哎哟！眼生啊，朋友是喝酒来了，还是喝茶来了？”

“无缘酒，不敢茶，饿得急了，找饭吃而已！”付可的唇典也很溜，更不要说这些普通的寓意切口了。

那过来搭话的瘦子听罢递过一根烟来，随后小声问道：“这是个好地方，可吃可吐，能现吃现吐，也能吃了不吐，还可以外地吃的来这里吐。消化不好没关系，咱有药！”瘦子说完自己干笑了几声。

付可笑得很难看，表情也有些紧张，点手谢过对方的火后付可一直认真地听瘦子的绕口令，甚至包括那几声刺耳的干笑付可都听得很认真：“还没吃到嘴里，也不太熟悉这地方菜系，不知道从哪里下嘴好！”

瘦子等的就是这句话，听罢立马又凑近一些低声道：“这就要看朋友是什么

牙口了！”

付可道：“肉挡着的东西怎么好往外漏，朋友这样问是？”

那瘦子从上衣口袋中拿出一张绿色的名片递给付可，说道：“我是本地的歇马！”

付可接过名片，只见上面印着丝录中介公司总经理孙少安几个大字，下面就是一些弯弯曲曲的鬼画符，连个电话号码都没有。

“怎么吃利？”付可问了一下平时外地手艺人遇到歇马后的重要问题。

歇马这个工作看似简单，其实风险也很大，如果没有高额的回报人家还不如自己做呢。

孙少安拍了拍付可的肩膀说道：“凭赏！”随后又指了指付可摆在桌上的筷子问道：“什么时候谈谈具体的？”

付可用眉毛挑了挑不远处那两个制服警察没有说话，孙少安一愣之后哈哈大笑，笑罢起身走到两个制服警官身边，一人递上一根烟高声道：“怎么样，吃准了几个？”

斜对着付可坐着的一个戴眼镜的警察撇嘴道：“能吃准的只有一个，看着像的有三拨。”

那人用下巴挑了挑付可这面小声地问了孙少安一句，由于店里嘈杂付可也没有听清楚问的什么，不过看表情估计是在打听自己的来路。

孙少安又跟那两人招呼了几句后才回到付可这张桌子旁坐下，说道：“这出戏外地的茶馆确实很少见，兄弟奇怪也正常。他们兄弟并不是真条子，而是穿这身衣服来望气的！”

付可一听不是警察就放心不少，至于望气之类的当然了解一下更好，毕竟以后不能什么事情都靠当家的来安排手把手地教，于是便问道：“怎么说？”

孙少安刚要开口但好像忽然想到什么立马又把下话憋了回去，又仔细地打量了付可一番后才道：“歇马的义务就是共享这些本地的消息，但兄弟还真得先让姓孙的看看牙口，要不然有些话我不敢乱说！”

付可笑道：“我这口牙什么都吃得下，孙大哥既然是做歇马一行的，想必就有观人的水平，你看我是不是可说的人就可以了！”付可并没有直接回答孙少安的问题，一个弯子转下来反倒考校起对方来了。

孙少安苦笑道：“没办法的事情，我看兄弟也是真手艺人，说说无妨。这郑州与别的地方不同，这里是国内最大的交通枢纽，无论是跑南北线的人贩子，还是东西线的掉口子都要从这里路过，半路销赃做活的也有不少。江湖也有江湖的规矩，做这行的能截就截。”

说到这里，孙少安起身到自己原来的桌子上将啤酒拿过来喝上两口，继续道：“李家兄弟就是吃这口饭的。那些人的生计伤天害理，自己也觉得理亏，所以看到条子的时候很多举动都会暴露身份，他们在这里就是为了蹲这些人！”

付可插话问道：“蹲到又如何？”

孙少安道：“截下来！”他说罢见付可笑得有些不自然便知对方会错意，于是急忙补充道：“截下来后都交上去，郑州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的破获率是全国第一的，这其实都是他们假鹰的功劳。”

付可质疑道：“那岂非成了吃公门饭的老合？”

孙少安笑道：“他们哪里算得上老合，再说了也不是直接交上去，都是从帮里走的！”

付可问道：“什么帮？”

孙少安小声道：“青花帮！青花帮在郑州吃得开主要就是因为他们还做着这么一项公益！”

“我的话说尽了，兄弟说说自己的事情吧，我也好看看我的能力够不！”孙少安说完转身招呼跟自己同桌的矮个男子过来，接着说道：“这位也是丝录中介的办事人，我们是划片的。”

付可跟新坐过来的矮子点了点头然后道：“好，那我就实话实说了，我是来郑州找一样东西的。只要两位能从中帮忙，事成后我谢四十斤！”

听付可嘴里说出四十斤后孙少安和后来的矮子都是一愣。老合嘴里的斤两算钱法也是跟着纸币更新换代的，如今的红票子比以前的要轻一些，一万块新钱的重量是二两，四十斤就是二百万。竟然喊出二百万的中介费用，孙少安和矮子都是先喜后忧。喜的是这件事有二百万好拿，忧的是二百万可不是那么好赚的，事情一定不轻松，他们两个的能力估计难一些。

孙少安愣罢后急忙问道：“找什么？”

付可看着孙少安的眼睛说道：“《永乐大典》！”

若是正宗的外八行中人，听到永乐大典四个字后的反应绝对是多种表情糅合在一起，但姓孙的不过是一个江湖歌马而已，听付可报出永乐大典四个字后，历史不及格的他揉了揉半天脑袋才问出一句：“啥玩意？钻石？还是古董？”

付可低声道：“是书！”

“书？”

付可点头。

孙少安和矮子对望一眼后两两迷茫。

“兄弟不是开玩笑吧？禁书现在都能买到。”孙少安的语气有些硬了，想必认为是被这个年轻人给忽悠了，浪费表情浪费时间也就罢了，身份还漏了。

付可很认真地说：“这不是玩笑，永乐大典确实是禁书，被禁了五百多年的书，禁得非常彻底。”

见付可的表情极其认真又不像没事找事的样子，两个歌马又对望了一眼，两人此时都不知道下面该如何办了，两百万的薪酬就这么放弃？那肯定是不甘心的。但这活也没法接，他们都在“江湖道”上趟了许多年了，从来也没听说啥书能这么值钱的。

放弃可惜，接话吧还不知道说啥，孙少安想了一下后便来了个滑头式的问法：“这东西只要在郑州能找到，我们兄弟就会给你提供便利，兄弟就说说现在你都需要准备啥，哪一方面需要我们本地老合的配合吧！”

付可早料到他会这样，当下假作为难地说道：“事情有些难办，说实话两位老哥别生气。这事个人的能力很难完成，就咱们三个也成不了事，我就是希望两位能帮我联系上本地最大的江湖组织，然后我去跟他们商讨合作的办法！”

付可这番话说完对面两人的眼睛都是一亮。孙少安道：“就这样？”

付可当然明白他“就这样”三个字中所包含的几种意思，当下苦笑道：“就这样，不过嘛，两位的那一份要等事成才有，我越界跨山头，人生地不熟，凭自己的嘴是肯定难与当地的龙头打上交道的，只能靠本地有威望的歌马搭桥。”

付可话说完后见孙少安和那个矮子都没有言语便继续说道：“贵上可以考虑一下，从江湖道上拔份子，没有风险的都是弯腰捡芝麻。”

两人不用付可那话去点当然也都清楚这些，付可的意思他们也都听明白了，之所以踌躇主要是因为风险大。本地的江湖龙头是青花帮，他们两个虽然没有端

人家的饭碗，但在人眼皮底下跑江湖，年节上的贡品交往还是很频繁的。如果真的送给对方一个大赚的好机会什么都好说，如果最后被付可摆了一道，两百万的事放到一边，恐怕以后这歇马的营生都很难再做了。

孙少安前不久就经历过这样一件事，现在还让他后怕呢。前不久北京来了个姓燕的手艺人，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在郑州连弄了两个大手笔，而且这其中还有一道是摆在青花帮的头上的。事后青花帮的黄老三就在歇马群中查，看看是谁接待的这个人，吓得孙少安好几天都是蹲着撒尿的。

预期的效果已经达到，付可也就不急着催孙少安给回复，“两位再想想，我也再找找还有别的门路没，钱是能省便省嘛！对了，你刚才说那两个穿制服的是青花帮的人？”

孙少安现在可不敢不谨慎了，虽然付可的话里有想自己过去搭茬的意思，但他仍然没有为了那二百万马上应下来，倒是那个矮子显得很急促，听完付可的话急忙道：“他们？小角色而已，跟上面根本对不上话去，再说也不能完全算是青花帮的人，跑腿赚活命。”

付可点头道：“哦！对了还有一个事，最近可能来郑州找这本书的人不少，还希望贵上帮我留意一下，提供一份下家的资料我给二两，你多头吃份子我不管，只要有资料就可以！”

付可走出七君子的时候多少有些飘然，千门谣将的活也不是很难做，今天的任务就算完了，第一脚踢出去之后，后面的事情就好办多了。就当付可意气风发地走出江湖茶馆的时候，施妖和朗朗也喂完了鸽子，朗朗买了一束玫瑰，枝杈的刺都已经被磨掉了。朗朗将红色的花朵放在鼻前，眼神飘忽。

施妖到一旁的喷泉处将手上的鸽子食味洗掉，回来正好看到朗朗在闻花。

“我才离开一会儿，你这就收到玫瑰花了？”施妖一边说着一边拿湿纸巾擦拭双手。

“是我自己买的！”

“干吗？怜悯那些卖花女吗？”

“是怜悯自己！”朗朗说完起身将手中的玫瑰丢到身旁的垃圾桶中。

“小姑娘是不是爱上阳哥啦？用姐姐帮忙不？”施妖笑道。

朗朗很平静地回答：“我去北京是因为爷爷。”

施妖并没有继续方才的问题，她走到朗朗身边道：“走吧，小付可应该已经把今天的任务办完了，我们去找地方吃饭，吃完去逛街。我上次来的时候太匆忙了，什么地方都没转，这次你可要当我的购物导游哦！”

两人并肩离开时朗朗回头看了一眼前椅边上的环保箱，随后边走边问道：“妖姐，你说没有刺的玫瑰花还能叫作玫瑰吗？”

施妖用手指按了按假发的边缘随后回答道：“不清楚，但我知道没有信仰的蓬莱山人组成的雁尾子绝对不叫千门！”

朗朗听罢没有说话，她很清楚施妖这句话的含义，这是针对自己那句去北京是因为爷爷而发的。

两人并肩走出紫荆山公园，一路沉默，良久无言。

“我的任务什么时候开始？”朗朗最先打破二人之间的沉默。

“明天晚上吧，如果付可那边顺利的话！”

“付可在做什么？散布一些言论？还是？”朗朗知道这个话题很无聊，但她也清楚如果没有这句话，两个人仍然会踏着沉默而行。

施妖慢条斯理地回答道：“谣将做的不仅仅是这些，一个合格的千门谣将，不仅要将自己的谎言说到可信，还要让自己的假话到达一种可畏的境界。”

第四章 奇门遁术， 三鬼止步

冷香笑道：“不是七鬼止步，是三鬼止步，六鬼术以上的遁术叫逆天。像三鬼止步、四鬼挪移、五鬼搬运，这些算是高级别吧，三鬼止步主要是阻人的。想当初我在老家为了不结婚还摆过类似的，呵呵！”

- 1 -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夜晚，千门八将分散四地，各自在为八将聚首后的第一个大局而准备。

华亮和冷香在喝酒，陪客是被誉为少林千年来最不听话的弟子释明，他们谈论的是明日如何打残那位神调门的高手，华亮对自己很有信心，千年前前辈能以白拳称霸江湖，千年后的他一样可以。冷香总是一副无忧无虑的神情，外面的事情对于她来说仍然无比的新奇。来南京的任务是什么？两人仿佛都忘记了。

施妖、朗朗和付可也在喝酒，付可显得兴奋异常，原来行千天下并不是这么无聊，那老家伙说的话有些还是很靠谱的。朗朗显得有些紧张，第一次任务就要面对自己无比熟知的青花帮，这让她很难适应。三人中最为冷静的是施妖，她知

道她必须冷静沉着，哥哥为了这个千局此时正在受苦。哥哥不能吹空调，哥哥吃饭不能没酒，但此时这些不能一定已经成为哥哥生活的必需。

就连独自行动的王龙生也在喝酒，老鸽子的酒量不行，在雁尾子当中已知的最起码有四个人都比他能喝，未知的三个中，估计起码还有两个能跟自己掐一掐。要论喝酒他唯一有胜算的也只有朗朗了。

只有千门主将在沉默，他还在为那个问题纠结。钟表秒针的跳动声无形地带动着心脏起伏的频率，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他必须做出决定，因为他无法看透白露。这个曾经被他伤害过的女人的想法，甚至已经脱离了智慧所能及的范畴，他不敢再赌，沈舒原的伤至今仍让他心痛。

喝过酒的都知道，太阳升起的时候总是头最痛的时候，但在这个清晨千门火将却不是因为昨夜的酒而头疼，他起床后发现冷香不见了！冷香的客房就在他的隔壁，如果夜间有什么变故一定瞒不过他的耳朵，难道这丫头去买早点了？

喊起释明，二人在寺中转悠了一大圈，并没有找到冷香，问寺中和尚也都说没有看到。如今这个社会找人要比以前简单多了，手机的普及度恐怕还在母鸡之上，但冷香的电话在包里，包在床上，床仍然在房间当中……

“老华！昨天晚上你真的啥动静都没听到？哎，怪我了，不该让你喝那么多的！”释明自责非常，如果冷香真出什么事，他死在高阳面前的心都有。

“那点也算是酒？我清醒得很，没有听到动静啊。我这妹子别的不说，逃脱的本事绝对是天下第一，我想象不到谁能无声无息地把她劫持了，而且这个寺庙的防护也不错。对了，咱去找下大苦和尚！”

两人无计可施之时想起了大苦和尚，那一夜华亮上房寻找盗门飞檐的时候，大苦老和尚第一时间就出现了，如果昨天真是被酒碍了耳朵的灵敏，那么大苦应该能察觉什么。

又转一番后两人迷茫了。

寺里的方丈大苦禅师也不见了，并且仍然没有人看到过他。

华亮有些急了，又在寺庙中转了一圈后，他走到晨钟面前弓腰矮身右臂用力对着青铜巨钟狠狠地砸了一拳。

“大苦秃驴，还我妹子来！”

喊声伴随着钟声远远地传出，全寺的和尚都被华亮的举动弄愣了。

三拳过后，钟楼的支架终于承受不住千门火将的拳劲，轰然而散。华亮和释明二人都在铜钟掉落的瞬间跳下了三米高的钟楼。

轰隆隆……

众僧闻声而来，茫然异常。

就在这时寺门被推开，一个黑衣汉子单手平伸保持着推门的姿势站在门口。

神调歌者没有在观中等候，他寻来了。

“你们二人很闲吗？闹完道观闹佛寺。”黑衣汉子的衣着打扮仍然跟昨天相同，只不过腰间多了条外置的腰带，腰带之上五颜六色的，挂着很多东西。

大战在即华亮马上冷静了下来。释明过去跟寺庙里的和尚交涉碎钟楼的因果缘由，千门火将一人迎了上去。

“来得好早，迫不及待地想输吗？”

那黑衣男子冷笑一声道：“我是来寺中找大苦禅师的，不想你们也在这里，这样也好，清晨是体力和精力的巅峰。你早餐吃过了没？”

还未等华亮答话，他身后的释明已推开围绕在身旁的众僧侣走了上来，离着老远就嚷嚷道：“打扮像拨浪鼓的小子，你算什么外八行？怕打不过就绑架我妹子！赶快把我妹子还来！”

其实在神调歌者现身之时华亮也立马就联想到此事可能与他有关，要不然怎么会这么巧，冷香刚刚不见他就出现，这有可能是对方扰乱他心神的一种策略。但转念又一想，对方可是正宗的神调门人，既然知道自己等人挂着蓬莱山的牌子就没理由自坠山头名号，玩这手阴的，所以华亮就未提此事。不过听释明喊出来华亮也并未接话，他也想看看对方是什么反应。

“什么你妹子？谁绑你妹子了？”那人被释明问得一愣，话语中也怒气十足。

这时一个胖和尚跑过来拉住直冲冲向前走的释明嚷嚷道：“这铜钟乃是三百多年的古物，你拆我寺的震寺之宝怎能交代一句问你家方丈就完了？”

“你待怎的？”释明一甩胳膊就将那个胖和尚抡了出去，脚下不停回头看着坐在地上形如弥勒的老和尚喝问。

“去我家方丈面前说理去！”那和尚吭哧了半天才憋出来这么一句。等他说完，释明早就走到华亮的身前了。他也知自己不能把这个据方丈说是佛门耻辱的

有发和尚怎么样，只能再拿方丈说事了！

“好啊！你先找到你家方丈再说！”释明走到华亮身前后脚下仍然是大步不停直奔神调歌者而去。

华亮知释明斗他困难，唯恐有失，也急忙跟了上去。

那神调门的黑衣汉子听了半天也不知这两方面的人是在为什么问题而吵闹，见释明向自己走来，千门火将紧随其后，他马上警惕起来，只见他右手在腰间一抹，腰带上一块紫色如布条一样的东西就被他夹在掌心。

“今天你若不把我冷香妹子毫发未动地送回来，就别想走出这庙门！”当“就”字出口之时释明已由走变跑，“门”字出口他人已经跃了起来。

黑衣汉子冷笑一声上步挥拳架住释明凌空踢来的鞭腿，随后身体后仰腰部用力一个倒空翻双脚直奔释明的腰部而去。

释明双手背到身后，五指交叉相扣双掌下压挡住黑衣汉子的倒钩脚，随之借对方之力飘然退后稳稳站定。

“释明，先别动手！”华亮见二人伸手之时并没有上前，直到释明站稳之后他才上步拉住又要冲上去动手的少林野小子。

“问清楚再说！”华亮竟然能压住火爆的脾气，这让释明愕然异常，若是平时还能轮到他上前？千门火将早就火冒三丈跟对方大打出手了。转身看到华亮的眼神释明猛地一下想起来了，这次华火爷可不是来南京玩的，千门八将聚首后的第一个大局正在进行中，华亮脾气再大，火气再旺，他也必须沉着，因为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甚至也可以说不是他们八个人的事情，这是千门的要事，这将是一个传承近万年、断层几百年的千门复出江湖的实证。

华亮深深地吸了口气随后说道：“我妹子不见了，连同失踪的还有本寺的住持方丈大苦和尚，所以……”

没等华亮把话说完，神调歌者脸上立马浮现一种恍然之态插话道：“就是昨天的那个小姑娘？大苦禅师也失踪了？怎么可能？这是他的寺庙。两人出去了吧？”

其实华亮和释明心中也都抱着这种想法，但千门火将的耳力虽然跟鼠筋神耳比不了，但也绝对不会比葛斩的鸡司晨犬守夜的功夫差多少，可他连冷香房间开门的声音都没听到……这怎能不让人担心。

“你来找大苦和尚什么事？”华亮问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

“也不瞞你，我是来跟大苦和尚借一样东西的，借这样东西主要是为了破你的白拳！”

释明撇嘴道：“你不会是说大苦和尚的铜钹吧，已经被踩烂了！”

那汉子道：“恐怕你们还不知道吧，这寺中有一样传说中才有的东西！”

因为明朝时期的封杀事件，中国历史出现了很多断层，于是很多东西在我们现在人的眼中都已成了传说，听神调歌者说什么传说中才有的东西华亮和释明二人都没太在意，释明不过随口问了一句而已，不想答案却让两人形同蜡像。

“什么传说中的东西？”

“龙血！”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动物，几千年的华夏文明神龙之形无不充斥其中，现在的历史课本告诉我们，龙是不存在的，龙的形象是多种动物的结合体，龙不过是一个传说而已。

可以考证的过去我们称为历史，无法考证的过去就被谓之为传说。传说中无法用当代科学去诠释的则全部被命名为神话，龙就是传说中的神话。

这个世界上难道真有神话中的龙？

华亮不信有龙，释明更加不信。不过黑衣汉子这句话却让华亮想起了一桩往事，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这是那个叫冯绝的老人跟他说起的。他说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拳脚招数有五种，千门的白拳占了两招。

这五招中有三招是在江湖上耳熟能详的，几乎会动几下武把抄的人都觉得自己会用这三招。但不用想，他们所用的却不是真正的。

这三招就是黑虎掏心、白鹤亮翅和青龙摆尾。

“青龙摆尾？”华亮想到这里忽然叫出这招的名字。

那黑衣汉子听华亮喊出青龙摆尾的名号面色也是微微一动，随后道：“不愧为千门火将，我正是要用青龙摆尾来战你的白拳。想当年我门前辈曾败在千门的白鹤亮翅之下，那是因为虎皮好找龙血难寻，今日我正想让你见识见识神调门真正的绝技。”

释明在一旁听得迷迷糊糊，根本没有懂两人说的什么意思。他一直在考虑龙

血的问题，听那汉子说完这些后释明忽然道：“这庙不过才几百年的历史，怎么可能有上古传说之物？你小子是故布疑阵让我们不怀疑你吧？”

神调歌者冷哼道：“信不信由你，若是怕了青龙摆尾不妨现在你们两个并肩来动手。”说罢那汉子将双手环抱在胸前仰头望向天空。

见华亮没有作声释明也不敢贸然动手，倒是不担心自己打不过，主要是怕冷香有危险，万一这小子真是在虚张声势，冷香确实是被他绑架的，动手的话事情就有些麻烦。

“你真没见过我妹子？”华亮看着对方的眼睛问道。

“见过！”对方的回答没有迟疑。

“好小子，你总算承认了。快把冷妹子送回来，若不然……”没等释明把话说完那个黑衣汉子便道：“昨天见的，跟你们在一起！”

释明顿时就有一种被耍的感觉，他何时受过这等窝囊气，单脚一跺就想上去动手，就在这时忽然身后传来冷香的声音。

“亮哥，快来，大苦禅师被压住了！”冷香的声音显得很焦急。

这句话在华亮和释明的耳朵中形同天籁……这颗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了。至于内容他们两个倒不怎么感冒，别说大苦禅师被压住了，就是大苦和尚压住别人了……他们都懒得去看热闹。

“快啊哥！”冷香边跑边喊。

这时华亮和释明才反应过来回头问道：“怎么了？你早上哪去了？”

“先别说这些，快跟我来！”冷香在远处便招呼众人，众僧一听方丈出问题了，也都急忙跟了上去。

- 2 -

冷香将众人带到斜塔之下后，就要往第一层的塔门里进，这时后面跟上来的胖和尚疾跑两步赶到冷香之前道：“除了方丈斜塔是不容许别人进去的！”

冷香刚要解释是你们方丈让我出来喊人的，可还未等张口一旁的释明甩开巴掌就将胖和尚打出三米开外。话也不说一句招呼众人跟上后，竟然还抢在冷香之

前进了斜塔。

见神调门的那个黑衣汉子也有跟进去的意思，华亮就做了个请的姿势示意他先行，这样自己跟在他身后也好有个防备。

斜塔和常规的佛塔不同。这是一座没有厅室的旋蹬塔，这类佛塔在全国各地也有很多，不过都不太出名罢了。

古时建造佛塔只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摆放舍利，另外一个就是彰显寺庙的宏伟庄严。属于后者的佛塔多是层次分明，每一层都有大殿，殿中有佛祖金身，供人参拜。至于早期建的摆放舍利的佛塔就比较简单了，塔中只有盘旋而上的楼梯，塔身在外面看虽然层次分明，但在里面根本是无法分清的，甚至有许多舍利塔直接就是实心的，除了楼梯外就是石头和木头的实心结构。

斜塔便是一座舍利塔，进到塔的一层中，只有八九平方米的空间，在最里面是楼梯口。释明刚要顺着楼梯而上，冷香忽然叫住他说道：“别上去，在下面。”

“下面？”听冷香此说跟进来的三个人都是一愣。就连不敢违背方丈命令擅进但又担心方丈安危门外观光的光头人士也都是迷茫异常，这是舍利塔……又不是舍利井，怎么还能在下面？

冷香随后的动作就更让人吃惊了，一层的空间当中在四壁的边角处都摆放着一个石头蒲团。冷香分别将四个石头垫子移动了一下后，房间的当中忽然露出一个洞来。

“奇门遁术？”那黑衣汉子看着有光亮透出的洞口茫然说了一句，也不知是在问冷香，还是在自言自语。

“大苦禅师就被困在里面，亮哥快去救他。”冷香指着洞口焦急地说道。

现在也没有时间问事情的因果，救人要紧，华亮用眼色提醒了一下释明，然后拉着冷香先走下了阶梯。

“朋友！你什么意思？进去参观一下？”释明看着站在那里发愣的黑衣汉子语气不善地问道。

那汉子上前两步走到洞边道：“我和大苦禅师乃是旧交，他有事情怎能坐视不理。”说罢也跟了下去。

释明见状也不拦截，只是对那些在塔外扒门观望的和尚厉声道：“我等是在

救你们的方丈，你们最好老实点，谁若敢进里面乱动石蒲团，你们方丈也就别想活着出来了！”说罢瞪了众人一眼后便跟了进去。

佛塔和地宫这两个词在中国的考古圈子中，就如结婚与同居一般。

这说一对一地放着可能不太好理解，仔细地分析一下后者，我们就可以理顺前者的对应关系了。

两个人同居了，不一定是结婚的；但如果两个人结婚了，几乎大部分是要同居的。

也就是说，有地宫的对应建筑不一定是佛塔，但只要是佛塔，特别是舍利佛塔，几乎都有地宫；个别没有的，就跟结婚不同居一样，稀少得很。

定林寺的斜塔下理所当然拥有一座地宫。

地宫华亮见过很多，最大的要数法门寺的地宫，想当年他和高阳二人还在法门寺留诗墙上写过打油诗。

当华亮由地道进入定林寺斜塔地宫后，眼前的景象还是让看过无数地宫的他惊呆了。他终于明白这个塔为什么斜成这样还不倒了，原来它还有这么多的部分插入土中……

定林寺的地宫严格地讲应该称作地下塔。多数的地下建筑，包括法门寺地宫，都是洞形的，然后尖石铸四壁，防其崩塌。而斜塔地宫则完全是倒置的塔的形状，才跑下三层，华亮就发现，这地下的部分应该和地上完全一样，这是以地面为轴的镜像建筑。不过冷香匆忙的脚步让他无暇思考太多。

到了！

还没有看到大苦和尚的人，华亮就已听到了老和尚痛苦的呻吟声。从声音上华亮听出老和尚受的伤不轻，而且现在正处于半缺氧状态，虽然有孔通风，但地下十几米处的氧气量已经薄弱得很了。

“亮哥，快点，大苦禅师被骨头扎到了！”冷香一路小跑下，说话也有些上气不接下气。

华亮此时也已来到了地宫的最后一层。

四盏微光灯挂在地宫的四角。除了盘旋楼梯的阴影处外，地宫当中已经没有了光照的盲点，里面所有的事物都一目了然。在没有见到大苦之前，华亮等人联想过老和尚多种的受伤可能，在佛塔的地下宫殿当中……中机关？遇陷阱？或者

心脏病突发？羊癫疯忽犯……

可无论如何他们也想不到，大苦和尚竟然会这样。

五六十平方米的空间，一副巨大的动物骨架横列其中，大苦和尚在地宫的正中。他的腹腔被一根长约两米的骨刺横穿而过，鲜血已经染透了僧袍！

“我干……”最后下来的释明看到此景后，脏话脱口而出，毫无痕迹。

黑衣汉子和华亮二人早已冲到近前，但两人的目的显然有所区别，华亮过去是研究如何将大苦和尚安全地救下，而那个神调门人则是跑到近前去研究这副巨大的骨架。

现在老和尚的情况很危险，这根骨刺很粗，最粗的地方比拇指还要粗上几分，就这样横穿过去，跟拿刺刀剖腹区别也不大。从刺入和扎出的位置很难看出都伤到了什么器官，所以贸然拔出是不行的，砍断骨刺的办法显然也行不通，大苦和尚现在受不了那么大的震动，这根骨刺是巨大骸骨的一部分，眼下怎么无震动地卸下这根骨刺是华亮要想的。

“怎么弄的？”华亮虽然面向大苦和尚发问的，但他却没指望只有喘气力量的老和尚来回答，现在也不知道这和尚是不是受伤之后神智有些不清醒，他根本不管上来帮助他的华火爷，眼睛竟然直勾勾地看着那个神调门的汉子。

“今早我起来练阵，正好碰到禅师，他见了我摆的蒲团之后就问我是不是精通奇门遁甲，我说还可以，他就带我来这里说让我帮看一样东西，可刚进来，还没看到东西呢，这个放在地上的骸骨忽然动了……！”

当冷香说到这里时，三个男人一起用惊讶的语气发问：“什么？”当然这里不包括受伤的大苦和尚。

冷香怯怯地道：“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骸骨忽然动了一下，禅师没注意一下被刺到，我就急忙出去找你们了。”

“骨头自己还能动？”释明有些茫然，又打量了一番这具巨大的骸骨。

华亮道：“没时间研究那些了，快把老和尚救上去才行，地下氧气稀薄，再待一会儿估计他就坚持不住了。现在你帮我扶住这副骨架，我把这根骨刺卸下来。”

华亮刚把话说完，那神调门的汉子忽然开口道：“卸不得，你知道这是什么骸骨吗？”

华亮沉声道：“什么骨头也不能跟人命比！”华亮说完上前一手掐住大苦和

尚后脊神经，另一只手搭在巨大的骨刺根部，等着释明上来帮忙。

现在大苦和尚的神智虽然还清醒，但不知是骨刺伤到了肺还是怎么样，貌似不敢说话。华亮也担心骨刺的震动让他昏死过去，所以先将手按在他的神经中枢上，以防万一。可华亮刚拉开架势还没等释明过来，那神调门的汉子便上前去推华亮搭在骨架上的右手，华亮怕他震动骨架已经抬手架住。

“你干吗？”

“想想别的办法，千万不要破坏这骨架的完整！”那汉子冷冷地看着华亮，丝毫不顾站在自己身后释明愤怒的目光。

“没时间跟你废话，你不是说大苦和尚是你朋友吗？朋友的安危还比不上一堆烂骨头？”释明伸手想将他拉开，但不想这人早有防备，步法极稳，他这一拉不仅没有拉开黑衣汉子，反而还带动华亮左手一颤，华亮的左手按在大苦和尚的脊椎上，这一震动，老和尚脑门上的冷汗顿时流了下来。

“告诉你，这是龙骨。”那汉子见华亮和释明真要动手也急了，他将双腿又分开一些，稳了稳步法急忙说道：

“龙骨？我告诉你就是人骨……什么？你说这是什么骨头？”释明话说了一半才反应过来，急忙追问。

那汉子知道此时也不是相瞒的时候，便道：“这是龙骨，这是中华民族图腾生物的骨骸。”

释明愣了能有半秒钟后才道：“扯淡……”他嘴里虽然这样说，但听到龙骨二字却也拿不定主意，不由将目光转到华亮身上。

华火爷办事何时这样拖拉过，他说不能动的东西别说是龙骨，就是老鼠骨，那也比黄金贵；他要想动的东西，别说是龙骨，就算真有神龙在场，千门火将也绝对不会有半分迟疑。

但此时不是跟人扯皮磨嘴的时候，华亮见那神调门的男人态度坚决便道：“既然如此，你和释明扶住骨骸，我看看能不能把他安全地移动出来。”

华亮说完，将架开黑衣人的手收回放到大苦的身上，那汉子以为华亮真是要将大苦拔出来，便急忙道：“我有止血的办法，你放心，有我在，大苦禅师不会有事。”

“别废话，你们两个扶住骨骸！”华亮打断他说道。

就在释明和黑衣汉子两人稳稳地扶住骸骨之时，华亮忽然将右手垂在身旁，

然后腰身轻摆，右肩猛然发力，口中吞吐之声爆发，犹如仙鹤嘶鸣一般。手随声动，众人只见白光一闪，骨刺已经被华亮右手由下而上切断。在两人的扶持下，大苦和尚几乎没有震动分毫。

“你……”黑衣汉子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然不及。

“啊！白鹤亮翅！”释明看到此时也惊讶得张大嘴巴，姿态与黑衣汉子同出一辙，虽然两人此时的心理完全相悖。

在两人发愣的瞬间，华亮抱着大苦和尚快步走出骨骸堆，来到楼梯边上。

“你真有止血的办法？他现在送医院的话，路上恐怕挨不下来！”华亮不敢将老和尚放躺下，只能就这样站着扶着他。

“你……你竟然！”那汉子显然很是愤怒，但又无计可施，现在人已经救下来了，骨头也切了，还能怎样？不顾老和尚的安危动手打一架？

“别废话了，快点吧！”释明刚才没有拉动他，此时还窝着火，现在见到大苦和尚已经救下来了，便在骨骸当中跟那人较上劲了，说完快点吧，释明就用肩膀一个侧顶，一式肩锤打了过去。

龙骨被破那汉子精神有些分散，释明这一撞他便没有防范，释明这下又用了全力。那汉子双手扶在骸骨之上，巨力袭来下意识的双手扶住骸骨，只听咯吱一声，整个骨架被释明的大力撞得移动开来。就在骸骨全体移动的瞬间，那些骨刺也忽然毫无预兆地动了起来。

“小心！”华亮在外看得分明，急忙出言提醒。

咔吧，咔吧！刺啦，刺啦！

两声脆响，两声撕裂。

释明用双臂扫断忽然袭来的骨刺，跳出骸骨圈；那汉子则是用一种曼妙的步伐，躲开骨刺，结果衣服被骨刺划穿。

“快出来……”华亮又向那汉子喊道。

释明跳出来之后，那骸骨的身躯还在移动，眨眼的工夫又有骨刺向那黑衣汉子刺来。性命交关的时刻，那汉子也顾不得许多了，晃身撕开上身被划破的衣服后，便高高跃起，随后有如跳舞一般在骸骨之上，踏刺而出。

三人都到了安全地带，冷香在一旁庆幸自己没有跑到里面去，巨大骨骸的主干骨架又晃动了一番才慢慢地停了下来。

三个脱险的人都有些迷茫，什么情况？这骨头真的自己会动？

释明看了看自己瘀青的双臂，再看看华亮的手腕，终于明白，白鹤亮翅可不仅仅是华丽而已，这骨架显然是经过震动后才会自己动的。华亮切下一根骨刺，这骨架都没有动一下，自己推一下，随后撞断两根，这骸骨就动了起来，这就是差距。那黑衣汉子虽然没有去用身体碰骨架，但就是衣服扯动的力量都能让骸骨活动，可想华亮这一劈“轻”到什么程度。

“先别管那骨头，先救人！”华亮感觉大苦和尚胸腔开始颤抖起来，急忙招呼黑衣人帮手止血。

“让我来！”

别说，黑衣人还真有止血的本事，而且这本事让千门火将和少林门人都叹为观止。他撕开大苦和尚的僧袍，然后从腰间的链上扯下两张灰色的薄皮，分别穿在骨刺的两端，紧紧地贴在大苦和尚身上；又让华亮和释明二人分别按住大苦前后身的动脉血流经的穴位，然后一抖，就将骨刺拔了出来。

两个灰色薄皮本来都被骨刺扎穿了，华亮和释明二人还以为两头的窟窿都会流血呢，谁知道大苦竟然一点血都没流出来。两张薄皮就好像不是穿在骨刺上贴到身上的一般，原来扎穿的口子也都不见了。

“接下来就要看少林的手段了！”

黑衣汉子这样说，释明和华亮二人当然都清楚是什么意思。大苦和尚被骨刺来个了对穿，此时虽然凶器拔出去了，但他体内被破坏的部分一下少了骨刺的依托，都会松弛下去。血虽然不外流了，但在体内流要比往外流还严重得多。少林截血术乃中医内震世三门之一。昔年少林释行真大师截血指为中医在世界上露过好大的一次脸，就连美国总统都亲自邀请其开学讲解。释明虽然没有释行真的震世手段，但这门功夫也是学过的，当下便蹲身下去，用拇指在大苦的身上捣鼓起来，此时大苦和尚经不起震动，所以释明每一指都额外的小心。

“快抬上去送医院！”释明点完后脑门上的汗也不比大苦和尚少多少。

华亮二人将大苦和尚抬出地宫时，发现全寺的僧人都守在斜塔门口。见老方丈受伤而出，多数和尚都慌了。

“别慌，快叫救护车，这些人都是救我的。”大苦知道自己此时不说话，场面可能会乱，当下忍着疼痛吩咐起来，就两句话的工夫，两张灰皮的边缘就都渗出血来。

又忙乎了一阵，大苦被救护车接走了，释明才想起来，那个黑衣汉子并没有跟三人一起上来，此时还在地宫当中。

冷香遇过此事后显得有些魂不守舍，她本来想跟车一起去医院的，但被华亮制止了。

“妹子，老和尚叫你下地宫干吗？”华亮轻轻地拍了拍冷香的后背问道。

冷香抿着嘴巴说道：“我也不清楚，他就说带我去看东西，到了下面就看到那堆骨头。他走进去说：‘姑娘，你能看出这里……’刚说到这里，那骨头就动了。”冷香露出一丝自责的表情，然后对自己没有帮上忙或者没有及时提醒有些愧疚。

“中途怎么这么长时间？”华亮又问。

从发现冷香不见，到释明和华亮二人在寺里折腾，起码有半个多小时。

冷香道：“地下每层的楼梯口处都有三鬼止步的遁术，我破掉还需要很长时间呢！”

华亮点头道：“这么说阵是你破掉的？那么大苦和尚以前可能从来都没下去过，那个七鬼什么止步的算是什么级别遁术？”

冷香笑道：“不是七鬼止步，是三鬼止步，六鬼术以上的遁术叫逆天。像三鬼止步、四鬼挪移、五鬼搬运，这些算是高级别吧，三鬼止步主要是阻人的。想当初我在老家为了不结婚还摆过类似的，呵呵！”

《奇门遁甲》一书所有的字都是以鬼字为偏旁部首的，所以术法的组合多以几鬼来称呼。

释明一边插话道：“妹子有恐婚症？啥时候治好了跟哥哥说一声，我好提前和少林招呼以备还俗！”

这个笑话不好笑，但冷香还是乐了，主要是她没听懂前面的意思，就听明白还俗二字了。就释明还用还俗？比他俗的正常人都少见……别说和尚了。

华亮掏出手机迟疑了半天后给王龙生打了个电话。现在他们七个人除了风将灰鸽子外，谁也联系不上高阳，这里发生的事情要是以华亮原来的性格就爱怎么样怎么样了，但这次千门八将聚首后的第一局，他也不得不谨慎一些。这些东西

必须跟高阳说一下，要不然产生大的变数就可能影响整个千局。

王龙生也并没有闲着，三方的很多工作都需要他来汇总，很多消息都需要他收集，就在华亮把事情告诉他后，他又给了火将一个刚刚得到的消息。

沈家的聚宝盆丢了，沈家大公子沈青竹寻盗门报复，但是人都没找到就以非法持枪罪被捕，沈家现在很乱。因为千门和沈家的关系，所以王龙生现在要分神去帮一下，但王胖子再三提醒，这件事暂时不能让高阳知道。不用他说华亮也清楚，如果高阳知道沈家出事，肯定会对他有很大的影响，这也有可能是盗门阻止千门参与此事的一个必杀手段。

挂断电话后释明有些迫不及待地上前道：“那人还没出来，咱下去找他不？”

华亮反问道：“没这个必要吧，这也不是咱的地界，再说他进去的事老和尚也看到了，真要是地宫出什么事情……”华亮说到这里停顿一下，因为他想到这地宫的奇门之法都是冷香帮忙打开的，如果那个什么龙骨丢了，他们还真有一定的责任，但转念又一想，冷香打开这些也是老和尚授意的，于是便接着道：“有事也和咱没关系。”

释明道：“但武还没比呢！”

华亮微笑道：“不是早已经比过了嘛。”

释明一愣随后明白了华亮的意思。在地宫当中，华亮以一招白鹤亮翅切断龙骨，随后那黑衣汉子以一种类似踏针飞的轻身功夫跳出骨骸，又用独门功夫封了老和尚大苦的伤口，自己也演练了一下少林的截血指，最后从龙骨的震动上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是华火爷技胜一筹。

“我还是觉得应该打服他。”释明望了望斜塔的方向。

华亮笑道：“你是想看看白鹤亮翅对黑虎掏心吧？”

释明道：“当然了，习武之人哪个不想见识一下传说中的巅峰对决，这两招已经有上千年没有遇到了吧？”

华亮摇头道：“听说百十年前还打过，就是因为那次的对决，还催生出一位中国武术界的名人。”

“谁啊？”

华亮道：“黄飞鸿！”

释明一愣！

冷香一边插话道：“黄飞鸿我知道啊，李连杰扮演的，十三姨可漂亮了，会什么无影腿的。”

华亮和释明二人都乐了。

黄飞鸿其人其事被很多影视作品都表现过，所以华亮才说他是中国武术界的名人，要说起声望，在清末武林当中黄飞鸿还算不上顶尖。

释明接着问：“黄飞鸿跟这事情有啥关系？难不成他是你们千门或者是神调门人？”

华亮摇头道：“都不算，他算是这件事的促成入！”

释明追问：“什么意思？因为他才打起来的？”

华亮道：“严格地说，黄飞鸿和神调门还算是敌对方，神调门中有很多给人治病的术法，都被正规的医行贯以邪称。黄麒英先生当时是咱们国内久誉盛名的名医，跟神调门人自然有些冲突，不过事情的起因还是因为红灯照林黑儿。”

释明插话道：“女人？美女？”

华亮耸肩道：“美不美的我哪知道，我也是听生子谈过此事。据说红灯照这个组织是脱身于红手绢的，全是由女性组成，具体是干啥的，当时我也没细听，就记得因为一个红灯照中叫林黑儿的女子与黄飞鸿之间的矛盾，最后导致了当时的千门火将与神调门人大打出手，胜负如何也不得而知，不过二人肯定都用了看家的手段，好比黑虎掏心和白鹤亮翅！”

释明对这个问题非常关心，不禁刨根追问：“胜负没人知道？没人知道怎么还能确定两个人打过？还能确定二人都用了拿手的绝活？”

华亮反问道：“黄飞鸿的看家本事是什么？”

释明想了一下道：“铁线拳，对，也就是后来的洪拳，还有无影脚。”

华亮道：“这些都是他学别人的，他自己创的武功只有一样！”

“虎鹤双形！”释明猛然顿悟。

华亮点头道：“对！虎鹤双形。黄飞鸿当时一定是看了那场决斗后，才有了后来的这套拳法。”

释明表情有些夸张地说道：“这么说岂非黄飞鸿一人就会了黑虎掏心和白鹤亮翅两大绝学？”

华亮摇头道：“怎么可能！黑虎掏心和白鹤亮翅不仅仅是功夫，这是一个行

当千年传承的枢纽所在，不是行里人，看是永远看不会的。黄飞鸿的虎鹤双形难道你没打过吗？空有其形而已！”

释明道：“身为少林门人，怎能去学南派的功夫，那咱还下去不下去？我感觉我们置之不理，那小子会以为我们怕了他。”

华亮想了一下后道：“那就再下去交代一下，如果还是不服，哥哥就帮你打服他。”

三人再次来到斜塔旁边时，有十几个和尚已经在塔前拦了警戒线，估计是大苦和尚上救护车的时候授意的。这定林寺现在也算是一个景点了，来往进香的俗人不少，老和尚估计是怕事情泄露出去。

但老和尚也知这些人拦不住华亮、释明等人，估计也另有嘱咐，所以这群小和尚见华亮等三人到来，全都老老实实在地让道。

再次下到斜塔地宫，三人都放慢了速度仔细地观察起来。果然不出华亮所料，这地下的建筑与地上是镜像结构的，层数空间大小全都一样。

释明走在最前面，在快到最底层楼梯口的时候忽然回头道：“咦！火哥，你说百十年前，红灯照也就是说红门堂口的矛盾，最后把神调门给扯出来了，虽然不清楚啥关系，但和现在很像啊，老和尚大苦也算是红门中人，那个人是神调门……这里边是不是有啥猫腻啊？”

华亮也感觉释明分析得有点靠谱，不过那个故事是王龙生和高阳二人聊天的时候谈到的，当时他在喝酒，东一句西一句的也没听明白，于是想了一下道：“爱咋咋吧！”

三人来到最下面一层的时候，并没有看到那个神调门的汉子，看来在大苦上救护车的短暂时间中他就已经出去了。

那堆所谓的龙骨又有破损，估计是被他拿走了。灰暗的电池灯下，地下四个血红的大字十分醒目。

“武无第二。”

看着这四个字，华亮和释明都明白了这个人的意思。

他不服！

第五章 撒纸钱的手艺

施妖道：“那一撮毛是老北京白事会的当家人，专门负责死人出殡时候撒钱开道的活。一把纸钱撒得出神入化，天下无人能比！”

付可实在忍不住了插话道：“妖姐也说他天下第一？这人这么厉害？”

施妖道：“你听清楚了，我是说他撒纸钱天下第一，打暗器嘛……哼！”哼后面虽然没有说话来，但这意思只要有耳朵的人都懂。

- 1 -

在华亮和释明二人为冷香失踪而忙碌的时候，施妖也在为八将中的新人操心。此番办事她一个人带了两个新手，压力很大。以前办事还都是哥哥照顾她呢，不过她也早想为高阳分担一些，压力虽然是有，但更多的是斗志。

昨天的事情办得还都比较顺利，但一转天，两个便都让她操心起来。朗朗还好一些，不过是有些紧张，唯恐出错，问的问题多了一点罢了；付可的问题可就大了，小伙子初入江湖，逞强心盛，就想着早点把事情办好，在没问过施妖的情况下，就给本地歇马孙少安打了电话。

施妖知道后真想大嘴巴抽他。这种事情怎么能急，眼下也不是他们主动的时候，为了弥补过失，施妖只能跟付可交代一番，让他再去茶馆。

她将两个人的工作都安排好后，已经是下午两点多，刚准备去采办点化妆用具，王瘸子的电话就打过来了，车的事情已经搞定，让她下午四点去二七广场接车。

正好施妖也要去二七买东西，于是早早便过去了。

“这是我手上能安全使用的最好车，您就将就用，事了之后您把它停在经纬路停车场里就行，钥匙随便扔，别扔车门口就成！”

王瘸子搞来的是一辆法拉利，九成新的车，现在市场价大概在六百万左右。施妖感觉差不多可以用，就丢张卡给他道：“酬金在里面，密码是今天的日期。”

王瘸子哪敢接她的钱，见卡递过来急忙摆手道：“您这不是打我脸吗，给您办事是我瘸子的荣幸。”

广场上人不少，两个人都靠在车边小声谈话，施妖也不想对这个问题有过多的纠缠，就径直道：“王瘸子，我把话先说明白，这是风险钱，押金我不交了，但磨损钱可不能差你的。”

王瘸子也不担心施妖把他这车给黑吃了，没有他的手续，这车在郑州市内是没问题，但出市跨省都不成。再说了，人家要吃你车的话，你收这十万八万的磨损费也无济于事，所以便很大方地说道：“看您说的，您拿去玩，轮子玩掉了，也是我王瘸子的。”

施妖把卡放回到手提包中，打开车门坐进去后才对站在外面的王瘸子说道：“好！承你这份情了。”说罢关上车门扬长而去。

车开走后王瘸子拉了几下上衣通气，随后又抹了一把额头自语道：“这个女人怎么又出来江湖了，哎，希望她别在郑州常待！”

施妖并没有把车开回去，油事先都加满了，看来王瘸子想得还很周到。施妖开着车来到东郊的一个家具城边上停下，然后下车走了很远才拿出手机给人打电话。

约莫十分钟的光景，一辆别克停在施妖的身前，一男一女下车后低声叫妖姐。

“把那辆法拉利好好检查一下，弄好通知我。”施妖交代完便走进了家具城。

这二人都是灰鸽子组织当中的人物，在办事之前施妖就已经跟王龙生招呼过了。虽然王龙生在千门挂牌烧香，但灰鸽子的并入方式并非传统形式的，灰鸽子组织还只有王龙生一人可以调配，而且以前的生意还是该接就接，组织里的其他人除了几个高层之外也都不知道王龙生的另外一个身份。

车是弄来了，但可不能就这样直接用，王瘸子也是吃江湖饭的，施妖又怎能信得过他。这车到手之后，第一个要检查的就是安全隐患，第二个是是否有监听跟踪仪器。车的假手续和牌照等物件朗朗已经在做了，这些都不用施妖自己操心，她来这个家具城的目的也是千局当中的重要环节之一。

青花帮在郑州最大的产业就是郊区的地皮，这其中以东郊为最。虽然青花帮地皮众多，但自己却不做房产，要不然黄三也不会去买房子了。虽说不做住房，但开发区一类将要繁荣地段的土地，他们还是要拿来自己经营一下的，东郊家具城就是青花帮在郑州几大重头产业之一。

好几个大的家具城，比肩而立，看似竞争对手，其实它们都是青花帮的产业。厂商入住后基本就会被黑手段加黑合同套牢，不过在黑的同时，他们也会通过一些手段为厂商提高一些销售便利。

在大家具城闲逛的人并不多，这里的東西对散户销售的很少，所以虽然是五点左右の逛街高峰时段，但家具城里还是冷清得很。施妖简单地转了一圈后，就直接上了六楼办公区。

“请进！”

敲开办公室的门后，施妖开门见山：“我想装修写字楼，需要一批办公桌椅和必备家具。”

负责人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从施妖进屋后他眼睛就没离开施妖的脸，要是一般的客人他早就以直接去楼下和厂商洽谈打发了，不过这次可不能放弃接近这美女的机会，于是急忙道：“小姐的意思是让我帮介绍一下？”

施妖笑道：“我懂得怎么样双赢！”

听到这句话那男人就是一愣，一般的家具城责任人的工作只是弄一些收租、清洁等工作，虽然偶尔也有些和厂商达成协议，多带客人以收回扣的，但也就是

介绍产品而已。施妖这句双赢说得虽然很隐晦，但意思再明显不过了，显然她清楚这里的底细，甚至明白厂商和这里的合同。

“小姐的意思是让我为您选？”那男子一时也不敢确定施妖摸到这里的意思，于是又假装糊涂地问了一句。

施妖道：“价钱基本我都了解，我们老板的意思要省下30%，以后合作的机会还很多！”施妖这句话算是把事情给挑明了。

那人迟疑了一会儿道：“您先稍等，我打个电话叫经理过来！”

虽然这是个赚钱的好机会，但那男人清楚这个女人肯定不是本地开发商，而且肯定跟地下势力挂钩，这事做起来肯定有风险，所以安全起见还是把经理叫过来，如果真能成，自己喝汤算了。

五分钟不到的时间经理就来了，也是一个男人，进屋的时候还带着脂粉香，神色多有不悦，估计是手下打扰他和某个品牌销售员的“大事”。

不过见到施妖后，这份不悦马上飞离了那张马脸。

马脸汉子道：“是小姐要订办公座椅？估计要多少？”

施妖微微一笑示意过后回答道：“五千套！”

马脸汉子又问道：“都要高端？”

施妖点了点头。

那汉子面露喜色但转瞬即逝，“敢问贵公司？”

施妖道：“清平地产，小公司。不过我们以后在郑州开发的写字楼还很多，相信如果这次合作成功，以后的机会还不少！”

那汉子又问：“哦！贵公司是怎么知道我们这里的货，可以跨级谈的？”

施妖反问道：“这个很重要吗？我们的目的无非就是想省省而已，再说这也是一个双赢的事情！”

那汉子点头道：“确实是这样，不过嘛，这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办的，百分点太高了，您看可能是双赢，但我们看可能是白忙交朋友呢。这样吧，我现在很忙，我下班之后咱们再谈吧，您电话是？”

施妖早都料到他有此举，于是留下电话离开了。

付可在给孙少安的电话中并没有提及太多，甚至连事情的进展也没有问上一句，他不过是有些心急，想看看歇马今天如何说法而已。但施妖这次带着两个弟妹办事，唯恐稍有差池掉了高阳的颜面，什么事情上都力求完美，所以便让付可见一下孙歇马把事情给趟过去。

歇马石这一行虽然多数都是做的老雇主，靠攒下的信誉过日子，但新生力量也不能不去开发挖掘。

世道不同了，跑几年江湖攒几个小钱后，有很多人丢弃老营生，洗白另干的，所以只要来到江湖茶馆，就不愁碰不到歇马石。

付可又转悠到七君子的时候，正好是午饭时间。茶馆不像饭店，吃食不多，只有糕点一类的小吃，但蹲活的老合仍然有很多没有让座起身去吃饭的，都是三三两两地捧着壶茶，天南地北地聊着。付可进来的时候并没有看到孙少安，估计是吃饭去了。

反正还有一下午的时间，所以他也不急，叫了壶茶水，找个人多的地方坐下听人聊起天来。

在付可的左边，一张八仙桌坐了3个人，坐在首位的是一个圆脸的中年人，付可坐下之时正听他说道：“你们才出道几年？在你们那个小县城玩玩也就是了，来郑州？不是当哥的打击你们，你们想留在郑州也行，哥哥给你们找个活，要不然小区当保安去，要不然去我那边的停车场打夜工，其他的就别想了！”

他同桌坐着两个青年，一个是秃子，一个毛寸发，但都染成了红色。

那秃子听圆脸汉子说完语气有些不悦道：“王哥，你这话啥意思？你和我大舅哥可是老交情啊，今天我们兄弟俩不是活不下去求你来了，就想着换个地方干营生，让你帮开条路而已，看你说的，得……我们俩自己去闯！”

王哥道：“小康啊，不是你王哥给你们泼冷水，今天我带你们来的这地方你知道是哪吗？”

那叫小康的青年道：“这有啥，我大舅哥早就跟我提过，这叫江湖茶馆，在座的都是五湖四海跑江湖的朋友。”

王哥继续道：“你知道就好，那我给你介绍几个哥哥认识的。”说到这里指

着东北角带着个小女孩喝水的中年男人小声说道：“你知道他是谁吗？”

见两个小青年摇头那王哥继续小声道：“他叫赫鑫，是一名修脚工！”

那人说完不仅两个小青年发愣，就连旁边竖着耳朵细听的付可都莫名其妙。他本以为这姓王的要给两个人上一堂江湖课呢，谁知道第一章内容就干出个修脚工来。

那个红发小子笑道：“修脚工？也能坐这种地方？”

王哥先是做了个了小的手势，随后又用食指指点他道：“你知道他修一次脚多少钱吗？一万八。咋了？傻了？不敢相信是吧？告诉你，据说赫师傅有锉刀剪刀磨刀等工具一百七十多种，香料四十几副，传承是正宗北京福安翔手艺。人家靠什么吃江湖饭的？是手艺！”

“一个修脚工也算江湖？”虽然两人都对修脚一次一万八敬佩不已，但总感觉他坐在这里有些不伦不类。

王哥无奈地摇了摇头，随后又手指西北角上端着一本小说看的短发瘦子说道：“那我再说一个你们感觉可能配坐这里的人，看那个。他叫佟网，他在郑州的买卖就是买人，买那些有官司在身、外出避难的人。他的产业不在这里，在广州。他的爷爷叫佟薄天，你们可能不知道佟薄天是谁，新义安知道吧？”

“知道啊，新义安谁不知道！”

“他爷爷就是新义安的二当家。人家坐这里靠的什么？是势力！”王哥讲到这个人的时候声音又缩小几分，若不是付可也练过耳朵，还真听不清楚。

包括付可在内三人都被这姓王的说得迷迷糊糊，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意思。

那王哥也看出这个小兄弟的迷茫便继续指人道：“你们看坐在门边上的那个紫衬衫。”

包括付可在内三人都把眼光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在茶馆正门边上的桌子边坐着一个一身紫色休闲装的青年，由于是背影所以几人都看不清楚面貌。

“他叫郭志本，是个镖师！”

“现在还有镖师？交通这么发达，银行全国联网……他能干吗？”秃子更迷茫了。

王哥摆手示意他别打断自己的话：“交通再发达也有带不上车的东西，他跑南七北六十三省，横贯中国做营生，靠的是什麼？是关系！”

他说到这里付可终于听明白这人所要表达的意思了，这是在举例子给这两个小伙子说，他们没有跑江湖的条件。

那二人此时还在迷茫之中。秃子看了半天紫衣人的背影才转头问道：“王哥，你就说你啥意思吧！”

王哥道：“论手艺，你们哥俩三脚猫吧？势力呢？你凭你大舅哥在你们县城的那个小场子？关系呢？出了县城你们还认识谁？”

姓王的说完这番话后付可偷偷转头看了看那两个青年人的表情，只见那个秃子一脸不屑之色冷笑问道：“那么王哥你又靠什么坐在这里训我们？”

王哥拍了拍自己的大腿说道：“我王瘸子靠的是资历。我这番话是好是坏，你们哥俩自己去琢磨，至于其他的回头再谈了。这几天你们先在郑州好好玩玩、转转，消费都是王哥的。”说罢起身就要走。

那秃子急忙拉住王瘸子道：“王哥，你这意思我们哥俩在郑州这地方真就做不了活？”

那姓王的想了一下又坐下小声道：“我不过随便给你指两个我认识的，告诉你，这个茶馆能人多了去了，在郑州这地界无论是走马干票，还是立足讨生，没有真东西都是不行的。”

那秃子不服气地说道：“但我们哥俩……”

王瘸子打断他的话道：“你们哥俩？告诉你，我今天要去给办事的这个大人物，比在屋子中所有的人加起来都高。江湖很大，你们有属于你们自己的圈子！”

那红毛问道：“谁啊？难不成是红星会？”

王瘸子无语摇头道：“你们知道个屁。谁？百变娃娃！”王瘸子说完起身一瘸一拐地出去了，走出茶馆的过道上，不时地有人跟王瘸子打着招呼，看来这也是个本地的名人。

付可没有跟施妖一起行动过，当然不清楚这人就是施妖找来弄车的人，他也没听说过施妖百变娃娃的这个称号。原本施妖在南方行千之时的称号是百变娇娃，由于她易容手法神出鬼没，变换无穷，江湖道上清楚的老合都以娃娃相称。没人跟付可提及过，他当然不知道王瘸子说的就是他们千门的反将。

听到百变娃娃四字后，付可还纳闷呢，谁这么牛啊，被这个瘸子说得比新义安的大公子还强上百倍。

王瘸子跟二人说话的声音虽然不大，但也不是耳语一类的低吟，付可在邻桌听得清楚，他身旁其他方向临近之人自然也听得清楚。前面那一番教训江湖后辈的话语，倒没什么，虽然在茶馆中点出人的行当和姓名此举有欠妥当，但那王瘸子却说得隐晦异常，没有太直截了当地揭短拆行。听到的人前面也就当乐子听了，就如付可一般。但那瘸子最后提到百变娃娃之时，邻桌不少人都放下了茶杯。

王瘸子说完就急忙出去办事了，留下了景象怪异的茶馆，外围一圈正高声谈论，内圈中听到百变娃娃名号的人，默然相对。

付可和那两个后生都在大厅正中，四周忽然无声三人都有察觉，但三人却都未在意。

那被王瘸子叫作小康的青年问一旁的红毛道：“百变娃娃？你听过这个人吗？”

红毛摇头道：“这个王哥跟你大舅哥什么交情？是不是不愿意带咱哥俩？不带就不带呗，何必拿这些不靠谱的话来搪塞咱们。”

小康在朋友面前失了颜面，原来走出家门时的设想全然不对，不但没有受到什么重用，反倒还被数落一番，心情怎么好得了，当下便道：“这瘸子不是办事人，咱就不应该听广哥的话来找他。”

就在这时孙少安叼着根烟、摇摇摆摆地走进茶馆。在郑州孙少安这块歇马石虽然谈不上什么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但起码也算上个有分量有关系的能人，所以当进入茶馆之后，本地老合十有八九都招呼招呼，外地新来的也急忙唤来茶博士询问打听。

孙少安进屋后先四处看看有没有生面孔，当目光扫到大厅中间的时候正好看到付可，当下便迈步过来，刚想招呼忽然被一人拉住。

孙少安回头一看是一个三十多的女人，虽然姿色犹在，但风尘之味颇浓，老态已显。

“哎哟，您老啥时候到的郑州？”孙少安一见此人急忙招呼。

那女人示意他坐下随后道：“孙师傅，跟您打听一个事！”

孙少安急忙道：“不敢不敢，有事您问就是了。对了，为何不见乔爷？”

那女人也不答孙少安的问话便径直问道：“百变娃娃来郑州了？她来干

什么？”

孙少安听到百变娃娃四字之后也是一愣，好半天才道：“不可能吧，这女人早三年前就洗手了，你听谁说的？”

那女人挑起眉毛瞪着孙少安道：“你跟我装糊涂是吧？”

孙少安揉了揉鼻子苦笑道：“您知道我们这一行的规矩，说句实话，要是真经我手了，我还真不能说，不过我还就真是不知道。以她百变娃娃的身份，即便到郑州来也找不到我姓孙的，毕竟还有高辈分的老爷子活着呢不是！”

那女人探手过去敲了敲孙少安面前的茶杯低声道：“我可听说，比你百变娃娃身份还高的人，还求你孙歇马帮过忙呢！”

孙少安听得此话，心中咯噔一下，冷汗顿时下来了。前一段郑州那场房产骗局的风波还没过去，青花帮可还寻着人。本来这次房产骗局说不上多大，百十万虽然不算小手笔，但跟他经手接应的大手笔相比也是毫不起眼。不过紧跟着就出现的演唱会骗局可是把郑州的江湖道折腾得够呛。本来整件事前后没有什么纰漏的，开演唱会、捐款，而且途中还出来个神秘的女歌手。虽然演唱会中，电视台没让进去，但不少观众带着小DV呢，再加上报社的照片。那些曾经在现场会上出现，但本人却在千里之外的名演员可不干了。当地文化局三天之内就接到十几张传票。

再后来就是一次大严查，严查之后不知是官方有意遮掩，还是对方手段高明，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跑江湖的被束缚了手脚的憋屈之余，也都分析出了端倪，原来有外面的高手来郑州做活。那么是谁接应的呢？

孙少安第一个就想到了联系自己的那个姓燕的。北京姓燕，乖乖不得了……难不成真是千门的高手？

无论在什么时候江湖划片都是严格，自己地头被外来人风光大卷，没有比这个更丢人的了，如果让本地老合都知道是孙少安做的中间歇马，那么他也别混了。

此时听那女人这么说，孙少安怎能不慌。

“红姐太抬举，我姓孙的才几斤几两啊，给乔爷带好，我那边还有个朋友！”孙少安说完急忙起身来到付可这张桌前。

“好巧！”付可一边跟孙少安寒暄，一边招呼茶博士添茶。

孙少安小声道：“接到您电话后，我就分析可能有事不方便说，所以我一大早就过来等您了，方才中午出去寻了个饭辙，没想您这时就到了。”

付可此次是受命将焦急之态搪塞过去，进屋后他就一直在那里想理由，孙少安进屋后他正愁如何开口呢，便听到了那个女人与他的谈话，心中顿时有了主意。

“确实有事，你知道吗，百变娃娃来郑州了。”

孙少安微微一愣随后道：“不清楚，……难不成她也与你要办的事有关系？”

付可点了点头。

孙少安先是四下望了望随后问道：“吃饭了吗？”然后也不等付可回答便又接着道：“走，我做东，咱找个好地方！”

付可本来就是随便一说，希望找个由头给事情带过去，没想到这个姓孙的竟然这么紧张，从他的举动看来，想必这事情在这还不能说。孙少安此举让他也对百变娃娃这个人产生了兴趣。心想：“什么大人物？了解一下，别因为她的出现坏了我们的千局。”

于是付可说道：“也好！真有些饿了！”两人起身要出门，当二人走到那原来拉住孙少安说话的女人跟前时，那女人忽然探脚将一张椅子踢到付可面前。付可没有防备一下向前扑倒，孙少安正好走在付可前面，两人相撞齐齐摔倒在地。

付可起身见椅子横在过道当中，便大怒道：“你什么意思？”

孙少安此时也知道是这女人做的手脚，但他清楚这女人他得罪不起，于是急忙圆场道：“这位李姐是跟小弟开玩笑呢，没想到摔了您，真是不好意思。”

孙少安说不好意思又有什么用，付可岂是人人都可捉弄的人，想当初在海外，他一个人靠一张嘴，周旋在几大商业巨头当中，都不曾吃亏，没想回国插香进了千门，第一次办事就让人在大庭广众下摔了一个大跟头，这要是传出去他之后还怎么混。但此时人已经躺在地上了，这个场子要怎么找？起来发飙？茶馆中几十只眼睛看着呢。

付可灵机一动，拍拍屁股起来拉了孙少安一把，随后走到那女人跟前大笑

道：“哎呀，李姨啊。你可把外甥摔死了，啥时候进的屋我咋没看到呢！”说着拉着孙少安一起在桌旁坐下。

四周之人本来都看向这边，但此时听付可大声吆喝，原来双方相识，而且那个女人还是长辈，便知热闹不起来了。

孙少安听付可此说也迷糊了，心道：“我说怎么两个人都说百变妖娃来郑州了，原来有亲戚……哎呀，这个小子是李红的亲戚……”

付可这一叫是为了把大家的目光转移，免得自己丑态外露，他是听孙少安称对方为李姐才喊她李姨的。这个姨字的一举两得之法，一来是先小小报复一下，称其年老；第二个将对方称作长辈，后面的话也好谈。他可不清楚对方的身份，他不知孙少安却是清楚。这个李红也就罢了，她的老公可是大有来头。虽然不知道她为何来郑州，但如果是他们两口子来郑州办事，就是青花帮也得处处便利，口口绿灯。

李红踢完椅子便没有言语，直到付可坐下她才竖起拇指道：“小子不错，阿姨不能让你白喊，我认了！”这意思就是帮付可圆谎了。自己不声张，外人当然以为如此，这个跟头摔得也就不那么丢人了。她说认了轻松，但千门谣将怎么能认。

付可先是一愣随后拍大腿道：“您没认出我来啊？是我！”这句话说的声音并不大。

李红看付可表情如此认真就是一愣，心道：“难不成真认识？”她这一踢完全是因为听到了孙少安也和这个青年谈起了百变妖娃，所以才想找个由头，仔细了解一下，让这少年出丑也是杀锐气的一种手段而已。

这种手段传出去怎么说都是自己理亏。现在听付可这样说，如果说不认识的话，就是认了自己找事，虽然不怕事，但也不能在江湖上留个欺负后辈的恶名不是，于是便含糊答应：

“你父母最近挺好的？”

付可道：“还逗我呢不是……噢！孙歇马坐下啊，你跟我红姨也认识啊？”

孙少安见对方还问候付可父母呢，哪能还有疑问，当下坐下道：“红……前辈的大名，跑江湖的哪个不知道，没想到兄弟竟然有这么厚的关系！”

他本来还想称红姐，但见付可喊人家姨，他还怎么称姐，于是就含糊地来了

个前辈。

付可还对着孙少安含蓄地笑了笑，那意思就真好像显摆身份一般，“红姨，您也是为那件事来的？”

李红正不知该如何应对呢，忽然听付可提起那件事，虽然她不知道这个那个是什么，但二人谈论百变妖娃，她是听得清清楚楚，不用说，这里面肯定与这女人有关，暂时也不用管这小子是真认识自己，还是假认识自己，套套话是主要的，她踢椅子拦路的目的也正是为了这个。

“当然了，这么大的事我岂能不来凑凑热闹！”李红说着将香烟丢在桌上，让二人自己去取，以她的身份当然不能给两个后辈递烟。

“听说了吗，百变妖娃也来了！”付可小声道。

李红道：“我也是刚刚听说，她也是为了那件事来的？”

付可点头道：“我正觉得辣手异常呢，但见李姨来了我也就不担心了！”

两个人几乎都在没头没脑地回答与发问，不想还默契异常。一旁的孙少安怎能明白其中关键，他听到二人对话，还以为付可这事真重要无比呢，不仅李红来参与，竟然还有已经消失三年的百变娇娃。

李红到这里不知该如何接下去，于是转头问孙少安：“我外甥要办的可是大事，孙歇马吃不吃得下啊？”

孙少安担心的也正是这个，原来付可说什么一套书，虽然说得重要无比，但他还不怎么放在心上，可此时看这情况，人家那二百万给的确实有道理。

孙少安苦笑道：“尽力而为，幸好是给能人办事，我这块小石头要放的东西会少很多！”

付可接话道：“那是，我李姨是啥人物！”

李红道：“你可别抬举你姨了，这事我也就是来看看热闹。百变妖娃都来参与，没有外八行的梁柱人物出来，恐怕没人能争得过她。”

付可表情有些不屑道：“我咋就不知道她百变老妖有如何恐怖的地方！啊？”最后这个啊字是向孙少安发的。

孙少安道：“那是……那是，跟红前辈相比，不过是一个后辈了，你有这么强势的姨和姨夫，当然不担心了！”

说到此付可才知道眼前这女人还有个老公，而且看样子江湖地位也不低。

付可道：“不过说实在的，我对这个人了解不多，净听说如何如何了！对了红姨，我姨夫呢？”

李红一时摸不清虚实便道：“他有些事情要办，明日能到，这次就你自己来办事？”

付可道：“跟自己也没两样，很多事情别人帮不上忙。对了红姨，你对这个人怎么看！”

付可不敢多说，前面他只说了与百变娇娃没有交集，也不清楚眼前这女人是否认识，所以只能含糊地用怎么看来询问。

李红不语，孙少安在一旁插话道：“江湖上，近三年都没有这人消息了。有传言说这女人在南海遇台风死了，怎么这忽然就出来了。您这消息是哪里来的？”

付可还要用这件事搪塞那个电话呢，当然不能说是刚听到的，于是假装神秘一笑。李红对这事很上心，希望能从二人口中有所得，于是便道：“听王瘸子说的。”

当她听王瘸子提到百变妖娃的时候就想拦住这瘸子问上一问，但她这次到郑州办的事情与这瘸子还大有干系，所以丈夫没来之时也不好露面谈。但与孙少安说说无妨，反正茶馆中又不止自己一个人听到这消息。想到这里李红心中忽然一惊，被自己绊倒的这个小子，一直坐在王瘸子边上的那张桌子，会不会他也是听说了这个事，现在反过来跟我套词呢？转念又一想不对，他和孙少安显然是约好的，孙少安前来显然就是与他要谈论此事的。

孙少安迷茫道：“王瘸子？车老板王瘸子？”车老板是王瘸子的外号，表面上看貌似如古时赶大车的车夫一般，其实是在形容他现在的掌控力。

李红点头。

孙少安继续道：“我觉得不靠谱，那百变妖娃化身无数，若不是她每次做完手艺都留下耳钉做标记，谁能认出她来？王瘸子不会是马路边捡个耳钉吧……”说罢自己干笑两声。

李红表情严肃地说道：“确实江湖道上见过百变妖娃真面貌的人不多，但不巧，那王瘸子正是一个！别人说出来的还不可信，但他说出来的就假不了！”

孙少安看着李红笑道：“您一直在北方，那百变妖娃却是一直在南方，您怎么对她这么熟悉？”

李红道：“什么叫我一直北方？”

孙少安被问得一愣，随后立刻就意识到自己的话有问题，这李红可不是一般人，他老公公乔大爷出身老北京的青帮。当时青帮势力从天津卫延到北京以后，都是乔爷一手支撑，后来被办的三霸一虎都是乔爷手下。想当年在北京，无论多少势力进来，是驻是遛圈儿都是乔爷一个话。甚至有传言，当初东北乔四被办，都是因为犯了乔老爷子的忌讳。姓乔就姓乔呗，嚣张就嚣张呗，还叫乔四（死）。

后来青帮在天桥的主堂口被办，乔老爷子便有了退出江湖的打算。正在大家庆幸，北京少了个说了算的老头子的时候，乔老爷的儿子也就是李红的丈夫开始折腾了起来。

乔爽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就在北京拉大旗，成了龔佛爷的头。

所谓龔佛爷，其实就是洗佛爷，老北京的盗门手艺人，多是指头的佛爷。那时丁八爷在西北监狱，盗门远没有现在规范，即便如此也是外门行中的大派，组织严密，势力强悍，能从佛爷手中拔份子便可见乔爽的厉害。当时北京城所有的佛爷收入，有30%都被他一个人吃。后来丁八爷出狱，大整盗门。乔爽也看出这碗饭吃不长久，于是转型地产。乔爽办事一直是打着老青帮的名头，而青帮人最恨别人提的就是霸北怕南。

抗日战争期间，国内黑道被五色帮派所垄断。当时正处国难时期，所谓千行百业皆抗日，八派五帮大团结。

到这里就不得不说一下帮、派、行、门之间的差别了。

在武侠小说中，这些词几乎以标点符号一般的频率出现，但真正搞对的却很少。

所谓派，好比少林派。派中都是少林的人，他们学艺在少林。

所谓行，便是行当了。好比一个剃头的，这是他的行当，与无数剃头的一样，他属于美容美发这一行当，当然了美容美发这是新名词。派中之人在行当之中也有称呼，称为武行。一般什么派什么派都是指学武的，当然了这不是强调派这个词，只是在这里讲。

所谓帮，这是一个团体，就好比青帮，这里面充斥着很多行当，帮中可能有少林派的，也可能有别的派的，同样也可能有别的行的，帮就比较杂了。

所谓门，便是行当的集中体，好比盗门，这里面的人一定都是干偷盗这一行的。

在抗日时期，这些门行派帮，几乎都是一心对外，有着一颗还我中华之心。但毕竟林子大了鸟就多，后来青帮当中出了汉奸，以至于被当时的几大帮会联手对付。虽然青帮在五大帮中一支独大，占据北方，但一者因为舆论上理亏，再一个有盗门插手，所以败得很惨。这就是当时很出名的南北帮会大战，最后北方青帮落败，势力一直无法在南方立足。

孙少安知道自己说错话了，忙道：“我是说您老是北方人，对她们南方人可能不了解！”这话转得实属没有水平。不过李红此时正想着怎么从二人嘴里套话呢，见他转了话风，也就没有再揪着不放。

孙少安生怕李红再质问自己，急忙接着道：“那王老板虽然在郑州也是响当当的人物，但怎么会跟百变妖娃有交集？难不成是因为车？这也不对啊。人家要下货，也没必要用真面目啊！”孙少安的话像是在自言自语，但眼睛却看着李红，他心道：“你把这个话茬接过去吧，接过去南北之争的问题也就不再谈了。”

李红想从二人嘴里套话，当然清楚自己先要说点什么才行，于是便道：“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就知道一些始末而已！”

原来这都是五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王瘸子在郑州还没有产业，他们家哥三个以前都是山里的棒棒。兄弟三人都好勇斗狠，便成了棒棒的头子。后来王家老大因为抢地盘的事情死在贵阳，老二老三便去了六盘水发展。哥俩依仗着人多，在六盘水占下了几个大矿后就弃了棒棒的营生。那一年六盘水的矿争惊动全国，多方势力都参与了进去，到最后可以说没有赢家，就连盗门都栽了大跟头。那一次正赶上施妖在六盘水会斗南方首屈一指的暗器名家罗思锡，机缘之下救了王家老三一命。

那罗思锡本行是个卖针的，也打得一手好暗器，曾几次对外言自己暗器功夫天下第二，唯有老北京的一撮毛他斗不过，其余的已没有对手。施妖本人也机缘之下练得一手好暗器，以她的性子怎么在自己耳边容下这样的大话，于是就邀斗罗思锡于六盘水发电站边。

古时卖针一行的，多数都有一门手艺，在出摊的时候经常摆弄，就是手夹四

根针，甩手必齐中。原来这样的作为是为了让人知道这针磨得好，后来经过有心者的细细钻研，终于成了一门打暗器的手法。这罗思锡双手能一起打十六根钢针，三十米内可穿寸厚木板。单以水平而论，他暗器功夫虽然比不上天下第二，但手段比他高的也实属不多。

施妖的暗器本事与他相比也就是半斤八两，技巧上比姓罗的好，但力度与他相比还有些差距。那一次施妖赢得惊险非常。两个人在发电站旁比斗，是她设计好的计策，她在比斗之前将暗器改了材料，不受电厂磁力的影响，即便这样她仍然被钢针扎中了四白穴，无奈只能除了伪装，这时正巧王老三被人追杀跑到发电站附近。施妖不想露了真面目，于是先打瞎了追杀王老三的人的双眼，随后准备对付王老三的时候，因四白穴中招头晕目眩，便被王老三跑了。

王老三临走之前看到了罗思锡身上的耳钉，才知道碰上了什么人。脱身之后他知道自己见了百变娃娃的真面貌肯定难活，于是便在江湖上放话，说已经将百变娃娃画图成像，如果妖女侠不杀他，他一辈子也不说出来，如果他死了必然会有人全国散播，随后自己打断了自己的左腿，以表不言之决心。

李红对详情虽然不清楚，但当时的风波她却知道，所以她才能肯定王瘸子说的必然是真的。李红简单地跟二人讲了一下当时的事情后又道：“她参与这事就辣手得很了。”

三人谈话声音不大，但周围的人都在竖着耳朵听，原因无他，只因主题是百变娃娃。

李红说完话，正在给邻桌斟茶的茶博士忽然接话道：“听说这位前辈打得一手好暗器，当今的江湖除了北京城的一位前辈外，恐怕没人能比得上。”

江湖茶馆当中也有一些专门评讲江湖事赚赏钱的茶博士，不过一般都担心话里漏风得罪高人或被警察拿住把柄，所以从来不提人名，讲的时候也称为糕点评书。这个茶博士四十多岁的年纪，看来正是赚这一行的，他听三人正聊着百变娃娃，忍不住就插了一句，随后就觉不妥，急上前为李红等人倒茶，称自己冒失。

付可正想多知道知道这个人，就借机问道：“北京城的谁？暗器天下第一，难道比枪还厉害？”

那茶博士不在开讲档口也不敢再多言，说了一句“这位前辈的手段确实比枪厉害”就点头哈腰地下去了。

孙少安身为郑州歇马知道的当然也不少，此时为了在新雇主面前显学问于是便道：“江湖上确实也这么传的，大家都说那百变娃娃是怕了北京的一撮毛，所以才只在南方行走，从不涉足北方。那北京……”他刚说到这里，忽然想起刚才还因为提到南北江湖的事情差点得罪了李红，此时怎能再说，那百变娃娃如果真来郑州的话，说不定此时她都已在这茶馆当中。想到这里手顿时抖了起来，新添的茶都被他晃了出来。

付可又问了一句：“北京的谁？”他心里想着莫非是说北京的千门反将？我妖姐。施妖打得一手好暗器他是知道的。

孙少安尴尬地笑了笑没有回答，随后又四下看了看，唯恐百变娃娃在座。

李红道：“这倒是实话，当今天下凭手段斗得过那女人的应该不少，但比暗器的话，除了北京城的一撮毛恐怕就没有什么人了。”

付可奇道：“一撮毛？是外号？”

李红点头道：“对！”

付可点了点头随后喝了口茶便不再言语了，坐在那里光发笑。

坐了这么长时间，李红这个老江湖仍然没有看出眼前这个年轻人到底是真的认识自己还是有所意图，如果是单纯地免去尴尬伺机报复的话，没必要跟自己磨这么久啊。她在江湖上的辈分很高，别说喊自己阿姨了，就是叫奶奶的也有不少，现在越聊越对付可那副有些发贱的笑容感到心悸，于是便问道：“你姨夫最近还跟我提及你，现在怎么样？这票活怎么揽来的？”

李红这句话问的可以说是大有问题，一旁惊恐当中的孙少安都已感觉出不妥，即便两个人相识，还有些许亲戚可言，但这等忌讳无论是什么关系都不会在江湖茶楼这种地方问出口的。

付可这次要来茶楼办事，这些讲究王龙生早都嘱咐过了，听李红此时间出这些，就知道自己玩得差不多了，于是便笑道：“李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回去问问我姨夫就知道了，外甥还有些私事要跟孙歇马处理一下，咱们回见！”付可将难答的问题巧妙地抛了回去，现在他也摸清对方身份了，这几句简单的聊天，他也看出对方是老江湖，在这种公共场合恐怕难套出太多东西来，反正关于百变娃娃的事情他也已经了解不少了。

李红那一脚椅子岂能白踢，聊了半天，这百变娃娃来郑州干什么自己还一点

没打听出来呢，相反自己倒说了不少，她现在就让付可走的话，这场虽然摔了人家一跤，但也算自己栽跟头了。于是急忙道：“这就走了？”

她这句话的语调孙少安听不出来意思，但付可也明白，付可当然没指望喊两声阿姨就骗过人家，这次来干什么他可没忘，即便对方不来这一句，他还想找机会留下一句话呢，毕竟从孙少安话中他多少知道一些这人的身份，高到什么样不说，起码不低。于是付可便道：“我知道李姨也是为了那本书来的，但感情归感情，营生归营生，虽然看到李姨来了，但我也绝对不会就这样轻易走了的！”说完招呼孙少安出门，李红听他说完这些也就没有再拦。

- 4 -

孙少安和付可出了茶馆之后，付可本想走一走附近找个饭店，随便带两句也就完了，谁知孙歇马从茶馆出来后，便急急忙忙地在马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车开后孙少安跟司机说了个饭店的名字随后一下靠在后座上。

付可道：“孙……孙大哥这是怎么了？”

孙少安当然不能跟付可直接说是担心百变娇娃就在酒店当中了，于是只能苦笑道：“昨夜有些没睡好！”

不一会儿工夫两人来到一家叫作双鹿园的酒店，孙少安下车之后还向身后观望了很久，唯恐有人跟踪。

两人随便点了几个招牌菜，都没有要酒。这些都是基本的规矩，王龙生早已跟付可交代过了。

凉菜点心都已上桌，两人客气几句就吃了起来。孙少安才吃过饭也不怎么饿，再者还担心在茶馆说的话被事主听去，所以也无心吃喝，就是随便夹几口凉菜；付可坐了很久确实有些饿了，当下便吃了起来。

付可将鱿鱼卷送到口中一边咀嚼一边道：“昨天的电话也没什么大事，就是听说那什么百变妖娃的女人来了郑州，也来参与此事，就想跟你招呼一声，让你也有个知晓，真要是遇上了也有个防备！”

付可随便这么一说可把孙少安吓得够呛，他几乎将送到嘴里的凉皮都咳出

来，“咳！……你说笑了，我怎么会遇上……怎么会呢，我们干的活，不过就是帮你们疏通一下环节，寻一寻眉目，动手之时我等是绝对不会参与的！如果你一个人办不来想寻帮手，我也可以帮你联系，但是我是绝对不会……不会去参与全过程的！”

付可笑道：“当然！当然！我也就是有个招呼，孙歇马放心嘛，你只做你应做之事也就完了！”

孙少安有些尴尬地笑了笑，随后道：“说实在的，我们这一行只要江湖在，就不怕没饭吃，所以长久营生是关键，您给出的斤两也不是我拿了就能洗手不干的数目，要是别人的买卖涉及那些江湖大名号，我是绝对不会接的，这次我姓孙的是为了交你这个朋友，才冒这个险，所以希望兄弟，事成之后莫要张扬……”

孙少安知道现在想抛买卖是不可能了，他与付可两次在江湖茶楼见面大家都是看见的，所以只能希望付可干得隐蔽一点。

付可道：“这个你放心，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有规矩，江湖也有礼法，不过孙歇马也不必太过担心，百变娃娃辣手是辣手，但还硌不到我的牙。”

孙少安跟付可摆了摆手道：“我说两句话你别不愿意听，虽然贵上有乔爷这份关系，但那百变娃娃还是得罪不起，贵上一定知道盗门吧？”

付可听孙少安说完心中不禁暗道：“乔爷？他是谁？敢不敢得罪什么百变娃娃我不知道，你要知道我是千门中人恐怕就不会这么说了吧！”付可道：“知道一些，散盗成团而已。”付可这句话还真不是在孙少安面前装大气，他对外八行的认识度不深，千门的手段还是他从王龙生那里听来，无数传奇的历史故事与历史的真相才让这个生长在外国的小子，对自己所在的千门产生敬畏，至于其他的，他根本没在乎过。

孙少安听完付可这个评价后可真后悔接这个活了，这一看就是一个雏的行为。但再看看付可那副高深莫测的笑容孙少安稍稍安心，孙少安道：“丁八爷他老人家，可以说得上是现在整个江湖的总瓢把子，盗门在他的带领下这些年好生兴旺。那百变娃娃一人一命在天下盗门口中抢食夺金，就连丁八爷都拿她没办法，你想想就知道多厉害了！”

二人就这个问题也谈不拢，随后又聊了一会儿，吃了些东西就散了。付可也把事情都交代清楚。孙少安眼下的任务就是帮联络一下本地的青花帮，希望在付

可办事的时候本地蛇头能给些便利，顺带收集一下最近来郑州做活老合的信息，看看有多少是来抢食的，也好有个准备。

由于百变娃娃来郑是付可自己探到的消息，所以弄得孙少安很不好意思，回去之后就忙了起来。不管怎样说，两百万的买卖也不能丢了。孙少安可想不到，就是因为他赚这两百万，一家享誉世界的大企业差点就在亚洲丢了市场。这是后话，回头再细表了。

付可坐出租车在郑州绕了两圈，随后又去一家洗浴中心按摩，顺带换了件衣服，然后才回到酒店，他回来的时候施妖早已经回来了。

三人开的是一个套间，三室两厅的格局。付可回来的时候施妖和朗朗正坐在沙发上摆弄无数口袋……不用看，肯定是施妖又去扫荡商场了。

付可打开冰箱拿出一听可乐走到沙发边上还没等说话施妖忽然道：“身上怎么有女人香？别忘记你是来干吗的，你要敢在开局之中嫖娼，我切了你。”说着向付可裆中一望。

妖姐的风格付可早已从磊哥那里打听清楚了，于是急忙道：“没，没！我中途找地方去换了下衣服，就顺带掐了掐脚，但也不能进去换个衣服就出来不是……”

施妖又问道：“事情办得怎么样？”

付可道：“妖姐放心，不但办得非常好，而且还有额外收获！”

施妖这才将脸上怒气散去，付可见施妖美目不再瞪着自己又去跟朗朗谈衣服了，这才敢坐在对面的沙发上说道：“我今天还打听到一个消息！据说有个厉害的女人来郑州了，妖姐你猜是谁？”

施妖正拿着一件斜肩的T恤跟朗朗比画呢，听付可这样说施妖扔掉手中的衣服道：“只要不是亮杀白露，没人能碍你妖姐的手脚！”

付可道：“白露是谁？”

施妖道：“管那么多干吗，干好你自己的事情就是了！”

付可急忙赔笑道：“那当然，肯定要干好的，不过这个女人也不寻常，我听那孙歇马说得挺玄乎的！”

施妖道：“女人怎么了？女人就要寻常了？”

付可那叫一个闷，怎么自己说啥都不对呢！“当然不是……不过人家说得太

玄乎了而已！”

施妖道：“是北京的李红？还是河南的文晴？”

付可惊讶道：“妖姐，李红你也认识啊？哎呀，你也要为兄弟出气啊，我今天被这老女人给捉弄了，差点下不来台，幸好我机警，要不然就丢了千门的脸了。”

施妖沉声道：“果然是她，这个女人确实不寻常，这个消息很有价值，他们两口子跟青花帮有些关系，可能会对咱们的千局有影响，不过你放心，阳哥的后手中有对付外援的办法！”

付可：“我×，阳哥这都能想到，牛逼无敌啊。这个女人确实来了，我在茶馆见了，不过我要说的不是她啊！”

施妖一愣道：“还有谁？”

付可假装神秘地低声道：“百变娃娃，你听过吗？”

施妖一愣道：“谁？”

付可见妖姐的表情也是一愣，他虽然来到雁尾子时间不长，但施妖这性子相处两天基本就能了解，他见施妖都如此紧张一时间自己也紧张起来急忙道：“怎么了？这百变娃娃真这么厉害？”

施妖问道：“你听谁说的？”

付可道：“一个叫王瘸子的人。”

施妖怒道：“怎么回事？”

付可还以为是冲他于是急忙将今天在茶馆的经历给施妖讲述一遍，施妖听完沉默了半晌才道：“真后悔当时没杀了这个瘸子！”

付可听得茫然异常，朗朗一边问道：“妖姐说的是给咱们弄车的那个瘸子？”

施妖点了点头。

付可一旁道：“妖姐认识那个瘸子？也认识那个叫百变娃娃的女人？”

施妖看着付可大声道：“老娘我就是那女人！”

付可和朗朗二人都瞠目结舌，好半天付可才道：“我就说嘛，哪个女人能这么狠，能狠过我们妖姐？没想到……”刚说这他忽然感觉不对，于是急忙道：“我×，这不是露相了嘛！”

施妖从挎包中拿出手机站在窗前想了一下又将手机放了回去，说道：“没事，江湖上几乎没人知道我入了千门，这事咱自己能处理！”

她本来想给王龙生打电话，让生子联系一下阳哥，以免因为这事影响了千局。但这次郑州之行，她是挑大梁的人，才出门三天就出问题……这电话让她怎么好意思打，也亏得王瘸子不识她的新身份，这事还不算难办。

付可道：“那李红听王瘸子说你来郑州了后，好像很紧张啊，她拦我的道目的就是为打听妖姐你。”

施妖道：“我知道李红找我的目的，她是一撮毛的传人，很早以前她就想跟我比比手艺了。”

付可道：“哦？原来她就是那一撮毛的徒弟，我在茶馆听茶博士说，妖姐的暗器功夫天下除了一撮毛谁都不行。”

施妖冷哼一声不屑道：“这次咱们有正事要办，就让他个撒纸钱的嚣张一阵，等千局做完，我非跟阳哥商量一下，跟一撮毛比试一番不可。”

现在也就是遇到了高阳，施妖才说出这样的话来，要是在以前百变娃娃想干的事情还用商量？在北京这几年施妖之所以安分如此，也都是高阳三令五申之下的结果，要不然以她的脾气早去跟那个一撮毛斗起来了。

朗朗一边问道：“妖姐，什么叫撒纸钱的？”付可对这个问题也好奇半天了，只不过知道施妖现在正在气头上，不敢发问罢了，此时朗朗问出来，他急忙在一旁附和。

施妖道：“那一撮毛是老北京白事会的当家人，专门负责死人出殡时候撒钱开道的活。一把纸钱撒得出神入化，天下无人能比！”

付可实在忍不住了插话道：“妖姐也说他天下第一？这人这么厉害？”

施妖道：“你听清楚了，我是说他撒纸钱天下第一，打暗器嘛……哼！”哼后面虽然没有说话出来，但这意思只要有耳朵的人都懂。

朗朗走到她的卧室将这两天做出来的应用之物都拿出来递给施妖道：“妖姐，你看东西做得还行吗？”

施妖将自己用的和付可用的分开，然后笑道：“我哪里懂这些，你做的东西绝对没问题。”

付可接过施妖递给自己的一些所需之物后很三八地又问了一句：“妖姐，你以前为什么叫百变娃娃？”

施妖道：“你明天就知道了！”

第六章 压号不空狱

“压号子”这件事，有人说是功德，有人则认为是恶性。现在有小部分看守所还有这样的举动，就是绝对不让监号空下来。虽然被教育者每日都有，但难保一定送到自己这里，所以他们经常在大街上寻一些无家可归的乞丐来关，每天三餐都是公费报销的。不空号是古时监狱延下的规矩，有活气镇恶念之说。

- 1 -

高阳没有坐在黑暗中等候，他做出了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决定。

高阳在黑暗中起身走到窗前自语道：“白露，你赢了。”随后双手扶着窗框翻了出去，他没有练过轻身的功夫，甚至除了柳七的刀外，他连广播体操都没做过几次。这是七楼，除了空调架之外没有任何可以扶手下脚的支撑，高阳很小心地慢慢爬到了六楼的窗户处。

三米左右的高度对红门的手艺人不算什么，对亮杀节气堂的也不算什么，但却让千门主将浑身是汗，若不是柳七那两把刀锋利异常，此时他早已摔下去了。

“叮当”几声脆响！高阳碰碎了六楼窗户的玻璃。值班警察闻声而来，正好

抓住了正要“逃跑”的要犯。

“蹲好！”

高阳的双手被铐在身后，被两个警察按在墙角，白日给他送饭的小平头下来后对着高阳的脊梁狠狠地踢了一脚。

“又没人给你判死刑，你不要命了从七楼往下爬？亏得你小子命大，被我们救起，要不然摔死你。”小平头踢完还说着风凉话，把抓人的举动强硬地说成了救人。

高阳当然不会去在乎这些。

“过完瘾没？过完我要坐着了。”高阳蹲在那里抬头望着三个举止温柔、谈吐文雅的警官。

“你还想坐下？好，我就带你去小号好好坐。”一个警察一边说着一边伸出手来，准备对着高阳的头打去。

“住手！”陈亚男快步走了进来。

高阳见陈亚男进来，眼中的怒色散去，随之长长地出了口气。

“小陈，这家伙想跑，从七楼往下爬，亏得被忠雨看到。”小平头迫不及待地说。陈亚男在警局中虽然没有大职务，但他表哥却是这些人的顶头上司，所以大家对她都分外客气。

高阳被抓后，就有人电话通知了这个案子的负责人陈亚男和边局长。

“嗯！等边局过来再说吧，你们收拾一下这里，我带他上楼。”

小平头道：“我跟你去吧，这小子一心想跑，要看紧点！”

陈亚男点了点头，三人上楼的过程中，小平头对高阳还算客气。走到边局的办公室后，小平头走到窗户前向下看了看道：“飞贼的手艺你都有啊，了不得！”

高阳回到那张椅子前自己坐下道：“有些生疏了，要不然也不会被抓回来！”

小平头一回头见高阳在那坐着便大声道：“哎呀！谁让你坐下的？给我起来！”

高阳没有动，小平头就要上前，陈亚男拦住他道：“把手铐钥匙给我。”

小平头一愣随后道：“不能给他开，跑了怎么办？”

陈亚男道：“这案子是我负责的！”

小平头无语，将钥匙丢给陈亚男后自己开门出去了。

陈亚男走到高阳身后将手铐打开丢到桌子上道：“你不是要逃，是为什么？”

高阳笑道：“我就是要逃，嫌伙食不好！”

陈亚男笑道：“在这里没人比你伙食更好了！”

高阳道：“给你们局长说，派你来看着我，我就不跑！”这种类似调笑的话，要是别人在警察局这样说，估计牙都要打没，陈亚男道：“别乱说……不过……不过……”不过了半天陈亚男也没有把后面的话说出来。

高阳道：“我估计边局长明天要把我送到看守所，所以临走的时候嘱咐一下你，我还有同伙的，他们知道你抓了我，很可能对你不利，这几天你最好住警局，我是认真的！”

陈亚男道：“看守所那边环境很差的！”

高阳苦笑：“伙食更差。”

陈亚男道：“我认真说呢，如果你今天配合一些，边队他应该不会送你去看守所的！”

高阳抬头看着陈亚男道：“你是警校毕业的吗？如果不把我送看守所，今天你们就必须放了我……你说边队长是会选择放我呢，还是……”

这是刑警职务课的基本东西，陈亚男当然知道，她见高阳把头低下不再瞧她便低声道：“你明白边局长的目的，但……但我知道你不会配合他！”

高阳忽然抬头道：“你了解我？”

陈亚男道：“不！……”陈亚男下面还有话未及出口的时候，门被推开，边队长一脸严肃地走了进来！

“朋友是嫌这里椅子太大了？”边熊进屋后走到办公桌内坐下看着高阳发问，语气冰冷异常。

“椅子还不错，就是床小了点！”高阳见边熊把办公桌上的空调遥控器拿起来，急忙拉了拉领口。

边熊将空调打开后跟一旁站着的陈亚男道：“小陈，你坐下！”

随后看向高阳道：“你去墙角蹲着！”

高阳笑了笑，并没有从椅子上站起来，陈亚男在一旁很尴尬，不知如何是好。

边熊又看了两人一眼随后对高阳道：“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你是不是觉得我下午跟你说的话太客气了？”

边熊的转变早在高阳的意料之中，开始话说得那么委婉那么客气，是因为他摸不清自己的虚实，犯他手里了是不假，但干这一行的人都明白，并不是什么人都他能办的。不过有了自己的这次“逃脱”事件之后就不一样了，他会认为是自己怕了。

高阳当然不会站起来蹲到墙角去，他方才受了小警察的那几下完全都是为了陈亚男，此时担心事尽去，千门主将怎能受这些。

高阳见陈亚男坐到了一旁的硬沙发上不由得笑了笑，随后对装腔作势的边熊慢条斯理地说：“边队长，大半夜的劳您为我起床，抱歉得很哪！”

边熊冷笑道：“阁下刚来的时候可坦然得很呢，怎么这才半天的工夫转变得这么快，连楼都跳起来了？”

高阳道：“忽然想到一件事要办，急迫得很，来不及跟队长打招呼了！”

边熊道：“哦？原来是这样，去办急事当然可以理解，不过朋友好像是忘记了，你现在重案压头，已经是戴罪之身了，眼下最大的事情无疑是让自己度过这一劫，你说我说得对不对？”

高阳点头道：“有道理，为自己的后事多考虑考虑确实是我眼下最重要的事情，上海乱不乱的跟我也没多大关系。”

边熊一愣道：“什么意思？”

高阳道：“也不怕边队长笑话，我这些年在外面跑，朋友很多，而且多数都比我有本事，这次我来喝茶的事情，不知为何走了消息。我担心这些人来上海捣乱，给边队长施压啊！”

高阳说得慢条斯理，但这些话在边熊的耳中却如同滚雷。一个7·31案件已经让上海警方丢尽了颜面，如果再来两起类似的，那无论是自己这个队长位置，还是老爹的局长位置，恐怕都难保全了。

眼下虽然抓到了7·31大案的主谋，但上海警方并没有对外宣布，因为边熊有很多事情希望能与这个人达成一些协议，他可没想到会有高阳说的这类事情发生。

即便到时候对外宣称已经抓到了7·31大案的主谋，媒体和群众恐怕都不会相信的，他们会以为这是因为又有大案发生，警方为保全自己的颜面，不得不假结上一宗大案。

高阳说完这番话后，边熊二人就一直对视着，好半天之后边熊才道：“你在威胁我？你认为我们警方会向你们屈服？”

高阳摊开双手道：“我可没有这样说，这个房间想必特意为我装了监控，你看看就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了，刚才就从这扇窗户来了三拨朋友。”

审讯室有监控，观察室有监控，没听说过队长办公室也要装监控的，而且高阳的通信设施已经被没收，监视也没什么作用，谁能想到从七楼的窗户还能来人？

但边熊此时当然不能直说。

他皱着眉毛，凝神静气，希望能从高阳的眼中看出一些端倪，他对眼前这个人的冷静感到心悸，他的智慧上海警方早就领教过了，所以高阳现在说的话，弄得边熊不敢信，还不敢不信。这种感觉甚至让他觉得，找到这个人比让他在逃还要麻烦得多。

边熊道：“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要不把你放了，这些人就会在上海市作案？”

高阳听罢急忙摇手道：“不，不！我跟他们说了，我不想出去，我是罪有应得，应该接受这份惩罚的。我有个朋友就说了，那起码让我这段时间过得滋润一些，如果我对警方的招待有什么不满意的就联系他们。”

边熊插话道：“怎么联系？”

高阳俯身从垃圾箱中捡起那个红门之女留下的眼影盒，与此同时将那张盗门留下的纸条塞进衣服的夹层当中说道：“你看！这是个伪装过后的通信器，只要我不满意了，我就按一下这个按键！”高阳说着，将眼影反过来，给边熊看。然后继续道：“我一按这个，那边就会知道我在这过得不顺心，到时候他们就会去外面犯案了，我按一下，我这些朋友就做一件。什么营生都有，反正都是百万打底，上不封顶。”

高阳说着拇指就朝眼影盒底下那个键上按去，边熊此时眼睛正盯着他的手呢，见状急忙啊的一声抢了过来。

高阳道：“我也没打算用它，我都扔进垃圾桶了。”高阳从垃圾桶中捞出这个边熊和陈亚男二人都看在眼里，高阳此说他们当然深信不疑。

高阳正要继续，边熊忽然从办公桌里面出来，将小纸篓拖到自己身前在里面翻了起来。

高阳见状笑着继续道：“然后又有朋友觉得这位的方法不好用，如果眼影被你们搜去呢？所以又想了一些别的方法！”

边熊抬头道：“什么方法？”

高阳道：“边队长在问我？”

边熊问完这句话，就觉得自己问得傻得很，人家想要靠这个来当筹码的，怎么会说出来。

纸篓中一无所获。

边熊坐回到椅子当中，

高阳道：“大家伙也不听我的分说就都走了，我想着我一个待罪之人，怎能在执法机构当中不知好歹呢，所以就想着出去找找他们，言语一声，无论如何是不能在上海这块再胡来了！”

边熊道：“那你是不是想现在我放你出来，找他们说呢？”

高阳摇头道：“算了！免得队长以为我是在以此威胁！”说完高阳打了个哈欠。

边熊道：“那就委屈你先在沙发中凑合凑合了。”

高阳道：“好说，不送了哈！”

边队长走出办公室后陈亚男也跟着站了起来，她走到高阳的身边站定道：“你……你是逃不掉的！”

刚说了个你字，走到门口的边熊回头看了二人一眼，陈亚男立刻变了后面应接的话语，可惜你字当中充满的韵味怎么也和逃不掉等词难以搭调。

“边队长，你快走几步如何，我有事情要跟陈警官说！”高阳抬头看着边熊，丝毫不理会他那冒火的目光。

“别耍花样了！”边熊扔下一句没有前言和后语之言，摔门出去了。

陈亚男没想到他会这样撵走表哥跟自己说话，一时不知所措起来，高阳起身从脖子上取下一个挂件递给陈亚男道：“把这个戴上。”

陈亚男一愣随后道：“对不起，我不想要你这件东西。”

高阳笑道：“不是送你的！”说着起身到陈亚男跟前将灰色的八卦挂链戴到陈的脖子上。

当高阳走到陈的身前时，陈亚男的双手抖动了一下，但并没有抬起，直到

高阳将脖后的绳子绑好，陈亚男才抬手轻轻地推开高阳道：“我们是不让戴首饰的！”

高阳坐回到椅子当中，随后拿起空调的遥控器关上空调道：“这算什么首饰，一定要带衣服外面。”

陈亚男摸了一下还带着高阳体温的青铜八卦道：“这是？”

高阳道：“这是一把钥匙，希望你帮我保管一下！”

陈亚男一愣随后双手放到脖子后就要解下绳子，边解边道：“我不能帮你隐藏任何东西！”

高阳没理会陈的动作，他闭起眼睛靠在椅子上失落道：“我以为你真的了解我！”

陈亚男听到这句话后双手的动作停住了，“你很冷吗？”

高阳没有说话，他闭目靠在椅子上仿佛是睡着了！

陈亚男走的时候顺便关上了窗户。这次没有人关灯。

- 2 -

第二天一大早，高阳就被送到了城东看守所。高阳也早就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边熊他自己清楚，如果昨天短短的几句话，他就妥协的话，后面就没有了再谈的资本。

看守所中关押的一般都是需要帮助教育的犯人，他们的罪行没有达到劳动改造的标准，判刑也不会到一年。这里面也有一些临时犯，所谓临时犯就是一些因为卖淫嫖娼或者聚众赌博被抓起来、只需交了罚款就可以放出去的人。

高阳被送来的时候监号中一共关着七个人，押送高阳过来的是那个小平头。

看守所都是归县区公安局直接管理，这里的监部管理局长的职务是跟公安局局长平级的，但那个局长却对小平头恭维异常，又递烟又奉承的听得高阳苦笑不已。

“买几等饭票？”监部部长问。

“饭？最低等的！”小平头语气嚣张得很。

高阳走进监号后对小平头道：“有劳相送，油钱用我报销吗？”

小平头恨恨道：“我看你能嚣张几天，要感觉这里不过瘾，咱还有带劲的地方。”

高阳主哈哈一笑随后跟小平头摆摆手，示意他快点离开。

高阳这嚣张的举动看得同监号的七人惊讶不已。

小平头走后，高阳找了个靠墙的位置坐下，仔细地观察了一下监号中的其他人。

七个人六男一女，女的二十多岁的样子，看衣着不像吃风尘饭的；男人老少都有，其中有个男的被铐在铁环上，大家都离他很远。

“朋友，犯的啥事？”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递根烟过来。

高阳接烟过来笑道：“咆哮公堂！”

监号中的几个人听到高阳这样回答都乐了，只有那个被铐在墙边的男人没有抬头。

那递烟的男子道：“咆哮得好，这帮孙子，到了他们地头就把人权法当成摆设了。要不是家中有老婆孩子，我也非咆哮一番不可！”

男人的上海腔很纯正，一听就是本地人。高阳道：“大哥是因为啥事进来的？”

那男人道：“打人，我把我们领导给揍了一顿，工作丢了，还外带关押教育一个月！”

高阳道：“为什么？”

那男人道：“看我老实欺负我呗，我憋了三年多，那天他点着我鼻子骂我的时候我就忍不住了，反锁上办公室的门就跟他来了一场PK，战斗过程中我是完胜！”

高阳见他鼻眼之处多有瘀青便问道：“完胜怎么闹成这样？”

那男人指了指监号小窗户道：“给这边塞钱了，我进来九天了挨打了两次，都是临时关押进来的小流氓打的，不用想就是他找人进来收拾我的。”

高阳道：“你出去之后想怎么办？”

那人明白高阳问话的意思，径直回答道：“搬家呗，当时确实冲动了，就想着发泄了。当时在单位什么资料都填得清清楚楚，我真担心他寻我家人报复！”

高阳道：“一个月的教育，打得也应该不严重啊？上下级武力矛盾而已，开除都开除了，还能去家报复？”

那人道：“他要不是那样的人，也不会隔三岔五送人进来打我了，不过我早叫我老婆带孩子躲娘家去了。”

高阳苦笑着摇了摇头，随后问离他不远处一个五十多岁的大爷道：“大爷您是怎么回事？”

老大爷叹道：“也是打人，不过老头子没领导可以过瘾，我打的是城管！”

有二人一旁附和“打得好”，看来这二人以前也吃过城管的亏。

高阳“哦”了一声随后问道：“占道经营了？”

老头道：“说白了就是管理费没给到位！”

高阳道：“占道经营确实不对，这对城市治安和城市形象都有影响。”

那老头听高阳这话里有数落自己的意思语气不由得激愤起来：“自家门前算什么道，再说了，我老汉不服的就是一个平等，凭啥人家小娘们喊几句大哥就没事了，扔几条烟的就没事了，咋？我就和他干，摊子砸了我也干，放我出去后我还摆上，再来管我再干。”

高阳苦涩地笑了笑。随后他看着对面两个靠在墙边地上聊天的小年轻道：“两位兄弟是为啥进来的？”

那两人抬头看了看高阳好半天才蹦出俩字：“打架！”

高阳笑道：“哎哟！看不出这一屋子都是暴力分子！”

对面穿着花衬衫的年轻人上前一步道：“暴力咋了？不服气？”

高阳看着他的举动非常无奈地道：“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反之还是催生问题的诱因。”

花衬衫冷哼道：“拽毛啊，暴力怎么不解决问题了，那孙子现在服我了。”

高阳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随后起身走到那女人身边蹲下问道：“妹子要关几天？”

那女人怯怯无言，花衬衫在一旁大笑道：“怎么，出去之后你要捧她场啊？”

那女人听到这话急忙将头低下，那花衬衫见状笑得更大声道：“没有关系网就不要出来卖，结果进来了都没人抽，老主顾几天不见人，都以为从良去了，出去之后生意肯定会丢的！”

从这番话中高阳听明白了，看来这个女的是一个站街女，做这一行的跟酒店当中坐台差别很大，从收入到保障都是如此。

女人听完花衬衫的话呜呜地哭了起来，姿态浑然不同于一般的站街辣女。

高阳起身指着花衬衫道：“你过来！”

花衬衫一愣随后道：“哎呀！替野鸡打抱不平咋？”说罢走上前来。跟他站一起的另外一个红头发小伙也跟了上来。

高阳看着二人道：“想教你们点东西。”

花衬衫道：“我先教你认识认识拳头！”说罢两人一起冲向高阳。

站街女啊的一声尖叫，急忙躲开。战斗过程很短暂，高阳只是简单地甩了两下手，两人就抱着脖子倒在地上，连叫的力气都没有了。

虽然是手掌砍的，但柳门七刀的目标是神经中枢，动脉枢纽，两个小流氓现在整个脊柱骨都是麻的。

“年轻人记住了，笑贫不笑娼，只要是行业就没有贵贱之分。”

高阳说的这番话让监号之中另外两个不言语的人都抬头相望，那个被手铐铐在墙上的男人抬头看见高阳后就是一愣，随后紧忙低下头去。

此时高阳正在接过打领导男人的香烟，所以并未注意。看来这两个小年轻在里面就很不招待见，众人看他们被收拾都是一副高兴的表情。

“谢谢！”站街女很小声地对高阳说。

高阳道：“没什么，要关多久？”

那女人低声道：“明天就有人来抽我了。”

打城管的老头道：“都进来三天了吧？”

高阳问道：“需要多少钱，”

站街女道：“五千。”

高阳又问道：“谁来抽你？”

站街女支吾了一下道：“会来的！”她并没有回答高阳的问题，回答的三个字也仿佛是对着自己而言的。

高阳看着她道：“你丈夫？”

听高阳这样问其他人都很奇怪，做这一行的还能结婚？

没想到那个女人真点了点头。

随后她道：“我赚够买房的钱就不做了，我老公对我很好，他清楚我是为了这个家！”

打领导的男人道：“让老婆做这个……还是男……”说到这里他忽见高阳对着自己摆手，下面的话就没有说。

站街女虽然没有抬头，但话听得清清楚楚，这些东西在她心里压抑了很久，她无人去倾诉，不知是这个男人帮助自己教训了两个三天来总欺负自己的小流氓的缘故，还是她不说出来自己就会疯掉，反正是吐不快。

“他的工资只够维持我们生活，我学历不高，在上海很难找到好工作，一个月去赚几百也于事无补。我们需要房子，安身才能立命；我们还要孩子，下一代才是生活的动力，我必须去赚钱。”

打领导的男人道：“你老公要是对你好早就该来了。”

站街女道：“他出差了，我打电话告诉他了，他明天就回来。”

男人又道：“他现在对你好，如果买了房子以后呢？他还会吗？会跟你要孩子吗？”

女人没有说话。

高阳在一旁道：“我想他会！”

女人很感激地看了高阳一眼，没有说话。这时被打的两个小年轻呻吟的声音一点点大了起来，看来他们这才从麻痹中舒缓过来。

“可学会了？”高阳低头看着二人。

那红头发本想发飙反抗，但被那个花衬衫拉住了，两人随后忍痛点头。高阳没理会小流氓的反复神情，他把注意力转移到监号里其他两个人的身上。现在除了铐在墙上的要犯高阳没有跟着搭过讪外，就只剩下西墙角的那个老头了。这老头穿得破破烂烂，一副叫花子打扮，虽然抬着头，但脸上起码有三斤半的泥土，五官除了那双有神的双眼之外，都模糊异常。

老头坐在那里看着众人聊天，也不搭话，只是不停地笑，这时看高阳走到自己面前，小老头忽然将夹在腋下的双手拿出，伸到高阳的腿边，大笑有声地看着千门主将。

他竟然在监号中伸手要钱？高阳身上还哪里能有钱，虽然法律规定在犯人没有被人民法庭宣判之时，财务仍然是归自己掌管的，但现在的执法机关变通的能力都很强，此时的千门主将处于分文没有的状态。高阳这些年可从来没有让要饭的失望过，不过这次高阳正准备蹲下表示自己的歉意的时候，小老头忽然将手缩

了回去。只见他右手在怀里掏出一个叠好的一百元钱，随后递到了高阳面前。这不仅让千门主将哭笑不得，更让监号里的其他人茫然异常。

高阳开始以为这要饭的就是普通的“压号子”，可没想到他递过来的一百元钱叠成的是一个山字。

“压号子”这件事，有人说是功德，有人则认为是恶性。现在有小部分看守所还有这样的举动，就是绝对不让监号空下来。虽然被教育者每日都有，但难保一定送到自己这里，所以他们经常在大街上寻一些无家可归的乞丐来关，每天三餐都是公费报销的。不空号是古时监狱延下的规矩，有活气镇恶念之说。

高阳俯身接过这张被叠成山字的一百块钱低声道：“这钱要怎么花？”

老头咯咯直笑，双手做出拆开的动作。

高阳看了看手中的钱，又看了看小老头随后道：“叠得这么漂亮，拆开岂不可惜，还是您留着花吧。”高阳一边说着一边将钱放到老头的身前，随后起身走到北面被铐在墙上的那个男人身后。

其实从进来的时候高阳就觉得这个人的背影有些眼熟！但以他的朋友圈，翻遍了也找不到一个能被关押在上海辖区小看守所的人，所以也没细想，由于打领导的眼镜男的话催生了他想与监号中的人都交流一下的想法。

“朋友……”高阳绕到此人身前，刚开口却见这人急忙把身子扭开，好像不愿意见到自己一般。

看守所中戴手铐的有两种可能，一是暴力倾向比较严重的，再者就是临时关押这里随后要进监狱的重犯。从这男人的举止上看，前者的可能比较低。

高阳伸手跟那眼镜男又要过两根烟，随后将一根递到手铐男人的身前道：

“点上解解乏，既然已经这样了，就想开些。”

那人背对着高阳用沙哑的声音道：“我没杀人！”

“你……”高阳听到这声音就是一惊，这人他果然认识。

“你是张博！”高阳拉着他的肩膀，将他转了过来。

此人果然是千门主将上次在上海遇到的红门当家张博，二人曾经酒席宴前斗手艺，虽然张博输了一招，但手上功夫却实属了得，甚至在那个叫翁萱的女人之上。没想到堂堂红门之主，竟然被铐在这里。

不过转念一想，自己千门主将不也是蹲号子的命，不由哑然。

猛然又想到张博刚才说的话“我没杀人……”，难道……

张博抬头看着千门主将眼中毫无生机。

“张门……这是怎么了？”高阳问。

张博虽然是一门之主，但这些年的市井凡生早已抹掉了那门主应有的傲气，回答高阳问话之时，惊慌神色尽显，甚至语气中还带着一丝哭腔：

“我没有杀人！”

高阳看着张博此时的神态久久难言，在他身上千门主将感觉不到一点江湖人应该拥有的豪情与快意。

“砍头只当风吹帽，脑袋掉了碗大疤。”这句话最早就是由红门前辈的口中说出的。可此时看着双肩颤抖的张博，高阳竟然有一丝想哭的冲动。

“点上，慢慢说！”高门主将香烟递了过去。

张博想要抬手接，但无奈双手都被铐在墙上，连胸前都无法拿到。

“把手抽出来，你不是没有犯错吗！”高阳道。

张博迟疑。

高阳长叹一声道：“算了，把你的那方手绢给我吧，我去帮你烧了。”

没有任何的声响，张博的双手已经从手铐中拿出，他从高阳手中拿过烟和火，然后蹲下抽了起来。

见这个要犯从手铐中脱离，其他几个人都向远处躲了躲，只有那个老叫花子没有动。

“我真的没有杀人！”张博三口就将烟抽得只剩下个尾巴了。

高阳在他身边坐下点头道：“我相信你。”

“可他们不信！”张博指着门外。

高阳道：“他们是法律的执行者，不可能相信任何人的，他们信的是证据！”

“那个人真不是我杀的，饭店的人都可以为我做证，我在演出，他自愿上来当嘉宾，表演很成功，那种低级的幻术，我闭眼也能轻松做出来，但那个人忽然就倒下了，然后就……我真的没有失误，真的没有！”

张博的话虽然有些语无伦次，但高阳大体还是听清楚了前因后果。

“验尸报告怎么说的？”高阳问。

张博摇头道：“我不知道，我老婆为我请了很多次律师，但不知道为什么，一

听案件后都没人愿意接，有两个接下的，第二天即使赔违约金也要改变主意。”

高阳道：“这样看来是有人在搞你。”

张博道：“我一个卖手艺的能得罪什么人，我真想不明白，什么人会跟我这个变戏法的过不去。”

高阳道：“你不仅仅是个变戏法的！”

张博清楚他的意思，长叹一声，双手用力地拉着自己的头发。

“别担心，没事的，这件事我来搞定。”高阳拍了拍张博的肩膀。

“真的？……你自己都进来了，怎么帮我？”张博先是很兴奋，但一想自身难保的人了，如何拯救自己，不禁又泄气异常。

高阳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浅浅地笑了笑。

张博这时心里也暗骂自己没脑子，人家是谁，千门主将……

此时已近晌午，阳光从南边的顶棚窗照入，在监号的地板上印上一个四四方方的影像。

高阳环顾四周因为各式各样的“罪行”而关在其中的人们，想起了师爷的一番言论：

“这个世界上，注定有些人不为自己而活！”

“你无须去认清自己的所作所为，只要心安何必理得？只因这个‘理’不是由你掌控的。”

“众生皆苦是佛爷说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却是我们千门的话。”

高阳忽然很想哭。

“哈哈，哈哈，哈哈……”

“呜呜……”

千门主将先是哈哈大笑，随后仰天痛苦，泪水没有落下，全都顺着脸颊流进了耳中。

又哭又笑的举动让监号中所有的人迷茫。

那两个小流氓面露得意，窃窃私语。

小窗户被拉开，一人探头大声吆喝道：“鬼号什么？现在害怕有什么用？”

那老叫花子看了看那耀武扬威的监管，又在监号中环顾一番，随后低声道：

“燕雀安知鸿鹄之泪！”

第七章 美人局

茶馆书现在不仅仅是江湖茶馆才有，在北京、天津等地有些普通的茶楼也都有这一行服务，不过他们多数的都是讲传统评书，还有说相声，像这样评话江湖的只有在江湖茶楼这绿字招牌中才能听到了。

- 1 -

马脸经理晚上8点的时候给施妖打了电话，施妖留下的假姓叫燕菲菲。两人约见谈生意的地方是一所茶餐厅，电话里说的都很商业。

施妖带上朗朗的手工艺品八点准时到了胡记茶餐厅。

这是一所中西餐结合的饮食场所，咖啡和茶点的结合虽然有些不伦不类，但整体效果还颇佳。

马脸经理早都到了，当他自我介绍说姓马的时候，把千门反将笑了个够呛。

“好姓！”

马经理被施妖的笑迷得神魂颠倒，对于好姓这一莫名其妙的评价没有丝毫的质疑。

“燕小姐，能让我看看贵公司的……”没等马经理把话说完，施妖就已经拿出相关证件摆放在桌子上了。

马经理只是简单地翻了一下，随后便道：“如此大的合同要交定金的。”

施妖笑道：“我们在北京做内部装修的时候，都是别人来给我们送礼。”这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在北京的时候都是别人来贿赂我们，你现在让我先给钱，不是忽悠人呢吗。

马经理敲了敲桌子眼神色迷迷地说道：“这里是郑州！”

施妖马上做出一副失落的表情说道：“如果不交我们就谈不成了吗？”

马经理道：“你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不是我们就谈不成了，是你们恐怕都要从外省运货了，而且麻烦还肯定少不了！”

施妖笑了笑，用手轻轻撩了撩长发（假发）说道：“既然谈不成，只能算了，我听说从河北运货好像也没那么麻烦！”

施妖妩媚的动作先让马经理颤动了一把，随后听到她说要从河北外运又颤抖了一把，黄河两岸的两大帮斗了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既然这个公司知道自己这方面的门路，那么肯定也熟悉河北那边的行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一笔大买卖就飞了，也可能因此流失长期的客户。万一本地开发商见外人从河北将东西运过来了，那么以后有可能会陆续有人这么干。

两个帮会之间虽然明争暗斗，但很多面子上的事情，两头的当家人还是蛮在乎的，像这样过直辖货物虽然不算小事，但也绝对算不上什么大事，估计谈都不用谈，直接给路卡塞钱就行。

现在帮会限制省外产品进入的事情已经少了很多，原因也主要是现在上面抓得严了，所以比起七十年代已经好了很多，也正因如此八十年代初期，才因为跨省的贸易，大富特富了一批人，不过很多本地帮会直辖的货物，还都是自己做的。

郑州青花帮所限制的东西就是装修材料和办公桌椅，除了官方托运之外的该类产品，入郑州都是要经过青花帮这一关的。

听施妖说完这些，马经理也知道忽悠不住了，于是便道：“也不是没商量嘛，你们老板派你这么个美女来谈，不就是怕有些问题谈不拢嘛，加上你的资本，还有什么不能谈的了，对不？”

马脸男人看来这样的事没少干，说起这套话来非常溜，就跟电视新闻中的开场白一样。

施妖媚道：“那你要是骗人家……人家岂不是很吃亏！”

马经理道：“哥哥还能干这事？明天咱就签合同不就完了！”说着探手过去要抓施妖的手。

施妖将手缩回去躲开浅笑道：“那就合同签完我再请马经理喝茶咯！”施妖说完对马经理眨了眨眼睛。

施妖走后不久，马经理的短信就过来了，无非就是什么一起吃夜宵或者再聊聊一类的，施妖都婉拒了，最后二人决定在明日下午两点签署协议。

两人的书面过程，不能成为合同，因为这种形式的合同是不被法律所认可的，所以只能以变相的形式签约类似代理的协议，协议之上具体的事情描述得有些云里雾里，如果真要是出什么差头，还真说不清楚责任，青花帮一方就以这种方式两头吃人，施妖呢也不担心这些，巴不得他越迷糊越好呢！

第二天一大早，施妖和付可二人便开始了第二步计划，由于北京李红的出现，施妖和付可二人都谨慎异常。

这次他们是来动地头蛇青花帮，虽说不是猛龙不过江，但他们这次踏的却是黄河，而且别人不清楚青花帮的大背景，施妖却是知道。青花帮的根基就是老青帮，这是青帮走入黄河以南站定的第一个分属帮会，虽然现在青帮已经没落，现在的江湖道也很少讲究什么嫡系支出的根底，但青帮大公子乔爽的到来不得不让她重视起来。千门的总堂虽然在东北，但他们八个可全是在北京立足的，如果这事办得不利索，很可能为以后引出不少麻烦。

最重要的是这位乔爷跟阳哥昔年打过交道，如果她这件事弄得不漂亮，即使办成了以后流出的风也可能在北京给阳哥抹面子。

昨天马经理拿出来的证件以及合约已经被施妖用微型照相机拍摄下来了，朗朗忙了半宿终于模拟出了一份。

早上九点施妖开车来到东城区的一家地产开发商的楼前，国美一建四个烫金大字贴在伸缩门旁的门横上。施妖看着这四个大字心中暗道：“这只鸽子的消息果然够快，看这大门估计也就是新做两三天，国美果然接受河南三建来承包这项工程了。”

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进门的时候查得并不是很严，只是做了个简单的登记。

虽然大门比较气派，但里面却都是简易房，主楼是三层的组合楼，都是钢架拼接的，没有一砖一瓦。

施妖没有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国美一建地区经理杨女士。

见施妖进入到自己办公室杨女士就是一愣，随后问道：“这位……”

施妖不请自坐随后拿出一沓证件道：“我是圆梦家具城的经理助理，我姓牛。”

杨女士道：“家具城？牛小姐有事？”

施妖点头道：“是这样的，我们经理派我过来想跟贵公司谈一下，拓展一下产品的销路！”

杨女士笑道：“想必是贵经理搞错了，我们在这里做的是郑汴高速路段周边通建事宜，跟家具不挂钩的。”

施妖道：“我们不只做家具，还做写字楼装修。”

杨女士打断施妖的话道：“虽然我们承包的建筑有写字楼，但装修都是归开发商的，我们只负责建筑和规划，我想贵公司找错人了。”

施妖笑道：“杨小姐，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我们还做建材，而且我听说贵公司在二七区也有几栋写字楼快要完工了，所以……”

杨女士道：“对不起，我们的建筑材料都是通过省里到货的，不需要我方自己与其他企业联系，至于我们的写字楼多谢您费心，这个不是我管的。”

施妖道：“杨女士不再考虑考虑？我们的建材就地取货，价格也较低，不仅省去了中间的漆锈磨损，而且车都是我公司出的！”

杨女士笑道：“我说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省里审批下货，省里！”

施妖怎能不明白，像郑汴高速周边建筑群，这是河南省的大工程，这个大捞特捞的机会，高官们怎么会把利益让给别人，高利益的环节肯定都掌控在他们手中，但施妖这次来的目的正是为此，所以她继续道：“当然懂，不过杨女士可能不清楚我们的背景吧！”

杨女士都把省里搬出来了，没想到对方还跟自己提背景，不禁觉得有些好笑道：“什么背景都不用，对不起，我还很忙！”

施妖起身将一张名片丢到桌子上道：“可能我前脚出门您后脚就把这张名片丢掉，但别怪我没提醒贵公司，在郑州这块求财，少摆一路神仙都不行。”说完施妖转身出去了，这边的事谈到这里就可以了，再多闹一会儿，保安就来了……她倒不是怕了保安，但此时还不到动武的时候。

从国美出来的时候，还未到中午，离下午与马经理见面还有一段时间，施妖便想着先去王瘸子那边露露脸，敲打一下这个老瘸子，让他的嘴以后有个把门的。虽然听了付可的叙述之后，感觉这事情也不算王瘸子露她的底，情有可原之事，不过这次的千局真要是因为这个微妙的开始有了差头，施妖还是没有打算让他王瘸子好过。

开车来到王瘸子管理下最大的一个停车场，本来施妖还以为要周转一番才能遇到他呢，谁知将车开进地下停车场时，远远就看到王瘸子正在地下停车场与两人谈话。

施妖一眼就认出了乔爽，不用想跟他在一起的那个女人一定就是一撮毛的传人李红。三年前在北京因为四海帮的事情，乔爽找过高阳，不过乔爽并不知道高阳是因为给施妖出气才搅动四海帮在北京的根基的。

那时候因为留下四海帮香火的问题，有几个北京城的老字辈都站了出来，不过他们大多数人是担心如果此时盗门和千门在北京城斗起来，那么他们的产业肯定都要受到波及。

只是乔爽与高阳说的内容不同，施妖当时就在茶座的偏厅，二人的谈话听得很清楚，乔爽是希望高阳给传统江湖留下血脉。

四海帮当时的管事，是老北京骡马市的砍爷，虽然他是因为外来势力扶持才在北京城拉起的大旗，但不管怎么说都算得上北京的老江湖了。

那时候高阳对乔爽这个人很是推崇，身为青帮公子，能为有外来势力扶持的老合说话，确有名家的气度。

而且虽然四海帮表面上吃的是盗门虎威堂的饭，但老江湖都知道，虎威堂就是昔年的白帮舵，丁八爷从大西北得意而归的时候，第一个并的老势力就是与青帮有着深仇的白帮。

当看到李红二人的时候，施妖就感觉自己的手莫名其妙的痒，真想上前领教一下。

那一撮毛早在三四十年前的江湖道上就有暗器天下第一的美誉，他的师父也就是当年白事会的当家人，在解放北平的时候立过大功，当时还受到了彭市长、叶元帅的亲自接见，江湖地位很高。

施妖的暗器是在姑姑那里学来的，后来加上她自己的苦练和创新，水平早已在姑姑之上，但她并不清楚这门手艺到底是姑姑自创，还是师出名门。

后来入了千门之后，对此她问过对武艺造诣无双的华火爷，自己这套暗器手法到底出自哪里，但高阳却抢先回答道：“以前的不重要了，以后将世世代代成为我千门反将的看家本事。”虽然这句话让施妖高兴了好久，但最后还是没有得到她想要的答案。她一直想跟号称暗器天下第一的手段较量一番，此时李红就在眼前。

施妖将车开进去后并没有上前跟三人打招呼，她清楚自己身上的担子，在一个王瘸子手下的指挥下，施妖将车停下，然后下车很自然地 toward 王瘸子这边走来。

地下通道是两面出口的，她从北口开车进，南口步行出，很正常，丝毫不引人注意。当走到王瘸子身边的时候，施妖看出了这个老家伙的不自然，虽然施妖现在易容了，但王瘸子显然看到了车。乔爽和李红站在王瘸子侧面，三人的谈话，施妖在一走一过间只听到三句。

乔爽道：“王当家这是哪里话，我夫妻二人就是以绿林道老合的身份来跟王当家求个口风而已！”

王瘸子：“乔爷太客气了，瘸子我一定撒出人手去打听。”

李红道：“你瘸子口风怪严的……”

就这样施妖走过去了，从王瘸子不自然的表情上施妖也能看出这两人是来找自己的，估计李红跟自己的心情也是一般无二。

看样子王瘸子并没有跟二人再漏出啥消息，既然他们二人替自己来敲打，那也免去她的工夫，而且今天到这里打一个照面那瘸子也就知道自己来此的目的了。

当走到出口的时候，施妖假装接了一个电话，随后又返了回来。与李红再次擦肩的时候，施妖看了看她的手，同时她也注意到李红在看她的耳环。将车开出地下停车场，施妖用雁尾子内部联系的手机给王龙生打了一个电话，简单地说了下近几天的进程，顺道问了一下高阳。

王龙生只是简单地说了老高那边一切都正常，虽然又给了一些关于这次千局的资料后就挂了电话，他的那种焦急之态施妖一下就察觉了，当下心中就有一种不祥的预兆……难道哥哥出事了？

其实王龙生还真不是在为高阳的事急，别说高阳进看守所了，就是千门主将被送进黑水监狱又能怎样？别说他脑子里装着无数神鬼莫测的千局，就算现在千门主将脑瘫植物人了，还有火将在呢，火将坐轮椅了，还有脱将在呢，天下又有哪里能困住千门中人。

王龙生是在忙沈家的事，沈家丢了聚宝盆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所以除了王龙生外其他人并不知晓。

不用脑子去想，也能分析出是谁干的，但问题就是没有证据。虽然有关嘯的前一次百鬼夜行，但后来丁八爷跟沈舒原谈话的时候，也对“逆徒”进行了批评。

现在沈家的那些元老们都憋着一肚子气要找丁八拼命，但无奈就是没有个由头。王龙生现在正各个方面地在寻找丁八爷偷了聚宝盆的证据……当然了，谁都清楚这并不是栽赃，如今这世上除了丁八自己外，没有人能从葛斩的看护下盗走聚宝盆。

挂了电话之后，施妖显得有些心不在焉，开车的时候差点跟前面的车追尾，她知道这个心态下午很难完美地完成千局，必须平复一下，于是她又拨通了冷香的电话。

小丫头在南京待得并不滋润，闹心的原因主要是王龙生为他们找的这个下榻地点——定林寺又出事了。老方丈大苦住院了，寺庙中的大小事宜转由监寺广妙和尚打理。可是广妙和尚才监了一天，定林寺就出事了。

“他们一早就出去了，让我留在寺里，好无聊！”冷香抱怨道。

“他们？还有谁？”施妖奇道。

冷香道：“还有释明和尚哥哥。”

对于释明去凑热闹，施妖没有发表什么言论，她清楚释明是去帮忙，有释明和华亮二人在，动武的话即便是遇到柳七也不会吃亏，所以南京方面她感觉不会有什么意外，对于定林寺的什么监寺逛窑子被抓一类的，她一点不上心。

“对了，你们和生子联系过吗？”施妖问。

冷香道：“亮哥打过电话的。”

施妖追问道：“他打完电话说了什么没有？”

冷香道：“没有呀，怎么了？”

“没什么。”二人都有任务在身，也不好煲电话粥，所以又简单地说了几句就挂了。

见华亮那面没有什么动静施妖便放心不少，如果真是高阳出事了，华亮绝对不会还在南京。

下午一点四十五分，付可给施妖打电话过来，说一切准备妥当，就等施妖这边的信号了。此时施妖正好将车开进胡记茶餐厅外面不远处的停车场。

施妖在车上简单地补了一下妆，当她走进胡记的时候正好是下午两点钟，马经理早已定好了座位在那等着了。

今天马大经理弄了个半朋克的发型，虽然看起来利索不少，但脸显得更长了，那脸淫笑施妖看着就反胃，无奈重任在身，千门反将只能强作笑颜迎面而坐。

“菲菲真是准时啊！”马经理见面第一句话就先把称呼改了。

施妖笑道：“来晚了马经理变卦怎么办！”

马经理挺着胸脯摆手道：“不能！”

随后指着施妖淫笑道：“你不变卦我就不会变！”

施妖摊手道：“给人家打工，肯定要服从安排啦，事情办不好会被炒鱿鱼的！”

马经理道：“妹子天仙般的人物，何必给那么一个公司干，跟哥干，保证你吃香喝辣，还不累！”

施妖笑道：“你就别再骗我了，我都被你骗一次了，回去我一问才知道，郑州外进的建筑货很多。”

马经理一愣随后道：“怎么可能！除了省级项目以外，根本不可能。”

施妖问：“现在有多少个省级重点项目？”

马经理道：“这个你考不住我，你哥哥我就干这个的，现在正在建的项目有七个，其中四个已经快完工了，需要材料的只有三个，都是省建在承保！”

施妖道：“那我怎么听说今天下午三点半有十几车钢材运过来，买家可不是你所谓的省建筑哦！”

马经理道：“你听谁说的？”

施妖笑道：“下午三点半，从洛阳过来的。”

洛阳是河南省最大的重工业城市，青花帮所持有的建材比重中，洛阳出品也占据了很大一部分。

马经理听完就要掏手机，施妖忽然道：“马哥自己做不了主？”

马经理听罢把手机摔在桌子上道：“怎么可能，我就是不敢确认你这消息可靠不！”

施妖道：“不信咱们就看看好了……不过看了又能怎样，无所谓的，反正公司要求的是让我跟贵公司合作，至于……”施妖嘴上虽然这样说，但脸上的表情却已摆出了你姓马的吹牛骗人的姿态。

美女面前怎能掉面子，当下马志强便道：“要真是这样，哥就把货给他扣下，妈的这年头懂规矩的越来越少了！”

施妖道：“真的吗？那带我去看看热闹好不好？”

施妖那副楚楚可怜的表情几乎是个男人就难以拒绝，马志强看了看时间随后道：“行！咱先吃东西，我打电话叫几个人过来。”

姓马的唯恐在美女面前丢了颜面，当下语气非常高傲而严肃地在电话中喊人。

随后两人也没吃什么，简单地喝了点茶水吃了点点心，就到三点了。施妖并没有说自己开车来的，她坐着马志强的车一起去西城区拦截洛阳过来的钢材。

吃饭的时候老马提起了签合同的事情，但施妖说等看完热闹也不迟，于是此事就暂时放下了。

下午三点二十分，在郑州西城收费站前三四里路的地段，四辆面包车停靠在路边。马志强和施妖下车的时候，三十多人都走过来喊马哥。场面也确实有几分威风之气，不过就是那张马脸太煞风景。

事情刚刚交代好，三点半还不到，就有十几辆卡车从收费站进来，往郑州城区驶来。

这是一段双向限速路段，车开得并不快，所以青花帮众也没有将面包车摆在路中，只是几个人站在马路中间伸手拦住了头车，随后有人跑到车尾，让不属于运输车的车辆绕路过去。

“下车！”

“干吗？”头车当中不仅有司机，还有送货方代理和押货方的负责人。

马志强没理会小眼镜的问话，先是绕着卡车走上一圈，这时早有小弟跳上车斗，查看货物，看着车上的标志马志强疑惑地走到车前问小眼镜道：“你们是国美的？”

小眼镜现在还迷茫着呢，不过看这阵势他也不敢抵抗，于是便道：“是，这是什么意思？还收费吗？”

马志强继续问道：“国美什么时候来郑州承包工程的？”

国美替下河南三建接下郑汴高速周边，是王龙生收到的内部消息，这消息早在高阳设定千局之前他就已经知道，并跟高阳说了，但灰鸽子所能探听到的内部消息，对于外人来讲也就算是“四知消息”了。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你和我当然指的是谈判的双方。青花帮虽然在郑州呼风唤雨，但这种省级工程的调配，当然不可能第一时间通知他们，只能靠他们自己的眼线，不过谁又能想到这种工程会换承包商呢！

“怎么了？”小眼镜显然没有明白这拦车人问话的意思。

马志强道：“怎么了？回去告诉你们经理，货扣下了！”

小眼镜虽然面对三十多个大汉害怕得很，但怎么说也不能就让这十几车货丢了啊，这些东西的价钱就是卖他家祖宗八代也赔不起，于是强挺腰板道：“干吗？我们可是给……”这句话还没说完，小眼镜忽然感觉脖子一麻，随后就发现自己干嘎巴嘴不出声。

众人见状还以为他是吓的，都哈哈大笑。

这当然是施妖的杰作，下面的话要是让他说出来，这事情也就露馅了，施妖早都准备好应急的办法，看小眼镜要亮出震场面的后台了，施妖微微一抬手，就用暗器打入了他后颈的哑门穴。

我们看小说常能看到点哑穴云云，哑穴其实是不存在的，但限制人正常说话的方式却有很多种，后颈的哑门穴就是其中之一。哑门穴在第一颈椎棘突下，是督脉上的重穴。哑门穴受到刺激的话，可让人在一两分钟内无法正常言语，这并不是对声带的控制，而是限制咬合神经的一种手段。

“让你走你听见没，打车钱用我给你？”马志强笑着道。

小眼镜虽然吓得满头是汗但也不甘就这么走了，这可是上千万的货啊，要是

让自己莫名其妙地给丢了……

马志强见他没动忽然想到什么，“哦”了一声后道：“忘记给你交代了，去跟你们经理说，是青花帮截下的。你最好先告诉经理然后再报警，要不然你可能真的彻底弄丢这十几车的钢材。”

施妖在一旁笑道：“快走吧，看你一身是汗的别吓出病来，去看看医生。”

施妖说罢一圈人大笑。

小眼镜一想别的暂且不说，这为什么不能说话了一定要去看看，这是在郑州市里，即便是丢了也好找，自己可不能拿自己身体闹着玩，于是急忙小跑而去。

小眼镜走后，马志强就招呼那些司机将车开到东城区去，在暴打了几个反抗者后，司机们都老老实实在地听命了。

- 2 -

四辆面包车前面一辆后面一辆，中间再插上两辆，将车队带走。

马志强趾高气扬地对施妖道：“怎么样，妹子？”

施妖还没等回答，手机就响了，施妖说了声抱歉将电话接起，一分钟不到的时间电话内容便结束了。

马志强道：“公司有事？”

施妖点头道：“我要回去一趟！”

马志强急忙道：“那这合同……”

施妖道：“晚一点再谈嘛，这是钥匙！”随后将一把钥匙递给马志强。

马志强见钥匙牌上写着酒店名和房间号马脸都笑成猪脸了。“好！你去忙，我也要去安排一下那些东西，咱们晚上……对吧，好好谈！”

马经理本来说要送施妖回公司的，但后来施妖提到他作为一个高层领导，办了一个这么大的事然后不在场不太妥当，马经理也就不再坚持了。

目送施妖坐上出租车之后，老马将钥匙牌往口袋中一放，便开车回去了。

施妖在出租车上给付可打了电话，说得很简单，就说事情办妥，随后就挂断了电话。

施妖到胡记茶餐厅外的停车场取了车，随后开车回到酒店，以最快的速度变了妆。

下午四点十五分，千门反将一身体闲打扮走进了恺撒王宫。

恺撒王宫是郑州数一数二的娱乐城，娱乐是青花帮在郑州两大支柱产业的另外一个，不过娱乐休闲场所，他们达不到垄断的地步，搞这一行的背景都比较深，有些是他们也得罪不起的，只能并存而生，这家恺撒王宫便不是青花帮的产业。

与此同时，付可已经在国美临时办公室楼前不远处放起了青花威武的热气球，这两个热气球是他们到郑州之后就找人定做的，直径都在三米左右，线长二十米，红字耀眼，升空之后正对国美办公楼。热气球冉冉而起的时候，正是小眼镜捂着嘴巴惊慌报告之时。

付可给临时工付了工钱之后，立马打车回到七君子茶楼，现在他要进行千局的第二步计划了。

由于李红的出现，施妖对付可千叮万嘱，不过千门谣将虽然在李红身上差点栽跟头却没在意。在得知妖姐便是大家所畏惧的百变娇娃后，他更有些飘然起来，人的名树的影，谁不想像施妖这样，威震南北，名贯东西呢。

付可大摇大摆地走进七君子的时候，并没有看到孙少安在，孙歇马既然接了他的活，当然不能再每天无所事事地在这里等买卖。

这个点正是茶馆客人多的时候，付可进来转悠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个独立的座位。大厅当中有老博士在开书，搭临时座的听家也不少，付可便唤来茶博士为自己搭了个临时座位，坐了下来。

茶馆正中有一个二十厘米高、一米五长、一米五宽的地台，上面摆着张小桌子，一个年纪五十左右的男子此时正一身长褂打扮，扶桌而谈。

茶馆书现在不仅仅是江湖茶馆才有，在北京、天津等地有些普通的茶楼也都有这一行服务，不过他们多数的都是讲传统评书，还有说相声，像这样评话江湖的只有在江湖茶楼这绿字招牌中才能听到了。

付可对江湖的了解有限，而且开书讲故事也正是他办事的好时机，便点了一壶茶仔细地听了起来。

“那伪满政府见二次运钱都被人劫下，经济部的青木实就知道这绝对不是一般的流匪所为，现在是变币的重要时期，如果不及时办好，恐怕会对他们控制东三省的计划有很大影响，于是他去汇报东条英机，要求派关东军协助。”

茶博士说到这里后，拿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随后接着说道：“东条英机最近也是苦不堪言，东方马奇诺战线的维修处处坎坷，心中火气正大着呢，当他听到青花实的汇报之后，气得八嘎八嘎地乱叫。”

“无能！”

“哈伊！”

“饭桶！”

“哈伊！”

老博士学着打嘴巴与点头哈伊的动作，引得众人大笑不已。

“这时许大汉奸上前说这些都是中国的江湖人所为，他们的方式小股部队是应付不了的，不如请镖局来帮忙。”

付可是从中间开始听的，听得云山雾罩的，不过幸好茶馆中还有一项服务，就是可以请跑腿的小博士过来，问清前面讲的是什么。

在小博士的低声讲解下付可才明白，原来现在讲的是七公子与关东军控制的伪满洲争斗的段子。江湖人他确实知道得不多，但七公子他再熟悉不过，小时候他就是听这些故事长起来的。

又听了一会儿付可也就明白个大概了，这位老博士讲的是伪满洲运输以及印刷满洲金元时所遭到的江湖待遇。

虽然与老头子给自己说的出入很多，但大体也确实是那么一回事。伪满洲国要在东三省和内蒙古河北的一些地区实行换币，但从日本纸币厂运来的满洲金元，在半路上总是被劫，后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请会友镖局来运，想着江湖人总不能去劫会友镖局的东西吧。

别说会友镖局还真接下这趟镖。运钞船到了码头后，钱是整整装了七卡车，要送去的第一站是沈阳。

按照镖局的传统，第一件就是验货，双方看好现在的货物以及数量，等到交割的时候以便核对。

当时会友镖局的镖师看着那些钱就跟镖局的账房大喊：“废纸七车，细细

点来！”

这时早有黑帽子过来告诉，这不是废纸，这是钱。那镖师瞪了汉奸一眼随后仔细地看了看问道：“这是哪门的钱？”

“这是新钱，是国币，是金元！”那汉奸解释。

那镖师“哦”了一声随后道：“你可说清楚了，要不然交货的时候，出了岔头算谁的？”

随后汉奸和青木实又将两人的话翻译了一遍，就在码头上与会友镖局做了定头。

他们靠会友镖局来送这趟镖，并不是用镖局的人力，人车他们都有，不过是希望挂着会友的名号，不再受到阻截而已，所以会友就去了两个大镖师。接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在到满洲政府长春的时候笑话来了。

当时从沈阳到长春要歇夜，这一夜所有的押运都被两位镖师灌醉了，第二天到长春满洲中央银行的时候，五大车黄纸弄得日本人茫然不已。

“当时可是你说的，这是国冥币。我们这里冥币就是这玩意，没错啊！”

大笑当中两位镖师逃脱了关东军的枪林弹雨。这二人其中有一个便是大刀王五的徒弟，后来名震大江南北的武术大师段海青。

后来日本军见运钱不行，不得不改运设施，在满洲中央银行印刷满洲金元。

醒木一拍故事完结，赏钱纷纷，坐在这里的不出手则已，出手就没有小票，一会儿的工夫赏钱就已过万。

江湖评书要赏也不是直接要钱，小博士端着个盘子四处游走，见桌哈腰就问：“我家老先生的故事如何，还请爷赏个话。”

众人起了兴致，纷纷要求再来一段，就在这时付可的手机响了！

打来电话的是千门除将张磊，这次千局最闲的就是张磊，他此时已回北京三天了。虽然他现在清闲，但并不是这次的千局就用不到他了，八将聚首后的第一局高阳怎能不让八人尽展身手呢，不过此时不到张磊出场的时候罢了。

付可也纳闷张磊此时怎么会给自己打电话来，即便是有事电话也要打到风将那里去才对。

“可弟，现在说话方便吗？”电话接通后张磊显得有些迫不及待，但因顾虑千局之重，还是非常谨慎地问了一句。

为了接这个电话付可此时已经走出茶馆。

付可虽然才入雁尾子不久，但与张磊相处甚好，都是磊哥可弟地叫着，二人之间也没有见到高阳华亮等人那样拘谨。

付可听出有事就道：“你说吧，不影响！”

张磊道：“纪托失踪了，我不敢让生哥去查，现在毕竟大局当前，但我真的很担心她，怎么办，你帮哥想个办法吧！”

付可听到这个消息后也是一愣，纪托之人他并没有见到过，但却听张磊多次提及，知道两人感情很好，绝对不是玩玩那类的相处。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纪托失踪多半是有人想借此女的安危来要挟千门。

付可道：“怎么就失踪了？你确定？不是回家或者找朋友玩什么的？”

张磊焦急道：“我要是不确定就不会给你打这个电话了！”

付可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便道：“要不然我帮你问问妖姐？”

张磊急忙道：“别呀！妖姐要是……”要是后面他没有说出来，紧接着就换了口气道：“我现在正在想要不要登寻人启事呢！”

付可想了一下道：“我感觉你还是把这件事跟生哥说了吧，如果纪托嫂子真是失踪了，那么肯定跟咱们的敌人有关，现在你不说，等对方拿出这张牌的时候一定会搞得阳哥措手不及。还不如你现在如实说了，也好让阳哥有个防备，而且阳哥也绝对不会坐视不理的。”

张磊虽然没有跟雁尾子走南闯北，但起码也当了几年的老合了，这其中的关键他又怎能不知，但最关键的就是此时拉不下这个脸来。这么多年来在雁尾子当中，自己作用没有起到多大，麻烦事倒给哥哥们添了不少，此时又来？他怎么说也拉不下这张脸来。

付可听张磊在电话那头迟疑，就想明白了关键所在，当下道：“这件事我负责跟生哥说，哦！那个先不会跟妖姐说的，你放心。你在北京也打听着点，要是谎报了……”

其实张磊打电话的目的也正是这个，付可是最新加入到雁尾子的，又是从国外请回来的，几个哥哥姐姐怎么也不能直接让他下不来台。

付可随后又道：“磊哥，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但大事也别耽搁了，哥哥比我早几年就进了雁尾子，其中的重要性我本不想说，但我担心你现在失了方寸。”

张磊道：“可弟放心，这点心理素质都没有那如何跟哥哥们走江湖了。”

随后付可又开解了张磊几句，就挂断了电话。再次回到茶馆当中的时候，第二段的故事已经开始了，这次说书人讲的故事付可没有听过。

故事的主角仍然是民国时期的七公子，但付可听了半天一直迷糊得很，在茶博士的讲述中，民国七公子之首的沈大财神，竟然是一个女人……

既然是女人怎么还能叫七公子呢……

七公子的事情，付可听老头子讲过不少，回国后也听王龙生讲了一些，但二人从来都没提及过民国的沈大财神竟然是个女人。不过付可也没有太过当真，想来这种地方的茶博士，也只是将故事当成YY小说那样讲，要不然七个大老爷一起，干的事情再惊天动地，也没有六个男人和一女人一起来得震惊。

一个小时不到，小老头就靠嘴皮子赚了近两万，这让同样靠嘴皮子吃饭的付可多少有些羡慕。

他在国外当商业间谍四处捞份子，虽然这种钱一票的数目都不小，但搞一票起码要半年时间才行。现在的商业间谍一般都是通过变相手段打入到目标企业内部，中间过程十分的烦琐。

回国之后入了千门，整个雁尾子包括高阳在内的八个人分钱每年都是有一定数目的，有些钱要留着应急，还有很大一部分要用来做阳哥所说的平衡。

付可才回来，以前也没参与过赚钱的局，所以现在手头很是紧缺，生子给的零花钱一个月只有一万，这次出来做局的启动费用还都在妖姐手里把着，付可现在都有上去讲两段的冲动。但想到大局，手紧的谣将急忙压下这个念头。忽然一个奇思妙想蹿上心头，通过这种方式去办貌似也不错……

施妖走进恺撒王宫，男侍者姿态恭敬地迎了上来。

“请问娱乐城在几楼？”没有等对方询问，施妖便开口了。

虽然见施妖穿着打扮不像贵妇，但外面停车场早就有人用对讲机向里面通报了，进屋的这个女人开的可是近千万的名车。侍者哪里敢怠慢，急忙前面引路。

上了四楼娱乐城之后，服务台的也早已知道有大户前来。

娱乐城这一块吃的就是大户，听说来的是女人，服务台急忙往七楼打电话，叫下来两个品相不错的男人来相陪。

施妖上了四楼后直接走向服务台跟里面的人说道：“请问这里你能做主吗？”

那女人一时没明白施妖的意思便问道：“您有什么事？”

施妖道：“是这样的，我是个导游。”说罢拿出了朗朗的作品。

“郑州旅行社？”这家在郑州地面上算是最大的旅行社了，所以本地人基本都熟悉。

施妖点头继续道：“我接了几个外地自驾游的大户，来郑州玩了几天后，想找地方玩一玩博彩娱乐，所以我来……”

没等施妖把话说完那女人便急忙道：“那就带过来嘛，我们这里不是吹，绝对是全河南机器品种最全、服务态度最好的。”

施妖笑了。

对方愣了两秒后就明白了施妖的意思。

那女人稍微沉思一下后道：“如果几位老板玩得高兴，我们会给你一定好处的。”

施妖道：“这几位都很有钱的，我就是开他们的车来的，几百万的车随随便便就给导游用，从这也看得出来。”

那女人道：“这样吧，按百分之二给你！”

施妖摇了摇头转身要走。

那女人急忙道：“稍等一下，我打个电话问下好吗？”

电话时间很短，挂断电话后女人给施妖开出了百分之五的价码。意思比较明显了，如果你带来的人在这里输了一百万，你可以拿到五万。

施妖听罢问道：“那么能给我什么保障呢？合约？”

那女人笑道：“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做合约！”

施妖道：“那就随便写个条子盖个章好了，要不然我一个小小的导游，心里没底的！”

那女人笑道：“这次成了，咱们下次还可以长期合作嘛，你做这一行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完了。放心吧，肯定会给你的！”

她嘴上虽然这样说，但心中早把施妖定格成多陪导游了。要不然自驾游的人岂能让她给找地方，既然出来是自驾，选旅行社的人就少，多数都是到当地后找一些多陪导游，既领略风土人情，又尝试了异乡女味。

施妖当然看得出她心中所想，不过她爱怎么想就怎么想，还别说，她这活还真是干一天就完了。在施妖的执意下，恺撒方还是给写了个条子，随后盖了章，本来那人说给签字的，她是经理。

不过施妖却道，我哪里知道谁是经理谁是服务员。

那女人听罢心中暗暗觉得此女确实厉害，要不然几个大款也不会被她玩得团团转了。

拿着盖了章的条子，施妖出了恺撒，开车回了酒店，再次换装。与此同时，朗朗对纸条进行了加工处理。

施妖再次离开酒店的时候没有开车，当她坐进出租车指明路径之时，正是下午五点三十分整。

第八章 五虎群羊道歉茶

虽然昔年定林寺乃是红门分舵，而且红门钵僧之名号也不比七公子低多少，但崂山斗法之后，钵僧就在红门中除了名，他所在的定林寺当然也去了舵口名号，却不知这大苦和尚今天摆的哪门子江湖茶。

五虎群羊茶。

华亮和释明在大苦摆完茶碗后都是一愣，这老和尚不仅摆江湖茶，而且摆的还是五虎群羊认错茶。

- 1 -

大苦和尚住院后，华亮三人仍然住在定林寺中没走，虽然寺内一众僧人，普遍都认为老方丈受伤跟这三个住进来的人大有关系，不过华亮和释明的身手他们也都见到过，心中虽有不忿，但表面上还算过得去，只不过伙食越来越差。不过原本三人对寺中的素食就不感冒，基本上除了早点都是在外面吃的。

神调门的男子走了以后，华亮就给王龙生打了电话，当然了事情最主要的原因是那块“龙骨”，至于来了什么样的对手和敌人，华火爷是从来不放在心

上的。

对于龙骨一事原来王龙生早就有耳闻，没想到这龙骨竟然真有，而且还就在定林寺当中！

在晚清，神调门的风光远在其他外门行之上，慈禧时期遍布全国的义和拳就是由神调门人组织的。

清朝末年，外八行之一神调门的歌者和舞者因寻龙骨发生了矛盾。神调歌者隐居山林，从此不出。神调舞者凭借着一身的技法，广收门徒，组建了义和拳，希望通过这种手段掌权清政府，以利用朝廷的力量，来帮助自己完成这个目标。

神调门的技法，多数是需要二人合作的，不过神调歌者和舞者之间也各有本事。人们所熟知的义和拳看家手段“神打”就是神调门的基本技法之一，不过由于没有歌者以及特殊的器材配合，义和拳的神打之术，徒具其形。

后来义和拳失败了，寻龙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不过真龙的传说却从此流传了下来。这事到底是真是假谁也不知道，高阳之所以把南京的落脚点安排到定林寺，主要是因为明朝时期曾在方山大兴土木，既然这次是寻找《永乐大典》，那么方山这里应该会有许多线索，没想到却引出来这么一件事。

对于神调门的出现早在王龙生的意料之中，丁八的声东击西之法也只能蒙人一时，有心者仔细揣测一下也就分析得八九不离十了。

电话中王龙生又把施妖一方的情况跟华亮介绍了一下，按进展看，华亮感觉自己这边也该有所行动了。

虽然高阳看出了丁八耍的手段，但这《永乐大典》究竟在南京何地何方他还是没谱的。虽然说永乐帝登基之后在方山动过土木，但毕竟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永乐大典》就藏在这里，所以华亮他们这次第一波到南京的目的并不是要去直接找。

高阳这一局名为“鹄生永逸”，是千门大局之一，此一局曾经在乱世中数次拨转历史的车轮。

大苦和尚的伤势虽然很重，但最危险的就是取出骨刺的过程，骨刺取出来之后到医院做的无非就是止血缝合一类的工作了，第二天晚上大苦就出院了。

要是一般人受这样的重伤起码要躺个三个月五个月的，大苦虽然体质远高于常人，也得在医院休息个三天五天的才算正常，但庙里住着两位煞星，他有些放心不下。再者也担心医院待的时间长了，会在千门火将和少林高徒面前丢脸，随即便早早地出院了。

老方丈无事出院，庙里一众和尚都喜形于色，释明打趣说这些和尚太不合格了，修心之路远着呢。

华火爷是有什么说什么，当下也不顾释明的感受便直指少林道：“我看少林寺的和尚也是一般，现在很少再有苦行修心的僧人了！”

释明听罢不但没有反驳，反倒点了点头感慨道：“我虽然当不了表率，但我理想中的佛门子弟确实不该如此！”

释明这句话当然不仅仅是说众僧无法控制喜怒哀乐的情感，更是指他们奢华的生活。

华亮听罢晃了晃手里的酒瓶很无奈地笑了，这酒是他在庙外不远的商店买的，这商店设在庙前，很显然是专供和尚们日用品的，既然有酒卖，就说明一定有人买。

释明见华亮摇晃酒瓶一时没有会意，还以为火爷在说酒不好，于是便道：“是该找个地方喝点好酒了。对了火哥，你可是酒里的大行家，你认为什么酒最好？”

说到酒华亮可确实是名副其实的行家，想当年他和高阳二人走遍中国寻找八将人选，这酒是走一路喝一路。“你认为什么酒最好？”

华亮先卖了个关子，把问题反问回去了。

释明拿起酒杯摇了摇说道：“现在的酒多是酒精稀释，像咱们喝这个，无非能有个暖心的作用，应属下下品。”

见华亮点头，释明继续道：“粮食酒在我国传承千年，粮食酒的好坏一看工艺，二看原料，所以粮食酒中好坏参半，高下都有，总的来说，有下品糟粕粮酒，也有上品精粮佳酿。”

华亮道：“现在除了一些为保招牌的老字号外，精粮的酒都少见！”

释明忽然神秘一笑道：“不过我还听说，传统江湖中流传这样一段话叫‘动情女儿红，忘情百草香，无情血压顶，绝情煮心汤’，说的就是四种美酒，不知

火哥喝过几种？”

华亮听释明说这段话的时候仰头闭眼仿佛是在回味，释明说完好半天华亮才道：“女儿红乃细粮中的精品，十八道工艺缺一不可，最关键的是要窖藏，如今的流水线时代，窖藏美酒已经越来越少了。我当年在绍兴确实喝过正品的女儿红，确实是人间佳酿……”说着华亮想起了那个绍兴女孩多多。想起那段青涩的爱情和刻骨铭心的离别，神情不禁又神驰起来。释明还以为华亮在回忆美酒，当下也闭眼遐想女儿红之味。

只听火爷又道：“有粮食酒就有其他作物的酒，百草酿产于湘西，现在秘方早已鲜为人知，只有滇南蛊门掌握此酒的酿造技巧，火哥我有幸品过一坛，确实回味无穷，与窖藏女儿红不相上下。”

释明道：“蛊门之酒火哥都敢尝，佩服佩服。”

华亮哈哈一笑道：“粮能酿酒，草能酿酒，花也能酿酒，蛊门不仅有百草酿，还有百花酒，但只因花精难觅，出产甚微，所以名声不显罢了。”

释明羡慕道：“百花酒火哥也喝过？”

华亮摇头道：“这个倒没有，据说这百花酿十年才能出一坛，不过十几斤。忘情百草，迷情百花，我的口福还不够啊！”

释明听出华亮是在按照那段诗歌在逐个讲解，下一个就轮到传说中的血压了，忍不住问道：“血压可在江湖上大大有名，不知道……”

华亮点头道：“喝过，人间少有，世上难寻的美味，血压酒的原料是雪地的寒松。”刚说到这里释明忍不住插话道：“树也能酿酒？”

华亮道：“当然，酒之一物，乃万物精华所在，粮食可以，花草可以，树木当然可以。血压酒的秘方现今天下只有柳七爷一人知道，柳七一死恐怕天下再无此酒了。”

释明道：“柳七那老妖怪还能死？现在恐怕有二百岁了吧？不去申报吉尼斯纪录真是亏了。不知这柳老爷子身在何方，要是知道的话，我真要去讨一杯喝喝！”

华亮苦笑着摇了摇头，他并不准备把柳七身在长白山的消息泄露出去。

释明又问道：“这传说中的三种酒火哥都喝过，羡慕啊羡慕，就是不知后面说的煮心汤是何物，难道也是酒？”

华亮点了点头道：“是酒。”

释明问道：“火哥也喝过？”

华亮摇头道：“这种酒已经失传几百年了，我怎能喝过。”

释明道：“火哥可知这酒是什么原料的？”

华亮道：“女儿红是粮食酒，百草百花酿是花草酒，血压是树木酒，这三种都是植物所产，这煮心酒嘛……”

释明接话道：“难道是用动物……”

华亮点头道：“动物精华所在，无非是心和脑。用动物心脑制成的美酒便是煮心酒。煮心酒按酿酒动物的不同还分许多档次，据说最高档次的煮心酒最后出现是在宋朝。这种酿酒方法的绝迹也在宋朝。”

释明道：“最高档次……难道是人心？”

华亮点头道：“据说是这样的，当年岳家军的背嵬军就备有此酒。”

释明听得不睁虎目感慨道：“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没想到这竟然是真的。不过这样的杀生酒，失传也好！”

释明说完再端酒杯，但刚才谈了许多美酒，此时再端这工业酒精兑水之物怎么都喝不下去，于是便道：“走，咱出去寻点好酒来喝吧。”

刚说完释明就觉得不妥，华亮和冷香是来南京办事的，可不是玩的，自己还美其名曰来帮忙，一点忙没帮上不说，还让对方帮了自己的忙，此时再拉人家出去喝酒……怎么看怎么不着调。

释明道：“对了！别喝了，火哥不是有事要办吗，别耽搁了大事！”

华亮回头喊了一声在屋里看小说的冷香，随后跟释明道：“走吧！喝酒就是大事。”

释明急忙道：“但，这次来南京可不是为了喝酒啊！”

华亮神秘一笑道：“跟为了喝酒也差不多，你也不想，我和冷香，一火一脱，我二人能干什么？”

释明这才恍然，原来高阳竟然派了一个应急和一个善后的两个将才来，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三人刚要起身出去喝酒，一个小和尚跑了过来双手合十道：“二位……三位施主，我们方丈有请！”

给人家这里吃，给人家这里住，人家当家的喊你过去聊聊天，一般人当然都

不好拒绝，可千门火将不是一般人。

我火爷住你的、吃你的是看得起你……

“我们还要去喝酒，等回来酒醒了，再去跟你们方丈玩吧！”

那和尚没想到华亮会这样回答，当下双手合十在胸前愣在那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冷香感觉就这样拒绝一个刚刚负伤归来的老和尚有些残忍，当下小声道：“我们与方丈聊完天再去吃饭吧。”

冷香对华亮还不像高阳那般熟悉，所以提这种违背性建议的时候语气很是小心。

华亮听罢，抬头看着那前来送信的和尚道：“还不带路？”

那和尚没想到转机来得如此之突然，当下急忙躬身称是，前方引路。

冷香的提议华亮还是不好直接就驳的，小姑娘初入江湖，这是她的第一次历练，如果说什么都被驳都被训，会对她的自信心有一定的打击。反正早喝晚喝分别不大，华亮只是不愿意让别人支配而已，当然了高阳是个例外，不过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能说是支配，那近三十年的生死之交很难用语言去形容。

大苦和尚没有躺着，华亮和释明来到方丈禅房的时候，老和尚还迎了出来。虽然面色稍差，但语调神情看上去跟正常人没什么差别，不说还真看不出来受伤的样子。

不过这些在华亮的眼中却觉得好笑异常，大苦和尚的功夫华火爷亲眼见过，也亲腿尝试过，根据那伤势分析，华亮知道老和尚在强挺，看来面子这东西，佛门弟子也是放不下的。

“火爷里面请。冷将才、释僧里面请！”

大苦将三人请到禅房之后，让小和尚添了茶，随后让服侍的小和尚出去了。

华亮和释明一看茶桌笑了，大苦今天摆的竟是江湖茶。

虽然昔年定林寺乃是红门分舵，而且红门钵僧之名号也不比七公子低多少，但崂山斗法之后，钵僧就在红门中除了名，他所在的定林寺当然也去了舵口名号，却不知这大苦和尚今天摆的哪门子江湖茶。

五虎群羊茶。

华亮和释明在大苦摆完茶碗后都是一愣，这老和尚不仅摆江湖茶，而且摆的还是五虎群羊认错茶。

释明入了佛门，但江湖上的事他也知道不少，见大苦和尚凤手亲斟了认错茶后就问道：“禅师何意？”

大苦摇头苦笑，随后先端茶碗道：“还请三位陪老僧一杯！”

华亮虽然性子火爆办事任性而为，但可不是刚出道的雏，老和尚摆了五虎群羊茶出来，说都不说原因就让自己喝，火爷怎能相陪，当下华亮竖目横眉道：“大苦和尚是欺负我这个武夫没有脑子？”

大苦忙放下茶杯道：“怎敢，怎敢。”

华亮道：“把话说明白再喝，我虽不善于玩脑子，但我火将有拳头，你更别忘了我千门八将聚齐，你这点脊梁不够我高兄弟挑眉之用。把话说明还有商量的余地，你若耍花样，我拆了你的定林寺！”

华亮说出这番狠话是有原因的，大苦莫名其妙地摆出五虎群羊茶，说明一定有事情对不起三人，如果他们三个现在喝下去了，以后即便知道了也不能来寻这个场子。大苦之所以在对方还不清楚自己伎俩的时候早早摆出此茶，他也是知道这点手段瞒不过千门主将，要是以后被发现更是麻烦，不若现在趁着火将暴躁、脱将年轻，先把这关蒙混过去，不过他小看了华亮。

见华亮不端茶，冷香也把茶杯放了下来，傻丫头现在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甚至她连这个茶阵都不认识。

大苦长叹一声道：“老僧如实而说，希望火爷勿怒！”

华亮冷冷道：“听完再说！”

大苦知此事现在不谈不行，便道：“从这茶阵上想必你们也知道了，老僧仍属红门！”

见三人都不说话看着自己大苦继续道：“一百二十年前，钵僧和宗门主斗法崂山，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斜塔之下的龙骨。”

大苦说到这里华亮和释明对望一眼，心中都震惊不已，一百多年前的那场崂山斗法，他们都是有耳闻的，就是因为那次钵僧败北，所以脱离了红门，没想到这里面竟然还和那副龙骨有关，而且听大苦话里的意思，貌似这场斗法也是他们红门内部设计出来的。

只听大苦继续道：“当时七公子当中的石六爷为了修习青龙摆尾，遍地寻找传说中的龙骨。宗门主担心石六爷知道龙骨在红门手中，便与钵僧祖师设了此计，让钵僧假脱红门以守龙骨，以后石六爷便是寻来了，也好有个脱口，不用照顾七公子之间的面子直接相送！”

大苦谈及红门先贤的事迹时，措辞都比较委婉，但华亮和释明这两个粗人却也听明白了，简单说就是宗二担心石六知道龙骨在红门直接跟他要，那样他还不好意思，所以就让假装脱离红门的钵僧去看着，即便是石六找到了，钵僧也好说话，我不是红门人了，我跟你也不认识，凭啥给你……

但说了半天大苦和尚还是没有说这次五虎群羊茶唱的是哪一出，华亮听了半天自己毫不关心的无聊故事，不禁有些恼火起来，便道：“你们红门的人道道也不少啊，都想来蓬莱山混日子？”

大苦知华亮此说是将宗二爷和自己都贬了，说自己两句无妨，毕竟自己对不起人家，但宗二祖师是红门先贤，如果大苦被人骂祖宗就这样认了，可真没脸面再言自己是红门中人了，于是便道：“火爷的话有些偏执了，千门可不正是靠这些走江湖的。”

大苦本以为华亮听他这样说当场就会掀桌子，即便是那样他也只能认了，谁知华火爷听罢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笑着道：“你们那点耗子扛枪的把戏，还敢跟我千门大局相比？快说正题。”

大苦和尚被火将这莫名其妙的脾气搞得神经兮兮的了，也不知道这爷啥时正常啥时候不正常，当下只能继续道：“这次千门二位将才来此，我便以为你们是为了龙骨而来的！”

说到这里冷香忽然感觉出不对，便问道：“既然禅师说你们的使命就是在这里看守龙骨，那么那天你跟我说的斜塔之下有奇门阵，你进不了让我帮忙……是假的？是什么意思？”

大苦道：“我不过是想试试你们是否为此事而来，一是想看看冷将才有没有破这个红门幻阵的能力，二者也想看看你见到龙骨之后会是什么表情，然后再从中分析。”

冷香道：“既然你经常下去……怎么还会受伤？”

大苦苦笑道：“只因你破去幻阵的方式，与原本的禁制相悖，不知怎的就

触动了老僧也不知道的机关。后来老僧受伤，三位舍身相救，我才知是错怪了好人。”

冷香还想就那龙骨的疑团发问，华亮一旁忽然冷冷地说道：“如果你不是被骨刺所伤，你见我妹子可破你机关，你会如何？”

大苦支吾道：“我……我会抓住冷将才，如果你们真的是来寻龙骨的，我会用她来威胁你，迫使你们放弃！”

华亮道：“抓住？恐怕是暗杀吧！”最后一个吧字，华亮吐出之时，茶桌上的茶杯都晃动起来，整个房间当中嗡嗡作响。

大苦急忙道：“出家人怎能违佛之法意，老僧是绝对不会伤害冷施主的。”

华亮看着大苦的眼睛道：“无论如何现在未有你说的那个如果发生，我现在也不会以莫须有来和你计较，不过我想告诉你，你算盘打得不对，我千门火将不是受人威胁之辈，我蓬莱山人也不是人人都能抓住或加害的。”

大苦摇头道：“老僧一念之差，恶念占心间，被三位所救之后，思前想后，尽受自责之苦，所以决定将事情说开，跟三位道歉。”

释明看了华亮一眼，他希望能从华亮眼中看出他是饶恕大苦还是如何，但华亮此时双目厉则厉已，却全无杀气，释明也搞不清楚他在想什么。

只听华亮道：“好吧，我火爷今天心情好，不与你计较了。”

大苦听罢急忙端茶，冷香其实也不想打架，见亮哥如此说，她也很是满意。小姑娘虽然方才听到大苦说要绑架她，但她此时却一点也不生气。她觉得人家是看守这个的，谨慎点也是正常。可惜千门主将远在千里，若不然他只需片刻就能听出大苦这话里的另一层猫腻。

大苦听华亮这样说急忙将茶杯端起，跟三人喝了五虎群羊道歉茶，饮罢茶水之后，释明道：“禅师跟我们讲讲那副龙骨吧，难道这个世界真有龙？”

大苦这次能保全性命多亏面前三人所赐，而且自己恶念再现，事后愧疚之意甚浓。虽然如此，如果华亮三人真是为了那副“龙骨”而来，大苦作为红门中人，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说出去的，但他现在清清楚楚地知道了，千门将才与少林弟子这次来南京跟那副“龙骨”没有半点的关系，所以也就没必要藏着了。

“那确实是一副龙骨！”

“你怎么肯定？就凭那副骨架？”

虽然是大苦亲口说出，但三人还是不敢相信这个世界上真有龙。

大苦道：“这个世界上真有龙，甚至一直到明朝开国之时，世界上还有飞龙的存在，朱棣坐稳了龙庭之后，龙就灭绝了！”

大苦和尚的一番话说得认真非常，表情丝毫不像说笑的样子。华亮和释明虽然身处江湖，知道那些久不见世的稀奇秘法和古怪之物，但毕竟也是受过十几年传统的教育，而且生活在这个科技引领时代的新世界，有龙这个说法在两人这里一时总是无法接受的，虽然华亮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言论了。

释明道：“你怎么敢这么确信？”

大苦将五虎群羊茶的阵势推散，将茶杯重新排列，又为华亮等三人添了茶水之后才道：“这是一个尘封了几百年的秘密，我想这个世界上知道的不会超过三个了。”

华亮和释明都急着等待答案，所以并未在意大苦将道歉茶的阵势打散，大苦这一招分明就是想借故事之理，彻底让原来的梁子揭过去，原来他已将道歉茶的阵势摆成了交情茶。

不过大苦此举却有些画蛇添足了，千门火将说一是一，既然刚才喝了你的道歉茶，以后就肯定不会再拿这件事来说事。

在场的三人全被老和尚的开场白吸引住了，三人竟然都有些激动。按理说千门火将一身功夫已近通玄之境，万事都应古井无波，可偏偏花火爷就是一身的脾气，甚至连柳七爷都曾经在长白山上跟高阳提及，他想不透华亮的那副性情怎么能白拳大成的，高阳没有回答。他当然清楚，这是个秘密，只有他们两个人清楚的秘密。

“龙自古就是我中华民族的象征，是皇权的象征，是万物之王。”

大苦接下来的话，并不是在为三人解惑，而是开始对龙进行了阐述。虽然三人都很急迫地想知道答案，但谁都没有催他，因为他们都清楚，这看似无关的话里，肯定有关键的信息。

“中国几乎所有的帝王，都是以龙自喻，皇袍上绣着五爪金龙，皇上坐的都是龙椅，都自称为真龙天子，而且明以前的史书上有很多关于帝王梦龙见龙的记载。”

说到这里大苦停住了，释明也终于忍不住问道：“你说这些又是什么意

思呢？”

大苦道：“你是否觉得龙之所向就是皇权所向呢？”

三人都听得不太明白，所以都没有回答。

大苦继续道：“还记得史书中对杨坚、李渊、赵匡胤等的幼时或是成大事之前的描述吗？”

大苦说到这里，华亮忽然抬起手来食指指向天花板侧着头似乎在思索，众人都知道火爷要说话了，所以都看向华亮。华亮此时还没注意三个人都看着自己，愣了好半天后才道：“这三个人，我有两个好像听说过……”

大苦听罢一口茶差点喷出来，幸好老和尚双唇紧闭，将茶水硬憋了回去。不过释明随后说的话，一下便撬开了大苦的嘴。

“嗯，确实有些耳熟，有一个名字我也听说过。”

好嘛！本来大苦说了三个认为众所周知的名字，结果到华亮那里两个貌似听过就已经让老和尚受不住了，谁想到释明这里变一个了！

“禅师怎么了？”冷香见大苦喷茶，还以为伤发作了，急忙发问。小丫头就是不知道记仇，方才老和尚还说如果是来寻龙骨的就要如何如何呢。

大苦很无语地擦了擦嘴角道：“没事，没事，这些人都是开国的皇帝。”

华亮与此同时也“哦”了一声道：“想起来了。赵匡胤，长拳之祖嘛！”他确实是想起来了，不过想起来的却不是赵匡胤的皇帝身份，而是他在五行的开山贡献。

其实也不能怪释明和华亮，文化课两人当然都学过，不过由于某些原因，他们肯定成绩“一般”，没事又不去专注电视剧一类的，肯定就会忘记。

再者李渊和杨坚虽然是开国君主，但也基本没什么作为，很难让人牢记，甚至现在还有许多人认为大唐的开国皇帝是李世民呢。

大苦无奈归无奈，故事还需要继续讲，只听他道：“这些开国君主，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零星散点地能找到他们和龙的故事。”

大苦说到这里，三人也终于明白老和尚想要说的是怎么了。

释明道：“那无非就是一个愚弄百姓的手段而已，用神物来提升自己，让人们信服他是真龙，他是天子，这些不过是编出来的罢了，岂能把这个当真。”

大苦摇头道：“我说这些，并不是想用这些记载让你相信龙的存在，说这些

是为了让你明白龙消失的原因。”

这时，华亮一下就明白了大苦的意思，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外八行的，他知道那段历史。

“难道竟是朱元璋？”千门火将问。

大苦点头道：“正是朱元璋。”在随后大苦的话语中，华亮等人接触了一个尘封了千年的秘密。

朱元璋是一个极具野心之人，甚至他的野心比中国五千年来历代帝王加起来都要大。他所打下的江山，不需要人们去功德千秋百代，万世长存。他要自己通过不择手段的努力，去完成这个几千年来没有一个朝代能完成的目标。

外八行左右着历史的发展，几乎每个朝代的变更都有外八行的人物参与，这个没人比朱元璋更清楚，他的江山就是外八行的朋友帮打下来的，所以他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杀人……杀尽外八行的门人。

几乎每个改朝换代的人物出生，都会有龙相伴，老百姓也认为龙之所向便是民之所向，现在龙在朱家的头顶上飞了几圈，难保多年以后它不去别的地方飞飞……那样民心就乱了。朱元璋知道，江山的基础是百姓，所以他决定……杀龙，杀尽天下之龙。日后没有了龙，谁还能用这个百试不爽的造反噱头？

“这些你都是在哪听说的？”释明还是不敢相信。

大苦并没有直接回答释明的问题，而是继续说道：“明朝万历和永乐年间，有过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几次迁移，几乎可以说是把一个区域内的农民整个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你知道为什么吗？”

释明自己的问题没有得到解答反而换来了反问，他怎能有心情去答，当下硬生生地说道：“我怎能知道，迁移我都不清楚，别卖关子了，快点说吧！”

大苦道：“这就是因为他们要杀龙，绝对秘密地杀龙，所以存在龙区域的百姓必须转移，不信你可以去翻阅一下古代的地理书籍，看看明朝人口迁空的地点，是不是在古代都有现龙的传说。”

华亮和释明当然不会因为想证实这个问题而去翻书，他们之所以会打听这个，一是搞不清楚神调门的举动，再者就是好奇而已。

释明再次把那个问题抛了出来：“你又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呢？”

大苦端起茶杯喝茶，假装没有听见，看来此事他不想说。

虽然在讲这些事的时候，大苦和尚一直试图通过各方的信息让华亮和释明相信这世界上真有龙，但说到最关键的问题时他为什么又回避呢？

他试图让华亮和释明相信的原因不难想象，这是一种优越感，他比武输了，比人品更是大输特输，此时他是想在比知识这一块赢回点面子来，却不知华亮和释明二人谁都不在乎这个。

见大苦不愿说，释明也就不再问了，想着故事也听了，见识也涨了，也该到喝酒的时间了，刚要拉华亮起身，却见华亮端起茶放在嘴边定在那里。

“火哥？你想什么呢？”

华亮愕然道：“如果那真是龙骨的话，青龙摆尾恐怕要现人间了。”

- 3 -

相比什么朱元璋杀龙，华亮和释明则更关心神调门的男人寻龙骨的用途。

青龙摆尾和白鹤亮翅、黑虎掏心一样，几乎会打拳的就听说过这招式，同样它也与后两者相同，乃是中国几千年武行当中的秘传绝学。

“火哥？神调门真有神龙摆尾这一招吗？”释明问这句话的时候脑海里在想着黑虎掏心给他带来的惊骇。

华亮见他眼神有些飘忽，就知道他想起了上次的比拳，于是拍着他的肩头道：“有又能怎样，没有又能怎样，少林寺成百上千的和尚都练一指禅功，练出指风的有几人？”

释明当然明白华亮的意思，这是千门火将在给他信心，不过他也可以从华亮的话里确定了，神调门确实还有青龙摆尾这一招。

大苦在一旁注意的却是华亮话的表意，他听华亮问完话释明半天没有回答，也好奇地问道：“你说当年的海灯禅师可以指风穿纸，是真的吗？”

在耍钵上大苦出了些风头，技压少林武僧释明。释明早就想找个机会扳一局了，虽说那天他将大苦的铜钵咬坏，出了点气，但他也清楚他的举动实属有些无赖，何况还是华亮帮忙他才能咬动的。

释明咧嘴仰头道：“岂止是穿纸，我师尊都可在五米外指风穿纸，想当年还

在人民大会堂表演过，岂能是假！”

大苦道：“据说尊师湛阳法师也是修行一指禅功的高手，想必也传到了你这里。”大苦说到这就停了，但在场的人谁都知道他后面未说的话是什么。

用别的来叫板释明心里还没谱，斗钵他是肯定不行的，比拳输给黑虎掏心后，对他拳脚上的自信度打击也不小。但要说指功，释明可是自信非常，甚至就连华亮在内，释明也不相信千门火将的指功有自己强。

他可是少林寺千年建寺以来，第七个练出指风的人。虽然说穿纸不行，但五米外打个蜡烛还是不成问题的。

当下释明便道：“上次大苦禅师表演的飞钵神技让我等大开了眼界，今天我也献个丑，表演表演少林的一指禅功。”

冷香是个愿意凑热闹的人，听完之后立马拍手叫好。大苦早就想转移一下话题了，歉也道完了，故事能说的也都说了，再说下去……这个歉就要白道。不过没想到话题竟然这么好转，他都没想到摆着江湖茶的茶桌上，跑题竟然如此地轻松。

一指禅功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但我肯定绝大多数人对这四个字的读法都是错误的。通常人们都会认为这种功法叫一指禅，其实不然，禅功二字才是连读的。

少林练体的法门很多，名称也是各式各样，有神功，有玄功，甚至还有叫大功小功的，但以禅功为称呼的却只有两种，而且两种都是练指的，那就是一指禅功和二指禅功。这两种功法都是禅宗之祖慧能所传，但慧能的再传弟子不少，所以一指禅功和二指禅功会的人现在也很多，不仅仅局限在少林寺，不过要说正宗还是非嵩山少林莫属。

释明还未交代大苦和尚都需要一些什么设施呢，大苦就站了起来前头引路带华亮等人来到练功房。

定林寺的练功房不小，当然释明看起来就是很小，与少林百人跳跃不撞身的练功房比起来，确实不大；但在冷香眼里却已经是不小了，起码比妖姐的店面要大得多。她可不知施妖在王府井的黄金地段，一平方米的价钱都够买这半个屋子了。

二百平方米的练功房中间没有砌墙，直接用兵器架子阻挡，隔开了几个空间，释明本来就是想让大苦点个蜡烛拿个挡板也就好了，没想他却将三人带到这

里来了。

进屋之后释明就道：“大苦禅师的意思是不让我表演，咱过过手？”

释明想着大苦可能是认为表演那套太虚，不如上手实在，所以才这样问，这也是现在中国武术所面临的尴尬。

现在有很多功夫都是打起来好看，但动起手来却连只有五招半的泰拳都打不过。

但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现在功夫所面临的尴尬完全是因为社会形势所造成的。真功夫不是没有，而是没被公开罢了。有句古话叫侠以武犯禁，要想社会有一个良好的治安……不用多说了吧？都明白。就这样真功夫就被限制了，一些表演性的武术被无限推广了起来。

不过大苦和尚也是武行中人，释明只要一伸手他就清楚得很，带释明来这里怎能是为了过手。

当释明刚把话说完，大苦就拉开了一道密密麻麻插满长棍的兵器架子，指着后面说道：“你看！”

兵器架子的后面摆放着一样东西。

一面钢板。钢板高约一米八，宽约一米，在钢板一米二三高度的位置，有一个拇指大的孔洞。

释明看到这个一下就愣了，好半天才道：“原来大和尚也是一指禅功的高手。”

大苦摇头道：“老僧可不会一指禅功，这是我师父留下来的。”

释明道：“你师父也练一指禅功？”

大苦道：“定林寺虽然是红门舵口，却也是佛门庙宇，修法练禅再正常不过了。”

释明听罢也不多说，有这个钢板就好办了，走上前去，准备绕到钢板之后测量距离然后让大苦和尚点蜡烛。

谁知绕过钢板之后释明竟然在距离钢板差不多五米远的地方看到一个屏风，纸糊的山水屏风，若是光看到一个屏风释明还不会惊讶，但这屏风竟然从中裂开，一个不大不小食指粗细的小孔就在裂开处的中心处。

刹那间释明心灰意冷，一丝表演的兴致都没有了，这小小的定林寺当中，竟

然也有人能指风穿纸。这样的功夫，就在少林的历史上也只有两个人能做到。

这时大苦在释明身后道：“以你这个年纪穿纸不太现实，指风五米能打灯就已经是百年少有了，不知你让我钢板之后摆放何物？”

这钢板华亮也看明白了，总的来说作用就是挡风和聚风。这并不矛盾，钢板的外表面是外凸的，除非指风准确正好穿过小孔，要不然是不可能通过的，同时外凸还能防止其他肢体部位产生的风劲穿过去。面对屏风那一面是内凹的，这样可以使穿过小孔的指劲不会太过分散。

释明又盯着那个屏风好久才低声道：“既然贵寺有人能指风穿纸，我又何必再班门弄斧呢！哎！”

释明现在心情低落异常，少林的钵不如人家自己还可以接受，但少林的正宗禅功，竟然这定林寺中也有人会……而且还比自己强很多，让这个心高气傲的小和尚如何受得了？

大苦仿佛看出了释明的心中所想道：“我师父虽然练过一指禅功，但却没有达到五米穿纸的境界，甚至五米灭灯都不能，最多只能三米打灯，这屏风是海灯禅师打碎的。”

“啊？”就连华亮也惊讶了。

海灯禅师竟然还来过这里，而且还表演过一指禅功？

“海灯师尊？他怎么会？”这大喜大悲的，让释明的神经也有些受不住，刚才他还在说人家定林寺的和尚修心不够呢，看来他自己差得也很远。

大苦道：“不如看了你的一指禅神功再说？”

释明听大苦此说，还以为大苦认为他方才不想表演是怯场呢，既然这屏风是那师尊打坏的，释明还有什么好说呢，自己的一指禅不如师尊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当下便朗声道：“六米后燃灯！”

“六米？”大苦不敢确信又问了一遍。

这五米和六米虽然只相差一米，但其间的差别可是太大了，可打六米外的灯灭，指风基本就可以穿一米以内的纸了。

这纸可不是咱们现在的稿纸，是质地稍逊牛皮纸的屏风纸。要是稿纸的话，能几米打灯就能几米穿纸，当然华亮大苦等人都是里面的行家，这些不用说也清楚得很。

见释明点头大苦和尚也就不招呼小僧，亲自到钢板之后拉开屏风，摆上灯架，在六米外的距离点燃了一根手腕粗细的大蜡烛。

华亮看罢苦笑不已，这大苦是存心让释明丢丑啊。

蜡烛粗细的讲究也很多。如果蜡烛过于粗火苗就大，捻下的油也就多，指劲若是不足，肯定是难以吹灭的，华亮虽然没有见过释明指风外发距离，但释明却用一指禅跟他动手比画过。华亮感觉以释明的功力而言，这种巨大的蜡烛，他五米之内也差不多可以打灭，但六米肯定不行。而且上次用截血的方法跟神调门人斗拳，内脏都有轻微的震伤，没养些日子难以恢复到巅峰状态，释明眼下的这个状态，四米恐怕都困难。

释明当然也清楚自己的身体情况，不过他感觉在地宫当中看华亮的白鹤亮翅之后，自己所获颇多，对练体之道的见解更深了，所以他才想挑战一下六米的距离，谁知大苦和尚竟然找来这么大一根蜡烛，不过方才自己大话说出去了……此时要不打的话……

大苦点完蜡烛后面带笑容地走到钢板之外，那老脸面带着笑意，显得兴奋异常，甚至都红扑扑的了，与刚才受伤贫血的形象大相径庭。也不知是为了能见到这样的绝技而兴奋，还是知道释明即将出丑而暗喜。

释明无奈只能强挺了，心想就是累吐血了我也要把这蜡烛打灭了。

就在释明站在钢板之前运气的时候，华亮忽然趴在冷香的耳边说了两句话。

冷香听罢点了点头随后道：“等等！我去量量是不是六米，大苦禅师就走了几步怎么能准呢！我这汗巾是妖姐为我做的，正好半米长，我去丈量一下！”一边说一边解下缠在手腕上的汗巾，在众人面前展开。

大苦将飞钵玩得出神入化，对尺量的把握岂能不准，他自信自己测量的距离，误差绝对不会超过一厘米，他估计冷香此举是看出释明可能打大蜡烛本来就难说，如果距离再远了，肯定就不行了。大苦也没说什么就任由冷香去了，释明也正想多调调气。

其实也不是大苦存心要让释明出丑，他师父以前练一指禅功确实是都用这样的大蜡烛，这里也只有这样的大蜡烛。

冷香拿着汗巾在地面上一翻一倒地丈量时，华亮忽然问大苦道：“大和尚，你师父学了一指禅，你怎么不练？”

大苦道：“这一指禅功，师父并没传过，可不是我不想修习。”话语中多有失落之态，看来对没学到一指禅功多年来仍有遗憾。

这时候冷香已经走了过来，丈量完了正好六米，一点儿不差。

在冷香的称赞中，大苦和尚向钢板后看了看，蜡烛并没有被挪动地方，他眼睛的精确度比脚步还高。

华亮道：“释明，快快表演你的一指禅功吧，我们都等着呢！”

释明用鼻子“嗯”了一声，没有张嘴，这时正是运气的关键时刻，所以释明无暇作答。

释明的双手垂在身侧，不见任何动作，那姿势就好像西部牛仔比枪一般。忽然释明暴喝一声，右手不见抬起便已到了胸前，速度之快眼观不及。

嗖！

风声尖锐，刺耳非常，钢板后燃烛已灭，释明的手不知何时已平伸向前。

冷香一边拍手叫好，一边跑到钢板之后观看。大苦和华亮二人却未动脚步，蜡烛灭了谁都看得见，两人都自顾身份，当然不能跟小姑娘一般。

释明在小孔当中也看到蜡烛熄灭了，不由得长出了一口气，这次真是超水平发挥了。

大苦道：“少林神技，老僧虽是第二次观看，但仍旧是佛心难平。”

大苦说第二次观看，第一次当然看的就是海灯法师表演了，现在释明打完灯了，大苦卖的那个关子也该解了，不等释明问大苦就已经说了起来。

原来海灯法师五十年前来过定林寺，那时大苦和尚才十四岁，不过那天的事情他却记得很清楚。

海灯法师与他师父灵智先是谈了一天的佛法，随后又谈了一天的武功，那时候大苦一直在身边伺候着。第三天早上，大苦又来禅房服侍两位高僧，却见师父和海灯都伸出食指点着对方的额头。

见大苦进来，两人又放手大笑了起来。

海灯问：“你悟了吗？”

灵智答：“我悟了！”

海灯再问：“你悟到什么？”

灵智伸出右手食指。

就在这时海灯忽然抬手抓住灵智的食指随后用力向关节的反方向一掰。

咔嚓一声后，灵智的食指都已贴在了手背上。

少年大苦吓得差点大叫出来。若不是见师父面色坦然，他此时都已大哭出声了。

就这时海灯又问：“你悟了吗？”

灵智看了看自己的断指道：“你说什么？”

随后两人哈哈大笑。

表演一指禅功是海灯为灵智治疗伤势之后的事情，大苦也看到了，那时他没有多么惊讶，只是觉得很好玩，等到他日复一日地练体，功夫一天比一天高的时候，惊讶之情就一天一天地加深。

海灯只在寺里待了三天，三天后他就走了。海灯走后灵智师父告诉小大苦，这人是一个高僧，当大苦问这高僧是哪个寺庙的时候，灵智的回答却是：“他不属于什么寺庙！”

听大苦和尚说到这里的时候，释明的脸色有些难看。华亮知道这其中原委，便道：“时候也浪费得差不多了，咱去喝酒吧！”

说完也不跟大苦招呼拉着释明走出了练功房。

海灯法师与少林之间有过很长的一段纠葛，甚至在当时宣扬得全国都知道，报纸也频频地报道，成为海灯案。

事情的起因都是因为海灯法师少林方丈的这一称呼。海灯法师是不是当时的少林方丈呢？

确实不是，甚至他出家学艺都不是在少林，不过是经常在少林挂单罢了。不过海灯后来被少林内室堂的高僧留下，讲解武艺，宣扬佛法，那时便有了少林僧的身份。

不过在七十年代的时候海灯法师广收门徒，传授抗癌长寿的练气功夫，而且还时不时地表演一番，犯了一些忌讳，这忌讳……当然了我又不能说了，你懂的。

于是便被打压，以至于一夜之间媒体纷纷指责什么骗子和尚，根本不是少林方丈，滚下神坛一类的。其实海灯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少林方丈，不过是他的一

些门徒收人时候随口说的。

海灯随后幡然而悟，当下便关了武馆，回少林潜心修佛了。

大苦和尚提了一句海灯不属于任何寺庙，释明还以为他是在揭师尊几十年前的事。

这件事上释明又错怪大苦了，大苦和尚无非是将当年听到师父灵智和尚与海灯的对话说出来而已，他可没想这么多。而且灵智和尚这句话的意思，也绝对没有丝毫不敬之意，反而充满了无上的敬仰，因为海灯让自己明白了一种禅——一指神禅。

龙骨的事情华亮和释明等人都当故事听了，华亮感觉有必要跟老高说说，毕竟也是明朝时期发生的事情，管他是真是假呢。不过眼下喝酒才是最重要的。刚才跟释明谈了半天酒，自己的酒瘾也被勾出来了，如果现在不找个地方痛饮一番，就太对不住自己的酒虫了。

大苦也没搞明白，怎么说着说着这小和尚又要恼，不过他也不准备细想了，毕竟那一关是蒙混过去了。

看看被释明打灭的蜡烛，再看看千门火将那不屑的表情，大苦忽然有种感觉，那就是无论自己的飞钵还是释明的一指禅功，好像在千门华火爷的眼中都是游戏一般……

- 4 -

华亮和释明走出定林寺大门的时候，释明忽然道：“我怎么感觉刚才那蜡烛的距离不是六米？”

看着释明一路都在想这个问题，不过院中来来往往的小和尚非常多，所以出了大门后他才问了出来。

华亮和冷香相对一笑。

“当然了，我去丈量时候做了手脚，蜡烛距你的实际距离也就是四米多一些而已。”冷香得意地动了动缠在手腕上的丝巾。

释明瞪大双眼道：“这样岂非被那老和尚笑话……妹子要帮我也不能……”

华亮知道释明面子上有些过不去了，于是便上前拍着他的肩头打断他道：“香妹子可不是去搬的烛台，大苦又怎能看见，还跟我硬挺啥！”

当时释明在钢板外运气，所以并不知道冷香用的什么方法移近的距离。但距离发生改变那大苦和尚一旁看着又怎能发现不了？对了！释明忽然想到了冷香的身份。

“障眼法？”释明问。

华亮道：“我不懂，反正我是看不出丝毫的端倪。”

冷香接话道：“是奇门遁术当中的四鬼挪移之术！外面的五个方向都是视线的死角，只有背面和两侧的斜角方向可以看出来，你们都站在外侧，根本发现不了！”

释明听罢伸出拇指赞许地对冷香比了比，但神情却显得没落异常，不过华亮和冷香却都没有太过注意。

华亮就是那样直接的人，他清楚释明无法在六米外打灭蜡烛，又不想让自己兄弟丢了场面，所以就让冷香做了手脚。他却没想到这样对释明虽是一种帮助，但同样也是一种打击。

释明也不想因为这件事让他在心中对火哥产生隔阂，所以在门前大道等出租车的时候，释明说：“火哥，我感觉六米远的距离，我努努力还是可以打灭的。”

释明冷不丁地来这么一句华亮还没理解，只是实事求是地说了句：“很难。”

释明继续道：“咱们走后，那老和尚再去检查，恐怕就会看出来，做兄弟的倒无所谓，但当年师尊曾在此地展示过一指禅功，如果那老和尚由我此番的做法，联想师尊的禅功也是如此的话……我的罪过可就大了！”

把话说得这样明了，华亮岂能再不懂。释明惹祸捣蛋的事干了不少，每当自己无法搞定的时候总是会向千门求救，华亮在这方面干得有些习以为常了，就像帮释明掰大苦的铜钹一样，都是顺手而为。但这次的展示一指禅功却与往时有很大不同，海灯法师曾经也在定林寺打过一指神禅……

“放心好了，后来去检查蜡烛灭了没有的时候，我又恢复了钢板后面的情况。”冷香这时才发现，释明的表情……虽然是华亮叫她做的，但忽然她也有一种自己做错事的感觉，是自己的行为让这位和尚哥哥不高兴了！

释明听到这些心下稍安，不由感觉自己此番说法有些过分，人家帮你，你反

过来倒埋怨……

于是挤出笑容对冷香道：“妹子的手段可把火哥也比下去了，果然是名山上无弱将。”

华亮招手拦住驶来的出租车然后道：“其他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真打不灭六米外的灯！”

释明按住华亮开门的手道：“火哥！别的玩意兄弟服你，但我指头上练的是禅功，禅都在一个悟字上。一悟成佛，不悟残生，进境的提升都只是在一念之间，我感觉我可以，不信咱回去再打一次！”

武无第二！

这句话说得一点都没错，即使是释明明知道自己功夫与华亮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但仍然会抓住一些节要，不肯承认自己不行。

“不喝酒了？”

“打完再喝嘛！”

“好！”

华亮一摆手让茫然的司机离开，三人转身就往寺中走，要再去练功房打蜡。

就在这时忽然一阵急促的铃声在定林寺传出，是火警铃！

三人都是一愣。

释明上前两步，高高跃起攀住门框，随后一个翻身站到了庙门顶上。

华亮抬头问道：“哪里着火了？”

释明四处望了一圈后道：“没看到火光……啊……看到了，是斜塔。”

斜塔之上此时正有浓烟冒出。

这时广妙和尚气喘吁吁地从后殿中跑了出来。

广妙是昨天才坐上临时监寺的，虽然大苦今天就出院了，但广妙监寺的名头仍在，大苦和尚需要修养修养，庙中的香客和游客还需要人招呼。

广妙老远就看到了站在庙门上的释明。

“我师父请三位帮忙去救人！”

广妙的话没有说完，释明就已经跳下庙门冲过大殿直奔后院而去。

这时定林寺中的游客都已被转移了出来，一个个的都惊慌地跑出了庙门。

华亮并没有像释明一样冲进去救人，他站在门口没有动，仔细地打量着每一个

游客的脸。

人们总有这样的习性，当逃离危险的时候，总喜欢在危险的边缘看热闹。于是不一会儿的工夫，定林寺的门口就站满了从里面逃出来的游客。

一个个的都惦着脚，翘望大火当中的斜塔，还有很多人都举起手机或者照相机拍照。

华亮见寺里不再有游客出来后才对冷香道：“你在这里待着别动，我进去救火！”

冷香急忙道：“我也去！”

华亮道：“不行，你在这等就好了，自己小心一些，我担心是那个神调门的人搞鬼！”

这时黑烟几乎罩住了整个铁塔，但奇怪的是火光并不明显，就仿佛斜塔是一根浸泡了几十年的湿木头一样，点着时不见火只见烟。

第九章 焚香异拜

给活人焚香一般只有两种情况：第一，这人马上就要死了，焚香之人在外地或者因某种原因无法拜见，才有焚香异拜的；还有一个就是拜哲圣，也就是一个领域的顶尖人物。好比你是学物理的，今天你要去跟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去吃饭，吃饭前你焚香拜一下，这也是有的。不过当今社会早已不讲究这些，只有外八行的老江湖才记得这些规矩。

- 1 -

上海，欲仙养生堂四楼VIP室。

丁八爷泡在大木盆中洗着药浴。

光看这赤裸的脊背，任谁也不会相信这是一个已七十多高龄老人的身躯。虽然腋下稍有赘肉，但皮肤的弹性非常好，而且白皙异常，两个为其按摩的小姐都在用羡慕的眼光打量。

丁八爷此时正闭目享受着，他几乎在任何时候都能让自己毫无杂念地放松，因为他知道没人能打他的主意，即便是亮杀门节气堂的首刀，依然无法靠近他五

米以内。很早之前，在没有一统盗门、称霸外门行的江湖之前……他就做了充足的准备！

让自己能更好地活着的准备。

他清楚活着是一切的前提。

只有触摸过死亡的人才懂得如何更好地珍惜生命。

丁八触摸过死亡，而且还不止一次。

从那以后很少再有事情让他产生恐惧，他平生第一次的恐惧来源于一个叫柳七的男人，准确地说是一个老人。

回想起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丁八爷见到这个传说当中的老人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们都看过很多媒体关于百岁老人的报道。有一些身体好的，正常走路没有问题；棒一些的还能每天早上活动活动，来个小翻身什么的；再出格点的，也就是对着镜头挑两个空水桶走几步。

但柳七这个据分析已有近一百五十岁高龄的老人，只用了五刀就砍翻自己的七个得力属下。

丁八当时有一种见到鬼的感觉。

转眼十几年过去了，当年柳七到底要跟自己说什么？为什么听完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他后面的话就不说了呢？丁八爷一直没有想明白。

虽然还记得当年那柄黑色的短刀贴在脖颈处的寒意，但丁八爷确信，如今那种状况已经不会再让自己恐惧了。

我丁八一步步走到今天，唯一要战胜的只剩下了自己！

当当当！

敲门声将神驰物外的丁八爷拉回了现实。

“进来。”

进来的是一个女孩，长得非常娇小，要说身上还有什么相对比较大的地方只有头了，其实她的头跟正常人也没什么差别，不过就是因为其他部位都太娇小了，所以显得头稍大了些而已。虽然如此，但此女和侏儒还是两码事。她娇小得并不让人感到诧异，更不会让人直观上有不适的感觉。

一米五的身高在女孩子当中，虽然不高，但也不算最矮。胸虽然小了点，但

也没有到不用穿内衣的地步。

“干爹！”女孩进屋后摆手打发了两个为丁八按摩的服务员，自己走到木桶后面为丁八按了起来。

“阿狸啊！查得怎么样了？”丁八爷此时已经把眼睛睁开了，但并没有回头。

叫阿狸的女孩先是伸手到旁边的火盆上烤了烤手，随后在木桶边上的药箱中涂了些药在手上，然后才边为丁八掐肩边道：“那个千门主将还真风流，他进了局子之后前前后后有四个女人去看过他，干爹一定猜不出来都是谁！”

丁八爷笑道：“四个？算不算你阿狸啊？”

阿狸道：“当然不算我，我是奉了干爹的命才去的，你快猜嘛，我看干爹最多猜出一个！”

丁八爷抬头挑了挑眉梢，像在思考又像是在苦笑，过了半天才道：“当年在南海高阳收了百变娇娃施妖，你这次一定看到那个传说中化身千万的千门反将了。”

阿狸道：“不对，没有她！”

丁八“哦”了一声随后道：“前几个月广州传来消息，说千门主将现身广西那坡，而且还带走了一个彝族的小姑娘，广西那坡，那里可是昔年蛮王的地盘，蛮王孟获可是孔明手下的千门脱将，我想这小子一定是去那里寻人了，这次你莫非见到了那个少数民族的千门脱将？”

阿狸摇头道：“也不对！”

见说两个都不对，丁八爷也来了兴趣，继续道：“前几个月千门在郑州做了一个大局，弄了一场假演唱会，嘯儿跟那高小子有私怨，知道消息后就背后做了手脚。人虽然没有截住，但却打听到一个消息。青花帮原当家朗原平的女儿跟姓高的交情甚密，后来还去了北京。我分析这昔年郑州一虎的女儿，此时一定做了千门的提将。你见到的可是这只母老虎？”

阿狸听罢仍然摇头。

丁八爷按着眉毛说道：“千门也只有这三个女子。这些都不是我可就猜不出了！”刚说完猜不出了，丁八爷忽然道：“莫非是沈大财神？”

阿狸听罢笑道：“干爹总算猜对一个，这四个人当中确实有沈大财神，只不过她化了妆，而且还没有进屋，在门外看了看就走了。我真想不通，姓高的哪里魅力，就连这个中国第一大富婆都这样待他。”

丁八爷还是在关啸盗聚宝盆失败后，才知道千门还和沈家有交情的。不过在与沈舒原的那次交谈他就听出端倪来了。此次千门主将落水，沈舒原竟然亲自去探望，看来自己分析得不错，千门和沈家是要联手了。沈家的能人不少，但丁八爷却不担心这个，他所畏惧的是沈家的财力。无论是什么时代，自从有货币流通开始，钱就是一切命脉。

“还有谁你就跟干爹说吧，我真的猜不到了！”丁八爷摆手示意阿狸不用掐肩了，让她坐到一旁专心讲事情。

“有一个是亮杀节气堂的，看身手应该是一堂的首刀。还有一个，从攀窗户的手法也看不出门户，身体虽然灵敏但依靠的道具很多，我分析可能是红手绢的门人。最后一个，这女人没有攀窗的功夫，也没混进警局的关系，所以只在外面烧了一炷香！”

丁八爷听前面的时候都是微微点头，到这里的时候不禁奇道：“在外面烧香你怎么确定是去见千门主将的呢？”

阿狸道：“这女人身边当时还有两个男的，长相都差不多，应该是双胞胎，那二人吵着要进去救人，结果被那个姑娘给数落了。要不是这二人提到高门主，我也不知道这组合竟然也是来‘见’那高阳的，不过是见的方式比较特别而已。”

焚香为拜，但多数都是拜祖师，准确地说，点香一般都是拜已死去的人物，或者被神话的人物。虽然说历史上给活人建往生祠的也不在少数，但这并不常见。

给活人焚香一般只有两种情况：第一，这人马上就要死了，焚香之人在外地或者因某种原因无法拜见，才有焚香异拜的；还有一个就是拜哲圣，也就是一个领域的顶尖人物。好比你是学物理的，今天你要去跟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去吃饭，吃饭前你焚香拜一下，这也是有的。不过当今社会早已不讲究这些，只有外八行的老江湖才记得这些规矩。

丁八道：“看来对方是认为高门主难再出来了，所以才拜一拜！哈哈！”丁八爷说罢笑了笑，随后又道：“这高阳竟然和外八行都有这么深的关系……！”

阿狸奇道：“那个烧香的也是外八行人？”

丁八爷“嗯”了一声道：“是薛家的兄妹。是我让啸儿从北京将二人骗到上海的。哎，本以为外八行齐聚会热闹非常，没想千门主将竟然玩起了这招，而且兰花一门也没有丝毫的动静，难道她们真就认准了卖笑残生？”

阿狸道：“人家赚钱容易，生活自在，干吗为一本书去拼命。我就一直都不懂，不就是一本书嘛，为什么这么多人重视？干爹何时把物件一类的东西放在心上，没想却也这般在乎什么《永乐大典》！”

丁八爷回身看着阿狸苦笑道：“丫头啊！你是不知道《永乐大典》的秘密。如果不是当年与柳七的一番会晤，我也不知，历史当中原来埋藏了这么多惊天的秘闻！”

丁八爷说完也不等阿狸发问便继续道：“你可知《永乐大典》是何时编撰的？”

阿狸笑道：“我历史虽学得不好，但这些总是知道的，《永乐大典》自然是永乐年间编撰的！”

丁八爷笑道：“那你可知朱棣为何编撰这部《永乐大典》？”

阿狸道：“无聊呗。貌似很多皇帝为了证实自己是明君，自己统治的天下是康平盛世，都要干一些编书修史一类的事情！”

丁八爷点头道：“你说的这些倒不假，不过《永乐大典》的编撰可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丁八爷说完摆手示意干女儿阿狸转过身去，阿狸知干爹要“出浴”，急忙把浴袍拿到旁边，随后转身站到一旁。片刻工夫就听丁八爷道：“坐下，今天干爹将这个秘密告诉你一些！”

原来这一会儿的工夫丁八爷已经穿戴完毕，甚至连那两根半头发都拢好了。

- 2 -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次藩王造反，但功成篡帝的却只有朱棣一人，这不是因为朱棣如何英武，皇太孙如何无能，最主要的就是因为那部《永乐大典》！”

这句话就是丁八爷故事的开场白。

“不对呀，没有靖难之前，朱棣还不是皇帝，那时还没有《永乐大典》！”

这句是阿狸姑娘对故事的疑问，对开篇的疑问，整个故事当中她也只提出了这一个疑问。

原来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虽然一扫了外八行，但他也清楚外八行不仅仅是

改朝换代的开国功勋，同时也是守土固疆的国之栋梁。他为保朱家的江山灭了外八行，但却不能让外八行的手艺从此失传天下。

而且在沈万三的活动下，外八行门人并没有被诛绝，过些年早晚有一天会重整旗鼓，死灰复燃的。

为了决绝这些，朱元璋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编一部书，集历史、文化众多品类于一体的书。在这部书中他抹去了外八行门人在历史中所有的功劳，历史上外门行的门人，在新修订的史书中全部被抹去了身份。这样即便这些行当中人再出现，也不会被重视了。同时他还为这些行当安了一个名字——外门行，他先将这类行当归类到底下之中，在百姓心里先竖立起一个鄙夷的念头。外八行的名称也就是那时正式有的。

灭之必灭，守之必留，外八行的手艺也不能就这样消失，早在准备驱逐灭尽外八行之前，朱元璋就为帮其开国的那些异人整技成书，说是要为其光大门楣，发展行当，谁知纸成之时就是他们门灭之日。

只有当时的千门主将刘基看出端倪，草草地留下《百战奇略》应付朱老头，自己带着千门的将才辞官而去。不过当时千门班底也不齐全，像脱谣提等将都是临时工，他们见朱元璋坐稳了龙庭，认为自己正是荣华富贵之时，不肯离开，最后都送了性命。

但朱元璋编书为何最后却成了《永乐大典》而不是《洪武大典》？原来朱元璋虽然知道此事重要必须做，但还有一件比编书更重要的等着他，那就是干好这个皇帝……如何才能坐得长久这虽然是个必须考虑的问题，但眼下如何能坐住才是最重要的，事有缓急，编书改史便拖了下来。

自己去研究如何才能当好皇帝，这个活就留给了儿子朱棣。

当朱棣做好这些之后！老爹挂了，伤心之余想到了手中的筹码。

“皇位我来了。”朱棣拿着《永乐大典》中记载着外八行技巧的八卷草稿信心十足地说。

后面的事情阿狸也想明白了，朱棣当了皇帝，有了盛世，有了大典。世界上没有了外八行，大明朝终于可以万世千秋了。

“可后来的结果我们都看到了。”丁八爷说到这里的时候脸上的笑意让阿狸很费解，不知干爹的笑是要表示惋惜，还是在幸灾乐祸。

“那最后《永乐大典》哪里去了？这种东西就算保存了下来也应该在博物馆，我们在找什么？还有一点我没想通，我们找来干吗？上面记载的东西很有用？”阿狸听完这些迫不及待地将所有的疑问都抛了出来。

丁八爷笑着指了指身后，阿狸急忙将折叠软床的床头抬起，为干爹摆了一个舒服的角度。

丁八爷满意地靠了下去，闭上了双眼。阿狸坐上前去为老爷子按摩太阳穴。

“外八门的残余门人被沈万三救了下来，朱元璋恼这个老富豪与自己作对，于是抄了沈万三的家。沈家后人为了报复大明朝，就打起了这部书的主意，其实也不全是沈家的报复，还有残余外门行的复仇。”

阿狸停住双手道：“他们偷走了《永乐大典》？”

丁八爷睁眼看了她一眼，随后又闭上摇了摇头，阿狸马上继续按了起来。只听丁八道：“如果是偷了，现在我们还哪里用得着找。他们烧了《永乐大典》！”

“啊？”丁八这么一说阿狸就更明白了，既然《永乐大典》已经被烧了，现在大伙都忙乎啥呢？

“不过，朱棣也不傻，他早就防备着这个，所以将《永乐大典》抄录了两份。三份分三个地方保存。朱家与外八行传人烧的不过是一个副本而已。另外的一套副本传了下来，不过也在八国联军来的时候被毁了，《永乐大典》的正本却从编撰完之后就不见了。”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呢？”

丁八爷又道：“正本比副本多九卷，这至关重要的九卷才是我们要找《永乐大典》的目的。”

阿狸知道这才是故事的关键，也就是所谓的最关键的秘密。她并没有发问，她清楚干爹要告诉她的事情她不用问。前面敢问，也是清楚无关紧要，此时丁八爷语气如此认真，阿狸知道分寸。

丁八爷沉默一会儿道：“这九卷中，有八卷记载着外八行的手艺，还有一卷……”刚说到这里，敲门声传来。

丁八听到敲门声就一愣，他休息的时候除了干女儿阿狸外任何人都不得打扰，就是有天大的事情也必须拖下，门下诸辈皆知此事，外面来的会是什么人？这家会馆虽然不是盗门的产业，但也是依附于盗门而生的，说是店里人前来那就

更不可能了！

阿狸看了丁八爷一眼满带询问之色，不知要不要应。

丁八爷一生蹉过了无数大风大浪，按理说听到几声门响绝不该有这么多的想法，实在是因为他刚才想起了柳七之故，那一次的生死边缘，至今仍难去心头。

“何人？”丁八爷自己应声了，原本这等事情本该阿狸去做的。

只听门外有人应声道：“蓬莱山后学，拜会丁八爷！”

“原来是千门大将来访问，进来吧！”丁八爷说话之时向阿狸摆了摆手。

阿狸见了丁八爷的手势后微微点头随后脚往床边一踏，一个纵身越到房间西北角的棚顶之处，只见她双手双脚都反在身后，撑在屋顶的三面墙上，表情自然，丝毫不见费力。

就在阿狸飞身攀住房门之上的屋角时，门被轻轻推开，千门除将张磊手摆晚辈拜见长辈的大山手恭敬地站在门外。

“蓬莱大射万号除……”

没等张磊把话说完，丁八就笑着打断他道：“进来说话，这里没外人，不用跟我拽金唇。”

张磊的江湖唇典才说一句就被丁八爷打断无奈非常，但也不敢面斥其非，只好恭敬地拜首进屋，随后顺手带上了门。此时他只要一抬头就能看到正在自己头顶之上的阿狸，但谁能想到进屋之后要抬头看看天花板呢？

丁八爷也不招呼张磊落座，自顾道：“大射万，呵呵，我知道你姓张，是千门的除将，来见我何事？”

张磊定一定神深吸一口气，四下看了看随后自己拉过一把椅子面朝丁八坐下道：“奉我瓢把子……”话刚起头，忽然想到了丁八让自己别跟他甩唇典，于是急忙改口道：“是高阳叫我来跟八爷谈一件事情。”

就在张磊拉椅子坐下的时候，攀在房角之上的阿狸已然飘身落下，走到张磊身后。这个过程中张磊二次转身，一次是看椅子的位置，再一次是拉椅子坐下前看了一眼窗户，在这个过程中，阿狸一直轻摆腰身随着张磊转动，让他瞧不见自己，整个过程丝毫声音皆无。

丁八爷笑呵呵地看着张磊道：“二十几了？”

张磊没想到丁八问完自己后却不理会自己的回答反而来了这么一句，一愣后

答道：“晚辈今年二十五岁。”

丁八爷点了点头道：“哦！入千门几年了？”

张磊刚要张嘴答话，忽然想到阳哥多次教导过自己的谈判技巧，自己一定要当主导话题的人，没想刚进屋又着了丁老儿的道了，于是便笑道：“八爷是觉得我年轻没资历与您谈话吗？”

丁八爷笑了笑随后道：“既让你进得此屋，就让你有机会说话，你入千门的时候没人教你学礼吗？未曾学艺先学礼，礼多人不怪，江湖规矩你都忘了，前辈的问题你就这般答我？”

丁八爷的一番言论又把张磊僵住了，这时他方知自己跟丁八这样的老狐狸玩语言技巧还嫩得多，还是老老实实地把事情办好才是真的，于是急忙赔笑道：

“小子七年前入的蓬莱山，说来惭愧，七年春秋未学得蓬莱手艺一二，门中德才最下者便是晚辈了！”

丁八爷点头道：“千门主将竟然派了一个最不中用的来跟我老头谈事，这是看不起我丁八啊，你走吧，叫你家高门主换日行江湖大礼来拜山，那时再谈！”说着摆手竟要送客。

张磊一听急了，他进来后一句正事没说怎能就这样走，再说这样就出这个门也太丢人了。

“八爷，何必刁难我一个后辈，小子年幼江湖浅，总会有些不周到的地方，您是前辈，应多多提携才是！”张磊无奈只能耍赖了，明着说不过你，我认我小你老，看你还有啥面子挤对我。

也不想丁八爷今天还真就跟这个后辈焖上了，只听丁八道：“正因如此，八爷才让你有个记性，抗不起山头的大旗，就别在绿林道上晃悠，在八爷这不过是丢个脸，换一个人你丢的就是命了。”

张磊现在也只能假硬气了：“八爷想我怎样？”

丁八道：“还不懂？你礼数不周，我扫你出门，他日让高门主亲来吧！”说罢竟然闭起双眼。

张磊顿时慌了。

这一局是千门八将联手的第一个大局，眼下其他七个人都接了任务去完成，看似只有张磊无事，但八将聚首的第一局高阳又怎能让这个千门除将闲下来，这

一局张磊不仅有任务，而且还重要无比，是整个千局的核心，他兴致勃勃地来到此地与丁八交涉，没想到话都难以说出来。

今天早上王龙生告诉张磊丁八在此的时候就嘱咐过张磊，王龙生在没入千门之前就与这盗门的当家人打过交道，知道丁八爷的江湖深，而且老派作风很重，所以让张磊一定把礼数做得周全，所以张磊进屋之前才满口的唇典。可没想到竟然还有这些变故，导致此时话都说不出来。

转身走吧？有何脸面去跟诸位哥哥交代？

无奈张磊只能硬着头皮继续道：“却不知晚辈何处礼数不全，请八爷教导！”

如此这般千门的脸就已经丢了，这意思明显是千门没有教好我，你盗门的当家人指点指点吧……

丁八爷听罢猛睁二目哈哈一笑道：“我何时让你坐了？”

这时张磊才知道是自己的一坐惹恼了丁八爷，刚要起身，忽然想到，如果就这么站起来千门的脸可就丢大了。一定要找个托词，他却没有想到刚才的一句请教早已掉了千门的颜面。

张磊稍一思量便道：“八爷，不想我这尊主之举，却成了你眼中的无礼之态了！”

丁八爷也一愣随后问道：“我未赏便坐怎还是尊主了？”

“八爷是绿林泰斗，前辈尚学，我是蓬莱晚辈急事面见八爷，我此番前来八爷怎能不赏下个平头而谈，我若是等八爷说了再坐，岂非对八爷的高风有疑！”张磊说这一番话，站在张磊之后的阿狸都憋不住要笑了，阿狸在椅子后面指了指张磊的脑门，随后跟丁八爷做了个鬼脸。

平头而谈确实是江湖老合见面的必备之礼，所谓平头并不是说二人非要想法一般高，只要你站着我也站着，你坐着我也坐着，你躺着……我也跟着躺着就是了。

张磊这番话虽然有打诨的意思，但丁八确实也不好反驳；再者也刁难这小子够了，他能在此时想出这一番言论也算不易。于是便道：“好吧，你小子说了这么多，八爷再赶你，倒显得小气了。有何事要说尽快说吧！”

张磊从进屋到现在终于能平稳地喘口气了。

“我家主将让我来问八爷一句话！”

第十章 山字钱

原来这黑衣人也是外门行中人，乃神调门双侍者之一，也是一个反隋势力的首脑。他与单雄信的过节是因为军饷而起，此中过节复杂便不再详解。后来李药师得了这枚金铤。建唐后唐高祖为了纪念千门这次争饷之功，就把以后的官银都制成了山型。不过李药师拿去的那枚金铤被神调门人掐扁了一块，所以唐初的官铤中间都做得圆润了一些，但山字的外形仍在。

自此以后，江湖中人花钱买老合帮其办事都用山字钱。

就在张磊在为高阳传话丁八爷的时候，千门主将自己正在看守所中悲哭。

那一直没有说话的老头给千门主将的泪水定义为鸿鹄泪，把庸庸众从定为燕雀，但监号中却没有人仔细地理会这番话，他们几乎都被高阳突如其来的大喜大悲搞蒙了！

“高门……兄，你这是？”张博本来想称呼高门主，但一想到这是在看守所中急忙改口为高兄弟。

“我没事，你关进来多久了？”高阳也不擦眼角的泪水，那恒久不变的淡淡笑意便又恢复到脸上。

张博双手互相揉了揉手腕低声道：“一个多星期了，估计是我老婆那边活动得有眉目了，要不然早都送监狱了。”

高阳“哦”了一声随后道：“就是在那家官府菜出事的？”

张博道：“不是，是另外一家，我现在接了三处的活。哎，你怎么也进来了？难不成跟我一样……是谁呢？我虽然没有把香丹，但也久不在山前转悠了！”张博后面的话虽然仍是问态，但此刻他已经低下了头，更多的像是在自语。

高阳看了一眼旁边不远处的老丐后道：“眼下南京有一件大事，估计这人是怕你参与进去，所以提前发难了！”

“南京？”张博的语气猛然增高，惊讶之态无以言表。

高阳点头：“南京。”

张博听罢猛然起身，见到这“重犯”突如其来的大动作，监号中除了老丐和高阳二人外，其他人都急忙向墙边上躲了躲。

“难不成……”难不成之后的话张博没有说出来，说完这三个字后他站在那里愣了几秒，随后长长叹了口气，又蹲了下来。

这时那老丐忽然道：“并肩子，想脱花腰窑靠朝翅子不通，来拜我靠扇的吧！”

高阳和张博二人听罢都把目光转向这个老者。

高阳在这个老乞丐递给自己山字形的百元大钞时就知道这个乞丐是个老合，所以对于他此时说出唇典来倒不是很惊讶，只不过为他话中的内容而回头而已。

这老头被送进来也有三天了，他很少说话，也没有跟看守所的警官买过电话使用权，直到他说出这句唇典，张博才清楚这老头竟然也是一个大老合。

老丐说的是一句唇典，大概意思就是：“朋友，要想出去靠打官司是没戏的，你求求我老要饭的救你还靠谱一些！”

高阳来本就是千局的一部分，现在时机未到当然不能出去，所以开始老丐给他山字钱的时候千门主将并没有打开。

山字钱是有讲究的，元宝形状的形成便跟山字钱有关，现在我们很难看到古时真正的金银元宝了，如今金店和银店当中的装饰也都是美化之后的结果。

古时元宝的形态并不像年画上所绘图的那般圆润，看起来很像是一个山字。这里面还有一个典故。

很久之前金银锭形态都是长方形的，因为方便摆放。隋朝末年，当时盗门的

总瓢把子单雄信因河南筹金被黑衣人以一招黑虎掏心打伤。盗门知天下除了千门火将之外无人能对付得了黑虎掏心，于是单雄信命人融金八十万两，制成山形，送与千门火将之手。

千门知盗门此举用意，这是让千门看在同为外八行名山烧香的分上加以援手。时当天下战乱，千门有四将身在瓦岗，单雄信与秦琼私交甚密。所以掰开了说就是当时盗门和千门的关系也不远，就是人家不送这份山字黄金，红口白牙来求也不好拒绝。于是便邀斗黑衣人于黄河岸。那一战的观众只有一个，就是当时千门主将的弟子，也就是后来大唐名将李靖李药师。

战罢，白鹤亮翅大胜黑虎掏心。黑衣人咯血笑道：“你旧伤本重，今日斗我虽然大胜，但免不了短个几年的寿命，所为何来？”

千门火将不答，直接把山字形的元宝丢给那人。那人一见金铸山形便哈哈大笑道：“原来火爷也卖命于钱。”大笑当中手上用力将山字最高的一个头掐陷进去。

千门火将淡淡道：“千门只卖命于天下黎民，不管是翟让还是窦建德，他做得对，我都辅之；做得不对，我都灭之。”

原来这黑衣人也是外门行中人，乃神调门双侍者之一，也是一个反隋势力的首脑。他与单雄信的过节是因为军饷而起，此中过节复杂便不再详解。后来李药师得了这枚金锭。建唐后唐高祖为了纪念千门这次争饷之功，就把以后的官银都制成了山型。不过李药师拿去的那枚金锭被神调门人掐扁了一块，所以唐初的官锭中间都做得圆润了一些，但山字的外形仍在。

自此以后，江湖中人花钱买老合帮其办事都用山字钱。

那老丐刚递给高阳百元折纸大钞的时候，千门主将还以为这老丐是病急乱投医，被困这里希望能遇到江湖同道救他一救，所以进来个人就给对方看山字钱，碰运气。但刚才他大哭的时候听到老丐的评语，高阳一下便清楚了，原来这小老头竟然识得自己的身份。但不管怎么说，为了南京大局的顺利，高阳都要降低所有变故发生的可能性。所以当老丐说完那番唇典后，千门主将只是看了看他没有多言语。

张博虽然也很想出去，但他想的却是通过正规的途径走出这个大门。他之所以回头，也主要是惊讶于对方的江湖海底。

老丐见两人看了看自己后都不再有其他的言语，于是又道：“蓬莱山瓢把

子，端平了碗却不盛水，并肩子若是不扯，也着了他的道了！”

老丐说完这句话后张博看了高阳一眼，他见高阳没有丝毫搭话的意思自己也就认下来了，可后来那句他怎么也挺不住了。

这老丐上句话的意思是说：“丁八爷要玩黑吃黑，这次你们进来跟他有关。别以为就是关关你们这么简单，他要一次吃个痛快。”

张博虽是江湖人却身在江湖外，所以老丐这样说他不太相信，丁八爷针对自己干吗？红门能出头挑大梁的人多了。

不过老丐后面的话却没有用江湖海底说，直接就那样喊的，屋子里所有的人都听明白了。

“难道你不要老婆孩子了？”

老婆，孩子。

两个名词。

有些男人将其视为生命中的全部，当然也有些人将其比作事业人生的绊脚石，所以才有爱情坟墓、子虫蛀之说。

不管如何，男人的一生都离不开这两个词。

听到老婆孩子后，张博的拳头慢慢地攥紧。

当下也不顾监号中人多眼杂径直用白话问道：“你有什么办法让我洗脱冤屈？”

老丐呵呵一笑随后用海底语道：“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咱出去谈如何？”

张博回头看了一眼高阳，见千门主将靠在墙上一言不发，张博也有点犯嘀咕，这老丐是江湖人肯定是假不了的，不是老合肯定没有这么纯正的江湖海底。

江湖上有句话叫“宁舍一锭金，不舍一句唇”，唇典是绝对不会外传的，这是身家性命的大事，如果这些话让警察掌握了，那么绿林道的就都别混了。

所以江湖海底语一般都掌握在老江湖的手中，不是山头的梁柱人物都无法学全。

不过虽然这老丐是老合，但他真有能力让自己洗脱冤屈吗？张博激动之后认真地思考起这个问题来。如果出去了，这老头子再没有办法，或者他的办法不靠谱，自己还加了一个罪名，到时候即便是老婆活动得当，恐怕牢狱之祸仍然免不了。

千门主将方才曾经说过这事他揽过去了，究竟随口一说，还是真有此意呢？如果他真的可以帮我的话……一方是千门的当家人，一方是不知名的老乞丐，傻

子都知道哪一边靠谱。不过……张博现在就是不能确定高阳的想法。

“高兄弟！”张博低声道。

千门主将此时也在想问题，他在想整个千局，从他进到局子之后，一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原来他还以为是白露的出现打乱了他的思维，今天见到张博的遭遇之后，高阳忽然明白一件事，那种异样原来竟然不是来自于白露。

他此时感觉主动权竟然不在自己的手中，这是行千时最可怕的。他教过张磊谈判时要掌握话语的主动，他教过付可布谣时要掌握风向的主动，他教过施妖策战时要掌控时机的主动，他教过雁尾子当中所有的兄弟，因为掌控是局之关键。

此时他忽然感觉自己竟然没了主动，这对千门主将来说是一个很大心理打击。

他在大局刚开之际，就让自己深陷牢狱，这就是为了主动权。

丁八爷是一个了不起的对手，短短二十年不到的光景他便让盗门万众归属，与丁八斗必须提起十二分的精神来。

高阳进局子有三个目的：一者他身在上海，可以牵扯盗门以及其他染指《永乐大典》之人一部分精力；二者他要在这里面等他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在盗门中做下的连环局，这个局到了收扣的时候了；第三就是要掌握主动权。

他与丁八爷斗最被动的地方就是在上海露了相有案底。虽然绿林道有规矩，不得牵鹰进来，但盗门干这事不是一次两次了，高阳怎能不防？

在上海的案底就是他被动的地方，盗门在关键时刻肯定会拿出这个撒手锏。高阳此举就是直接掐断盗门的后手，我现在把这事直接了了，我自己进去，这事也便在紧要的时候构不成威胁了。这是一种反常理的逆向思维，但从实际意义上讲，确实把最关键的问题给解决了。千门有除将在，高阳在上海的案子留下了很多后手，他到时候全身而退不是问题。

不过在这里见到张博却打乱了他拟定的发展方向。

他忽然感觉到自己带着千门参与《永乐大典》之争是错误的，柳七找自己的目的竟然是……

想到这里高阳浑身直冒冷汗，脑海中所有残余的片段陆续地出现。

民国七公子当中，外八行为什么没有千门的参与。

兰花门……猛然间王母山兰花门几个字忽然出现在高阳的脑中，竟然是如此？这不会是真的吧……

想到结果竟然是这样，泰山崩塌而色不变的千门主将顿时觉得一股寒意上涌，压抑了许久的寒疾再次爆发。

“高兄弟，你怎么了？”见高阳的脸色不对，张博急忙上前查看。

千门主将浑身颤抖起来，上下牙齿的磕碰非常密集。

“和这个老先生离开，带着家人离开上海，剩下的我来解决！”高阳强忍痛楚对张博道。

听千门主将如此说，张博先是一愣，随后就是一喜，高阳也这样说，看来出去是正确的。但……

“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张博与高阳萍水相逢，但一赌之下顿有相惜之感，此时高阳这般，怎能丢下他出去。

“我没事，过一会儿就好了！你有办法出去吗？”高阳将头靠在张博的肩膀上，有气无力地说道。

“三门九锁铜墙铁壁也关不住红手绢，不过你……”

高阳轻轻地摇了摇头低声道：“你放心吧，你出去后也帮我办一件事，你的事就千门揽过来善后了！需要武力吗？”

后一句千门主将是在问张博如何脱离，张博摇了摇头，随后低声问道：“什么事？你说！”

高阳和张博耳语的时候，那个老乞丐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其实就连高阳也不太相信，他能在看守所中不用武力逃脱出去，而且还要带一个人。何况这里面还有很多外人，人多眼杂的，难保准备的时候不被人坏了事情，特别是那两个小流氓，在自己寒病复发这工夫，两人的目光一直往这边扫，估计是摸不准这是怎么了！

当晚十一点，张博和那老乞丐安全顺利地从看守所中脱身，这期间陈亚男来过一次。她见高阳浑身颤抖，一副重病之态，就想将千门主将提出去看病，但看守所的人跟她要市局的审批，陈亚男走了之后就再也没过来，估计跟上面商量的时候出了些问题。

高阳那一阵忍过去，后面也就不那么难受了，只不过还是浑身无力，遍体冰凉。

晚上十一点看守所中刚关灯不久，张博就从脖子后拿出一根短棍来。

这东西他一直夹在身体上，可以通过肌肉的颤抖让短棍在身前后游走，别说穿着衣服搜身，就是脱光了，没有三个人也发现不了，只要有视线的死角，他就能让人看不到。

看守所有个小窗户，铁栏杆很密。张博只是把那个短棍在铁栏杆上转悠了几圈，就天堑变通途了。

老乞丐也是好身手，两人的离开没有发出太大的声响。

第二天一大早，监号的人便都发现号子中少了两个人，其他人正在迟疑是否要唤来监管报告的时候，送早饭的来了。

结果不用说，当监管发现那老丐和一重犯逃跑后，二话不说，先把剩余的五个人劈头盖脸地一顿打，随后一个个单独拉出去问话。

几个监管都没有对高阳动手，因为昨天陈亚男来的时候放下话了，这是个重要的人犯，此人现在染了恶疾，让看守所的人一定要好好照顾，所以今天的早饭还刻意高阳加了两个鸡蛋。

高阳最后一个被提出，问话的三个警察中有两个他并没有见过，另外一个监狱局长。

“燕伟是吧？你认识逃走的那两个人？”一个中年男警官坐在高阳面前的桌子上用手敲打着桌面问。

高阳摇头道：“不认识！”

“不认识？不认识你干吗跟他们说话！”说着指了指桌上的电脑屏幕。

屏幕上监控拍摄的画面，正是昨天监号当中的情景。

高阳淡淡地扫了一眼道：“我跟监号里每个人都说话了，难不成我都认识？”

“昨天晚上你看到二人的逃跑经过没有？”中年警官用力地拍了一下桌子。

高阳道：“没有！我头疼得厉害，什么都没有注意！”

那中年警官把头凑近道：“但我们可听说，是你帮助他二人逃走的。”

因为逃走的时候张博遮住了红外监控，所以二人的逃走经过，并没有被拍摄下来。高阳心中也有底，就算还有红门当家没有发现的摄像头也没办法，整个过程他确实没有参与。

“你把录像往前调调，应该可以看到我与其中两人发生过肢体冲突，我认为

这是报复性的诬陷！”高阳知道那些人中能说自己坏话的也只有那两个小地痞。

就在那中年警官准备再次发问的时候，问询室外忽然有人敲门，没等里面的人答应外面的人就推门进来了。

来的是边熊，带的几个属下高阳也都见过，其中就有跟自己斗过的那个小平头。

小平头进屋之后就走到高阳身前揪住千门主将的脖领子大声道：“陈警官呢？”

高阳一愣，想挥手拍掉小平头的手却没有力气：“陈警官怎么了？”

边熊先是让人拉开小平头，然后跟原来问询高阳的那三个警察低声嘀咕了一阵，三人听罢都点了点头，随后转身出去让出问询室。

“如果你不想罪加一等的话，最好叫你的朋友们，把陈警官放了，绑架警察的罪名很大。”边熊虽然努力地让自己镇静，但表妹遇事了，却再难摆出局长大事不惊的派头。

“陈警官被绑架了？”高阳惊讶道。

小平头指着高阳的鼻子道：“装什么，陈警官就是来看你之后失踪的。你倒是说不说？”小平头一边说一边撸起袖子，只见他双臂的肘部各绑着一个海绵垫。

什么电话簿、掌惦拳等内伤酷刑都早已过时了，如今警方重打不见伤的方法都是海绵垫垫肘。

高阳没有理会小平头的动作盯着边熊问道：“你们现在可以确定她失踪了？”

这些日子以来边熊也清楚了高阳这个人，想从他的喜怒哀乐上分析出点什么肯定不靠谱，小平头的手段也可能是一个办法。于是也不回答高阳的问题，就是给小平头使了一个眼色。

高阳现在浑身都用不出力气来，反抗肯定是不行了，眼下估计要是让这小子放开了打，自己能省下半条命就不错了。

于是一转话锋道：“别打我，我病了，经不起三拳两脚的，打死我也无济于事，陈警官失踪我想我比你们更有办法找到她！”

边熊快走几步拉住小平头看着高阳冷笑道：“果然是好汉啊，你说吧，如何找？”

边熊当然不是在夸奖千门主将，这好汉的称呼无非在暗指他不吃眼前亏的行为。

高阳当然不想自己就这么迷迷糊糊被打，自己身体是次要的，主要是陈亚男，难道他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是白露？

想到白露高阳的头不禁又疼了起来。

又是女人，丁八爷虽然难斗，千门主将也没为其皱过眉毛，但女人的事情却把这个胸有神机的千门主将忙得焦头烂额，苦煞尘心。

高阳长出一口气，半天才道：“派几个人监视我，让我出去找她，如果我不出面她可能真有危险！”

边熊的思想斗争当然也少不了，不过最后他还是答应了。

“别耍花样，如果亚男少半根头发……”后面的话边熊没有说出来，但小平头的一肘却当胸而来。

高阳想撤步躲开，但重病之下身形凝滞，只错开半步，这一下还是挨上了。

高阳强挤笑容看了那个小平头一眼道：“为了你这条胳膊，别再乱动！”

“哎呀？”小平头见高阳还敢跟他叫板，甩手就要来第二下。

“好了！”边熊在一旁喝止。

这时高阳已经把墨杀刀滑到了掌心，只要他再甩肘过来，千门主将就会用手掌挡上去。到时候别说是一条肉胳膊，就是铁做的，也要断。

小平头还不知道是边队长救了自己的一条胳膊，还对高阳道：“要是找不到……哼！”

高阳不想理会他，现在寻找陈亚男要紧。

从看守所出来的时候高阳走得很慢，边熊带来的那几个警员也看出这个嫌疑犯的脸色不对，像是有病的样子，所以都没有推搡，只有小平头跟在后面嘟嘟囔囔。

对于陈亚男，高阳与她之间的感情很奇妙，这里面不掺杂着什么一见钟情之类的纯爱。

头几次见陈亚男，高阳只是觉得这个女警察很有意思。

直到他进局子之后看到陈亚男为他留下的那本书。

理解是一种难以描述的感情。

当一个人看穿你的躯壳，直击你内心深处之时，你便会理解。

这种感情不同于沈舒原对他那种大姐姐一样无微不至的关怀。

也不同于施妖那样不顾一切的爱恋。

但这些在高阳的心中却是等值的，他不想陈亚男出事，所以他现在必须改变千局中主将维局的全部环节。再加上昨天想通的一些事情，高阳忽然觉得这一局自己要输。

身为千门主将，他已身在别人的局中。

第十一章 盗门九猫

丁八在一旁看得很透彻，知道张磊的肩头肯定藏有机关，他来跟自己谈判，肩头做了手脚，难道盗门九猫护主之事，千门竟然知晓？

盗门九猫，暹罗为首。

阿狸在九猫当中排名第三，身手并不比排名第一的阿罗差多少。

- 1 -

丁八眯起眼睛靠在床边道：“说吧！高门主有何遗言让你转告老朽？”

张磊虽然听到遗言二字心里气愤异常，但并没有表露出来，很平静地将高阳让他转告丁八的话说了出来。

“柳七的话只能信一半！”

丁八听完后猛然地睁开眼睛看着张磊，张磊被盯得有些发毛急忙把目光转向一旁，就在他转头的时候，身后的阿狸也随之移动身形闪到他的脑后。

丁八爷见张磊此举又把眼睛闭上沉声道：“柳七的话只能信一半……千门的话却连一句都不能信。”

丁八爷沉吟片刻又道：“高阳此次分兵四路撒下漫天花雨，想以乱千之道扰我目光，他此举骗得了别人却迷惑不了我丁八。千门反将带人去了郑州，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青花帮。青花帮乃青帮分支，你们千门是想借着给黄河老螳螂洗恨之名，灭了青花帮，从而扶植千门提将上位，以控制中原地带江湖道。”

丁八爷说这些的时候张磊已经把目光转了过来，他此时的心中紧张异常，心道：“难道阳哥的千术都让这老头看透了？”

只听丁八爷继续道：“千门八将凑齐了，高阳志向滔天怎能没有大的动作，这次的机会他当然不会放过，他认定外八行都会将目光放在上海与南京，所以才在郑州下了大手笔。呵呵！当然，人们想到《永乐大典》，必然会想到朱棣。朱棣起家在南京，那么《永乐大典》不在北京就在南京，怎么可能在上海这后起之地。这个高阳清楚，不仅是千门想得到，外八行所有的人都想得到。所以他派了火将去南京造势，而本质的目的却是中原之争。”

丁八爷说到这里睁开眼睛看着屋顶转语调化为柔和喃喃道：“可他高阳小看了我丁八啊！”

张磊颤声道：“八爷是什么意思？我千门并没有什么控制江湖道的野心，不过《永乐大典》中的内容却关系我千门的一个大机密，事非得已不得不求罢了！”

丁八冷笑道：“千门反将化身千万，千门谣将舌利言锋，千门提将妙手无双。千门的三大将才去对付一个青花帮，看上去确实手到擒来，不过他高阳却漏算了一点，那便是青帮的乔爽与李红夫妇。”

张磊并不知道乔爽和李红是何人，不过听丁八爷此时提及想来必定是能影响千局的大人物，于是假意问道：“这乔爽和李红又能怎样？”

丁八道：“能怎样？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已派人暗中通知了乔爽夫妻，千门反将有对手喽，你们郑州这一局未必能成！”

见张磊没有再接话丁八爷又道：“千门火将在南京一是为引，二是为乱。白拳震世，现在的武人当中却是很少有人能斗得过他，再加上那个蛮王后裔的奇门遁甲之术，这个组合确实能让敢去南京争斗《永乐大典》的外门行挠头不已，不过他高阳仍然漏算了一步。”

丁八爷说到这里停了下来，张磊开始还没明白是什么意思，见丁八眯着眼睛没有继续下去的意思，好半天后他才懂，于是开口问道：“还未请教八爷是哪一步？”

他问完之后顿时醒悟，原来这老狐狸又是在套自己，自己这一问无疑是承认了阳哥的千局有漏洞。

丁八哈哈一笑道：“他漏算神调门歌者的黑虎掏心，白拳确实厉害，我这老头子虽然早有心去领教，但掂量下还是未动手。不过白拳虽厉，却也不是无法匹敌，神调门的黑虎掏心就是白拳的对手。”

白鹤亮翅对黑虎掏心的故事张磊听过，听丁八爷说黑虎掏心是亮哥的对手不禁有些奇怪地问道：“晚辈曾听说以前黑虎掏心大败过。”

丁八点头道：“历史上，神调门武斗确实输给千门两次，黑虎掏心都败了，但几百年下来，你以为神调门人都是吃干饭的？就是因为以前败了，所以现在才能成为对手，而且你别忘了，神调门歌者还有一招青龙摆尾。”

这些张磊听得都不太明白，但挨着面子也不好去问，问了岂不显得千门除将啥都不知道！

丁八爷继续道：“所以高阳安排在南京的棋子也未必能成。”

张磊不服道：“这些不过是八爷的推测而已。”

丁八道：“是推测。不仅是这些，我还有推测。千门风将是原来灰鸽子的首领，眼线遍布天下。你们这次即便得不到《永乐大典》，那么以后也必然能从灰鸽子那里得到风声，再抢夺不迟。即便不抢，弄些内容来也容易，所以高阳才敢大胆地按他的行动去安排，而不召集八将一起来争《永乐大典》。可惜呀，可惜，千门主将仍然棋差一招。”

张磊做出了一副随便你怎么说的表情“哼”了一声。

丁八爷道：“高阳没想到沈家会发生变故，以千门与沈家的关系，千门风将当然不能置之不理，如今一半以上的力量已经去帮了沈家，还哪有余力来查外八行。哈哈！”

张磊冷笑道：“如果事情真如你所说的那么简单，百鬼夜行就不会在我阳哥谈笑间破去了。你说的倒容易。那乔爽何人？无名之辈罢了。比起龙头会如何？比起南海群梟又如何？千门反将一人足矣。何况还有谣将与提将在。什么神调歌者……神调门的舞者如今还被在我阳哥的千局困在沈家。还有……灰鸽子的力量要是能被你掌握，那也不叫灰鸽子了。”

丁八爷被小辈这样直言顶撞并没有生气反倒笑了起来：“哎哟！看不出来，

你也并非一点用处都没有！”

虽然不是称赞的话，但从进屋以来张磊还是第一次被认可，刚有些飘然就听丁八道：“你说得也不错，不过身为千门主将，就应该想到一切变数，把所有的不可能都按可能来布置，且不说最后结果如何，光是有这些变故他高阳这一局就已经算是输了，因为他没有想到。”

张磊想了想高阳以前教过他的话，此时也感觉丁八说得有理。虽然这些变故都可能被克服，但总的来说，这一局阳哥确实有很多没有料到的地方。

正想着呢，丁八看着他笑道：“千门主将最错误的就是让你来跟我说这句话，说真的，小伙子你太嫩了，千门将才中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物。哎！”

张磊一拍椅子的扶手就想站起来。

忽然一双手按在他的肩上，一个女人在身后道：“别动！”

“罢了！”张磊闭上眼睛，顿时心如死灰，进来跟人家谈了这么半天了，身后站着一个人竟然都不知道，还有什么好说的，千门的脸算是丢大了。

就在这时，忽然拍在自己肩膀的手猛然扯开，随之身后的女子惊呼一声。

这变故不仅让丁八愕然，就连张磊自己都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来见张磊要站起来，阿狸明白是要立威的时候了，于是伸手按住了张磊，开始的时候并未用力还不觉得，但随后她想借着下按之力再跳到棚顶隐蔽起来，不让对方看到自己，结果一发力忽然觉得双掌刺痛，一个分神，不仅没有跳起，反倒后退了数步撞到衣架上。

张磊闻声急忙回头，此时阿狸正在观察着自己手心，竟然忘记闪避。

“千门果然好手段！”阿狸见手心针孔并没有红肿，而且流出的血液颜色也没有异样，于是给丁八打了个无事的眼神，丢下对张磊的一句评价后，纵身越出窗外。

阿狸的身手是丁八爷亲自调教的，当然放心。不过此举可吓了张磊一跳，这可是四楼，这小姑娘怎么回事，拍自己一下就跳楼？

张磊急忙站起走到窗前向楼下望去，阿狸已经踪影皆无。

丁八在一旁看得很透彻，知道张磊的肩头肯定藏有机关，他来跟自己谈判，肩头做了手脚，难道盗门九猫护主之事，千门竟然知晓？

盗门九猫，暹罗为首。

阿狸在九猫当中排名第三，身手并不比排名第一的阿罗差多少。

如今自己的贴身护卫在千门除将手底下吃了暗亏，在两人之前谈话的优势可又让千门扳回去了。

丁八爷是那种拿得起放得下的人，要不然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

阿狸遁走之后丁八爷轻轻地拍了两下手道：“不错，不错，看来是我言语有误，身为千门将才哪一个没有非凡之处呢！”

张磊这会儿也想明白了，知道是这套衣服帮自己拉回了一点颜面，这衣服是王龙生给自己的，说是阳哥吩咐跟八爷谈判的时候穿着这身去。

他开始还以为是礼节的问题，没想到这套衣服里还藏着机关，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东西藏在其中，想着张磊很自然地双手摸了摸口袋。别说口袋当中还真有一样东西，不过他这会儿也没法拿出来看。

于是便一边答着八爷的话一边用手去感觉到底是什么。“小子在千门乃是末座，与其他人相比不值一晒，此来目的已经达到，这便告辞了。”

说着张磊起身摆出一副告别大山手就想离开。

丁八爷忽然道：“小子，听说你有一个女朋友乃文达公之后，可有此事？”

张磊听此话急忙站定。

纪托的失踪他早就想到可能跟盗门有关，此时听丁八爷问起心中更无怀疑，当下朗声道：“前辈还好意思问起这事？自古以来千盗两门无论是为敌还是练手，全都光明正大，将对将，兵对兵。可眼下可好，令高徒与我阳哥三次相斗都扯鹰入局。这一次干脆玩起了绑架要挟的把戏。小子来不提是对八爷的尊重，八爷自己不觉得此举愧对昆仑山之名吗？”

丁八爷一愣随后问道：“你说你女朋友被绑架了？”

张磊道：“八爷何必明知故问。”

丁八爷皱起眉毛道：“这事高阳可知道？”

张磊冷哼道：“我阳哥乃光明正大之人，当然不会料到对手还会有此手段。”

丁八爷从张磊张开口之后就知道这小子在怀疑是盗门所为，但这一局他都有捞出落水的千门主将堂堂正正地斗一把的念头，还怎么要出这样的手段。

于是道：“你女朋友的事跟盗门无关，我甚至还可以告诉你沈家的事也和盗门无关！”

张磊道：“真的？”

八爷见这后辈竟然质疑自己的话，不禁苦笑道：“我丁八说出来的话，几十年来都没有碰到这样的反问了。”

张磊也是急昏了头，此时一想，以丁八的身份万万没有理由去说谎，这是影响名声的大事。当下不禁踌躇起来，要真是盗门做的，虽然他担心，但纪托的安全还是有保障的，盗门无非就是借此为挟罢了。

不是盗门还会是谁？难道仍然是李亚庭那伙人？

丁八爷道：“文达公乃《四库全书》的编撰者，这《四库全书》脱身于《永乐大典》，纪晓岚当时一定看过《永乐大典》的原文，我还以为此女乃是你们手中的一张大牌，没想到竟然还丢了……哎！”

张磊现在可无心细听什么《四库全书》《永乐大典》的了，他满脑子净是纪托的事情。

丁八爷对着他摆了摆手随后道：“外八行互相斗了几千年，没有哪一个是弱者，看来是有人看到关键。我也奇怪呢，究竟是哪一门的人能从斩断两老的手中盗走聚宝盆……”

后面的话丁八爷像是在自语。

- 2 -

逐客的手势已出，张磊带着满脑子的问号走出了房门。刚转身把门带上，忽然肩膀一紧。随之腋下一麻，双手不由自主地抬了起来。

有人在脱他的上衣。

不过此时张磊再想压双臂夹住已经晚了，上衣已经被人拉着领子从上面扯了出去。

等他反应过来抬头上看的时候，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上衣被脱去，张磊气得转身就想打门质问丁八，但手已抬到空中敲的那一下却迟迟落不下去。

此时进去跟人家要衣服岂非更丢脸？

“哎！”张磊长叹一声转身而去。

房间内，丁八在张磊走后就一直闭着眼睛掐着自己的四白穴。不一会儿阿狸从窗户翻了进来，手里面还提着张磊的衣服。

“回来了！”丁八爷没有睁眼。

“干爹！”阿狸的声音很小，还有一丝的怯意，想必是刚才失手对自信心有些打击。

丁八道：“手掌没事吧？”

听干爹第一句就关心自己的手掌，阿狸不禁有些哽咽道：“没事，对不起，阿狸给您丢脸了。”

丁八爷笑道：“这算什么，你不是已经把这局找回来了吗！”

阿狸知自己在门外的举动被干爹听到不禁破涕为笑道：“是呀，我已经看过了，只有肩膀处有机关。对了，他口袋里还有一样东西，干爹一定猜不到是什么！”

丁八爷苦笑道：“又让我猜，别人口袋的东西我怎么能猜得到！”

阿狸道：“这东西干爹最熟悉不过了，可以说一定比他们千门要熟悉得多！”

丁八爷“哦”了一声，睁开双眼。

在阿狸刚把张磊口袋中的东西掏出来后，丁八爷就是一阵苦笑。千门除将张磊口袋中装的非是他物，正是自己传给宝贝徒弟的盗门之宝“一根丝”。

在湖州高门主一刀斩断“一根丝”破了关嘯的百鬼夜行，随后在湖州火车站丁八爷碍于身份虽然跟高阳在铁轨上交手了一回合，但并没有摸他身，所以也就并未盗回这一根丝的斩断部分。这回张磊与自己谈话口袋中竟然带来这一根丝，高阳是什么意思？

丁八爷陷入了沉思！

柳七爷的话？不能全信……千门主将带来的又是何种信息呢？

阿狸在一旁看到干爹在思考问题也就不敢接口，直到丁八爷抬手欲拿床边的茶水时，阿狸才抢先一步将茶杯递到干爹的手中。

“干爹！这不是关师哥的东西吗，怎么会在那小子手里，会不会师哥在南京那边出问题了？”阿狸小心地问。

丁八爷摇了摇头，没有回答，随后又看着那根丝发呆。

张磊无比郁闷地给王龙生打了电话，只是垂头丧气地说交代他的事情办完

了。说实话这件事对千门除将来说打击很大，他入雁尾子也不是一年两年了，眼见八将聚首后的第一个大局自己占有的比重还没有几个新进来的弟弟妹妹多呢，张除将心里就不痛快。

朗朗和付可在郑州干着大事，事成之后在江湖上想不留名都难，那青花帮可是老青帮的堂口。冷香妹子更不用说了，跟亮哥在南京会斗外八行的诸位好汉，场面绝对是惊天动地。唯独自己，要见丁八爷这个老狐狸，结果在他面前完整话都说不来一句，就让这老狐狸给堵回去。那种郁闷劲别说电话里传达得明了了，就是走在他身边的环卫工人还以为他丢钱包了，还急忙到他脚下四周望望呢。

“怎么了？吃了丁八的瘪？”王龙生等张磊把话说完后才发问。

“别提了，差点丢了祖师爷的脸，幸好你给我的那件衣服上有机关。”张磊没敢把衣服也被人脱去的事情说出来，他觉得如果说了，这次的千局自己占的位置肯定更差劲。

“衣服被拔去没？”王龙生竟然笑着问出这句话。

“啊？”

“老高早知道今天的举动，你这件衣服带去的不仅仅是对付盗门猫卫的钢针，还带去了这次千局的核心。”

“可……可是！”张磊迟疑了一下还是说道：“可是丁八爷跟我讲了半天阳哥千局的漏洞，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是好。生哥，我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了！”

王龙生哈哈笑道：“漏洞？他丁八都能看出来的东西会是我千门大局的漏洞？他说什么？说没说郑州一事乔爽介入会出变故？”

张磊惊讶道：“说了呀，你怎么知道？”

王龙生道：“动青花帮，会惊动北京乔爷这事谁想不到！哈哈，你以为老高想不到，告诉你，乔爽不出现这局还不好做了呢！”

张磊不解道：“为什么？当初定千局的时候我怎么不知道！”

王龙生淡淡道：“你负责的不是这块，老高把后续计划都放我这了，其实你妖姐和亮哥也不清楚，这次是练兵局，他们处理不了的时候我自然会把老高留的局发下去的。”

张磊有些不自然地说道：“丁八爷还提到了南京有神调门会绊亮哥脚。”

王龙生道：“南京绊脚的人多了，老高为何要安排在定林寺？我说磊子，这

些你就放心吧，别被丁八两句话给忽悠住了。说到偷他是祖宗，但说做局，老高用脚趾头想出来的东西，他丁八都看不透。”

王龙生这样一说，张磊心情好了一些，但仍是一想到阳哥在整个局中有很多瞒着自己还有些不舒服，于是轻声道：“生哥，下面我还是按计划走？你把变数都跟我说说呗，免得我到时候丢丑。”

张磊说完这番话，王龙生在电话那头声调颇有不悦，说道：“这点事就受不了？这是为了以后让你少丢人。这样的话你跟我说说也就算了，千万别跟老高面前开口啊，这是为了锻炼你们，就别让他寒心了！”

王龙生在雁尾子当中一直是一个老好人的形象，整天嘻嘻哈哈的，张磊还是第一次见到生哥发脾气，于是急忙道：“嗯，我知道了生哥，是我浮躁了，我不会再问这样的事了！”

王龙生降下语调“嗯”了一声，随后道：“至于纪托的事情，你可以放心，虽然局前老高没有跟我提过这个变故，但他局外仍然有安排，她肯定没事。”

张磊眼下最担心的也就是这个问题，现在王龙生拍胸脯了，他就放心不少。放下电话后在盗门堂口带来的郁闷一扫而空。

丁八爷仍然拿着一根丝在沉思，他在想高阳派张磊过来的目的，千门四线作战的情况他都了解，他也认为他看透了这位千门将才的一举一动，但在这个节骨眼上，高阳让在雁尾子中负责谈判事宜的千门除将来跟自己说这些是为了什么？还有送回关啸这失手送掉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

张磊的话里话外都不是很明了，如果单纯地按江湖规矩讲，把这东西送回来的意思很多，但主要看对方的口风。

这举动是为了解梁子？关啸当初在湖州和高阳相斗两方说不出对错来；盗门找沈家的梁子，千门主将帮手就应该算是沈家请去的门客帮手，虽然此举会得罪盗门，但沈家作为东家会揽过这个责任的。再说了，在上海的时候是盗门先用飞檐探千门的底的，千门插手湖州的事也并非事出无因，这样说高阳送来一根丝希望解开湖州的梁子的解释就说不通，看千门出道至此嚣张的劲头也不像怕结梁子的主。

“干爹，我给你续点水吧？”见丁八爷端着茶杯好半天都没往嘴里送，阿狸在一旁轻声地说道。

丁八爷没有回答，他还在想高阳此举的目的。

就在这时敲门声响起。

敲门声很轻，但连续性很强，中间时不时地顿上一下。在敲击了十五下后，停住了。

“干爹，是李堂主。”阿狸小心地说道。

丁八爷此时也被敲门声打断了思绪。

“嗯，让他进来。”

来人是李建伟。他进屋之后并没有着急开口说事，先是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

“建伟，是那边有起色了？”丁八爷问道。

李建伟道：“老主让我捞那小子的事办得还算顺利，虽然案子被这面压得死一些，但还是有办法通过外部力量，将案件转移处理的。不过事情这才刚有起色啊，就收到鹰眼的消息，说那小子放出来了！”

丁八爷一愣随后道：“什么叫放出来了？这么大的案子都没有经审过判怎么可能放出来？”

李建伟道：“各方面都没打听出什么有价值的消息，只是知道高阳在看守所的时候，跟他关在一起的人跑了两个，随后不久他就放出来了，我想事情应该跟这两个人有关系。”

丁八爷“嗯”了一声。李建伟知道下面要做什么，如果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上面吩咐下来他才会做的话，那么他也做不到堂主这个位置。

“同监号的人我已经派人着手调查了，北苑路的两个弟兄假装失手进去了，相信明天就有消息传过来。”

丁八爷又“嗯”了一声，还是没有说话。

李建伟摸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继续道：“前天晚上这个姓高的在警局闹过一次动静，他竟然要跳楼逃走……”没等李建伟把话说完，丁八忽然咳嗽一声。

李建伟闻声急忙停住。

“建伟啊，现在谁在坠着蓬莱山主？”丁八爷问道。

李建伟听罢打自己嘴巴的心都有了，原来老主最关心的是姓高的现在在哪？自己光在别的地方瞎下功夫了，这种事他当然不会忘记安排，只不过没有想到这才是丁八爷想知道的重点罢了。

“我让堂下两个腿脚好的兄弟跟过去了。”

丁八爷笑道：“跟千门主将腿脚好有什么用！”

李建伟也跟着苦笑了一下，但没有敢接话，虽然他觉得只要人在上海，走到哪里也出不了盗门的眼睛，但这样的质疑他却不敢跟丁八爷说。

“我知道，既然高阳这小子出来了，你那边的事就放下吧。另外，郊外的那个开工点也停了。”

李建伟出去后，丁八爷把茶杯递给阿狸让她续水。

“阿狸，这个高阳你觉得怎么样？”丁八爷接过茶杯后莫名其妙地问了这么一句。

阿狸迷茫回道：“什么怎么样？”

丁八爷道：“就是你看这个人有什么感觉？”

阿狸撇嘴道：“没有感觉，那天我在他身边站了差不多有一分钟，他都没有发现我，我感觉这人没有关师哥说得那么神，师哥肯定是在找借口！”说到这里阿狸象征性地捂了一下自己的嘴巴，但丁八爷又怎能看不出她这句话是有心而为，并非失口而出。

“阿狸，珉翘跟高阳有些交情，晴儿现在在南京办事，眼下干爹只能让你去办这件事了。”

阿狸急忙道：“不行呀，干爹，这个月是阿狸陪您的，您让我出去办事了，谁给您端茶送水呀！”阿狸说的陪，丁八爷当然清楚指的是什么。

盗门的护主猫卫自古就有，但猫卫几乎都是世家的传承，几千年下来在战火硝烟的洗礼下世家子弟能传承至今的少之又少。当初的九猫卫如今只有两个才是正宗了。

“还真能有人敢触你干爹的胡须吗？平时叫你们几个丫头过来，是干爹无聊想找人聊聊天而已！”丁八爷摸了摸阿狸的小脑袋。

“什么事吗？你让黄姐姐去嘛，她很闲的。”阿狸道。

丁八爷摇头道：“这件事她办不了，门中轻功最好的只有珉翘、晴儿你们三个，她们两个都用不上，当然只能指望你喽！”

别看平时丁八爷一言出口，属下全都乖乖服从的，但对于干女儿，丁老头还蛮有耐心，竟然还商量起来了。

“我让你去跟着高阳，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让他离开你的视线之外。”

阿狸听罢就咧开嘴巴，一脸委屈。干爹这一句无论任何时候说得蛮轻松，但这就意味着这个蓬莱山主上厕所的时候自己也要跟进去，洗澡的时候自己也要跟进去，睡觉的时候自己还不能睡……

丁八爷又轻轻地拍了拍阿狸继续道：“三天，只要再有三天，南京的事情就了了。蓬莱山的小娃子跟我摆这一局我看不透，但所谓一力降十会，我这个笨方法就克制了他以后的所有变数！”

阿狸似懂非懂地说道：“这么说，我只要看他有去南京的意思，我就制住他？”

丁八爷笑着摇头道：“你制不住他的，我也不用你去制住他，我只是让他知道，我派了人在全天候地照顾他。”

阿狸张大嘴巴“啊”了一声道：“还让他知道？不是秘密监视吗？”

丁八爷“呵呵”一笑道：“这所谓的秘密对于你是秘密的罢了，以你的轻功骗不过千门主将的，别说是你，即便是珉翘也不行。”

阿狸不服气道：“哼，我这就去跟着那个姓高的，我看他怎么发现我！”

阿狸走的时候丁八爷没有做太多的交代，甚至高阳有什么动作的时候要怎样做也没有告诉干女儿，阿狸也没有问。

当房间中又剩下丁八爷一个人的时候，老爷子拉直一段一根丝然后轻轻地对着合金丝吹了一口气，自语道：“未想到你陪我纵横江湖多年，竟然落下了个晚节不保的结果，柳七的刀……千门的手！哼，姓高的还以为自己聪明绝顶局装天下，却不知道一直在给柳七那老鬼当刀用吧。”

第十二章 寒刀挂水闯山门

这个过程并不难。在闯山门见客了恩怨的规矩中，这寒刀挂水只算得上是末流。盗门的规矩中，还有油锅捞钱、利刃登山这类折磨人的玩意。昔年北宋红门当家丁兆兰闯盗门的山，曾经与当时的盗门内堂第一力士在滚油盘子中掰腕子。据当时江湖上流传的夸张说法，那是十里内可闻肉香。

高阳当然不会神到清楚现在丁八爷在想自己什么，但他却清楚按时间来看，张磊的工作已经进行完了，他撒在盗门中的网到收的时候了。当然了，眼下最要紧的是找到陈亚男。

白露这个人做事一向很绝，如果陈亚男真落在她的手里……高门主长叹一声。

“咱们这是要去哪？”小平头的语调还算客气，估计边队有过交代。但跟出来的三个人左右两边一边一个，虽然没有挎胳膊吧，但那个距离就跟三角玻璃恋上街没啥区别。身后还鬼鬼祟祟地跟一个，就宛如拍摄奇特恋情的狗仔队成员一般，这样的组合你让高门主能去哪里？

高阳苦笑道：“警官，我比你还担心陈警官的安危，但你们这样跟着我确实有些不方便，可不可以拉开一些距离？好方便我行事？”

小平头呸了一口道：“别废话，让你出来是让你将功赎罪的，别玩花样。”

高阳苦笑着摇了摇头随后道：“好吧，警官慧眼，我这样的跳梁之辈也就不在警官面前做作了，陈警官有很大的可能被我同伙绑架走了，他们要以此要挟人民警察，同时希望把我换回来！”

小平头也不顾大街上的人来人往径直大声道：“你们是做梦，我感觉你是个明白人，往下的事情该怎么做不用我教给你吧？”

高阳点头道：“当然，我现在就去找他们谈，让他们迷途知返，与我一起投身正道，洗清自己的罪孽之后，敞开心扉走进人民的怀抱！”

小平头咧着嘴点了点头，刚要表扬一下这小子识时务，但仔细回想一下高阳的话脸色忽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哎呀！哎呀！我明白了，你这招是想把我们引到你的贼窝去啊。不行，我要马上联系边队。”小平头这后半句话是对着另外两个警察说的，说完就拿出手机要拨。

高阳满脸无奈之色地对着小平头摆了摆手，然后指着面前的一个大商场道：“你觉得这个地方像贼窝吗？”

东宝百货！

原来三人跟着高阳不知不觉间竟然来到了一个大商场门前。

“到了？”小平头拿着手机看着东宝百货大楼发愣。

“到了！”高阳做了个打电话的手势在自己耳边摆了摆，随后笑着走进了东宝百货大楼。那两人愣了一下回头看着小平头，小平头思量一下收起电话招呼二人快步跟上高阳。

东宝百货是上海数一数二的购物天堂，每天的客流量几近火车站。人杂是必须的，但这里并不乱，由于保安力量的庞大，这里被称为全上海最安全的购物天堂，在上海市统计各个公共场所偷窃事件的总表显示，东宝百货连续7年以几近0案件的神话排名第一。

当然了，有这样的结果，保安力量的庞大并不是主要原因，其根本在于，这里本就是盗门的关照产业。

东宝二楼是珠宝专层，四人来到二楼后小平头就上前两步到高阳的脖子后问道：“你同伙一共几个人？”

高阳很为难地说道：“到底多少我也不确定！”

小平头用手指用力地戳了高阳后背一下道：“你这老大怎么当的？属下有多少人都不清楚？”

高阳想反手过去揉一揉，却被身旁的警察拉住。“别乱动！”这小子经验也很丰富，生怕高阳某些特殊的手势是为了传递消息。

“我是不清楚有多少个人在这。”

小平头又问道：“你的据点就在这？还是你先在看守所的时候通过内线联系得知的？”

高阳做了个嘘声的手势小声说道：“警官，我感觉现在不是审问我的时候，等回去我一定好好交代。等下看见我同伙，你们自然一些，做好拔枪准备哈，他们要反抗的话，就按袭警罪处理！”

小平头等三人听说还要拔枪就是一愣，小平头刚想告诉高阳在中国大陆是没有袭警罪的……可一愣神的工夫高门主已经快步向前迎着一个钻石专柜走了过去。

“你慢点！”小平头大声吆喝一声，随后招呼三人追了上去。

就在三人离高阳有五米左右距离时忽然听到“咔嚓”一声脆响。

高阳身前的钻石柜台已经支离破碎。

高门主面带笑容地转过身来向小平头等三人勾了勾食指，随后高声对着已经吓呆的女售货员道：“看不懂？抢劫啊！”

女售货员的一声尖叫才把四周仍在迷茫的人们拉回到了现实。

在电视里看过不少抢劫珠宝行的场景，但一般抢匪都凶神恶煞，手里提个大包的，像这位年轻人这般，神色坦然脚步悠闲，砸玻璃动作之美妙的还真没见过，所以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愣，竟然没有一个人想到这是抢劫。

抢劫声一出，隔壁柜台的售货员急忙钻到柜台下面，按下了警报器。

现在珠宝行的警报器都安在柜台下的地上，如果有情况在下面偷偷用脚踩就可以了。但遇事不慌的太少了，真要碰到这种事，这些每天只会说拜年话的小妹妹一个个都是四肢发软，别说踩警报了，就是站住都费劲。

警报声响起。高阳从柜台中捞出一个钻石戒指，反手丢向身后的三人。

三人在听到抢劫的喊声之后也是一愣，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想到别人……有人抢劫？

他们当然不会想到，这个刚从看守所出来的哥们，会带着三个警察来抢劫……

当高阳把钻戒扔过来的时候三人才反应过来。

不准动！

三把枪一齐对准高阳。

但现在场面乱得一塌糊涂了。这时见有人拔枪，周围的人还哪里分得清这枪口是对准谁的，几乎都在同一时间大叫着四散逃窜起来。

砰！

小平头向着屋顶开了一枪，随后高声喊道：“都给老子蹲下！”

他让人们蹲下的主要目的是别挡住他们先控制住要犯的路。三人拿出枪后，就第一时间冲向高阳，想先制住他再说。可人们见到枪后这一乱，顿时阻碍了三人的脚步。小平头这一急，老子的称呼就出来了！

都给老子蹲下……这话听着太熟悉了，直到现在现场的顾客和售货员们终于找到了感觉了。那种电视里常看到的抢劫珠宝行的场面终于浮现出来了。

劫匪们最常用的就是这句“都给老子蹲下”。

亮杀一门在江湖上被称为三首山门客。

据说这个名字是因为亮杀一门的三个先贤而来。当初荆轲刺秦失败后，尸首被送了回来，一是秦王为显大度，再者也能起到一个警告的作用。

荆轲的尸首被送回来后太子丹将其风光大葬，并建了一座荆轲塔，将尸首埋在了塔下。

不久又有一次无名刺客身死，他的遗愿就是能葬在荆轲塔旁，他觉得荆轲是自己的偶像，自己走上这一行，就是因为受到他的影响。于是不久以后荆轲塔不远处就立起了一座黑塔。

但黑塔刚立起不久，人们总听到夜晚黑塔下经常传出若有若无的哭声。事情传出去后不久，就来了一个走江湖的金典先生。他在两塔之间起了一卦，用他自己的话就是以周天神卦算起根苗。

最后当着前来看热闹的百姓这金典先生说：“黑塔下的哭声是因为荆轲之魂不愿意让无名之魂待在此地。”

众人就纳闷了，为什么不让啊？这无名也是一个刺客啊！

那老金典解释说，荆轲认为他带刃刺秦，不为杀人而杀人，是为救人而杀人。但随后诸多效仿他的所谓义士却都违背了这个初衷，所以他不容此人在此。

金典先生说完就要离开，这时人群中忽然站出一个人来拉住金典先生问：“先生，如何才能使无名安生呢？”

金典先生摇了摇头。

那人看着东西两座高塔沉思片刻道：“我求先生一事！”

金典先生允了之后，那人走到围观众人身前高声道：“我叫赵亮，字伯杀，燕国人。我也是一名刺客，我同样也是因为荆义士之举而选择了这个行当，但今天听了金典先生之言我明白了，不仅荆义士对我们这些后来所谓的刺客不放心，就连百姓也是如此，今天就用我的命来证实这件事情吧。”

赵亮拔出长剑横在颈间对金典先生道：“我死后希望先生将我葬于黑塔与荆轲塔之间，让我将后世侠刺之心告知荆义士，以便免去无名之苦。同时也希望先生能告诉天下人，赵某人杀人，绝不为杀人而杀人。若非如此，我今天也不会杀了自己。”赵伯杀说罢挥剑自刎。

赵伯杀死后，在金典先生的号召下，人们在两塔之旁建了一座白塔。

正是因为这三具尸首的鼎力之葬，才有了后来的亮杀门。

亮杀一名也正是为了纪念自杀证道的赵亮赵伯杀。

如今高阳正站在上海三首山分舵的大堂之上，看着堂前门顶画的“三塔浮云”。

进堂之后高阳先用江湖海底说了拜山的话，但却没有说明拜山的原因，接待的人也不能主事，所以跑去后厅叫人了。

“朝阳照两山，金光映满面，不知何方客，来拜三首牌？”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从后面走了出来。

亮杀门的上海堂口是一个洗衣店。虽然只是掩人耳目的堂口，但也都是真要接生意的，出来这个人从装束上很难看出是一个持刀索命的刺客，此时他身穿一个白色的后背开口的长衫，两手带着橡胶手套，手套上还沾着不少泡沫。

高门主对着来人摆了一个大山手含笑道：“本应名山踩气，本应慕仰高贤，奈何快马加鞭，急得求友一见！”

那人招呼身后的一个小姑娘过来帮自己把工作服和手套脱下，然后才走到高

阳身前让座道：“哦？不知道贵上访的是何人哪？”

高阳谢坐后淡淡道：“节气堂，白露！”

一听白露之名那人忽然站起盯着高阳厉声道：“你是蓬莱山人？”

高阳淡淡道：“不错，我是蓬莱山主，千门主将。”

这时正好一个小姑娘端着茶盘送过两杯茶来，刚走到二人跟前还没等将茶放下，那男人忽然一甩手打翻托盘，两茶杯落地摔了个粉碎。

“对不起了，朝阳确实是可以照两山，但不能同时照到蓬莱山与三首山。谁不知道你们蓬莱山是会飞的，送客！”

这样被当面摔了茶杯可以说是江湖礼数中最大的不敬了，但高门主并没因此而生气，他也不起身只是平静地说道：“立刻联系白露来见我。”

啪。

男人用力地一拍桌子高声道：“既然送之不走，那我只有请您离开了！”

高阳看了一眼那男人，随后含笑起身走到三塔浮云画下仰头道：“江湖规矩何在呀？这样的三首山不摆也罢！”说罢冷笑一声迈步就往外走。

就在这时一人又从后面走了出来：“蓬莱山客留步！”

出来的是一个女人。

“严兴，你这是干吗？”女人对男人道。

那个叫严兴的指着高阳的背影高声道：“雪儿，你还不知道他是谁吧？告诉你，当年你妹子就是他和千门火将为抢荆轲像打伤的。”

后出来的这个女人看上去三十岁的样子，高阳回头看了一眼只是微微地拱了拱手，随后问道：“还有何指教？”

那个叫雪儿的女人摆手示意严兴不要再说，她上前几步走到高阳身边道：

“既然你说了规矩，我们就跟你按规矩来，你来拜山找人，礼物何在？山山有土地，寨寨有门神。先通了我这一口，我去给你通报。”

说罢伸手到高阳面前。

高阳笑着从口袋中拿出一个钻石链子来……东宝百货的标签还没有揭去呢。

“礼貌荒疏，勿怪勿怪！”

直到高阳把钻石链子放到女人手里，这女人才缓过神来。她身为亮杀堂主，当然听不得别人谈三首山没江湖规矩，所以才出来辩解。她见高阳白身而来，什

么东西都没拿，就以为他找人是主要目的，拜山不过是一个说法而已，所以才说出了拜山礼来，没想人家还真带了……而且礼品还蛮时尚的……

“好，节气堂的规矩，如果寻白露做活，留下你自己的地址就可以走了，不日白露堂自会有人先去找你。”

“我要立刻见人！”

“见人也简单，你要见的是白露，那么请过寒刀挂水。”女人说完跟站在自己身后的叫严兴的男人摆了摆手，示意他去准备，随后她又对高阳道：“你也可以不接，但千门主将拜山闯空门的事，我也会按照江湖规矩好好宣传一下的。”

高阳哈哈一笑。随后对着门顶画三塔浮云拱手弯腰道：“蓬莱后学拜山三首凭规论断！”

亮杀一门，从四季分舵到二十四个节气堂口，人人都有文身，根据职务位置的不同，文身的名目也大不相同。

白露的文身是寒刀挂水，这个高阳再熟悉不过了。

很久以前白露便指着身前的半壁文身对高门主说过：“如果有一天你要亲自经历寒刀挂水的时候，见到的将是心死的我！”

高阳当时从来没有想到真会有这么一天。

闯门的规矩在江湖上有很多，外门行中的尤其烦琐，亮杀乃外门行之最。

亮杀一门从门主到堂众，闯山门的规矩一共四十一一种。

洗衣店的后厅中有两个巨大的烘干筒，中间有一条三米多宽的过道。过道之上，摆着一个架子。

“蓬莱山主，请！”

这女人方才做了自我介绍，她是二十四节气堂的大雪，那个叫严兴的男人是她的丈夫，代号619，是亮杀一门365杀之一。两人负责上海堂口的事宜，亮杀一门的山客办事行走于上海都需要跟她二人联系。

高阳站在木架之旁看着铜盆清水面容稍带苦涩，没有想到自己和白露之间的感情最后竟然要以了结江湖恩怨的形式来诠释。

闯山门，见白露……

奉刀！

619提着一把无柄的匕首走到高阳面前，将匕首递给高阳冷冷道：“白露堂，

寒刀挂水，刃必留珠！”

这个过程并不难。在闯山门见客了恩怨的规矩中，这寒刀挂水只算得上是末流。盗门的规矩中，还有油锅捞钱、利刃登山这类折磨人的玩意。昔年北宋红门当家丁兆兰闯盗门的山，曾经与当时的盗门内堂第一力士在滚油盘子中掰腕子。据当时江湖上流传的夸张说法，那是十里内可闻肉香。

虽然过程不难，但高阳却迟迟没有动作。

“见到的将是心死的我……”

白露的这句话不时地的高门主的脑海中响起……环绕……挥之不去。

刀尖入臂半分，鲜血顺着刀刃的血槽流出，片刻的工夫就将血槽注满。

平端刀刃等着血槽中的鲜血凝固。

“告诉你个消息！是好消息哦！”

“我怀孕啦！”

“错不了，是惊蛰姐姐帮看的，她懂中医的。”

“让我们的孩子当个厨师好不好？”

“是我养，又不是让你养，放心啦，我是不会跟你要抚养费的，我不求你为我放弃什么，只希望你不要离开我！”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就毁掉你心爱的一切！”

一切！

高阳轻轻地抖动了一下匕首，血槽中的血依然凝固。

将匕首浸在还带着冰碴儿的零度水中，血色变得暗红起来。

提刀出水，血散水不落，寒刀挂水，刃流挂水珠。

原来的血已了无踪迹。

刀刃挂水必然要以血凝槽，但事后占据首功的血液却已不知所踪了。生活中的很多事也是这样，价值的体现只在一个过程，即便在出了结果的时候已没有了你的踪迹，但没人会把你忘却。

洗衣店后面有两间专门的会客厅，此时高阳就坐在这里。

大雪去找白露了，虽然高阳闯了山门，但亮杀门的落脚点还是不能带他去的，他与白露见面的地方就是这间所谓的会客厅。

没人相陪，甚至连茶水都没人添。虽然嘴里将规矩喊得山响，但所有规矩在

成见面前都要退让，更何况亮杀门对高阳所存在的还不仅仅是成见这么简单。

对荆轲祖师像事件，若不是柳七及时现世，亮杀门早已对高阳和华亮二人下了追杀令了。从这些往事的因果上来看，高阳对自己现在所受的待遇已经很满意了。

门被推开，白露面带笑容走了进来，很随意地坐在高阳身旁的椅子上坐下。

恍惚间高门主竟然有一种错觉，时间仿佛回到几年前，那时每次白露来找他的时候就总是带着这样的笑容。

“小露！”

“不敢，在下三首山下白露堂当家，不知蓬莱山主何事屈尊而见？”白露以一副江湖态相见。

高阳拱手还礼苦涩道：“小露，我想跟你好好谈谈。”

白露淡淡道：“当然是为了谈谈，若不然高大门主见我有什么事？”

高阳也清楚他和白露的感情纠葛以及因此所牵扯出来的各种事情，绝对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白的。于是只能道：“小露，正所谓百年江湖客，打燕不打鹰。既然走的是绿林道，那么官道上就要坐马车。所以……”

高阳这两句话把白露逗笑了。

“高门主，你以前可不是这么磨叽的人哪，到底要说什么你直接说吧。”

“放了陈警官！”

“你说谁？”白露一愣。

白露这一愣，高阳也愣住了……看白露这表情……陈亚男的失踪竟然和她没有关系。

“陈亚男，那个女警察！”高阳还是把话回答完了，但语气却变了很多。

白露一脸幸灾乐祸的笑容道：“就是你为其画眉毛的美女吗？她出什么事了？跟我没关系。高阳，你别太自恋了，告诉你就连我碎沈大富婆的手也跟你没关系。还有事吗？没事我就要走了。”

“再见！”

白露离开的时候没有再打江湖海底，她只淡淡地看了坐在椅子上表情有些茫然的高门主一眼，目光说不上是憎恶，还是同情。

白露不会对这件事说谎，如果真是她做的，她一定会承认，因为这样才能让高阳更加心疼。不是白露会是谁呢？

咯吱！

门又被拉开了。白露又转了回来，此时的她跟第一次进屋的时候有着天壤之别。

泪水滑落，无声无息，一个人哭的时候总会带着些表情，但此时那张挂满了泪水的脸却无比的平静。

“这是我欠你的。”

白露从盘着的头发当中拉出一把十五厘米左右的短刀，随后将衣服坎肩拉断，左手摸着自己右胸下的肋骨处问高阳道：“是这里吗？”

高阳手腕一转墨杀在手：“是我欠你的，不用你来还我！”

白露指着高阳道：“你不要拦我，你知道我的性格！”

高阳没有作声。

噗！

短刀自左胸下肋而入，随后白露张嘴猛吸一口气，左手按住伤口，嗖的一下将短刀拔出，不等鲜血喷涌，手里夹着的金疮药已经粘在了伤口上。

“这一刀而起，就让这一刀而终。”白露将被自己拉扯零碎的衣服绕在伤口上，狠狠地系了一下，然后再次开门出去了。

整个过程中高阳一动没有动，墨杀刀突在指尖颤抖！

高阳也抹了抹自己的肋下然后声音落寞地自语道：“你欠我的是还了，我欠你的呢？”

第十三章

接引佛

这接引佛身高六米，他右手摊掌平伸在身前，掌心离地有五米多的样子。冷香在各殿里游玩的时候庙里的和尚就告诉过她，接引佛伸手的意思是接纳世间的一切疾苦，只要你有烦恼都可以抛给他。怎么抛呢？就是用硬币向接引佛的手心丢，丢起的硬币如果落在接引佛的手心了，就说明他愿意接纳你的烦恼了。

- 1 -

方山定林寺！

华亮赶到斜塔下方的时候，释明已经冲进斜塔里面了。定林寺的一众和尚正在从消防栓上接管子，但全国各地的消防栓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你着急用的时候肯定没水……

119已经拨过了，小和尚们都一个个端着水枪管子站在塔下发愣。

“里面还有人？”华亮拉过一个小和尚问道。

“有，有，还有位女游客。”小和尚刚说到这里，一旁一个五十多的老僧就推了他一下然后接过话来道：“是一位女施主。刚才那位师父已经上去救人，不

畏大火，正是我佛家舍生救世的本意。”

华亮当然没有时间在此听这老和尚磨叽，他一把夺过一位沙弥手中的水桶，然后从头浇下快步跑进斜塔。

定林寺虽然也开了旅游，但斜塔却是保护类的景点，每天进出都有人员限制。斜塔现在每天只限入一百人，所以塔里究竟进去了多少人，门口的和尚清楚得很。起火之时那和尚算计着塔上应该还有二十三个人，但人跑出来的时候他在门口数着，只出来了二十二个。

华亮刚冲进斜塔，就感觉眼前浓烟缭绕，伸手不见五指，但奇怪的却是虽然烟如此的浓，但却一点都不呛人，感觉有些像蒸汽过浓时的样子，但如果是蒸汽也应该有股扑面的热才对，此时的斜塔竟然连热气也感觉不到。

火爷记得楼梯的位置，三两下就蹿上了二楼。斜耳之下并未发现有动静，于是喊了一声“释明”后继续向上。

当火爷爬到四楼的时候，忽然听到楼上有轻微的声响传来，好似女人的呻吟声。华亮急忙止住了脚步，火爷虽然鲁莽却不是没有脑子，这烟有问题，进塔的时候他就发现了。

火爷放轻脚步慢慢走上楼梯。

忽然一阵劲风迎面而来。华亮一闪身，风劲擦着鼻尖划过。

一指禅。

是释明。

“释明！是我！”火爷出声招呼。

呼呼，又是两道风声，指里夹脚。虽然华亮看不到眼前的景象，但听风声就可以判断出是少林的万法夹脚功。

这是明初少林高僧可心大师所创。据说当年可心大师完成此项武功之后，还亲赴武当山与张三丰切磋过。所谓万法夹脚功就是将少林寺所有的手上功夫都夹杂进脚法，直观上理解可能很简单，不就是打拳的时候顺带着踢踢脚吗，但实际上每套功夫都有相应的步法相配。稍微懂些功夫的人都知道，武术有些基本步法，如马步、扑步、歇步、箭步、弓步等等。

既然是步法，当然就是用脚做出来的，这位可心禅师竟然在不破坏步法的基础上将诸多武功夹杂脚法进去，也可算是一位奇才了。

火爷斜身踏步上去躲开指风，随后左掌下按截挡了一记开碑腿。两招一过右手拉住楼梯扶手，手腕用力，身子借势斜飞了出去。

火爷借助腕力和脚掌在墙壁上蹬踏，瞬间的工夫就跳到了释明的身后。双脚还未曾落地，火爷的左手已经直奔浓烟中的少林野小子而去。

释明一指过后，华亮就已经出言招呼，但这小子没有停手反倒加紧了进攻的节奏，华亮心中就是一笑，心道：“看来方才我说你打不灭六米外的蜡烛，你小子是不服气啊，想在黑暗中跟我玩玩？”

华亮左手抓空之后，刚想连环腿继续逼近，但忽然感觉不对。释明进来是救人的，刚才还听到楼上有人呻吟，这小子虽然随性但也绝对不会拿命开玩笑，现在主要是找到那个被困的人，怎么还能在这里跟自己比武玩？

这些疑问瞬间从火爷的脑海闪过，左手抓空之后本来以直线踢出的脚就被火爷改了方向，华亮脚踏西墙一个纵身跃起，随后双手攀住拐弯处的楼梯扶手，一个翻身上了五楼。

五楼的烟更浓了，虽然没有呛人的气味，但空气中都是异样的气体，呼吸也是极其别扭。而且华亮刚进来的时候就发现这烟有问题，所以一直在用子夜静气功的法门一吸七吐。

美国著名的游泳健将菲尔普斯就是因为有一吸五吐之术，常年霸占着水中骄子的宝座，白拳当中的子夜静气功练到极致是可以一吸七吐的。

子夜功也叫子夜坐功，种类很多，有子夜静心、静气、静身等很多名目。

其中子夜静身功在明末的时候外流大西北，其余的仍都是千门白拳一家所有。

火爷虽然一吸七吐着呼吸，来到五楼的时候也感到头脑发胀，看来这烟还真有问题。释明早自己进来的，他又没有凝气的功夫……怎么还生龙活虎？就在华亮想到这里时，释明已经在浓烟中跟了上来。仍然是一句话不说，直接动手招呼。

呼呼呼。

拳脚带风，火爷跟释明在浓烟当中斗了起来。

两人平日里也偶尔切磋，不过走了三招两式的释明那野小子就不打了。当年高阳他们三人初次见面的时候，释明就在华亮的手底下吃了大亏，从那以后这野小子就几乎没有再与华火爷真刀真枪地认真打过。

这次两人足足交手了近三十招，释明把吃奶的劲都拿出来了……华亮吆喝几

声他丝毫不答，华亮反而因为出声泄气感到眩晕感更强了。

释明的功夫虽然不如火爷，但华亮如果不下重手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制住他，就这样两人几个错身的工夫就交手了三十余招。

华亮边打边寻思着，看来释明肯定着道了，原因就是这烟。眼下只能先把释明救出去再说了。进得塔来华亮也就明白了，哪里来的火？根本就没火，是有人在斜塔当中放烟……

既然没火这烟又只有昏迷作用的话，那个被困在塔里的人应该没事，只能等烟放尽再来寻人了。想着这些，华亮手下忽然加力。

第三十七招上，华火爷左手攀住了释明的肩膀。这时释明当胸一拳打来，华亮不顾近体的一拳，左手顺着释明的肩膀上蹭，拇指猛然发力按在了风府穴上。

虽然拳已贴在了华亮的胸前，但却没有了一丝的力道。华亮探步上前接住晕倒的释明，就在这时释明身后一阵轻风直奔火爷的面门。

华亮是个粗心大意的人。

但这个评价并不直接取决于他的性格，任何一个人跟千门主将待得久自己都会不愿意去思考，因为所有的事都被老高安排好了。

同时这个评价也不仅仅因为他与高阳经常在一起，主观上他也确实不愿意去思考事情。

华亮不仅一身功夫尽得了被日本关东军称为中国战神的冯火爷真传，冯火爷就连那份性格也传了下来。

火爷遭过一次暗算，那已经是九年前的事了，当时高阳并不在他身边，两人初入江湖时几乎是形影不离的，但那次高门主确实不方便在场，因为火爷在白相魔女官多多的床上。

那次暗算白相门差点被灭，最后官多多也因此而香消玉殒。

从那以后华亮再经历过的所有算计，几乎都应该叫作明算，因为高阳早已料到这些。

此时方山定林寺的斜塔，火爷又遭暗算……

就在释明身体倾倒的瞬间，一股清风从释明的身后直奔华火爷。

华亮的耳力比不上装了鼠筋神耳的神调舞者，恐怕比起身负犬守夜的葛老头也要差上一层，但火爷自忖江湖上没有一个人能在自己的面前遁形，就算盗门九

卫之首被称为轻功江湖第一的何珉翘也不能。

所以他着道了。风声刚起之时华亮右手正搂着释明的肩膀搀扶着他，左手正按在自己的四白穴上醒神。就在这时他感到了变故，风已近体，反击已然不及。

华亮右手回来将释明的口鼻按在自己的肩头，随后左脚后退右脚毫无预兆地踢了一记弹腿。这一脚踢的不是偷袭者，而是释明的脚。

释明全身肌肉松弛，半躺半靠地被华亮搀着，火爷这一脚直接把释明的双腿踢飞了起来。由于华亮的右手拉着释明的头部，所以少林野小子当时就如少林齐眉棍一般，横着就飘起来了。

为什么要踢释明？

因为火爷从风声判断出，偷袭之人动手之后急速地后退，立于原地的拳脚是无法有效反击的，但如果自己追上去释明就有危险了。释明现在被自己按了风府穴，全身的肌肉都处于绝对放松的状态，没有丝毫的自我保护意识。万一对方甩过来的这东西有问题，或是迷药一类的东西，释明就惨了。

所以他利用释明身高传递了这一记弹腿的力道，随后火爷想后退躲避，就在这时出问题了。火爷左脚后退一步，随后腰部用力整个人连带着如死人一般的释明向左平滑出去，才滑出半米不到，火爷忽然感觉自己耳朵装上了一样东西。

脑海间只感一阵轰鸣，随后便拉着释明倒在了浓烟当中。

“哼！千门火将？白拳天下？好大的名头啊……”浓烟中一个女子语调妖媚浮婉。

“火爷，明小友，你们找到被困的人了吗？”

外面喊话的是大苦和尚，身为住持庙里发生这么大的事故别说是贯穿伤了，就是截肢了都要爬来看看。大苦到塔下得知华亮和释明已经冲进大火中救人后，就急忙组织人手在西面接应，甚至连练武厅的海绵垫子都搬过来了，防备着一会儿楼下无法出入以便让里面的跳下来。

但在塔下焦急地看了半天，只见斜塔之中浓烟滚滚，却不见一丝的火光，这大苦和尚也纳闷起来。这是着的哪门子火？火苗子呢？

“不好！”老和尚旧伤还没好呢，当然忘不了斜塔地宫的事，一看事有蹊跷他第一个就想到了地宫中的龙骨。

招呼众僧上前随后在塔下吆喝一句后，大苦和尚就要往里冲。

“师傅！您可不能去啊。”

“那两位施主已经去救人了！您身上有伤可不能进去啊！”

两个胖和尚冲上来一把抱住大苦禅师。众沙弥也都用声泪俱下的语调在老和尚前面展示他们尊师的美德。

大苦被两个胖和尚拉着，肋骨处的伤口顿时崩裂开来。若是平时一抡臂膀这两个体重超标的徒弟就被料理了，可现在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朝着斜塔上方喊了两声没有动静之后，大苦在外面更待不住了。

上次因为龙骨有所破损的罪自己还没向祖师爷告完呢，如今再出点什么问题，自己还哪有脸面做这红门的一舵之主啊。

“给我松开！”大苦和尚这一声把嗓子都喊破了。

两个身负重任的胖子闻声就是一愣，就在他们两个发愣的瞬间，他们抱着的“重任”就一把甩掉僧袍冲进了浓烟滚滚的斜塔。

两个和尚看着手中染血的僧袍哇呀一声追了过去，随后众弟子也都反应过来准备冲上去拉住师傅。

可众僧第二步刚迈起时大苦和尚已经冲进去了。

由于甩开裂裳时候用力过猛，大苦胸前的伤口完全崩裂开来，血液瞬间就洩透了纱布。

广妙带着众僧跑到斜塔门口前五米时就站住了，现在的斜塔就跟一座大烟囱一样，谁敢进去？

“快去看看救火车来了没有！快去把寺前的游客清走，一会儿别挡了救火车的路！”广妙朝着身后用力地吆喝着。

大苦冲进浓烟当中后，并没有直接上楼，他第一时间跑到了斜塔地宫的入口处。他出院回到寺里第一时间就来过这里，见入口被冷香封上也就放心了。现在里面都是烟，别说什么伸手不见五指了，就是伸手没伸手自己的感官都感觉不太灵敏。

大苦只能凭着感觉趴在地上摸着地道的入口，同时嘴里还嘀咕：“千万不要再有事了！千万不要再有事了！”

终于，他摸到了那个蒲团和蒲团下禁闭的机关。

由于失血过多，和浓烟的作用，大苦爬到地宫的入门处再也难以挪动一步。

后背上的伤口也裂开了，大苦和尚只觉得自己的眼皮越来越重，呼吸越来越困难。

“祖师爷明鉴，虽然时代在变，社会在变，但红门翁金苦一直死守着山头，至死不渝！”

大苦和尚用尽全身最后一丝力气紧紧地抓住身下的蒲团，随后慢慢地闭上了双眼。

- 2 -

就在定林寺斜塔浓烟滚滚，山门外游客翘首围观之时，定林寺后院的围墙上正站着两个人。

“师父说得果然没错，红门的这些小年轻们都还不知道定林寺是红门堂口呢！”这人说完后便坐了下来。

“这场鬼打鬼的戏现在终于到高潮了！我们要不要也进去？”另一人低头问。

“不用，你趁乱去庙里看看，有没有一个小姑娘，这女人是千门的脱将，你去试试她的斤两，记住不要下重手！”坐在墙头的人道。

那人应了一声便跳下围墙，刚准备从小道绕到后殿去，抬头间忽然发现斜塔中的烟雾产生了一些变化。

“关师兄，你看！”那人手指斜塔。

只见斜塔的黑烟之中竟然忽然泛起了紫光，同时隐隐还传来噼里啪啦的响声。

“你先去做你的事，我过去看看，这姓翁的不会真把斜塔给点了吧！”那坐在墙上之人说着也跳下墙来。

定林寺后院，两道身影分往不同的方向潜入寺中。

且说华火爷遭人暗算与释明晕倒在斜塔五层。在浓烟中暗算二人的女子听到太苦喊话之后便急忙蹲下身子来到倒地的二人身旁。

“对不起了！”女人语带蔑意，没有一丝歉意。

“没关系！”

突然传来的应答让那女人一愣，随后手在地面用力一拍身借其势向后跃去。

就在身子都已悬起腿力将发的瞬间，忽然一只手按在了她拍打地面的手背上。

女人虽慌不乱，左手被制后，右手在腰间一擦，随后直奔按在她手上的手掌而去。

华亮当时确实是失去了知觉，不过只是一瞬间的事情，这声巨响突如其来，而且仿佛没有通过双耳便直接在脑海中蹦出来的一般。

但火爷心志久经功法锤炼远胜常人，身子倒地之后他便清醒了过来。侧耳听得那人要蹲下身来，火爷就没有动。从此人能无声无息地潜到释明身后逃过自己耳目的身手来看，华亮觉得如果现在起来跟她动手有可能让她跑了，所以直感到此人蹲在自己身侧的时候华亮才突然发难。

按在一只柔弱无骨的小手之上，华火爷没有丝毫怜香惜玉的姿态，正要发力先拍碎她的掌骨之时，忽然风声又起，她的另一只手攻了过来。

华亮一只手被释明压在下身，只有一只手能用，当下先用中指在地面上那只手的手背上轻轻一敲，随后手腕翻转三指做钩以听风辨位之术直擒对方另一只手的手腕。

啪。

华亮的鹤爪劲发出。

“噢！”

华亮刚抓住对方手腕之时就感觉有些不对，方才按住的那只手的皮肤细腻非常有如暖玉，可这手腕抓起来怎么这么粗糙。但两人交手的几下都是电光火石之间的事情，从对方拍地欲逃到火爷鹤爪擒腕不过几秒，火爷并不细想就下了重手，要废掉这只手。

但被鹤爪劲抓碎的手腕却发出了塑料破裂的声音。

一听到这个声响华亮就知道自己上当了，几乎就在声音响起的瞬间，华亮手肘发力呼的一声又击向那只按在地上已被自己敲麻的另一只手。

啪！

再一次传出塑料被压碎的声响。

这时就在华亮的身前，忽然三道风声往三个不同的方向而去。

“想走？”

火爷抖手甩开压在自己身上的释明，随后轻轻在地上一按，身子贴着地面往

左方追去。

火爷追对了方向。

“啪”的一声，华亮三指擒住了对方的脚腕。

只听那女人一声惊呼随后急道：“火爷饶命！”

华亮听罢哈哈一笑。

饶命？华亮本就没打算要她的命，但此时释明的状况不明，这里既然是诡计的话冷香在外面也有危险，自己怎能不下重手。

华亮左手在地面轻轻一推，腰部用力翻身站起，这个过程中华亮手中仍然抓对方的脚腕。就这样倒提着来人，华亮左脚弹腿又发，直奔头下脚上之人的胸口。

但腿刚抬到一半华亮急忙把前踢改成了侧扫，因为他听到一阵风声直奔自己的胯下而来！

“好胆！”

华亮一个转身直接把那人抡了起来，同时手中发力准备掐碎那人的脚腕，华亮这次是动了真怒。

方才他不直接对脚腕下手，主要是因为脚踝部的经络连着脊椎神经，如果自己用鹤爪劲就这么直接掐碎对方的踝骨，那么这人可能就要躺一辈子了，可没想自己一时心慈差点让命根子受害。

就在华亮手下发力之时，忽然感到一根短棍顺着对方的腿点向自己的手腕。为躲要穴华亮只能散去劲力轻转手腕，随后用无名指拨开短棍。

“啪啪！”两声。对方竟然翻身上来用两手来掰卡在脚腕上的鹤爪。

与此同时，一道劲风直奔释明倒地的地方而去。

华亮人比风快后撤一步一脚踢开释明，随后右手发力将那人向上一抛。不等那人飞起，华亮上前一步双手就已抓住那人双手。

“开！”

华亮竟然准备扯着那人两条臂膀将人活活撕开。

啪啪！又是两声塑料破碎的声响。

这让盛怒中的华火爷哭笑不得。

“我看你有几只假手！”

华亮步步紧逼招招狠手。

啪啪！啪啪！

又是四只手被华亮掐碎。

那人与华亮的差距太大，正面动手绝对不是对手，此时依仗一失，便无还手之力。三招之后就被华亮一手抓住肩胛，一手锁紧喉头。

“我是千门主将的朋友！”那人被制后急忙喊道。

无论她在喊火爷饶命还是火爷万岁华亮都准备下狠手了，可这一句我是千门主将的朋友却管用得很，华亮闻声一愣，随后用点倒释明的方法也在这人耳后按了一下。

一手抱着偷袭者，另一手抱着释明，华亮就准备先下塔再作打算。就在这时忽然听到塔下传来阵阵风声，这风声很怪，不像是人移动带起的，有些像旋风，风里还带着什么物件转动发出的呜呜声。

与此同时，华亮感觉眼前浮光滚滚，这浓烟当中竟然隐隐有一道紫光从塔下直射而上。

广妙和尚把华亮和释明都叫走之后，冷香就站在庙门口等着。

见斜塔中的烟越冒越浓香妹子就有些站不住了，正巧这时一个二十多岁的男游客又上来搭讪，冷香一烦就不顾华亮的嘱咐奔斜塔去了。

她走到中殿的时候看到大苦和尚正好从厢房中出来，就上前道：“禅师，用我帮忙吗？”

大苦和尚跟着两个小僧正在小跑着往斜塔方向去，听到冷香的喊话大苦回头看了她一眼道：“不用，你别过来，斜塔年久失修随时可能倒的，你去内殿歇歇吧！”大苦说完捂着胸前的伤口去了。

冷香走进接引殿的内殿看着六米高的接引佛双手合十拜道：“佛祖呀，你可要保佑你的庙宇啊！”

这时一个小沙弥跑进殿里，看到冷香后点头一笑，随后道：“施主好！”随后就要过内回廊往后厢去。

冷香道：“你怎么不去救火？”

小沙弥道：“方丈让我来拿铜钹！”

冷香“哦”了一声，便蹲下身来捡起落在地上的硬币，然后往接引佛的手

上丢。

这接引佛身高六米，他右手摊掌平伸在身前，掌心离地有五米多的样子。冷香在各殿里游玩的时候庙里的和尚就告诉过她，接引佛伸手的意思是接纳世间的一切疾苦，只要有烦恼都可以抛给他。怎么抛呢？就是用硬币向接引佛的手心丢，丢起的硬币如果落在接引佛的手心了，就说明他愿意接纳你的烦恼了。

当时那和尚说完，华亮就不屑地“唰唰唰”连着丢上去五个硬币，每个都一丝不差地落在接引佛的手心里。

“老子以后就没烦恼了？笑话！”火爷用手点指六米的铜佛又点了佛前的功德箱，很不屑地笑了笑。冷香后来也扔过几个，但手掌离地面五米多高，而且手掌做的比例并不跟身子相符，也就常人手掌的三倍左右，想要丢个硬币正好落到手心还真不是容易事，香妹子扔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这次估计是因为斜塔起火，所以客人掉在地上的硬币并没有被香火僧收起来，所以冷香捡了几个准备再丢一次。刚摆好架势要往上扔，那进后厢去给大苦拿钹的小沙弥提着双钹跑了出来，见到冷香就道：“施主，消防队的电话，我要去山下接，你帮我把铜钹给方丈送去吧！”

冷香正没有理由过去看看呢，听小和尚这样说她怎能不答应，当下把捡起的硬币又都丢回在地上，拍了拍双手道：“好的呀！你去吧，我肯定把东西送过去！”

小僧把钹递给冷香后又道了一声谢。

冷香接过铜钹后本想直接就过去的，但想到方才准备丢硬币的，不如再丢一下，反正也耽搁不了多久，于是蹲身又捡起一个。

这时那小和尚才走到殿门口正好回头看到冷香此举便开口道：“施主，地上的都是别人的烦恼，捡起来是不对的，这就是自寻烦恼。”

冷香拿着硬币一笑随后高高抛起道：“那我就帮他把烦恼丢上去好了！”

说来也巧，平日香妹子买过零食后剩下的零钱都来这接引殿中扔，但一次也没扔上去过，这回从地上捡起的这枚硬币却正好落在接引佛的手心。

“耶！”

香妹子对着门口小沙弥做了一个胜利的表情，可随之身后紧着噼里啪啦几声脆响。

冷香回头一看，只见四五个硬币正在大理石地面上蹦跹。原来那平伸的手掌

虽然难扔，但也并不是丢不上去，虽然没有华火爷那样的准头，但误打误撞丢上去的游客也不在少数。天长日久手掌之中便积攒了不少，冷香这枚硬币丢是丢上去了，可带动的力道却将别人丢上去的打下来不少……

小和尚干笑了一下道：“这些施主的烦恼又被佛祖送回来了！哎呀，我要快些去了，冷施主你也快些送钹过去吧，方丈在等呢！”

小和尚走后冷香看了看地上打转的几枚硬币自语道：“我自己的烦恼解决了，但别人的却都又冒出来了！”

当冷香抱着铜钹走到接引殿门口的时候，她忽然想起了在蓬莱插香那天阳哥说的千门宗旨。小丫头猛然醒悟，原来千门做的事情和这接引佛所做的相同而又不同，同在不为己，异在行不同。

“这个世上有些人注定不为自己而活！”

冷香入千门后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职业是无比光辉伟大的，第一次感觉肩上有担子了。

香妹子跑到庙前之时，正好赶上大苦和尚不顾众僧的拦挡冲进斜塔当中。

冷香推开众人刚要跟进去，就被广妙等拦住，就在这时一人忽然从众僧头上越过，落地不停一溜烟地钻进斜塔当中。

“咦？什么人？”众人都是一愣，只有冷香看得清楚，此人正是前两日来定林寺取龙骨的神调门人。

看了一眼手里的铜钹，冷香忽然一把推开挡在自己前面的广妙和尚，跑进了浓烟滚滚的斜塔。

冷香在入千门之后跟妖姐学了几天女子防身术，不过她现在的水平就连不会武术的流氓也斗不过，更不用说跟曾经以黑虎掏心差点打遍天下的神调门人动手了。

“大苦禅师？”冷香跑进去后站在一楼大厅中先喊了一声，见没有人回答冷香就想继续往上爬。但这时忽然听到东北角有人说话，语调呢喃听不清楚，好像是在自语。

“大苦禅师？”冷香将铜钹拿在手中伸到前方探路，在浓烟中一步一步地往前摸索。按照以前大苦带着她来开机关的记忆，冷香感觉差不多这里就是那个密道的入口了，刚想蹲下身来摸索一下地上蒲团的位置，浓烟中忽然探出一双手来，抓住了自己的双手。

“啊！”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小姑娘一声尖叫，手一抖铜钹双双落地。

“快帮我打开这密道！”一男子在浓烟中说道。

“不！这是红门的秘密，不能让你进！”冷香手腕虽然疼痛却没有服软。不但求饶，还出言顶撞。

“哼，红门？让你开你就开……”

这男人还没等把话说完，忽然身下一阵恶风传来。

“钹僧尚在，谁敢辱我红门！”只听大苦和尚一声暴喝，随后两道劲风响起。

这时冷香觉得抓在自己手腕上的双手忽然一松，她急忙抽身退了几步，浓烟中只听得前方风声乱响，脚步声杂乱，大苦和那个神调门斗了起来。

“大苦！如今你只剩下半条命了，何苦如此？”

“为江湖，为红门，为自己！”大苦声调虽然没有方才暴喝那样的底气，但字字吐得也都铿锵异常。

冷香在一旁正不知该如何是好，忽然一只手掌无声无息地按在自己肩头，冷香尖叫着飞出斜塔，摔在塔门之外，只听塔中黑衣人高声道：“好一个红门钹僧，好一式紫气东来，黄龙缠身！”

- 3 -

华亮从斜塔的五层下到三层的时候就已清楚塔下的情况了。从风声当中火爷便听出是红门大苦斗神调歌黑衣男，大苦和尚就算无伤无碍也与那神调门人的身手差上许多，何况此时还身带着龙骨贯穿伤呢。

火爷虽然讨厌大苦和尚，但此时千门办事借住定林寺，光从江湖道义上讲也必须要援手。可现在一手提一个半残人士，就这样冲上去无疑是在赌释明和自称千门主将之友的人的命。

先把二人送出去再动手吧？也不行。如今大苦的钵技黄龙缠身已发，空间内漫天都是钵音。铜钹上下翻飞，此时都已撞穿了四层的地板，如若不然也不会紫光外漏。如果华亮现在闯门出去的话，浓烟当中大苦的钵很有可能误伤他手里的

二人。

在三层的拐角处华亮迟疑片刻后忽然一脚向斜塔的墙壁踢去。

定林寺斜塔虽然在外面看起来很像木的，但其实却是砖石仿木结构的。火爷也知道这点，不过眼前浓烟密布大苦的铜钹上下翻飞，如果让他听风声去找窗户的话，恐怕跟近视眼不戴眼镜玩《找别扭》一个意思，无奈之下只能采取这个笨方法了。

咔嚓！

在铜钹的呼啸当中，一声脆响仍然清晰地爆出。

斜塔表面上没啥问题，火爷龇牙咧嘴地敲了敲自己的大腿。

“不好！佛塔要倒！”外面的和尚也都清楚地听见这一声了，广妙正扶着冷香往起站呢。忽然斜塔发出一声巨响，吓得老和尚丢下香妹子摔开袖子就往外跑，一边跑还一边喊：“方丈，快点出来啊，佛塔要倒了！”

广妙此举虽然看起来颇无义气，但也是人之常情，正所谓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那么和尚肯定也不能立于危塔之下的。

火爷一脚不成，稍顿片刻紧接着就是一个靠山背顶在墙上。

这次发出的却是一声闷响。

华亮后脊贴壁手腕翻转向背后塔身一拍随后高高跃起，啪啪啪，在垂直的一条线上连蹬了三脚。

这距今已有八百余年历史的世界第一斜塔的塔身，终于承受不住千门火将推金山一般的力道，只听得轰隆一声，从三层到四层北面的墙身整个塌倒。亏得寺中的众僧和冷香都在正面也就是南面站着，倒下去的砖石并没有砸到人。

华亮本想踢开墙壁看准地形后将二人抛下去，他自己好去帮大苦和尚，如果他送下去的话，大苦可能坚持不了那么长的时间，但没想到墙壁倒塌后这塔中的浓烟竟然没有散去，这烟竟然风吹不动，认死了斜塔。

现在看不到下面的情况，如果贸然把释明二人丢下去的话，要是掉到钢筋架子上就惨了，斜塔的北面有一套穿顶的钢筋加固架，当初大苦在斜塔下练钵的时候火爷就看到了。

这时大苦和尚的吆喝声明显弱了不少，从四处翻飞的铜钹转动带起的风声也能听出，这老和尚就在力竭的边缘。

华亮拍了拍释明的胸口苦笑道：“免不了掉层皮了！”说罢一甩手将释明从三层丢了出去，紧接着另一手的女人也甩了出去。火爷算着力道出的手，两人落地之后那个女人会掉在释明的身上……倒不是华火爷忽然怜香惜玉起来了，这释明练过硬功，筋骨肯定要比这仿佛一吹都能破的女人强百倍，如果让这女人直接滑行落地的话，毁容不说，估计可能直接就散架了。

“大和尚稍歇，让我来会他！”华亮振臂跳下，直接踢翻两层拐角的两端楼梯跳到一层的大殿当中。

火爷刚落脚脑后便有恶风袭来，华亮哭笑不得侧身让开，袭击他的不是那神调门人，却是自己要下来相帮的大苦。

“哈哈！那大苦老僧已然脱力，神智已乱。千门火将你可要当心哦！”神调黑衣男子在飞钵中穿插，时不时地向内圈冲一下。

虽然大苦神智已乱，但这套黄龙缠身他练了一辈子，就是梦游的时候也能顺手耍出来。所以下意识中推、送、拨、弹，仍然让黑衣男子难以近身。

华亮这一上前神智昏迷的大苦竟然将帮手也当成了敌人，他一钵各斗一人，气息越来越弱。火爷知道大苦和尚若这样再打两分钟，即便不死也要落一个终身残疾，无奈只能冒险上前，要制住大苦。

华亮这一上前，那神调门的黑衣男子忽然一个纵身跳上二层。现在二层的底部，也就是一层的封顶，已经被大苦的铜钹打出了不少窟窿，浓烟中虽然看不见，但多次细听飞钵走势之后，黑衣人对头顶的几个窟窿所在已经了如指掌了。

他这一跳出圈外，场面上一下变成了华火爷斗大苦和尚，如果光是这样也好，华亮自信十招之内便能制住钵僧。可两人刚一交手，那人又跳下来加入战团，他利用大苦和尚神志不清之便，让场面变成了千门火将独斗神调与红门的联手。

华亮在浓烟中待了好几分钟，气息本就有些不顺，而且方才踢穿斜塔又费了不少力气，此时一人独斗二人顿感压力。

由于华亮又无法向大苦下狠手，十余招一过火爷被黑衣人一拳打在胸口之上，华亮蹬的退了两步，双耳被这一拳震得嗡嗡轰鸣。而就这时被华亮踢裂的北墙摇摇欲坠，慢慢地倾倒下来。

华亮借着拳势退了两步正到大苦的身前，这时大苦和尚的一双铜钹带着尖锐的风声从高处直奔火爷的头颈而去。就在这一瞬间，华亮忽然在大苦耳边高声喝

道：“红门钵僧安在！”

大苦和尚在油尽灯枯之际被火爷一嗓子喊清了头脑。

“阿弥陀佛！”

大苦和尚高宣佛号，抬双臂擒住飞向火爷的双钵，老和尚张开双臂随后猛然向斜下方甩出双钵，口中高声道：“云庐送客！”

庐山正是红手绢一门的山号！

铜钹的去向是华亮和黑衣人的脚下。北墙倒塌，风声已在眼前，两人不容细想，纵身跳到大苦丢出的铜钹之上。

嗖嗖！

华亮与黑衣人脚踏黄光，从斜塔正面飞了出来。

“啊……”围在远处的和尚见到哪吒闹海一般的场面全都惊呼发愣。

大苦的这孤注一掷用尽了全身的最后一丝力气。

双钵载人悬空，飞行百米仍未力竭。

华亮和黑衣人站在钵上也没闲着，两位当代武术界顶尖的好手，拳来脚往，一爪去膝迎，就在同步飞行的铜钹之上斗了起来。

铜钹整整飞了近二百米才有力竭之相，这时华亮已占尽了优势，黑衣人在钵上，连换四术皆为枉然。

南大刀仙上体。

倒悬翼仙上体。

跃涧王上体。

啸山王上体。

四术皆被白拳破之。

黑衣人受了一拳一脚一爪，口鼻溢血，眼现红丝。

嗖嗖！两人蹬飞力竭将要落地的铜钹，借势跳到一面屏风墙之上。

那黑衣人看了一下脚下的屏风墙忽然大笑起来。

“哈哈！千门火将，今日我就让你的白拳臣服！”

第十四章 娟生永逸

这番试探就在这一局当中，这就是娟生永逸。

杜鹃鸟有一种特点被我们所熟知，就是鸣叫。

杜鹃啼血之语千百年来都是文人墨客笔下的悲情。

但很少有人知道杜鹃鸟虽然叫得凄惨悲凉，但行事中却有一种无比的狡诈。据说杜鹃鸟是从来不喂养自己的后代的，它都会把蛋偷偷下在其他鸟的巢穴中。

小杜鹃出生后也不用教就把鸟巢中原本的鸟蛋全部托出巢外，只剩下它一个在鸟巢中享受着没有血缘关系的勤劳鸟夫妻的喂养。

等它长大成鸟后，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抚养自己的养父养母，远离这个生长的巢穴。

- 1 -

就在定林寺这边闹得天翻地覆之时，郑州江湖大变的导火索也悄悄地被千门反将点燃。

青花帮虽然在郑州地片耀武扬威，但只要出了河南地界，无论是北到河北还

是南至湖北都有他的仇敌。

老青帮的势力伸到黄河以南本就不容易，再想在中原以南地带也通吃更是不可能。若不是朗家的手段狠，恐怕青花帮如今在河南都站不住脚。

河北的多头会与青帮早有宿怨，几十年前因为乔爷的一句误语，河北江湖道就暗地里把老乔给卖了。随后青帮为了报仇对河北多头会下了三次狠手，若不是有沧州武人在中间维持着，恐怕多头会早已消亡了。

当年乔老爷入北京站稳四九城之后，有一日指着地图道：“这绕我四身的是何人天下？”

乔老爷子门下谋士答道：“是剃头会，当家姓林，与沧州的八极拳大师吴老爷是儿女亲家！”

乔爷听完把地图一卷随后丢在一旁。当时在场的人不少，后来这件事不知被谁就在江湖茶馆中给传出去了。

事传到剃头会林枫岩耳朵中后，老林暗暗心惊，忖道：“这乔爷看来是要对剃头会下手啊，青帮势力大，堂口多，如果斗将起来剃头会必灭！”

苦思两天之后，林枫岩想出个馊点子。

当初乔爷是怎么说的？

“这绕我四身的是何人天下？”

“得！对不起了老乔。我斗不过你，只能扯鹰了！”

当年青帮乔爷此话问的是江湖，在地图上河北环绕北京呈半包围状，乔老爷子指着地图问的是河北的江湖势力，可现在却被林枫岩给变味传开了。

后来乎跑过江湖的人几乎都知道了后面的事情。

首先是北京城中青帮四霸天先后被处理，乔爷也不得不放弃许多营生，随后当时在北方的汉家堂、南方的白微会先后被除了根。

几年后风声不紧的时候乔爷就展开了报复，若不是吴老爷子放下老脸在沧州府多方求援，老江湖纷纷出来摆茶讲交情的话，剃头会已经被灭几次了。

青帮势力向中原渗透过黄河的时候，因为宿怨两方也多次交手，从中牵扯的人命更是多不胜数，滚滚黄河水下沉尸见证着无数次的械斗。

千门反将手中条子上的印章，正是剃头会门下产业所印。

不过现在的剃头会已改了名目，改叫多头会了，昔年的剃头会在青帮的打压

下难以生存，不得不借助别人的力量。汉白两家势力被灭后很多梁柱人物逃了出来，后来都进了剃头会，这些人物后来也都成了山堂的梁柱，所以剃头会就演变成了多头会。

下午六点多的时候施妖开车早早来到酒店，郑州这一局已经到了关要所在，不能再出丝毫的差错。现在她担心的不是付可，反倒是无事可做的朗朗，因为千局中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变数，这在安排完整个千局之后阳哥特意嘱咐过她。

最后可能影响整个千局成败的变数不在外而在内，这个内就是指的朗朗。

青花帮之所以能顶住四方的压力在郑州立足朗家是最大的功臣，青花帮也是朗家的心血所在，老蟑螂在儿子出事之后被多方排挤仍然不肯离开郑州就是因为他不愿意放弃这近百年的基业。

现在青花帮虽然三大当家都不姓朗，但十几年前这青花帮可以说是青帮的也可以说是中州朗家的。朗名扬也就是朗朗的爷爷当年带着青花帮北斗剃头，南斗白相，东西还要与林林总总的小势力争抢，可以说这一片大好江山都是他朗名扬打下来的。

后来他的儿子接管了青花帮，小朗同志手段非常，而且还道义得很，现在很多帮会的当家人出事，一般都会选个小弟出来顶，代蹲几年的苦窑，可这小朗同志出事后却没有这么干，人家潇洒地一挥衣袖自己去了。

不过小朗同志却错看了手下的这帮弟兄，他走之后他父亲老朗和女儿小小朗就被排挤出来，青花帮也就易主了。

高门主担心的是什么？

是朗朗会将这件事跟她爷爷说，她爷爷为了保住这个昔年朗家费尽心思才打理到今天局面的“别人”产业而暗中搞鬼。

如果老蟑螂暗中通气的话，那么一切计划都是枉然。

当初高阳说这些的时候施妖就提出过自己的不同看法，既然哥哥担心这个为什么还要让朗朗来郑州这边呢？

高阳的回答是：“如果不让她去，我灭这青帮何用？”

施妖稍一思索便明白了哥哥的意思，这郑州的千局是为了朗朗报仇不假，但同时也是在试验她朗朗是否诚心入我千门。

千门八将前八年才得其五，而今年的半年之内一下就找来了三个，这三人当

中最不会有问题的就是冷香，小香是大山里的姑娘，若不是身负奇术也不会被高阳拉来，剩下的付可和朗朗二人来得就未免有些容易了，高阳都要试探一番。

这番试探就在这一局当中，这就是娟生永逸。

杜鹃鸟有一种特点被我们所熟知，就是鸣叫。

杜鹃啼血之语千百年来都是文人墨客笔下的悲情。

但很少有人知道杜鹃鸟虽然叫得凄惨悲凉，但行事中却有一种无比的狡诈。据说杜鹃鸟是从来不喂养自己的后代的，它都会把蛋偷偷下在其他鸟的巢穴中。

小杜鹃出生后也不用教就把鸟巢中原本的鸟蛋全部托出巢外，只剩下它一个在鸟巢中享受着没有血缘关系的勤劳鸟夫妻的喂养。

等它长大成鸟后，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抚养自己的养父养母，远离这个生长的巢穴。

杜鹃养孩子就是这么容易！

千门的千局呢？此局到底和杜鹃的孩子有什么关系？

就在施妖靠在沙发上想着这些的时候，门锁转动，咔的一声房间的门被打开了！

施妖把钥匙给了马志强，她到酒店进房是喊服务员给开的门。施妖来的时候还是下午，所以服务员开门之后就走了，并没有帮她开灯。

众所周知，酒店内的一切电器都是需要插完房卡后才能正常运行的，这房卡就在那钥匙之上。

此时天色已晚，所以施妖一直坐在黑暗当中。

咔！房卡插入，顶灯亮了起来。

“哎呀！”老马正一脸淫笑地搓着手掌，灯亮之后忽然发现沙发上坐着一个人吓得“哎呀”一声退了一步。

等他看清沙发上坐着的是“燕菲菲”公关之后，为了掩饰方才惊呼的“哎呀”，马志强急忙又“哎呀”了起来。

“哎呀！哎呀！是马哥来晚了，让妹子在黑暗中寂寞地煎熬。该罚！该罚！”这两声“哎呀”语调大变，轻浮之态替代了方才的恐慌之态。

施妖此时已经变回了下午见面时的装束，她听到开门声后将思考时的神态尽去，换成一副笑脸。听马志强说完，施妖开口道：“马哥，这下你恐怕惹了麻烦

喽，都怪我不好。”

老马解开衬衫上面的两个扣子，随后在施妖对面坐下问道：“什么？麻烦？我姓马的活了这么多年，还没有遇到过麻烦！”

施妖笑道：“可我下午的时候接到老板的电话，老板在电话里说，我们的生意可能谈不成了！”

马志强听施妖说完脸色就是一变，随后问道：“什么意思？”

施妖小声道：“我们老板说，河北有势力要办你们，已经跟我们公司通过话了，说工程先拖几天，几天后郑州的建筑材料就他们说了算！”

施妖话说到一半的时候，马志强已经站了起来；等施妖把话说完，马志强高声骂道：“放屁！”老马说罢还跟施妖解释道：“菲菲，我这可不是说你。”

随后马志强又道：“什么人也动不了我们青花贸易，菲菲你跟你们老板说，郑州的建材过几天不会变，过几年也不会变，天下都变了，郑州这块也是我们青花说了算，叫他放心，马哥拍胸脯给你担保了！”

施妖面露为难之色道：“可是我们老板说河北这帮人请了好多人呢，具体的我也没听懂，反正说连你们在北京的大老板都不放过。马哥，老板让我马上回去。”

马志强听到施妖说北京的大老板几个字后面色就是一变，虽然这马志强在青花帮的地位不高，但他姐夫可是帮里的高层。

青花帮的一些事情他还是知道的，就连北京的大老板也一块办？一个房产公司的公关说出这样的话来，看来此事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马志强咽了一口吐沫道：“你们老板还说啥了？”

施妖道：“也就说这么多，打电话主要是让先别签合同，我老板说……”施妖说到这里仿佛有所顾忌，停顿了下来。

马志强吧嗒一下嘴急道：“说呀！”

施妖继续道：“他说国美之所以敢不经过你们就自己干，就是因为知道这个风声了。他说最近郑州会来好多的黑社会，他们会以一本书为借口打击你们青花帮！”

马志强越听越急，施妖的话又囫圇半片的，情急之下马志强又爆粗口道：“什么书？什么黑社会？你快点说啊！”

施妖忽然拍茶几站了起来高声道：“我怎么知道，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反正

咱们的合同暂时停了。对不起，我要休息了。”

马志强摆了摆手示意施妖坐下，然后露出笑脸道：“是马哥不对！菲菲别生气。”

施妖坐下没好气地说道：“你跟我吼有什么用？有能耐把事平了呀！”

马志强冷哼一声道：“你放心，到时候绝对有你的好戏看，告诉你们老板也掌住了眼，看看他的决定对是不对。你现在给你们老板打电话，我问问他。”

施妖道：“这都几点了，我怎么给老板打电话，要打也要明天打！”

马志强坐在沙发上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可把杯提到嘴边又放了下来。随后起身道：“菲菲，你放心，在郑州就没有我们青花贸易办不了的事，今天下午的事你也看到了，你们不和我们合作，下场也会跟国美一样。你以后就跟着你马哥绝对没错，你乖乖地在这等我啊，我回去一趟马上就来！”这马志强虽然感觉大事将起，但色心仍是不弃，回去报信时还想着让施妖在酒店继续等他呢。

施妖从口袋中掏出朗朗改制的那个条子递给马志强道：“你说国美我想起来了，下午你们走的时候我捡到那个，应该是那个押货的小眼镜掉的！”

马志强接过条子看了看，随后放在口袋当中就往外走，一边走还一边回头道：“菲菲你等我啊，我一会儿就回来！”

马志强走出房间后施妖冷笑道：“你恐怕很难回来了！”

就在马志强拦了国美建材的两个小时后，青花帮的作为就被直管此事的高官捅到了省里，国美门外放气球的嚣张气焰更被拍摄成证据一起送了上去。

与此同时，付可也在孙歇马那边安排好了配合施妖今夜行动的一步棋。

马志强见到他姐夫的时候已经将近9点半了。

纸条上的内容很简单：“正主切口为永乐大典，是恺撒为临时暂住点，持条正身！编号057。”

这纸条马志强看得莫名其妙，虽然他不清楚内容是什么，但恺撒王宫是河北多头会的产业他是清楚的。所以他看到恺撒字样后，急忙将从女公关处得来的消息告诉姐夫知道。

他的姐夫正是青花帮的二当家李涛。

李涛见到印有恺撒王宫的印章条后也有些迷茫，他虽然明白内容，但就是不清楚怎么现在江湖人玩这一套还用公章？迷茫归迷茫，这是个大事，因为条子

上的这个切口，这几天他不止一次听到过。

消息是从江湖茶馆中传来的，说是天南地北的大老合都汇聚中州了，为的就是这个什么《永乐大典》。

再一联系马志强今天带回来的消息，我的妈妈，这些人都是冲着青花帮来的？

这事要立马通知给大哥知道，同时李涛自己也做了个决定，马上召集弟兄，随时准备先下手为强。

- 2 -

孙少安不是没有接过大活，在他的歌马生涯中二百万的份子虽然算得上手笔不小，但也绝对不是历史最高。二百万以上的活他曾经吃过六个，但这六个歌马忙乎下来，他最后能得到的也不过是几十万而已。倒不是事主没有按照原来约定好的兑现，主要是活大事情也就多，他一个人就肯定办不了，所以还必须请其他的歌马来拼股。

同为一地的歌马有钱大家赚，这是份情谊也是江湖的规矩，虽然孙少安帮别人拼了不少，但自己也拼过别人的，这点他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但这次接的活却有些让孙大歌马郁闷了。

当初事主有让他跟青花帮提前打招呼的意思，但孙少安上次为高阳做歌马的时候变相地得罪了青花的三当家黄三爷。现在躲着还来不及呢，怎能主动凑上去？但如果不凑上去……事主交代的事怎么办？

无奈之下孙少安只能分股出来让其他的歌马帮着放风，分股的消息一出……孙少安最后掰着指头一算，好嘛二百万自己能剩下七十万就已经不错了。

年轻的事主下午打电话过来，说他自己查到了一些端倪，孙少安听到这里的时候顿感脸上发烧，答应了为人家喂马擦鞍结果一点消息没查到不说，还需要事主自己去查……这歌马石当得多少有那么点说不过去。

不过老孙干这行的，当然不能自毁名声自断财路，两句马屁过后孙少安就急忙问需要自己怎么配合，虽然消息是你查到的，但我最后大力地配合你……我这不也是赚得辛苦钱吗？

事主电话里说得明白，歇马下一步要做的很简单，就是消失。

“你跟郑州地界的歇马应该都熟吧，我的下一步很简单，从现在开始让你认识的所有歇马石都配合一下，全部消失十二小时，当然也包括你自己，明天这个时候咱们再来谈下一步。”

青花帮现在的龙头叫张新变，外号张小辫。这外号倒不是从他名字谐音来的，这人平日里确实愿意扎个小辫。

张小辫进青花才九年，与二当家李涛和三当家黄三相比起来，资历都嫩得很。他之所以能坐上青花的龙头，完全是因为北京的乔大公子。

青花帮被篡权并非偶然，想那青帮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势力发展到黄河以南，结果若干年后这势力中人却只知道有河南朗家不知道有北京乔家，放在谁的身上也咽不下这一口气。

朗朗的父亲下苦窑就是乔大公子亲手安排的，随后的事情自然是水到渠成，排挤朗家后人，青花换主。

张小辫的父亲昔年跟随乔大老爷打天下，是乔老爷手下的第一谋臣，从天津卫进军北平的提议，就是这位张父提出的。

李涛掐着条子来找张小辫的时候张龙头正在跟人喝酒。

“来来！坐下，我介绍你们认识认识，这是开封的龙哥。阿龙啊，这是李涛，你应该知道吧！”张小辫在两人之间打着哈哈。

对方笑道：“当然知道了，青花涛哥只要在黄河边儿蹚过水的人谁不知道？哈哈！”

李涛对着来人笑了笑随后道：“原来是龙哥，久仰大名啊，张哥，兄弟这次过来是有事！”

张小辫一愣随后道：“说吧！阿龙又不算外人！”

跟张小辫喝酒的不是旁人，正是当初曾经在开封帮千门主将洗钱的班龙。班龙虽然也久经阵仗，一看张小辫的脸色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当下起身道：“兄弟去个厕所，你们兄弟先聊着！”说罢迈步出了房间。

班龙走后李涛坐下问道：“他来干什么？”

张小辫面色阴沉地说道：“是我喊他过来的，前一段这姓班的在开封掰卡取钱，正是老黄被骗的时候，我叫他过来是为了探探口风。说吧，你有什么事！”

“大事啊！”

李涛将事情的经过——跟张小辫道来。

从马志强接单子开始，到后来的这张纸条。

张小辫算得上是老江湖了，处事绝非这些走场子的后辈可比，虽然也感到此事颇大，但却一点也不慌张。

拿着纸条看了看后张小辫道：“现在乔大公子在郑州，外来什么势力动手都要掂量一下，就是传说中的江湖外八行也不敢贸然对青花下手，这多头会哪里来的这么大胆子？”

李涛当然回答不出这个问题。

“哥！你看这事？”李涛显得有些紧张。

张小辫将纸条往口袋中一放随后道：“你立刻联系弟兄，把全市的歇马都给我找来。我现在就去见乔大少爷！”

李涛大事之前还不忘给小舅子表功道：“嗯！志强已经联系好人了，就等大哥安排！”

张小辫点了点头。

随后李涛又道：“那班龙怎么办？老三的事情真跟他有关系？”

张小辫摇头道：“什么都别说，一会儿你随便找个地方喊几个台姐陪一下就好了，等眼前这事过去我再慢慢和他算，这姓班的在开封有些势力，没有详细的名目不好直接动他！”

李涛“嗯”了一声就要起身出去办事，走到门边忽然又折了回来跟张小辫道：“大哥，你说我把姓班的送到恺撒去怎么样？”

张小辫愣道：“这是我们青花的贵宾，送到恺撒去不好吧，他也知道恺撒是河北的势力，肯定心中生疑的。”

李涛看了看房门随后走到张小辫身边附耳道：“那边现在是风云之地，把他送过去到时候真有事端起来也好看看他的站位！”

张小辫点了点头，随后为难道：“但这个借口怎么说？咱们下面又不是没有产业！”

李涛嘿嘿一笑道：“大哥你放心吧，这事我来办！”

班龙到厕所抽了根烟，他当然不会撒个尿就回去，既然出来了做得就要漂亮

一些。直到李涛过来找，二人才一起回到房中。

“阿龙，我这边有点事，北京乔少爷过来，我要过去招呼一下，我让李涛招待你，这几天好好玩玩！”张小辫端着酒杯以罚酒的姿态说道。

班龙客气道：“自家兄弟还说这些，你这有事就先忙着，我回去了。”

“不行！走哪行！让李涛招待你。我跟你说，你走就是不给我张小辫面子，听见没？”张小辫玩起了无赖招数，开始拿面子说事。

班龙无奈，只能跟李涛一起出了张宅。

“龙哥，兄弟今天带你去玩点新花样。”

“涛哥也不用跟我客气，我都这岁数了还玩个啥，找个地方洗洗澡就行！”

李涛摇头道：“不中！兄弟今天带你去别人的场子花差花差……走！”

班龙面色一变道：“别人的场子？”

李涛打着哈哈道：“别人的场子又如何，龙哥放心，在郑州青花插处，仍是遍地飘香啊。”

当晚十点，乔爽与张小辫见面。

十点二十分，李涛派来人回报，全城歇马一个也找不到。

十点三十分，乔爽决定单身前去愷撒一探究竟，青花帮大小堂口，共出洞一千四百人，散布在愷撒王宫之外，随时准备应变。

也就在乔爽准备前去愷撒王宫的时候，千门反将施妖再次变装，早早地等在了愷撒娱乐城外。

“乔大公子留步！”施妖迎面拦住乔家夫妇。

乔爽和李红得到张小辫的汇报后就立刻赶到愷撒来，他们除了关心青花的百年基业外，更关心的则是行动暗语上的那四个字：永乐大典！

施妖的突然出现并没有让乔爽和李红二人有太多的惊讶之色，毕竟都是久经阵仗的老江湖了，虽然急着进愷撒王宫，但乔爽清楚他要一关一关地过。

“朋友有事？”来人是女人，所以李红上前帮丈夫接了话。

施妖点头道：“有事！”

“我们认识？”李红问道。

施妖道：“不需要认识，我是来告诉乔公子一个消息的！”

李红看了丈夫一眼随后对施妖道：“说吧！”

施妖将拿在手里的一沓文件递给了李红，随后道：“卖份人情给青帮！”

李红刚要伸手接过文件乔爽忽然拦住了妻子，他看着施妖道：“对不起，青帮不买任何人情。”

施妖抖了抖了手中的文件道：“你真不看？”

乔爽摆了一个老合碰面的大山手随后道：“后会有期！”说罢拉着妻子就要走。

施妖踏进一步拦住二人去路道：“既然如此，这份资料我送二位好了！”说罢又将手中的文件递到李红的面前。

李红回头看了丈夫一眼，见乔爽点头她才接了过来。

施妖见李红接过文件二话不说转身离开。她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再变装一次他们就可以等着看戏了，当然这些都是有前提的，那就是朗朗没有告密。

施妖走后李红将文件打开，触目惊心。

文件是彩照和几份授权合同的复印件。

彩照拍摄的是青花帮拦住国美建材的情景，还有国美门前示威的热气球，文件则是国美接受郑汴高速周边工程的授权书。

李红在看文件的时候乔爽也在看，李红将文件合上转头看向丈夫的时候见乔大公子正看着前方不远的恺撒正门。

“现在还来得及吗？”

乔爽淡淡道：“这是千门的局，现在他们敢把这事摊牌给我们知道，就已经成竹在胸，恐怕来不及了。”

李红急道：“千门？我们怎么得罪他们千门了？还有什么叫来不及了？”

乔爽摇了摇头道：“怪我对朗家做得太绝了，哎，尽力吧。官方这面已成定局，但青花绝对不会因此就被压死，眼下必须弄明白绿林道上的态度，如果在这面也出问题的话，就真的无力回天了。”

李红听罢急忙拉着丈夫道：“快走！那还等什么？”

乔爽见李红拉自己一反手搭在妻子的腕子上将她拉住道：“别动，你以为千门反将会让我们这么容易进去吗？”

李红惊道：“千门反将？”

乔爽点了点头道：“别动！到你和她一决高下的时候了！”

李红听罢立刻警觉了起来，如果方才那人真是千门反将的话，那么此时她一定躲在暗处，不过她为什么不动手偷袭呢？为什么反倒将这份国美的资料交过来？

现在已经不是想这些的时候，李红已将暗器悄悄地扣在手上。

青花此时虽然在风口浪尖之上，但并不是没有希望。千门将青花帮推到了与政府和江湖道两相为敌的位置上来，同时也留给了青花一个退路，那就是证据。青花帮要想撇开这些并不是没有丝毫的办法，如果老蟑螂肯出面的话，一切都还有转机。

朗朗的几张白纸工艺可以将青花送到风口，那么老蟑螂同样的几张手艺活也可以拉青花回到港湾。

朗朗此时在酒店当中坐着。

施妖出去了，付可也出去了。

朗朗坐在沙发上看着茶几上已凋谢的玫瑰发愣，这朵花是她从紫荆山公园带回来的，虽然一到酒店朗朗就把它插在花瓶当中，但它还是凋谢了。

朗朗看着这枯萎边缘的玫瑰想到了很多。

那场演唱会之后她将高阳给自己的纸条拿给爷爷的时候，她清楚地记得爷爷的神态，老蟑螂将纸条握在手心中好久才下了决定。

“朗朗，我想让你去跟这个人跑江湖！”

“为什么？他到底是干什么的？上面写的什么？”朗朗抛出了三个关键性的问题。

但爷爷都没有回答。

“听爷爷的，既然他们会对你父亲下手，肯定也不会放过咱们祖孙俩！”

“爷爷，那你呢？”

“我不走，青花帮是朗家几十年的心血，爷爷看着它！”

“看着它怎样？”

“看着它辉煌，或者看着它灭亡！”

朗朗将手伸到茶几的电话边上却又忽然止住。

“爷爷，灭亡的时刻来了，这真是你希望的吗？”朗朗并没有拿起电话，就在要够到电话的时候她的手忽然变向抓起了那枝玫瑰。

“妖姐，你说没有刺的玫瑰花还能叫玫瑰吗？”

“不清楚，但我知道没有信仰的蓬莱山人组成的雁尾子绝对不叫千门！”

朗朗将花瓶中水倒掉，重新换了一瓶，随后将死亡边缘的玫瑰插了进去。做好这一切后，朗朗重新坐回到沙发上拿起了电话。

“喂，爷爷吗……”

- 3 -

嗖！千门反将终于动手了。

就在暗器响起的瞬间，乔爽一个翻身从身旁的一辆车顶上翻了过去，随后快速向恺撒皇宫中跑去，这里不再需要他，这是两个女人的战斗。

可乔爽刚走到恺撒门前时忽然发现，原本他让躲在四周不接到命令不要进来的青花兄弟，都已经提着管制的家伙成群结伙地走了进来。

同时恺撒的保安也早已注意到了这些人，对讲机全部拿在嘴边。

马志强一棒子打翻了一个正在拿着对讲机叫人的保安，随后招呼身后的兄弟冲了进去。

乔爽看到这一切没有再继续向前，他知道一切都完了，现在要救青花只有一个可能……但这个可能他不会去争取。

哎！乔爽长叹一声仰头看向天空。

万里长空云遮月。

嗖！嗖！

李红和千门反将的比斗也已经到了白热化的边缘。

只闻风声不见人。

人们往往把江湖看得太神秘，其实它就在你我身边。

人们往往把江湖看得太复杂，其实它很简单。

现实中的江湖确实不像小说中的一样，大侠一个个都仙风道骨不食人间烟火，小说如此创作是因为艺术作品需要美感。

某某站在紫禁城巅，三尺青锋傲视天下；夜风吹拂，长发在身后飘舞；皎洁皓月犹如背轮将大侠的整个人影拉得很长，他就这样一个人面对着整个世界。

“这是谁？”

“河间府的剃头师父！”

这不是玩笑……可艺术却很难接受这种现实。

大侠也好，无名小卒也罢，只要你生活你就必须要有赚钱养生的手段，也就是行业，行业中无所不在的交集就是江湖。

江湖大侠不像小说中那样天天吃饱了就行侠仗义，因为他要生活。

传统江湖中有一个名目叫喝号戴花，现在已经不多见了，江湖上最后一个众目之下喝号戴花的人是北京城的一撮毛，一撮毛本名叫什么估计就连他自己都不记得了。

在老北京白事会他是最早一个可以侧风甩手、半米不断钱的童子师父，那一年他十一岁。一撮拳头大小的头发扣在秃瓢之上，这个特点后来就成了他的名字。

一撮毛二十七岁练成了三层开花，将撒纸钱的手艺与暗器关联在一起，从此江湖道上的暗器大师便以这个撒纸钱的为首了。

这位大侠的行业就是冥丁开路，说白了就是谁家死人，抬棺材出殡的时候他站在最前面撒纸钱。

解放北平的时候，一撮毛清内患立了大功，政府为了拉拢江湖势力对他进行了一次喝号戴花的表彰。

那一次大会上，一撮毛喝出的名号就是“百丈之外，天下第一”，这意思只要不是近身的搏斗，暗器招呼的话，一撮毛就是天下第一了。

这个名号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后来迫于压力一撮毛自己改成了冥丁开路天下第一，那意思撒纸钱我还敢说天下第一，至于暗器什么的就算了。

不过在喝号之后一撮毛接受了大小二十七场挑战，无一败绩，江湖人也确实承认了他这天下第一的名头。

千门反将今天斗的就是天下第一。

施妖不止一次地想象过跟一撮毛传人交手的情况，但真到此时她才发现，原来的设想有些过于儿戏了。

此时恺撒王宫门前乱成一团，所谓的听风辨位完全是不可能，靠视力更是扯

淡，停车场旁开的是霓虹灯，不是色盲的人都能把绿的看成红的，更别说飞行速度不亚于子弹的暗器了。

二人交上手施妖暗自庆幸自己穿了防弹衣，李红也偷偷擦了把汗，还是丈夫乔爽想得周到，把贝丝甲让自己穿上了。

贝丝甲是青帮三宝之一，是扇贝开口处的挑丝连接而成的，可避刀枪。

李红和施妖二人在混乱中交手十几招，二人都是招招见响，施妖的暗器李红躲不过去，李红的暗器施妖一样躲不开。

两个女人都在想着如何保护好自己脸……

同时二人也清楚这样是无法分出胜负的。

叮当！叮当！

二人的暗器在空中相撞，擦出了绚丽的火花。

这并不是故意的。这种场合两人都没有那个视力以暗器去拦暗器，只因施妖打出的是七出岐山，李红打出的是无常借道，两种手法都类似于漫天花雨一类的面功性，所以才有零星的暗器撞在一起。

二人仿佛心有灵犀一般，再次攻击无效后，一起向左移动，现在停车场中间的过道上，全都是青花帮的喽啰。大型的械斗发生在恺撒王宫门口，恺撒受击突然，一时组织不起反抗的力量，其实就算不突然场子里的保安也不够用，所以只能堵住大门这一块险地。青花帮的一拨一拨带头人都不同，虽然施妖假扮李红传了命令，但这些地痞打群架还行，像这样进攻一个酒店……就找不到下嘴的地方了，所以全挤在甬道处挥舞着砍刀瞎吆喝。

施妖和李红一起跳到了车顶，并且在车顶奔跑了起来。

与此同时，二人的手都不闲着，一只手挡着脸部另一手掏出暗器就甩。

这种酒店外围的停车场一般是不会要求关闭报警器的，经过两人这一踩，一传十传百，百十辆车一起叫唤了起来。

现在别说听风了，就连自己说话都听不见。

李红的一枚暗器打到施妖的手腕上，正好被琉璃铁的手镯挡开了，这手镯是高阳送给妖妹的。施妖也有一枚暗器打散了李红的发卷。

二人单手不停对视一眼，都知道今天这种场合根本打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李红却不想就这样放施妖走。千门无缘无故做了一局坏了青帮的下属堂口，如果乔

家就这样把人放走了，那以后小猫小狗的还不都来青帮大门前叫唤几声？

施妖也没想就这样走，既然交手了就要分出个胜负，要不然千门的颜面何在？事后被人谈起的时候，都说千门大局做掉了青花帮，不过千门反将在局里却输在一撮毛的传手中……这种说法让一心维护哥哥颜面的妖妹子接受不了。

但这样打又分不出高低，怎么办？

两人几乎同一时间想到了一起，拉近距离。

当年一撮毛的喝号是百丈之外天下第一，从此也就能看出，暗器这玩意就是远距离玩的，拉近了算什么？

但二人都是一个心思，管不了那么多了，分出个胜负再说。只要打到了一起动了真火的时候就别说是暗器了，最后演变成泼妇互挠也在所不惜了。

两吸之间施妖和李红已经在五步之内。报警器仍然在嘶鸣，无数怪声夹在一起有让人磨牙的冲动，青花帮有些小混混受不了这个声音已经开始跳进停车场砸车了。

李红双臂一展，白事会看家手艺三层开花使出。

施妖就在李红展臂的瞬间从耳环上抹下俩针直取李红双目。

这完全是两败俱伤的玩法了。施妖自己也清楚，就算她可以打瞎李红，随后而来的三层开花神技中的十殿阎罗她也注定躲不开。

就在这时，两人脚下站的汽车忽然都毫无预兆地侧翻而起。

两人距离五米左右，施妖站在一辆保时捷上，李红脚下的是一辆宝马X系。两车中间还隔着一辆车，但不知道何故，就二人脚下的车起了变故。

脚下不稳，手中的动作就变了形，施妖打向李红双眼的二龙戏珠射上了天，李红三层开花中的十殿阎罗全都打向了自己脚下。

轰隆！保时捷和宝马全都侧翻过来。

两人都是身手敏捷之辈，不过都全心应付着对手呢，谁也料想不到脚下会发生变故，所以全都摔在了地上。

掀翻比斗中二人脚下轿车的是乔爽和张小辫。

乔爽这个人能在北京如此复杂的江湖道中声高名重不仅仅是因为父亲的关系，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办事够江湖，够道义。

看出事态已经发展成了死局，乔爽立刻在人群中找到张小辫研究这一步的计

划，此时也正是施妖和李红要一决生死的关键时刻。

乔爽和张小辫二人功夫都不赖。乔大公子路子很杂，以前老青帮的门客差不多都教导过他几手，这些人中不乏名家前辈；张小辫练的是军队中一些短打的实战套路，虽然武道见解不高，但格斗技巧很是娴熟，对于这两个人来说掀翻一辆两三吨的小车还是轻而易举的。

乔大公子办事确实够江湖，虽然比斗的一方是自己的媳妇，另一方是刚刚设局灭了青帮大堂口的千门将才，但乔爷仍然采取了一视同仁的拆解方式，将两人的落脚处全部破坏。

二人虽然武功不弱，但要想插进李红和施妖飞舞不断的暗器之间却又不能，无奈只能从二人脚下下功夫。

李红和施妖落地之后都是一个侧滚，飞速地站起身来，李红刚要继续掏暗器就被乔爽上前抓住了双手。

由于身边的汽车警报声音太乱，所以二人只过了一个眼神，都没有说话，但乔爽的决定加眼神李红怎能不明白他的意思。

另一面的施妖已经跟张小辫动起手来。三招一过张小辫捂着左脸一声惨叫摔倒在地，施妖几个闪身便窜到停车场的尽头，在要翻出停车场的时候千门反将回过头来看了看李红乔爽，她发现这夫妻也在看她，不过却没有追来的意思。施妖回头摆了几个手势，随后翻出了停车场，消失在了黑暗当中。

恺撒王宫门口依然是战场的最中心。

哎！乔爽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但在尖锐的报警器声响中，这声对现实无奈的感慨瞬间就被抹杀在了嘶鸣当中。

施妖走的时候摆的那几个手势两个人都认得。

“明天十一点，紫荆山公园，讲其始末。”

施妖回到酒店的时候付可和朗朗正坐在沙发上聊天，付可的任务基本也都完成了，调走江湖歇马是此局的重要环节，如果没有这个举动乔爽肯定不会去恺撒。

这是老江湖中的一个典故，现在很少有人清楚了。歇马全部消失，就说明事态紧急，外来方面马不停蹄！既然不停当然不需要歇马石了，所以乔爽一见中州歇马都消失了，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有旧姓江湖的大老合出面。

见施妖回来两人都很兴奋，急忙起身上前招呼。

施大小姐斗李红的时候外衣被打得全是口子，不过在车中施妖备了好几套衣服呢，简单地一收拾，进酒店后任何人都看不出这女孩方才还跟人家真刀真枪搏命来着。

“妖姐怎么样？”朗朗率先开口。

施妖点头道：“一切都顺利，明天最后一环收完，咱们立马去南京接应阳哥！”

两人一听顺利也都非常高兴，三人又聊了一会儿后，付可和朗朗便都回房去睡了，客厅当中只剩下了千门反将。

她拿起酒店的电话看了一下通话记录，不禁露出了一丝苦笑。

朗朗果然还是打电话了。

三年前千门还只有五个人的时候阳哥在一次聚会上就对他们说过：“千局当中最大的变故就是人心。一局安百变，叵测是人心！”

第十五章 千门铁律

高阳叹气道：“不是我掖着藏着，这就是千门的规矩，主将之局一定不能说透，说透的话反而会降低成功率。”

王龙生咧了咧嘴随后立刻恍然道：“就跟孔明的锦囊似的？”

高阳点了点头。

王龙生无语道：“我说孔明先师为啥每次都写个锦囊让下属办事呢，原来不是故作神秘，而是千门铁律……”

- 1 -

出了亮杀的堂口，千门主将眯眼看了看太阳，刺眼的光芒透过交织如网的睫毛照射进来，仿佛带着刺心的痛。

陈亚男的失踪竟然跟白露没有关系……

那么事情就可能真如他所想一般！

如果真是那样……

高阳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到了该去南京的时候了，千门主将又带着新获得的身份踏上了旅程。

以前他只不过是通缉犯，如今又成了逃犯。

江湖中人身份多多少少都背有一些恩仇，他们不惧恩仇。不过老合们却不喜欢官司，就是因为对司职衙门的反感，朝廷的官员才在江湖中得到了鹰爪或者鹰爪孙的“美称”

高阳来到王龙生住所的时候，把王鸽子惊了够呛，看着老伙计愣了足有十秒钟的时间才高声道：“什么情况？你怎么出来了，原计划不是我带磊子去捞你吗？”

高阳苦笑着摇了摇头，随后道：“红袋子有吗？”

王龙生听罢急忙起身去柜子中找袋子，与此同时高门主将身上的衣服连内衣内裤都脱下来拿在手中。

看来王龙生是早有准备，片刻工夫就已将袋子找到。他撑开袋子口，高阳把所有衣物都装进袋子当中，然后道：“我今天晚上就去南京，你和磊子安排一下明天也过去。”

王龙生将袋子扎紧然后放到沙发边上，随后又去柜子中给高阳找衣服。

“老高，中间出什么变故了？”王龙生一边问着一边将衣服从柜子中一件一件地扔到沙发上。

高阳拿掉王鸽子故意丢在自己头上的内裤淡淡道：“没啥大事，在号子里遇到两个老合，中间我就改了一下计划。”

王龙生找完衣服后又从抽屉中拿出一盒烟来递给高阳道：“憋坏了吧？”

高阳先将烟叼在嘴里一边穿衣服一边道：“也抽得到，在里面待遇还不错。”

王龙生甩开打火机为高阳点上香烟然后问道：“同号子的老合？”

高阳点头道：“其中有一个我们认识，就是上次在官府菜碰到的红门当家人张博；还有一个老头的身份我也没看出来，我怀疑可能是销器门的人。”

王龙生听到张博的名字时就是一愣，再听到高阳说销器门王龙生惊愕道：“不会吧，我这里怎么一点消息都没？”

高阳耸肩摊手示意他怎么能知道，随后道：“沈家那边怎么样了？”

王龙生摇头道：“事蛮奇怪的，一点消息都没有。”

高阳点了点头道：“嗯！把人手都撤回来吧！”

“撤回来？”王龙生满面质疑之色。

高阳点了点头。

一身黑色的休闲装上身之后高阳又走到镜子前看了一下自己，随后回头对老王说道：“把妖妹准备的東西给我！”

看来这些物件王龙生都早已放得妥妥当当了，高阳刚把话说完，王风将就已经拿出来一个粉色的小包袱递了过来。

“这下成逃犯了吧？”递给高阳包袱后，王龙生笑着问道。

高门主点头道：“嗯，幸好让妖妹事先准备了，要不然出上海又费劲了。”

高阳一边说着一边拿出施妖准备的易容物品，在自己脸上摆弄了起来。

易容是一门大学问，如果要使自己变化很大的话，高阳还没这个水准，不过施妖准备的都是一些制作好的素材，这些东西操作都很简单，虽然很难达到天衣无缝了无痕迹，但判若两人还是没问题的。

“老高，妖妹那边中午传话过来了，郑州的事还算顺利，估计明后天也可以动身前往南京了。”

王龙生说着也上手帮高阳在耳朵后面粘假肌肤。

现在高门主的脸上正在做着易容，所以没法开口搭腔，只是用鼻子“嗯”了一声表示清楚。

“南京那边也没有太多的变化，定林寺也确实如我的资料一样，是红门守龙堂口，不过寺中没有发现跟《永乐大典》有关的任何事物！”

高阳此时正在弄眉毛，听到王龙生的话又用鼻子“嗯”了一声。

老王继续说道：“张磊从八爷那里又撞了灰，不过事情办得倒是不错，我想丁八那老爷子应该会明白你的意思吧。”

高阳又“嗯”了一声。

王龙生沉思一下继续道：“北京方面出了点事情，纪托不见了！”

“啊？”

听到前面的那些消息高阳都是头也不回地“嗯”了一声，当高门主听到纪托不见了后猛然地转过头来道：“什么？”

易容假皮刚刚粘住，他这么一张口易容皮顿时在脸上裂开。

王龙生也被高阳忽然的情绪调动搞茫然了，急忙问道：“怎么了？我想如果

是盗门下的手，纪托是不会有危险的。”

高阳把脸上的假皮扯了下来重新拉了拉随后道：“不是盗门，看来这次我们要输了！”

王龙生不解道：“什么意思？我已经撒开人手去查了，咱们近期的仇人只有雁门。这件事肯定跟雁门是没有关系的，郑州斗千之后，雁门的人手全部撤出了北京和上海。”

高阳摇头道：“我不是说他们，你知道纪托是什么人吗？”

王龙生被高阳这个问题搞得莫名其妙，“啥什么人？磊子女朋友啊？”

高阳苦笑道：“她的身份太多了，而且和这次的事联系也太大了，如今……唉！”

王龙生以前早已习惯了高门主什么话都说一半的劲儿，但此时也不禁急了起来，追问道：“啥意思，你说明白好吧？”

高阳揉了揉眼睛道：“纪晓岚是编撰《四库全书》的主编人，《四库全书》脱身《永乐大典》，如果说除了外八行的门人还有人知道《永乐大典》去向的话，纪家传人就是一个。”

在王龙生的愕然下高阳继续道：“纪托如果我分析不错的话，应该是花门插进来的眼睛，这个时候她离开……说明兰花门一定要有动作了。”

王龙生不解道：“花门？你早都知道她是兰花门的人？”

高阳点了点头。

王龙生继续问道：“那这跟我们这局又有什么关系？”

高阳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千门八将聚首后的第一局真的要输了吗？

高门主继续面部的易容。王风将一旁抽着烟。二人都在等待！

每个人都经历过等待的煎熬。

之所以煎熬，是因为对结果的期待。

高阳在等待什么王龙生不清楚，他等的是高阳的回答。

他有很多地方想不明白。如果高阳早都知道纪托是兰花门插进千门的眼睛，那为什么要留这个眼睛在身边？即便是留下她有作用，那为何南京之局上没有对

此人做出针对性的安排呢？

这不像是高阳的风格，这不像是为一个为八将聚首努力了近十年，聚首后的第一局的做法。

高阳的谨慎王龙生再清楚不过了。

又是女人，千门主将又在女人身上栽跟头了，最可笑的还是自己兄弟的女人……

三十分钟里老王点了7根烟，打了四个电话。高门主的脸也做得差不多了。

“安排一下，我晚上走！”吃了两块妖妹子留下的糖果后，高阳的声音产生了变化。

“走？”可能是烟有些勤了，王鸽子的嗓子也沙哑了起来。

王龙生说完揉了揉脖子，随后到冰箱中拿出两罐啤酒，丢给高阳一罐后道：

“既然大局可能有变化，我建议你还是等妹妹他们一起吧。”

高阳打开啤酒后对着镜子笑了两下，镜子中的人与自己大脑传送出的指令行动如一，但高阳却对这个影像感到陌生异常。

“我必须先去，没有纪托这件事，我也要先去保住斜塔，因为盗门此次必然请了徐老头出山，以徐辨土的能力一个星期肯定可以探遍方山，最后锁定定林寺。”

王龙生一口干掉一罐啤酒，随后将易拉罐掐扁丢在垃圾桶中道：“老高，咱们兄弟多少年了，你这一点一直让我愁，为什么啥话你就不说明白一些呢？现在到底南京那边是什么情况？《永乐大典》究竟在哪？雁尾子中除了你其他人一点思路都没有，你开局的时候说明讲透多好。”

高阳叹气道：“不是我掖着藏着，这就是千门的规矩，主将之局一定不能说透，说透的话反而会降低成功率。”

王龙生咧了咧嘴随后立刻恍然道：“就跟孔明的锦囊似的？”

高阳点了点头。

王龙生无语道：“我说孔明先师为啥每次都写个锦囊让下属办事呢，原来不是故作神秘，而是千门铁律……”

高阳笑道：“我明白你的意思，南京这一局我已经看透了，注定是没有赢家的，你帮我安排吧，不出三天结果就出来了！我……”高阳说到这里的时候停顿

了一下，随后道：“拿给我一部电话。”

王龙生点了点头，他终于知道高阳在等什么了，千门主将等的是自己，他在等待自己做下决定。

安排飞机票这样的小事对于灰鸽子来讲当然是手到擒来，王龙生将机票安排好准备招呼高阳一下说出去安排点晚饭给他送行，谁知连喊了两句高门主都没有搭腔，只是拿着手机靠在沙发上发呆。

王龙生叹了一口气便出门买菜了，回来之后堂堂灰鸽子之首千门的王风将亲自下厨做了四个菜，酒菜上桌之后，千门主将坐在沙发上仍然保持着那个姿势。

“老高，来喝两杯，为你送行。”王龙生敲了一下酒瓶。

高阳看了一眼手中的电话随后将电话往沙发上一丢，移到桌子旁道：“来！”

俩人一杯走掉之后王龙生笑道：“老高，其实我感觉此次成败也没那么重要，虽然说我们八将聚首第一局应该开一个好头，但如果真如你所说没有赢家的话，那就无所谓啦，反正咱们八个人以后要做的事情还多着呢，何必……”

王龙生说到这里后高阳笑着摆了摆手道：“你以为我在纠结这件事吗？没有，我说的没有赢家是说《永乐大典》一事没有赢家，咱们八将聚首后的第一件大事已经踢出去了，千门八将归来的消息，不久就会在江湖上传开！”

王龙生待了一会儿随后小心道：“难道我们办了青花帮之后真要收了郑州的绿林旗？”

高阳摇头道：“跟那块中原宝地没有关系，郑州如今是咱们国家的交通总枢纽，四通八达，流动人口尤胜北京，我让妖儿带着他们两个去拿下郑州的江湖掌管主要是为了毒品和孩子。”

“哦……我才明白郑州斗千之后你为什么让我查郑州过毒数，那时候你就想到下次会有这一局了？”王龙生感慨道。

高阳点头道：“江湖仍在，但却不再传统了。还记得上次张博说过的话吗？现在传统江湖形神俱败，有很多荼毒产业都没有管制，若是以前，即便是官府不查，这些产业也过不了江湖人这一关。这些产业中最伤天害理的就是拐卖儿童，对社会毒害最深的就是毒品。青花帮空占中原枢纽地带，光做一些形式主义的事情，对我说的两项过境没有丝毫的约束和限制，留它何用？”

王龙生点了点头，不过随后却立马叹了一口气道：“老高，青帮也是一根硬刺，乔爽也是北京江湖道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我们拔下他青帮插在中原的大旗，恐怕乔爽不会善罢甘休的。”

高阳又提一杯一口喝掉后慢慢道：“你放心，我早对妖儿有所交代，他青帮大公子这个哑巴亏是吃定了。”

王龙生没有问高阳是什么样的交代，因为从这杯酒中他又看到了那个弹指妙计成、回眸局已定的千门主将，那么方才是什么样的一个决定让千门主将坐在沙发上发呆呢？王龙生只是想想而已，他没有去提，虽然王鸽子清楚无论自己提与不提都不会影响高阳的决定，但送行酒就要喝得欢快一些。

沉默之后的推杯换盏很频繁，一会儿的工夫就已经到了王风将的上限，他喝白酒最多也就是一斤，七两上下就会迷糊。

“不喝了，老王，我出去转一圈儿，你告诉小鸽子一会儿直接把票给我送到机场。”

“嗯。”王龙生含糊地应了一声，随后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高阳笑着上前一步拿起王龙生刚倒的酒一口喝掉，随后道：“留点精神收拾碗筷吧。”

夕阳已被高楼遮掩，但天色却依然明亮，下班的高峰已过，街上熙攘之态依然不见，吃过晚饭出来遛弯的老爷们多数都带着自己的爱犬，或者爱妻……

高门主掏出手机拨动了电话。

“喂……”

高阳迟疑了一下。电话那边又道：“是小阳吧，办事回来了？”

“还没，原姐吃过了没？”

对面笑了笑：“这都什么话题？有事吧？”

高阳声转低沉地说道：“我想问问你是否有事对我说！”

电话那头语气不变但话却在一声叹息后才响起：“我就知道瞒不过你！”

“这一局，注定没有赢家！”高阳说罢挂断了电话。

高门主到南京后的第一站并不是定林寺，而是龙湾。

龙湾在哪里？

不仅现在南京地图上查不到，恐怕就是问一些老南京人都不清楚这个地点。

龙湾是大明朝的吉祥地，也是明代江山的奠基地，朱元璋对陈友谅的第一场胜仗就在龙湾。

龙湾位于南京紫金山东，狮子山左，幕府山右。三山夹地鸟窥之下，一条巨龙之像便成，这就是龙湾。

就是因为龙湾的所在南京才能成为我国四大古都之一，先后有六个朝代在此建都。

古代帝都对风水的要求很严格，甚至包括现在的首都北京，都是因风云之故而定。

风水，风水，自然是因风飘水流而定。沧海桑田，日月迭变，风水也就在不停地变换。现如今，黄河岸上的开封、洛阳、长安，长江流域的南京这些古代建都首选地点的风水，因为两流变迁的原因早已远不如北京了。

当年朱元璋应天称帝后，立即就有了迁都的打算，若不是三皇子朱标死在视察的任中，迁都北京的这个伟大事业恐怕都轮不到朱棣来完成。

朱元璋当年要迁都就是因为龙湾内的燕雀湖水位偏低，影响了整个龙脉的风水。

夜。凌晨两点十五分，千门主将高阳就站在燕雀湖旁。

夜风硬，严寒侵体。高阳将自己裹得紧紧的，平静地看着燕雀湖面。

月明星必暗，星亮月定昏。

燕雀湖倒影天空月星点点，但夜风下湖波阵阵，倒影如梦如幻迷人双眼，让人看不清月在何方，星升几许。

高门主半夜三更的来此为何？

高阳在湖边徐步而行，一边走着一边用微型手电照着四周。

忽然……双道紫光在手电光中闪现。高阳急忙把手电压低，光柱下一双紫色的布靴在遍地沙石中十分显眼。

“沂蒙燕歇龙湾地，跃涧虎不扑……”夜风中说话的是一个女人。她的海底刚刚盘了两句，高门主就开口道：“是紫瞳妹子吧？”

“嗯？”

“千门……高阳！”

“啊……原来……原来是高世兄……高门主。”一向直爽的薛紫瞳不知为何结巴了起来。

“是啊！好巧！”高阳把手电关掉，向前凑了两步。

高阳向前不过是不想在夜风中高声罢了，谁知这一举动却让昏暗中的薛紫瞳惊慌不已，小丫头急忙后撤几步道：“高门主为何深夜来此？”

高阳看出对方的警惕，于是止住脚步站定道：“观龙！”

薛紫瞳“哦”了一声，随后语速很快地说道：“既然如此小妹便不在此打扰高……世兄的雅兴了，后会……”

“别……别说分手词，我来此一者为了观龙湾，再者也是为了寻你蛊门。”

薛紫瞳一愣，随后不解地问道：“高世兄怎么知道我蛊门一定会半夜三更地守在燕雀湖呢？”

高阳哈哈一笑道：“因为我们千门有风将，据鸽子传风来报，沂蒙山人五日前抵达南京，日日守在燕雀湖旁，却不知道紫瞳妹子这几天一直在这里做什么？”

薛紫瞳听罢声带不悦之态道：“我兄妹三人从滇南而来，一路上从北京到上海再从上海到南京，目的无非只有一个，那便是《永乐大典》，高世兄是聪明人，何必明知故问呢？”

薛紫瞳说话的同时将左手背到了身后，高阳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只是淡淡一笑道：“据我所知，如今外八行齐聚定林寺争夺《永乐大典》，你蛊门嘴上说是为了《永乐大典》，但却不参与其中，每天在这里吹冷风，我感到好奇就过来看看！”

高阳说罢点了一根烟叼在口中，随后深深地吸了两口又继续道：“江湖外八行，每一行都存世几千年，历代先祖积功之下才让我八门山头显赫，没人愿意在自己这一代折了威名，你说对不妹子？”

高阳这一句话说得含糊异常，仿佛前言不搭后语，与两人的谈话没有丝毫的关系，但薛紫瞳回答得却异常的认真。

“是小妹关公面前耍大刀了。盗门的伎俩都骗不过我们，当然更不入你千门主将法眼。外八行确实都来了南京，但为《永乐大典》而来的恐怕一家

都没有。”

高阳哈哈一笑，随后转身过去看着燕雀湖道：“这点你恐怕说错了，我们千门就是为了《永乐大典》而来！”

薛紫瞳听罢就是一愣。

高阳先甩出话风，点出他们沂蒙山众目的特殊，随后又拉出山头荣誉来强调了一下问题的严重性，薛紫瞳还以为千门主将在点自己，让自己看清形势呢，随即紧接着高门主自己就来了一句极度“看不清形式”的表态。

“难道你认为盗门闹的这个动静真是因为发现了《永乐大典》？你认为如果盗门发现了《永乐大典》还会搞得大张旗鼓？”薛紫瞳抛出了疑惑。

高阳也不回头淡淡道：“如果不懂暗度陈仓那么盗门也就不是盗门了，如果不会再把陈仓转明那么丁八也就不是丁八了。”

高阳说罢长叹一声，随后又继续道：“妹子，我这次来是告诉你，既然我千门八将到了，沂蒙山还是做一个看客好了！”

薛紫瞳冷哼一声没有回高阳的话。

千门主将猛然转身看向隐藏在夜色中的薛紫瞳道：“排教神计令人叹为观止，你们这五天之内竟然把燕雀湖水面提升了近一米，南京城恐怕马上就要紫气冲天了！”

薛紫瞳一听不由得轻声惊呼“啊”。

她没有想到，千门主将竟然知道自己在这里干什么。

他们兄妹三人这几天确实在这里利用排教的提水术调控着燕雀湖的水位，几天来一直相安无事。薛家兄妹还以为事已成大半，等南京风水格局尽复原状的时候，就可以大展身手了呢，谁知他们的作为今天却被千门主将一语道破。

“高世兄，你这话什么意思？”薛紫瞳警惕之色更浓，她看不清高阳此来的目的。她感觉事实绝对不会像千门主将说的那样，是来“劝”自己等不要插手南京一事的。

“我的意思很简单，如果这一次我们八门为了看不见的利益互相牵制，那么最后的赢家将是……”高阳说到这里时停了停，随后指了指天空。

“那么你是来找我合作的？”

“我是来找你喝酒的！”

走出龙湾之后高门主才明白为什么薛紫瞳总是刻意地与自己拉开距离，原来这丫头今天穿着一套法服。

所谓法服，外八行的门人几乎都有，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不成文的服装传统已经慢慢被遗弃了，除非在拜祖进山等大事上，这些传统的服装还有机会上身外，其他时间基本都是压箱底的料。

衣着也是中华的传统国术，不同场合不同衣着，白事有丧服，红事有礼服，昔年九十多种衣文化现在所剩已无几，而且剩下的那一点也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某岛国窃走了一种和服文化都能传承几百年不衰，可叹我泱泱中华，无数国术……

如果薛紫瞳光是一身短巧的打扮也就罢了，偏偏这衣服还零碎得很，该露的地方肯定都露着，不该露的地方遮得也不严实。

薛紫瞳的小摩托就停在湖边，一件紫色的风衣搭在座椅之上。

小丫头小跑在高阳的前面，走到摩托边飞快地拿起风衣套在身上。

“什么料子的？”

薛紫瞳迟疑了一阵才道：“说了你也不懂！”

高阳微笑着迈上小车随后拍了拍后座道：“我猜是顶皮褙，这可是你们蛊门的宝贝啊，你就大半夜的一个人穿着来吹风？也不怕被别人给拔了！”

薛紫瞳听高阳说出顶皮褙三字后面色微变没有作声。

“上车！”高阳又拍了拍后座。

高门主将车骑出差不多一里路了，身后的紫瞳妹子才开口：“方向错了，那边是出城的路！”

高阳很无语地调转车头。

“他们怎么把你放出来了？”电瓶车的声音不大，所以骑乘途中交谈也不是很费力。

“放我？我自己跑的！”

“跑？那岂不成了逃犯了？”薛紫瞳道。

高阳笑道：“上海警方还没有决定为我这样的小人物设悬赏，所以你也不用太高兴。”

薛紫瞳沉默一会儿后道：“高世兄，如果我们沂蒙山不选择和你合作，你会怎样？”

高阳道：“看你说的，不合作便不合作呗，我这次来找你真的主要是为了喝酒。”

薛紫瞳在高阳身后含糊地嘟囔了一句，高阳听得很清楚，她说的是“探我口风才是真的吧”。清楚归清楚，高阳并没有回应什么。

龙湾离市区不远也不算近，夜色撩人仿佛多说是很煞风景的事情，两人随后都选择了沉默。

一直将车开到大行宫附近，高阳才想起来问了一句：“你住哪？”

薛紫瞳道：“刚过去不久，掉头再走十分钟左右吧！”

高门主再次调转车头。

这次蛊门兄妹三人的下榻地点比起在上海来档次提升了不少，摩托车开到东方饭店门口的时候，薛紫瞳下车后双手各拉着风衣的左右衣襟站在那里没有说话。

“大妹子，去拿酒啊。你还没明白？我是来蹭百草酿的。”高阳见此情景顿生一种无助感，和这个蛊门大妹子交流太费劲了，不仅聊天的时候她跟你前言不搭后语，其他方式的交流上也是如此。

“哦！对，是喝酒！”薛紫瞳小跑着奔向酒店大门，可刚跑到门边薛大妹子又来了一个回马枪杀了回来。

“去哪喝？”

瞪大眼睛等待高门主下一个提示的时候，薛紫瞳发现这位高世兄根本没有听到自己说什么，甚至都没有看到自己回来，他此时正抬头看着对面的东方饭店。

“高世兄？”薛紫瞳又叫了一声，随后也回头望向高阳聚焦的地方。

对面饭店大楼大概在八楼的位置，正有两个穿着跟楼身一个颜色衣服的飞檐在撬窗户，薛紫瞳的眼睛是从出生开始就经过秘制药水浸泡过的，所以在夜色中仍然看得很清楚。

“不好，那是哥哥的房间，盗门果然动手了！”薛紫瞳不好二字出口后就已转身跑向酒店大门。后面的话和自语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因为高阳坐在摩托车上没有动。

薛紫瞳进了饭店之后，那两个飞檐也成功地撬开了窗户钻了进去。高阳坐在小摩托上点燃了一根烟，没有一丝要上去帮忙的意思。

就在这时旁边停车场中忽然有一辆车的大灯打开，而且是上扬的光柱，直射高阳的双眼。

高阳一扭腰将小摩托后轮抬起玩了一个原地的大转身，躲开直射双眼的强光，把后背卖给了光柱。

车门打开……关上，脚步响起，一个人走到高阳的身后。

“高门主此举恐怕很坏规矩吧？”一个男人在高阳的身后说道。

高阳仍然优哉地抽着烟，就仿佛身后站着的人是多年的老友一般。

“不知坏了哪一项规矩？”

那人道：“我八门南京争食，各拿手段，你千门有能力尽管通杀四方，傲视群雄。我们这一箭射的可不是你蓬莱山，你此时蹦跶出来拆台，置绿林道的规矩何地？”

高阳轻轻地咳嗽一声将烟头弹掉，随后慢条斯理地说道：“我骑车送朋友回来，也算坏规矩？你们昆仑山和沂蒙山的游戏我在一旁看看也算拆台？”

那人冷哼一声随后道：“跟千门中人哪有道理可辩，既然高门主说看热闹，我就陪着高门主看！”

“不知贵上是昆仑山哪一堂的？”高阳淡淡道。

“不才神木堂主彭伟，想来高门主不会知道我这样的小人物！”

高阳仰头看着八楼飞檐撬窗进去的位置悠然道：“彭堂主准备一下吧，我感觉这个时间可以上去收尸了。”

彭伟冷哼一声道：“没有十足把握，我们也不会来探蛊门的巢。”

高阳不屑道：“十足把握？你们能想出什么十足把握，无非就是弄几个小姑娘先迷糊住薛家的两兄弟，然后顺手牵羊盗走他们的施蛊材料。”

彭伟听罢面色微变，他们的计划确实如此。只听高阳继续道：“如果蛊门真就这点手段，两千年前就已经被排教灭了。就不说其他的了，薛家的小丫头是穿着顶皮囊进去的，你算算时间，现在是不是该收尸了！”

“啊？”听到顶皮囊三个字，彭伟再也站不住，他在腰间轻轻一拍，随后快步跑到大楼下方，准备攀爬上去支援。就在彭伟启动的同时，停车场中又有四辆

车打开车门，四个身穿盗门夜行法衣的四足飞檐以最快的速度集中到正对着薛家兄弟下榻的房间楼下。

高阳见五人全部安置好工具，犹如蜘蛛侠一般飞速攀爬上去后，才慢条斯理地迈下小摩托走向东方饭店的大门。走进大堂的时候高阳看了一下挂在最显眼地方的时钟，四点十五分！

“不是老鸽子情报的问题……是这妹子害得我多走了二十分钟的路！”高阳自语道。

- 3 -

说饭店的大小不能光从店面来看，还与服务人员的素质以及一些杂七杂八的规矩有直接的联系。

如果从这一点上看，东方饭店可以称为不折不扣的大饭店。

虽然已近凌晨，但在大堂中当班的服务员依然很精神，态度也很礼貌，在简单的对话之后，服务员抛出了一系列的狗屁规矩。既然您老人家不是来住宿的……是来找人的，那么请您找的人下来接您。

估计是孩子说完自己也觉得不太靠谱了，这个点喊熟睡中的客人起床接待……有些不像是对待上帝的做法。随后又马上抛出折中的仍然狗屁的说法，那么请交代您要找的客人的房间号，并且出示能证明您与该客人关系的证件。

高阳整整在大堂跟这个小丫头耗了十分钟，最后高门主无奈选择了住店。

“给我开一个八楼的房间吧！”

八楼客满，七楼客满，九楼客满，六楼还有个标间……

无奈高阳选择了六楼。

这种变故可以说是非人力所及，即便是当年的诸葛孔明也只能对那场毫无预兆的大雨感慨道：“天不亡他而亡我啊！”

当然了，这个小变故还达不到亡了高门主的地步，但也确实让高阳郁闷非常。所以他才会认为东方饭店这些规矩都是狗屁规矩。其实他自己也明白，自己这种行为又何尝不是狗屁行为呢？

半夜四点多，你跑来找人，想想就是让人蛋疼的事情，服务员能认真接待你都已经很不错的了。

这次龙湾来寻蛊门是高阳在登机之前临时决定的，原因就是那个打给沈舒原的电话。在千局开始之初高阳也早就料到了盗门在南京会有捍山口的做法，彰显一下万山之祖昆仑的威风。那时候高阳也没打算插上一脚，不过因为纪托带出来的变故，高门主不得不采取这种方法，让这场外八行之间的斗争换一个结局来收场。

王鸽子的情报是：“今晚四点昆仑众于沂蒙山驿站捍山口，飞檐若干，手段不明。”

在服务员的陪同下高阳来到了六楼的房间——6603。

打发走服务员后，已经是晚上四点半了，无论上边方才进行着一种什么样的战斗方式，此时估计都要完结了。

其实不用去看，高门主也能猜出结局。薛紫瞳的蛊术高超，不在乃父之下，再加上身上的蛊门之宝顶皮囊，盗门当中能单独斗下薛紫瞳的不会超过五个人，只要这五个人不在，其他的人来再多也是没用。高阳担心的不过是那些酒，因为他答应了老华要为他弄点百花酿尝尝，如果这次的机会错过了，恐怕以后就遥遥无期了。

服务员走后高阳一个人从楼梯上了八楼，上楼的过程中，高门主再次体验了“大酒店”的服务素质。

不仅仅是大堂有人值班，就连每一个楼层的楼梯口处还都各有一个值班室。工作人员虽然都在公司电脑上斗地主，但见高大门主半夜三更鬼鬼祟祟地上楼来，都放下了手里的好牌出来盘问。七楼的值班服务员为了尽快拦住这个半夜冒头的陌生人，不惜用四个2把俩王带出来了，为的就是赶时间。

老高现在蛋疼的劲过去了，糊弄上七楼之后，见八楼走廊中风平浪静的，也就没有再编理由往里面进，跟服务员扯了两句屁就下楼了。

到屋里刚靠在床沿上，房间中的电话就响了。

“您好，深夜打扰十分抱歉，请问您需要服务吗？”

高阳拿着电话笑了，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八楼的那个服务员。当然了，高门主并不是想到八楼的服务员亲自上阵前来消磨不去斗地主而剩余的时间，他认为

可能是这个服务员给特殊服务部那边打电话了。

这个很合乎常理，一个单身男客人，半夜四点多不睡觉，满楼道里溜达，找啥呢？估计就是找乐呗，闲聊的时候人家没好意思开口，我就给安排了吧……

“先生？”女人的声音还是很甜的，就光从这个只闻其声上的诱惑度来讲，还可以评个七十分左右。

高阳也闲得无聊就应道：“都有什么服务？”

“现在我们新推出了罗马风情服务和埃及风情服务，如果先生喜欢传统的话，我们还有红床。价位嘛……”

“别报价位了，你过来吧！”高阳说罢挂断了电话，然后就脱掉衣服到洗手间去冲凉了。在湖边吹了半天的风，而且还骑了一个多小时的摩托，现在身上感觉黏得很。

澡洗到一半，外面传来了微弱的敲门声。高阳打开浴室的门招呼了一声“进来吧”，随后关门继续洗了起来。

下了飞机之后，高阳就去掉了在上海戴的易容面具。当时赶时间，去了易容后并没有仔细地清理；现在有时间了，一定要把胶水残留物一类的东西清洗干净。于是乎这个凉就冲了差不多半个小时，那个特殊服务的小姐也就在卧室等了近二十分钟。

高阳披着浴巾出来的时候，那个姑娘仍然站在门口，并没有自己找地方坐下。

“酒店是真大啊……”高门主笑着再次感慨这个地方。

“请问您准备要哪种服务？”小姑娘声音如电话中一般无二。

“都来一遍吧，不急，你先坐下歇一会儿。”

“谢谢！”女孩说了句谢谢后半搭着床边坐了下来。

高阳拿出一根烟来，然后摸了摸口袋并没有翻到火机，于是就对那个女孩道：“有火吗？”高门主说完将头凑了过去。

女孩提了一个包，包虽然不大，但装得满满的，看来都是一些××风情所需的道具，火机就在包中，不知是不是道具之一。

火机打着后，高阳用左手护住火苗，随后左手的中指在对方手背上轻轻地点了三下。

谢火的令子并不是外门行的传统令子，这个讲究是从旧上海滩传出来的，这

套令子的创始人是黄金荣，也就是电视剧《上海滩》中冯敬尧的原型。黄金荣的交友极其广泛，但为人有些小气，总是喜欢按人下菜碟，家里来什么样的客人就上符合他们身份的茶叶，于是他与姨太太们研究出来了这个谢火的令子，姨太太们通过看客人给他点烟时他手指敲打对方手背的位置来决定上什么茶叶。

这套规矩传到了许文强手里后，才正式成为江湖人互表身份的一种暗语。

高阳谢火敲对方手背的意思按这套令子来说，就是我们是同行的意思……

女孩并没有对高门主的行为做出丝毫的反应，她仿佛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些。

高阳叼着烟半靠在床上道：“开始吧！”

女孩应了一声，随后将身上的睡衣脱掉。打开小包，换上风情所需的服装。

明太祖朱元璋大杀外八行，采取的是赶尽杀绝的路数，但即便没有沈万三的救助，外八行中有一门也不会因此而断绝，那就是兰花门。

朱元璋虽然也对兰花门下手了，但所用手段比起其他七门来却轻得很，朱元璋自己也清楚，自从兰花门出现那一天起就已经决定了这个行业必然会世代永存。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何必风月？床榻之上无非就是那点事情，在家里搂老婆和在外面搂兰花差别很大？

从兰花一门的兴旺可以看出，差别确实很大，不提兰花风情绝术，就说现在各大酒店的高台服务的名目，恐怕就没有哪位仁兄的贤妻能玩得上来。

谁解其中味，销魂自在然。

高门主没有这方面的嗜好，但却对风月从来都不排斥。因为火爷是此中老手，高阳就免不了经常被拉去“鬼混”。

火爷也从来没有把点风之事跟男性的生理需求挂钩，图的仍旧是那个销魂罢了。

罗马风情之前小姑娘就做了自我介绍，她说她叫菲菲。

干这一行的没有拿真名出来荡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艺名，剩下的百分之一用的还是小名。菲菲的身材很好，模样也不差，光从这个外观条件上讲对花门的风楼都不成问题，但罗马风情一开始，高门主不由暗自感慨，可惜这个姑娘了——活太水。

姑娘在进行罗马风情的同时，不时地拿余光看着这个仿佛并不是很投入的男

子。他叼烟靠在床上神经没有丝毫的兴奋之态，不兴奋也就罢了，这男人眉宇间仿佛还带着一种没落。若不是他的下半身还算配合的话，菲菲都有一种跟死人玩游戏的感觉。

看来不出点绝招不行了。

菲菲空出一只手来从身后摸到自己的小包，随后拿出一大串类似骷髅头形状的链子戴在脖子上，还有一串跟这个模样相同，但型号却小上很多的链子，菲菲拿过来戴在了高门主的下体上。

高阳看到这套东西也是一愣，没想到南京的高台还有这个手段！这是兰花门的技巧，这套物件名为盘珠，也叫锁庭扣。

没有几年的苦工，玩不了这东西。盘珠套好后，女人要先把五枚或者三枚珠子含进后庭，然后通过扩张肌的伸张，把珠子在后庭中吸进突出，左边吐出一个，右边就吸入一个，通过这样的循环，让盘珠在男人下体转动。据说功夫高深的兰花凤凰，可以一分钟含吐60多次。

高门主终于很惬意地闭上了眼睛，眉宇间的没落也被阵阵的销魂而替代。

就在这时，悬坐在高阳身上努力运动着自己臀部扩张肌的美女忽然睁大双眼，原本在高阳胸腹之间搓揉的左手忽然移到自己的胯下，她竟然从自己的私处拿出一把近十五厘米长的匕首。

女人用力地大叫声，以掩盖挥刃所带动的风声，这一刀刺的正是高门主的咽喉。

刀刚挥到高阳面前两尺远的地方，高阳忽然翻身坐起。

由于这时菲菲悬坐在他的身上，高阳这一起身，就避免不了带着她后仰，这一刀也就跟着向后移。

高阳起身时并没有睁眼，但他的双手却很自然地挥动开来，拨开对方持刀的左手，同时也抓住了按在自己胸前的右手。

片刻之间上下互换，姿势变成了高阳坐在她的身上，双手各按着她的双手。与此同时，高阳抬腰将身体从盘珠中抽了出来。

“门上的机关终于没了……”高门主笑着挪动了一下身体，一副准备提枪上阵的姿态。

当当当！敲门声响起。

“高世兄！”薛紫瞳那丫头竟然找来了……

噗！

菲菲口中吐出一物，打响门边上的房卡。咔的一声轻响之后，整个房间陷入了黑暗，大大小小所有的灯全部灭了。

嗖嗖！

黑暗当中，高阳先是躲开了袭击自己下体的一击膝撞，随后又闪过了对方系在头发梢上的甩刀。

赤斩已然在手。

叮！

两刀相撞，女人的匕首被赤斩切断，打着飞旋钉在了床头。

被褥被女人拉起当成了近身刀战的护盾，片刻之间，床上已经满是鸭绒。

“高世兄，你睡了吗？”薛紫瞳又喊了一声。

嗤钉。

这是藏在鼻孔处的微小暗器，发射的时候必须眼耳口全闭。

闭眼闭口我们都会，但闭耳却是外八行中亮杀一门的绝技。

噗！

两厘米长的钢钉，打入高阳的身体，奇怪的是虽然起初能清楚地听到暗器入肉的声音，但随后却又传来一阵金属撞击声。

也就在嗤钉打中高阳的同时，赤斩的刀刃也已切开了女人后颈的皮肉，寒冷的刀刃架在椎骨的边缘停住了。

“紫瞳妹子，我在呢。你稍等！”高阳应了薛紫瞳一声，随后小声地跟菲菲道：“白露若要杀我让她自己来，春姑娘虽然绝技不少，但还杀不了我高阳！”

高门主说罢将赤斩甩出。咔！

被打离凹槽的房卡又被赤斩刀压了回去，房间中所有的灯又亮了。

女人差不多有一指多长的发梢被高阳斩断，零散地落在床上，其中有一撮系在一把小刀之上，钉在北墙。

女人的后背已经被后颈渗出的鲜血染红，血珠通过臀腰之间的完美曲线打着盘旋铺染开来，那画面美丽而又让人心悸。

高阳的右手手臂也挂彩了，嗤钉就钉在小臂上。

“今天我真该破例为你带毒！”

高阳哈哈一笑道：“门外就是蛊门高手，你带毒何用？快些穿上衣服走吧！”

门是那女人开的，女人走的时候薛紫瞳看着那后面嫣红如染的睡衣发愣了半天。她进屋之后高阳已经把那个伤痕累累的鸭绒被子盖在了身上。

“这就是你喝酒之前的准备工作吗？”薛紫瞳的手里提着两个坛子，还没有开封就已经酒香四溢。

高阳此时已经将嗤钉取了出来，正拿在手里观看。刚才若不是他移动了手臂中墨杀刀的位置，恐怕这根钉已经打残他的右手了。

“其实这一般都是我喝酒之后的工作！”高门主苦笑道。

“是亮杀二十四堂的春分吧？”

高阳点头道：“嗯，江湖上说得果然不错，叫鸡莫叫春，叫春死七分。若是春来寻，阎王也断魂！这个春姑娘的手段果然不一般！”

薛紫瞳看着满床的头发和鸭绒皱了皱眉，随后提着酒坛就往外走，口中说道：“可你还活着！”

第十六章 竹金观音卦

说是卦摊，却也没有什么摊位。不过是白沙撒地，弄了个场子，算卦的先生就站在场中，一桌一椅都没。算卦先生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长袍束发倒还有一些道骨之态。他双手各拿一根竹竿，高声道：“各位朋友，今天我不摆卦局，不设九宫，就凭双根竹竿算尽天下之事。您若不信可以上来试试，您一语不发，我问天求卦，不对分文不取，若对凭心赏钱。”

- 1 -

要问亮杀二十四堂中谁的刀法最好，那么毋庸置疑一定是白露，白露的刀在整个亮杀门中被称作二十四堂刀法第一。虽然二十四堂之上还有四季分舵和门主，但论起刀法来，白露仍然稳坐前三。

但要论起杀人手段来，整个亮杀门中白露却要排到百名以后，原因就是情感的控制。

杀手无情！

只有无情的人操纵无情的刀才能一击致命。

论起杀人手段来，二十四堂中首推惊蛰，其次就是这次前来刺杀高阳的春分。

春分为何要来杀自己高门主想得很透彻，以前亮杀门不来找自己的麻烦，那是因为白露的关系，如今他在上海和白露恩断义绝……这块金字护身符就算被摘下来了。不论他与白露的恩怨情仇，就光说几年前他与华亮二人摘了荆轲祖师画像一事，就够亮杀门大动员杀他十八次的了。

想杀千门主将很难，想杀懂得柳门七刀的千门主将难如登天，所以春分不得不出此下策，欲以身体先迷惑住高阳，然后再下杀手，谁能想到销魂之余的高门主她仍然杀不得。

“用这种办法都杀不了你？”薛紫瞳没有走，她走到门口的时候又转回来了，把两个酒坛摔到床上后，就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她如果换个方法我可能已经死了！”高阳抱过一个酒坛来，就准备开封。

薛紫瞳勾手示意高阳将酒坛丢给她，接住酒坛后小丫头笑着问：“用什么办法才能杀了你？”

高阳一指酒坛笑道：“醉死我！”

薛紫瞳也是微微一笑，随后双手在酒坛的边缘来回摩擦起来。

“你不会是下蛊呢吧？”高阳迷茫地看着薛紫瞳的动作。

“你以为蛊毒很不值钱吗？说下就下？”薛紫瞳白了高阳一眼后继续摩擦。

高门主很无语地说道：“值钱你还跟我用禁蛊闹！”

提起上海的误会薛紫瞳面色不禁一红。

“今天的事，谢谢你！”酒封被拉开，满屋的酒香，高阳提起鼻子深深地吸了两下，闭目陶醉之下仿佛没有听到薛紫瞳的话。

“高世兄，我想跟你打听个事！”薛紫瞳把一整坛的百草酿递给高阳，随后又拿起另一坛酒做起了和方才一样的开封动作。

“如果你想问我南京盗门舵口在哪的话就算了！”高阳接过酒坛之后并没有急着喝，而是抱在怀里闻了又闻。

薛紫瞳惊讶道：“你怎么知道我要问这个？”

高阳仍闭着双眼陶醉在美酒的气味之下：“你这是小孩子的心理，谁都想得通！”

薛紫瞳一把抓掉酒封仰头喝了一口随后道：“什么叫小孩子心理，许他盗门

来我这捍山威，就不许我蛊门去找个场子？”

高阳反抱着坛子咕咚咚痛饮了三大口，随后拂了一下嘴角的酒渍摇头道：

“不是这个意思，你斗不过丁八的，就算你父亲来了也不行！”

薛紫瞳有些不悦地将酒坛哐地一声按在座椅扶手上高声道：“你这是什么话？你真认为我们蛊门都是一些骗人的把戏？”

高阳单手提着酒坛送到薛紫瞳的身前，笑着没有说话，薛紫瞳白了高阳一眼也没有作声。高阳提着酒坛微微地晃动了一下，薛紫瞳无奈只好也提起酒坛跟高门主对撞一下。

高阳刚要收坛痛饮，薛紫瞳忽然探身过来一把按住高阳的手说道：“说清楚了再喝！”

老高很无奈地放下了酒坛道：“盗门这次来捍山威的目的是什么你清楚吗？”

薛紫瞳应道：“这有什么不清楚的！丁八想让我们知难而退！”

高阳摇头道：“不对！丁八这次的安排不是让你们知难而退，而是激起你们的斗胜之心，他是想你们沂蒙山为此可以拿出最高的手段与他斗到底！”

薛紫瞳不解道：“什么意思？”

高阳弹了一下酒坛随后道：“丁八爷跑了一辈子的江湖了，什么大风大浪没有经历过？这件事我此时能看透根由，他丁八一定也能看透。”高阳心中想的却和嘴中说的存在着一些出入，他感觉丁八爷即便看透了这件事的始末，跟自己安排张磊去点他也有很大的关系。

薛紫瞳皱着眉毛想了半天也没明白高阳说的话到底是啥意思，于是就道：

“你这样含糊其辞的谁懂？不就是《永乐大典》嘛，谁的手段高就归谁！”

高阳苦笑道：“行，紫瞳妹子的手段没得说，这酒我现在喝起来就跟上次两个味！”

薛紫瞳听罢面色又是一红，这个酒里方才在她摩擦的时候确实是加了东西，但并不是什么蛊毒，而是一种抗毒的药剂，她见高阳手臂上挨了春分一下，所以才加进去的，至于春分的嗤钉根本没毒她却不知。

“你不告诉我就算了，我会自己去查。不管怎么说，这次都要感谢高世兄，要不然我的两个哥哥可能都会有危险！”薛紫瞳说完提起酒坛咕咚咚痛饮起来。

高阳很喜欢看女孩子喝酒的样子，白露以前不喝酒，后来认识他以后都能喝

上半斤了；施妖在入千门之前喝红酒，自从反将牌挂起来后，这丫头现在二斤三斤的都能扛住；就连冷香和朗朗才入千门几天哪，此时都能整几杯了。

在高阳认识的女人当中，酒量最好的就要属这个蛊门的大公主了。坛子并不是很大，二斤半的。二人起初走了几口，喝掉的最多也就有半斤，剩下的二斤就这样被薛紫瞳一口气给喝了。

喝完这二斤酒后，薛大公主的小脸红扑扑的，再加上一双紫色的瞳孔，就仿佛异界来的火精灵一般。

薛紫瞳喝完后，高阳的坛子早空了，无论女人多能喝，但论起速度来恐怕都很难比上男人，毕竟女人喝酒的时候还要保持一下姿态，不能滴酒一类让自己显得狼狈。男爷们就不管，狠劲上来就是咕嘟。

“七个人吧？你都放倒了？”高阳说完还把空坛子倒提起来空了空，就连最后几滴也毫不浪费地倒入口中。

“人没留下，但却全中了我顶皮囊中的烦恼蛊，以后就天天拿着推子过日子吧！”薛紫瞳说完呵呵一笑，笑容灿烂无比！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高门主轻声吟道。

薛紫瞳道：“哎哟，看不出来你对我们蛊门的手段还都很了解嘛！”

高阳笑道：“略知一二，这烦恼蛊就是不停地长头发吧？”

薛紫瞳冷哼一声道：“便宜死他们，哪有那么简单，人每天吃东西摄取的养分是有数的，这些能量会被分配到全身，帮助维持各个器官的工作，一中烦恼蛊，所有的养分全被头发生长所吸用，那么身体机能就会越来越差，等着皮包骨头吧！”

高阳咧嘴道：“都整到生物学上去了？这么高深！”

薛紫瞳拉着风衣的大襟道：“你要不要试试！”

高阳看着薛紫瞳拉着衣襟小脸通红的笑语问话，忽然有一种很莫名的感觉。其实这也怪不得高门主，方才春分把活做了一半就拍屁股走人了，高阳喝这二斤半酒就是为了压火，谁想到这火却越压越旺。

“试什么！”高阳苦笑着揉了揉眉梢。

薛紫瞳说的当然是烦恼蛊，她拉衣襟是为了露出里面的顶皮囊，可这么一说，再配合上她那个姿势，气氛就显得有些暧昧了。

“当……当然是烦恼蛊！”薛紫瞳急忙把双手放了下来。

高阳再次用力地晃了一下脑袋，忽然面色急转看着自己手臂道：“不好！春分的钉上虽然没毒，但却淬了兰花秘药！”

王母山下桃似酒，清流润石有琼浆。

这是明末一位诗人赞扬姬满武功诗词中的一句。

姬满就是著名的周穆王。

在《穆天子传》中，周穆王曾经亲见西王母，与其会宴。这两句诗说的就是王母山的美景。

王母山中不仅水果清水销魂，王母山人炼制的药物更是得天独厚，功效卓然。传说周穆王西巡的目的就是为了求药。

花门三宗，药宗为首。

这种药不是毒，虽然花门人美其名曰销魂神丹，但从出生就泡在药里的薛紫瞳明白，那时的销魂神丹对于此时的高门主来讲，无疑跟穿肠毒药一般无二。

高阳也不顾有女在旁，掀开被子便跑进了厕所，打开凉水龙头从头至尾地浇下。

薛姑娘在高门主掀被出来的时候急忙转过头去，高阳进厕所的时候她便想起身离开，但刚站起就坐了下来。

此时她怎么走？

若没有高阳变相的提醒，今天蛊门在南京肯定栽了大跟头了。如今换到高阳有事，从江湖道义上来讲，自己也应留下来帮忙，但这种事怎么帮？

薛紫瞳从床边拿起酒店服务卡，抓起电话……

但电话拿起来后她又不知该如何是好……难道自己打电话叫几个人过来，帮高世兄……这个电话她一个女孩子怎么打？

春分带来的那个小包并没有带走，仍然在床角放着，薛紫瞳看着情趣包脸色顿时又红了。

就在她迟疑的时候，高阳缠着一条大毛巾从浴室中走了出来。

“你打电话干吗？”高阳的语气还算正常，就是面色红得怕人。

“没……没什么！”薛紫瞳放下电话，言语间竟然有些打战。

“高世兄，你没事吧？”薛紫瞳小心地问道。

高阳笑着点头道：“没事，我能有什么事……我就奇怪了，这春分怎么会有兰花门的药，这种药，都是兰花秘制，从来不外传的。”

薛紫瞳从风衣的口袋中拿出一片口香糖递给高阳道：“你用点静心蛊试试看！”薛紫瞳说这个话的时候也毫无底气，她自己清楚这静心蛊对兰花门的药作用不是很大。

就跟她蛊毒之术其他人没有办法一样，外八行的秘籍是从来不外传的，除了炼药者本身其他人都很难有直接的办法。

高阳接过口香糖并没有吃，他拿在手里揉来揉去，神色又有些不正常起来。

“算了，还给你吧，我没事，吃了也浪费。”高阳又将口香糖还给了薛紫瞳，然后他掀开伤痕累累的被子又躺了进去。

薛紫瞳接过口香糖后，脸色更红了……

“高世兄，我先走了！”她不是不想帮高阳，实在是没有办法去帮。就算她现在肯舍出自己的身体，高阳自己都付不出那么大的代价，作为蛊门下一任的当家人，她将自己身体中种下了情蛊，得到她的人这一辈子都无法去爱第二个女人。让高阳中情蛊？开什么玩笑。

“聊聊呗，忙啥？对了，你这次带百花酿了吗？”高阳将被子盖在腰部以下，随后拉开了缠绕在身上的毛巾。

两道恐怖的伤疤映入了薛紫瞳的视线。

一道斜肋而下，一道拦腰而走。

这里面的故事她当然不清楚，但她可以肯定这些痕迹必然源于“江湖”。

最后薛紫瞳的目光落在了高阳的胸口上！

“紫瞳妹子！”高门主轻轻地叫了一声。

“啊？”薛紫瞳毫无准备下，茫然地应了一声。

就在啊字出口之后，靠在床边的高阳忽然探身过去，一把拉住薛紫瞳的双臂将她带到床上。

“啊！”一声惊呼却被卷过来的棉被将声音打闷。

虽然鸭绒被已经千疮百孔了，但整体的轮廓仍然没有被破坏，霎时两人就滚在了被子当中。

咯噔！

被团滚下床，翻到了地上，被子当中的薛紫瞳又是一声惊呼。

就在她呼声当中，屋子内又传来一声闷响。

春分没有带走的小包毫无预兆地炸开，一个人竟然从这四十厘米乘二十厘米长宽大小的情趣袋中跳了出来。

此人跳出后，甩手就是两道乌光。

噗噗！

两根短刃齐柄没入被子当中。

那人不理睬命中的甩手刀，他从包中出来后，一踏床沿身子凌空而起，一把一尺长的尖刀已在手中。

噗！

尖刀同样也正中目标。可却只刺进一指深左右。

那人一愣之后，双手按住刀柄准备再次发力。就在这时，鸭绒被子忽然被撩起，直奔他面门而来。

那人用拳重重地一砸刀柄，随后借力而起，一个后空翻躲开罩过来的被子，他在后空翻的同时还用脚再次狠狠地踩了一下已中目标的尖刀刀柄。

呼呼！

被子并没有飞多远，因为尖刀正插在被子之上，被掀飞的被子卡在刀柄处落了下来。

薛紫瞳发束已乱，但神色却不慌张，一双紫色的瞳孔闪烁着让人迷离的光彩。短刀就插在她的后腰上，但风衣上却没有一丝的血迹。

高阳抱胸躺在地板之上，笑看着站在床上的男人。高门主不知何时已经穿上了酒店配送的短裤，在他的胸口上有几个用牙膏写成的大字。

“包中有人，助我诱出！”

“高阳，早晚有你死在我刀下的一天！”男人说完，一个箭步冲向窗户。

薛紫瞳本想上前拦截，但无奈腰却疼得厉害，只能原地甩出蛊毒。薛丫头一出手，仿佛带着静电一般，空气中爆出噼里啪啦的声响，酒店中的几个灯也忽明忽暗地闪了起来。

男人从后颈拉出一物罩在头上，脚下不敢怠慢，拉开窗户纵身就是一跃。八楼啊……

薛紫瞳看得直咧嘴。

“腰没事吧？”高阳也揉着自己的腰从地上站了起来。

薛紫瞳咬着牙把短刃从后腰处拔了出来，口中回道：“要是没穿顶皮褙子就没了，我说怎么这么多人想杀你？”

高阳苦笑道：“以前没有，不过从今以后恐怕就要多了！”

薛紫瞳忽然想到两人刚才滚在被子当中的情景，脸又是一红，她用脚踢着情趣包炸开后散落的碎布口中问道：“你怎么得罪亮杀门的？”

高阳长叹一声没有回答。

薛紫瞳又问道：“方才这个人也是二十四堂的人物？”

高阳摇头道：“四季舵主之一！”

薛紫瞳奇道：“你认识他吗？”

高阳点头道：“算认识吧，这人是我昔日的情敌！”

薛紫瞳没有继续问下去。

高阳是怎么发现包中有人的？那个人又是怎么藏在包中的？这些她都可以想象得到。

房间很乱，薛紫瞳想要打扫一下，但客房中却没有扫把一类的工具，在屋中转了一圈后，她又坐回到了沙发上。

“明天你要去定林寺？”

高阳点了点头。

“那我先回去了。”

“等等，还有件重要的事！”高阳忽然叫住要起身出门的薛紫瞳。

“哦？对了，春分的刀上真有问题……还是你骗那个人的。”薛紫瞳问这话的时候有一种莫名的紧张。

薛紫瞳的话有些不知所以，她没有问高门主何事却想到了兰花迷药的真假问题，这让已经把语言升华为一种艺术的千门主将都不知该如何接下去了。

“是假的，杀手之间是不会把自己拿手的技巧告诉任何人的，包中人肯定不会完全了解春分，所以我才那样说！”高阳又点了一根烟。

薛紫瞳艾艾道：“名杀联手……估计只有你千门主将才有这种荣誉了！”

高阳听罢无奈地笑了笑。

“那我先走了！”薛紫瞳再次起身。

“……还有件事！”

小丫头一拍脑袋笑道：“忘记了，是有事，还有……什么事？”

“酒……”

“你还喝？百草酿的后劲很大的！”

高阳很无语地回道：“是送我百花酿的事情，你忘记了？”

薛紫瞳忽然道：“哎呀，忘记了，我一会儿给你送过来吧！”

薛紫瞳提着二斤半百花酿再次回到高阳房间的时候，千门主将已经盖着在支离破碎边缘的鸭绒被躺下了。

“酒我给你放这了！”薛紫瞳的声音很小，小到几乎连自己都听不清楚。

“嗯！”没想到高阳还没有睡，

“那我回去了，再见！”薛紫瞳说完放下酒坛转身就走。

“明天龙湾的水位可以恢复吗？”高阳忽然问道。

薛紫瞳在门口停住脚步道：“差不多吧。”

高阳“嗯”了一声。薛紫瞳已经走出房门，在她要转身带上房门的时候仿佛忽然想到了什么再次走进屋中。

“高世兄！能再跟你聊两句吗？”

高阳道：“当然可以！”

薛紫瞳沉默片刻后问道：“神调门的神龙摆尾你见过吗？”

高阳的回答也有些滞后，两三秒后才吐出“没有”两个字。

薛紫瞳又道：“我爹爹说，这神龙摆尾是江湖上唯一可以胜过白拳的武功，也是唯一可以以力化解悲风蛊的武功！”

高阳笑道：“薛老爷子说得并不完全正确，神龙摆尾确实可以以力化蛊，但……”后面不等高阳把话说完，薛紫瞳便接话道：“你的意思是神龙摆尾可以对付我们蛊门的绝技，却斗不过千门火将对吗？”

高阳摇头道：“我不是那个意思，知道你们人在龙湾后，我就清楚沂蒙山想要做什么，你想靠悲风蛊制住所有的人，然后做渔翁。”

薛紫瞳并不奇怪高阳能看穿自己的意图，从高阳在燕雀湖旁等待她的那一刻起她就清楚自己的计划已经被千门主将看穿了，她等待的是后面的话。

“这是行不通的，你想靠提升龙湾水位，来让南京充裕黄龙之气，欲以天子之龙压下青龙气焰，以为这样神调门用不出青龙摆尾，那么其他人就不足惧了。”

薛紫瞳到这里仍然没有接话，她知道高阳会继续说下去。可她万万没想到，高阳说到这里竟然停住不再言语了。薛紫瞳站在床前等了半天不见高阳继续表态便问道：“为什么呢？”

高阳苦笑道：“我说出来你必然不信，要是按着我说的再争取只会讨到更多的苦，我看还是算了。你若能听我的那就无话可说，你若不信我在燕雀湖边跟你说的话，那也无妨去试试。”

薛紫瞳听高阳这样说，小丫头的脾气顿时就出来了，“即便除了青龙摆尾还有能克制我悲风蛊的手段又能怎么样？我提了龙湾水位做的也不是无用功，最起码还帮了你们千门火将呢。万一千门的火爷跟神调门的高手斗起来，他可以用青龙摆尾和不可以用青龙摆尾的结果肯定是不同的吧？”

高阳笑道：“南京的龙气改变不了青龙摆尾的现世与否。在别的地方还好，但要是定林寺，没有任何条件能阻挡神调门青龙摆尾的施展！”

薛紫瞳一副不信的语气问道：“为什么？”

高阳轻声道：“你听说过《文心雕龙》吗？”

薛紫瞳不解道：“《文心雕龙》？不是一部书吗？这跟青龙摆尾有什么关系？”

高阳道：“是一部书，也并不完全是一部书。如果说是一部书的话，那么这是一本在定林寺写成的书；如果说不是一部书的话，那么这是蛰潜在定林寺的一条龙。”

薛紫瞳听得迷茫得很，考虑了半天才问道：“你是说定林寺的龙骨吗？”

高阳摇头道：“你知道这本书为什么叫文心雕龙吗？”

薛紫瞳气恼高阳卖关子的举动，当下语气恶狠狠地回道：“我又不是千门主将，哪里有那么高深的知识！”

高阳很无奈地笑了笑，然后甩左手丢出墨杀，墨杀刀打着飞旋击中了仍然插在房卡上方的赤斩。两把刀撞出清脆的响声之后，竟然都飞回了高阳的手中。

当然刀飞回的路线薛紫瞳并没有看得很清楚，因为赤斩刃被撞离后，房卡再次从插槽中吐出，房间顿时又陷入了一片漆黑。若不是她的双眼特殊，恐怕连两把飞刀划出的朦胧路线都看不清楚。

“你马上就要知道了。晚安！”

高阳将被子提了提，把自己盖得严严实实的。

薛紫瞳对着床用鼻子用力地“哼”了一声，随后摔门而去。

- 2 -

薛紫瞳回到自己的房间后，就拿出笔记本电脑上起网来，目的就是查一查“文心雕龙”到底是什么意思。上学的时候隐约记得古代有这么一部书，但具体写的是什麼她早都忘记了。

对关键词进行了搜索之后，薛紫瞳对《文心雕龙》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

这是一部文学指南著作，有些相当于现在小学生经常买的作文写作指导一类的东西，只不过《文心雕龙》的涵盖性更强一些，五十卷的内容几乎包括了作者生卒时日以前的所有古代文学体系。

薛紫瞳又针对这个关键词翻了不少闲杂的讨论文章，也没有什么发现，一点都看不出这《文心雕龙》跟神调门有什么联系。

一直对着电脑奋战到天亮，薛紫瞳也不过才搞清楚一个问题而已。

这部书为什么叫“文心雕龙”呢？据说是因为这部著作是写作指导，所以称为“文心”，至于“雕龙”一说不过是形容书的内容比较细致罢了，有如雕龙鳞一般细腻无比。明白这个问题后不仅对她一点帮助都没有，反而让沂蒙山的小当家更迷惑了，高阳那番话到底什么意思？

早上八点多的时候薛紫瞳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简单地告知了一些现在南京的情况后，顺带地问了这个问题。

薛老爷子电话那头沉默一会儿道：“这些话是千门主将跟你说的？”

“是啊！昨晚很认真地说的！”

“昨晚？昨晚你们还在一起？”

薛紫瞳对老爷子的联想很是无奈道：“老爸！问你正事呢！你瞎想什么！”

薛老爷子哈哈一笑道：“其实找个千门的也不错，千门和蛊门联手可是无敌的，有个诗怎么说来着……千蛊风流人物嘛！”

薛紫瞳被老爹这个“千蛊风流人物”搞得满脑门黑线，“你到底知道不知道嘛？不知道就算了！”

薛老爷子笑道：“我当然知道，不过这个千门主将还是太嫩，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搞错了，还怎么做千门主将！”

薛紫瞳疑惑道：“什么意思呀？”

薛老爷子道：“什么意思？文心雕龙确实是有的，而且也不仅仅是一部书，神调门自古都是风采飞扬之辈，一曲神调天下扬名，这《文心雕龙》乃托物之作，原因就是为那个神调门禁忌的绝学青龙摆尾，不过这些对于你现在的在南京的情况一点都没有影响。”

薛紫瞳听完这些更迷茫了：“什么意思？既然真是神调门写的怎么会没有影响？”

薛老爷子哈哈大笑道：“他毛头小子才跑几年的江湖，捕风捉影了一些事情就敢拿出来卖弄，《文心雕龙》确实成书于定林寺，但可不是南京方山定林寺，《文心雕龙》是在浮来山定林寺著成的，一个在山东一个在南京，远着呢！”

“啊？”薛紫瞳听罢张大嘴巴好半天说不出话来。千门主将会犯下这种低级的错误吗？

早上十点，千门主将起床时，小丫头已经把早点准备好了。薛家的两兄弟见到高阳后激动非常，寒暄之下三人借着早点还喝了二斤酒。薛家的两个活宝对昨晚的事看法很是独特，他们认为盗门此举完全是多此一举，这等行为不仅不能煞了沂蒙山的士气，反而还说明是盗门怕了他们蛊门。

而且两兄弟对于自己二人丢了施蛊材料的事情也是毫不在乎。

“我妹子穿着蛊门第一宝顶皮囊，别说丢了点材料，就算是把双手双脚都丢了，他丁八老儿也只能看着爷爷的脑袋头疼！”

高阳觉得跟这两兄弟说话很是开心。

中午十二点之前四人都退了房，蛊门三人跟着高门主一起前往定林寺。

本来高阳准备打车的，但薛紫瞳非要坐旅游车，高门主不想在这个问题上跟小姑娘纠结，于是四人在万达广场搭乘旅游大巴前往定林寺。

旅游大巴的总站只有一个就是方山脚下，并不负责送到定林寺门口。到了山下本来也有代步车的，但薛家的双胞胎见高阳并不是很匆忙，就决定一路游

玩上去。

方山的旅游项目很多，一路上去都很热闹。

四人漫步悠行，一路赏玩不知不觉间就走到了洞玄观，也就是当初火爷带着释明和冷香前来摆摊找事的地方。

洞玄观热闹如昔，四人东瞧西看，最后在一个卦摊前站定。

这个摆卦的与其他的相术大不相同，平时一些常见的相卦地，设的旗帜无非是奇门遁甲、麻衣神相一类的，这人的名字却要比这些都大气很多，叫“观音神卦”。

说是卦摊，却也没有什么摊位。不过是白沙撒地，弄了个场子，算卦的先生就站在场中，一桌一椅都没。算卦先生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长袍束发倒还有一些道骨之态。他双手各拿一根竹竿，高声道：“各位朋友，今天我不摆卦局，不设九宫，就凭双根竹竿算尽天下之事。您若不信可以上来试试，您一语不发，我问天求卦，不对分文不取，若对凭心赏钱。”

薛家老大一旁插话道：“什么都能算？”

那先生点头道：“对！什么都能算。我这两根竹竿平时不用时都供奉在紫竹林观音莲花池前，受尽了人间香火，带有菩萨的无上神通，可算天下万物。”

薛老大笑着挤进人群道：“好，那你先给我算算，我的生日是多少？你若说对了，我再算其他的；若是不对……”

那先生接话道：“若是不对，你拆了我的卦摊就是了！”

这时薛紫瞳在外圈小声跟高阳道：“此时不急吧？”

高阳明白她的意思，于是点头道：“无妨，我也想看看他的观音神卦！”

两人说话之间，算卦先生已经开始卜卦了。他让薛老大抬小臂两手平伸腰间，然后将两根竹子放在薛老大的掌心。

“小心托着，不要用力，你稳住就好！”

薛老大保持着姿势不敢点头，便用鼻子“嗯”了一声。

“请观音神竹入卦，此人忘了生辰，前来求卜。望神竹应声而动，了其因果！”

“我先数月份，如果此人是此月生人，就请神竹相搭！”

“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就在算卦先生数到七月的时候，两根竹竿竟然真的毫无预兆地搭在了一起。

“你是七月生人！”不等薛老大回话，算卦先生继续道：“我再数日期，如果在此日期，请神竹分离！”

在算卦先生数到17日的时候，两个竹子分开了……

“我再算时辰！”

算卦先生还要继续，薛老大已经抓住竹竿上前一步道：“别算时辰了，时辰我也不知道，我确实是七月十七的，太神了！”

这时薛老二见如此神奇也挤进去高声道：“给我也算算，这是我双胞胎哥哥，我也算生日！”

他此言一出，薛紫瞳捂脸低下了头，高门主拿出一根烟点起，很无奈地听着周围的笑声。

薛老二也捧着竹竿算了一卦，当然算的不是生日，大家笑过之后薛老大就严肃地批评了薛老二。

“你算什么生日？你怎么还能算生日，我是你的双胞胎哥哥……咱是亲兄弟啊，我算生日了，人家算得对了，现在你就要让他算别的！”

薛老二不解地问：“为什么？”

薛老大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道：“这人算生日很拿手的，你试试他别的准不准呀！我们两个都算生日了，即便准了又能如何，说不定他只会算生日呢！”

“对！大哥说得对！”

薛老二请那先生算的是未知。

“人有三不知：福来不知、祸来不知、寿数不知！我观音神卦可尽解，却不知你要算前途的哪个未知呢？”

薛老二回头看了看妹妹和高阳，见二人都不言语，他便回头道：“你帮我算算，我妹妹以后会嫁给谁吧！”

薛老二说完围观的群众又是一阵大笑。

算命先生也笑道：“这要让你妹妹自己来才算得准。”

薛紫瞳听到这里生怕哥哥回头喊她进去算卦急忙躲在高阳身后，薛老二对这个将来要做门主的妹妹从小就有一种畏惧感，话说说也就罢了，让他回头去喊妹妹进来他是说什么也不敢的，于是便道：“那就算了，你还是算算我吧，就算这次出门的吉凶祸福好了！”

薛老二这一卦说得还算靠谱，方山之上群雄汇聚，卜一下吉凶还是正途。

算命先生让他托住竹竿再次念咒问竹。

“神竹且听，这位要算此行吉凶，我从头数下，若是相应，你便头尾相合！”

“一帆风顺，碧日晴空；二虎争食，磕碰难免；三狼狩猎，各藏叵心；四面楚歌，危机重重；五湖四海，草木皆敌；六亲不认，密友翻刀；七零八落，难得周全；八仙过海，同归于尽……”

当算命先生喊道八仙过海的时候，薛老二手中的竹竿忽然并在了一起。

“你喊的什么玩意，八仙过海，还有同归于尽的？不是各显神通吗？”薛老二被突如其来的一声同归于尽吓了一跳，甩手就把两根竹竿丢在地上。

那算命先生咧嘴道：“你怎么能丢神竹在地呢……这是对观音菩萨的不敬啊！”一边说着一边小心地捡起竹子。

见哥哥还要跟那个算命的争论，薛紫瞳便捅了捅高阳，其实不用她招呼高门主也要进去了，这两位蛊门的大侠太让人操心了。

“好了好了！”高阳掏出一张红票子递给算命先生，随后拉着薛老二往外走，口中道：“还有事呢，赶快走吧！”

三人挤出人群后，便又有人上去算生日了，估计是人们都想通过这一块儿来看看这先生的水准，如果生日算得准，再找他算其他的。

四人继续赶路，直奔定林寺。

薛老二边走边嘟囔，说是那算命先生危言耸听云云。薛老大则有些担心地说道：“这人算得蛮准的，我生日都算得出来，他说的不会是真的吧？”

薛紫瞳道：“哥，这是骗人的把戏，我以前跟你讲过的金典十三簧你忘记啦？”

薛老大挑着眉毛想了半天也不记得妹妹跟自己说过什么十三簧的，于是摇了摇头。

薛紫瞳叹气道：“这人玩的把戏叫竹金，是金典中最不入流的手段了，都是骗人的。”

薛老大不信道：“怎么会是骗人的呢，算得很准，我的生日都算得出。”

高阳笑着接话道：“竹金虽然在金典十三簧中排行最末，但相比于其他簧金而言，竹金中的机关算是最前卫的了。”

薛老大见高阳也这样说才有些相信，不过转念一想不对，于是道：“既然你

们两个都知道骗人的，那还让我们过去算什么！”

薛紫瞳白了哥哥一眼道：“是谁让你过去的？你自己进去的好吧？你进去之后我们总不能拉你出来吧！”薛紫瞳说完看了高门主一眼小声道：“对不起，高世兄！”

高阳知道薛小妹是在针对哥哥胡乱埋怨自己说的这句话，于是便道：“哪里我的话，我和你哥哥的交情可不仅仅在杯酒之间！”

薛老大一听高阳这样说，当下很配合地凑上前来搂住高门主的脖子道：“方才那老头是怎么算出我生日来的，你给说说！”

薛紫瞳虽然在江湖上跑的年头不多，但这种传统江湖传下来的把戏多数都从父亲那里听说过，高阳这些年走南闯北的什么没见过？这种把戏也就欺骗一下平民百姓江湖空子。四人边走高阳边说，这竹金中奥妙原来是这样的。

并不像薛老二猜想的什么竹子中有水银，老头手里有磁铁的低级手法。竹子就是两根普通的竹子，没有一点儿机关。竹金的机关并不在竹子，而在算命者本身。

竹子很轻，托在手中的时候将将平衡，算你生日的时候，你知道自己的生日，当算命者一二三四地数下去时，数到你出生的月份，你心中难免会有一丝的震动，这就产生了血脉上的变化。有时候自己在这个时候手都会抖一下，竹子当然会贴在一起了。

薛老二对什么“二虎争食，磕碰难免”等都不放在心中，只有说到八仙过海的时候，让他联系到了外八行，所以激动之下平衡的竹子才会产生变化。

“这是一门心理科学，竹金玩得好，有些甚至会催眠术。”

这些讲完之后薛家两兄弟从酒店出门时的那副神情又冒出来了，直骂算命骗子没品。

两人骂罢之后高阳继续道：“不过这个人也不是算命的骗子！”

“哦？”三人都质疑了一声。

“这位应该是盗门的人，他在此的目的就是为了偷解蛊之术！”

高阳说完，薛紫瞳第一时间向自己的小包摸去。高阳笑道：“你身穿顶皮蓑，盗门中人肯定不敢再碰你了，可惜我们哥仨就惨喽！”

果然不出高阳所料，薛家两兄弟都被再次洗劫了一番。

“高世兄，你丢什么了？”

“一个镜子，一个梳子，一个刮眉刀，三块口香糖！”

几人都没有把盗门拦路的事放在心上，一路走走聊聊。就当定林在望的时候，薛紫瞳忽然看着远方道：“不好，定林寺失火了！”

这时高阳等也看到了黑烟。

见此四人都加快了脚步。定林寺外的游人已经被清开，人墙之态已无，中间留出了一条为救火车准备的道路。四人不顾外面两个小和尚的阻截，跑进寺中。

到了后院，四人第一眼就看到华亮和一个黑衣人站在两团黄光之上激烈地打斗着。

“神调门人……”

薛紫瞳惊呼。

黄光力竭而落，四人这才看清，原来是两个铜钵。

火爷与黑衣人站在一块石墙之上，迎面而对。

从高阳等的位置可以清楚地看到石墙上的雕刻，那是一条飞舞的神龙！

第十七章

海市蜃楼心魔乱

身为红门前辈，如果没有这两把刷子反倒说不过去。美国的大卫·科波菲尔还能无钢丝悬空呢，何况有几千年传承的红门绝技。

大苦和尚升空十余米才止住，他就停在定林寺七色大灯的焦点之上。

呼！

蒙在大苦脸上的红手绢呼的一声飞起，就在众人的视线之下，这一方比巴掌也大不了多少的丝帕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十几秒后就已笼罩了整个定林寺，就仿佛一块红云一般，将定林寺全方位地遮盖住。

- 1 -

上海！

丁八爷在吃晚饭。四菜一汤，无肉无酒。

丁八很久没有喝酒了，他喝酒是需要理由的。

阿狸翻窗进来的时候八爷的耳朵动了，小丫头蹑手蹑脚地走到干爹的身后刚

要出声，八爷忽然甩手将筷子从自己的左耳下捅了出去。此时阿狸正要将双手按在干爹的肩膀上，吓唬老爷子一下，结果筷子正中手腕……

“干爹……”爹字被阿狸拉得老长。

“千门主将跑了？”丁八没有回头

阿狸从丁八手中拿过筷子，然后从桌子上拿出湿巾擦了擦又递还给八爷后才道：“跑了，这个时候恐怕已经上飞机了。”

八爷“嗯”了一声，继续吃饭。

阿狸笑着走到干爹边上坐下然后道：“干爹，我打听到一个消息，这下高门主惨了。”

八爷很配合地“哦”了一声。

阿狸道：“姓高的在上海的亮杀堂口闯山门，导致白露堂堂主以寒刀破亮杀的堂标刺青，因而亮杀一门发布了追杀令，全国各地，无论高阳走到哪里，当地名杀必提刀拜会，致死方终！”

丁八爷听到这里笑了笑随后道：“年轻人都是希望自己的生活波澜一些。上海警方什么态度？”

阿狸回道：“说来也怪，按理说高阳的这个举动应该算是重罪脱逃，罪加一等的，但不知为什么，高阳跑了以后，上海警方却没了动静，连象征意义的封路都没有。”

丁八爷听到这里放下筷子看向阿狸道：“警方没了动静？”

阿狸点了点头。

丁八爷揉了揉额头，随后靠在椅子上沉思起来。

阿狸对着餐桌吐了吐舌头，随后拿起一双新筷子自己吃了起来。

“高阳什么时候从亮杀堂口出来的？”丁八爷忽然问道。

“大概两个小时前吧，他走后去了灰鸽子的舵口，我中途去了一趟警察局看反应！”阿狸对青菜豆腐也很中意，像他们练轻功的，肉能不吃尽量别吃。

丁八爷点头道：“这么说他明天凌晨就有可能到南京。”

阿狸点了点头。

丁八爷道：“给你关师兄打电话，告诉他明天带人去定林寺，徐老那边的工作停一下，我随后就到……嗯，还有就是让他注意神调门的人，如果对方被逼急

了用青龙摆尾的话，保命第一！”

丁八说打电话的时候，阿狸就已经走到桌前把电话拿了起来，正准备按号呢，忽然听干爹来了一句保命第一，阿狸便停下手里的动作咧嘴道：“至于吗？神调门三大杀招我也听说过，不至于厉害到让师兄跑路的地步吧？”

丁八爷冷哼一声道：“打电话！”

阿狸吐了吐舌头不敢再多言，急忙给在南京布置的关啸打电话。

电话打通后阿狸将八爷的话交代给了关啸，说罢阿狸拿着电话看着八爷道：“师兄要跟您说话！”

八爷点了点头，阿狸将电话送到老爷子的手中后，丁八爷也不理会关啸说什么便径直道：“啸儿，这次去定林寺除了我让阿狸嘱咐你的事情，你还要注意一下红门的人！”

关啸在电话那头明显一愣：“红门的人？肯定要注意他们哪，定林寺不就是红门的老窝吗？”

八爷叹气道：“老窝，确实是老窝，不过过于老了点，从国外回来的那几个红门小青年，恐怕连祖坟都不认得喽，我还真担心他们搬出当年崂山斗法那一套。如果弄得动静太大，咱们谁都不好脱身。”

关啸“嗯”了一声，然后道：“师父，徐师伯说南京的地龙成不了，定林寺斜塔正好压在龙眼上，如果强挖，斜塔就保不住了。”

丁八爷拿着电话沉吟一阵然后道：“几百年了，倒就倒了吧！”

挂断电话后，阿狸又坐到餐桌旁吃了起来。

“干爹，神调门的功夫既然那么厉害，为什么神调门却一直兴旺不起来呢？”阿狸跟干爹说话的时候不敢嘴里含东西，所以想问话之前急忙将嘴里的东西咽下去，由于咽得急了，问完小丫头就咳嗽了起来。

丁八爷看着干女儿笑了笑，随后将茶杯推到阿狸面前才慢慢道：“神调门的三大杀招，一个早已过时，另一个成了传说，说到底就是靠一招黑虎掏心混日子而已。”

阿狸道：“我知道过时的是什么，是白猿偷桃，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猴子偷桃。传说的嘛，肯定就是青龙摆尾了。不对呀干爹，既然这招是传说，你还嘱咐师兄干什么！”

丁八吧唧一下嘴并没有正面回答阿狸的问题，只是仿佛在自语地说了起来：“千门火将号称白拳天下，猴子偷桃神技只因犯了他的忌讳，就被销名了。”

阿狸接话道：“我知道那一场比斗，就是传说中的白鹤亮翅对黑虎掏心嘛。最后神调门人输了，承诺神调一门永世不用白猿偷桃之术。”

丁八叹气道：“神调门虽然没有违约，但白猿偷桃的绝技却没有失传，神调门人将这一招改了一个名字传了出去，就是后来的猴子偷桃，早些年将这一招练得出神入化的也确实还有几人。左手抓三把神沙眯眼，右手抓胯下双果断根，这武术也确实绝户了一点，当初不怪千门火将要断它！”

阿狸看八爷就是不谈青龙摆尾的问题又忍不住好奇问道：“那青龙摆尾呢，干爹你跟我说说呗，是不是青龙摆尾比白鹤亮翅还厉害？”

丁八道：“如果这个天下还有一招能胜白拳的话，那么一定是青龙摆尾，不过这只是一个理论而已！”

阿狸不解道：“为什么这么说呢？”

丁八爷反问道：“当年白鹤亮翅对黑虎掏心的时候，神调门人为什么不用青龙摆尾呢？”

阿狸恍然道：“对呀！为什么呢？”

丁八爷忽然起身看着窗外道：“因为这不是一项随便用的武功，我们在南京挖地，毒门在南京填海，都是为了逼这一招出来。定林寺啊，定林寺，希望当年的‘文心雕龙’确有其事吧！”

阿狸是越听越糊涂，便道：“干爹，你说这次千门火将是不是要败了？”

丁八爷摇头道：“这一局最好的结局就是没有赢家，但事已至此，想得到一个这样的结局都太难了。阿狸，安排一下，我们明天也去南京！”

石嵩任神调门主已经十三年了，十三年来他的肩上一直压着一个重担，那就是打败千门火将。神调一门业已凋零几百年，发展的空间也由原来的笑傲江湖到今天的村中屯里百姓人家，若说外八行中最没落的是哪一门，必是神调门无疑。

石嵩为了神调门的复兴做过很多努力，他与妻子二人多年来走南闯北，无数个岁月都在为此奔波。

直到有一天，他听到了千门火将复出江湖的消息。

“嵩儿，十年前，千门火将华战魁与我相斗，我虽然破祖例用了青龙摆尾，但仍然无法胜他。虽然其间有花门胖三姐的搅局，但我知道，华战魁受伤了。”

这是石嵩师父临死前说的话，老爷子神智虽清但语言之中的逻辑已经混乱了，前言不搭后语不说，因果更是一点没提，不过石嵩听得清楚，师父是不甘。

那一年他人在河北唐山，听说了千门主将和千门火将在沧州，于是星夜赶往沧州府。

那一战他亲眼所见。

白拳立威。

石嵩的拳头攥了几攥，牙咬了几咬，但最后他克制住了上场与千门主将一斗的念头。

直到千门火爷力竭，被沧州几十个门派所围堵，石嵩才离开了沧州。

白拳现世，天下无武。

看来华亮的功夫要比上一代的千门火将更高一些。

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千门火将。几年后华亮改了当初中山装的造型，剪短了长发，当他和释明一起出现的时候，石嵩并没有认出他就是神调门的宿世之敌。

“华火爷，今日就让你的白拳俯首！”

这些念头都闪电般地从石嵩的脑海中一过，他准备孤注一掷，做最后一搏。

“等等！”

说话的并不只是一个人，“等等”两字几乎同时从三伙人的嘴里喊出。

第一伙人作为首的是盗门当今的少当家——关啸。

他身边还有三个人，一个是红门翁萱，此时这位一身红衣的红门“之主”披头散发衣衫褴褛。另外一个为千门好友，少林寺的释明，释明嘴角瘀青，衣衫也尽是破损之处，两人双手都被关啸身边的一人用盗门独有的合金丝捆住。

第二伙人是何时进来的众人没有看清楚，三人就仿佛如幽灵一般出现在战场之上。其中两个人华亮也都见过，都是当代高手，一个是陈氏太极的掌门大弟子陈玉琢，一个是八卦拳的掌门人董名奇。两人中间还站着一人，她戴着一个银白色的耳罩，含情脉脉地看着站在石壁之上的石嵩。

第三伙人就是高阳和薛家的三兄弟。

此时定林寺中乱成一团，斜塔倒塌，大苦和尚被埋其中，寺中的大小和尚冲

了进去抢救方丈。

“好！千年的宿怨确实需要一些拿得出手的证人。”石嵩擦了擦嘴角的血迹恨恨道。

华亮一眼就看到了高阳手中的酒坛，火爷不顾强敌在前，飘身跳下石壁。

“这是什么酒？这么香！”

“百花酿！”高阳笑着将酒坛递了过去。

“……百花酿，哈哈，能喝到此酒，不负此生啊！”千门火将接过酒坛拍开泥封，也不顾场合，仰头就饮。

“石当家，你爱人因作法暗算我家小姐被抓，我家小姐交代，只要你石当家答应沈家一件事，尊夫人之过可免，否则……”

董明奇沉声地说，但刚说到否则时，石嵩就打断了他的话。

“不用否则，放人吧！”

石嵩乃外八行神调门的一门之主，董明奇也就不用跟他来什么先做事后放人的把戏，见石嵩应下，董明奇和陈玉琢二人立刻后退一步。

当初在上海跟高阳飙车的神调歌者向左右看了看，随后一飘身跃上了石嵩所站的石壁之上。

“不知关世兄来提什么要求？”华亮还在品着酒，高门主开口问同样手握两人的关啸。

关啸哈哈一笑随后道：“我哪有什么要求，方才见火爷将这二位从斜塔上方丢了下來，我见义勇为，接住二人，浮屠已造，哪能还谈什么要求！”

薛紫瞳上前一步朗声道：“关当家，既然这样我们之间的账，可以公平地算一算了吗？”

关啸冷哼一声道：“关某随时奉陪，不过在此之前我有一句话想说与高世兄知晓！”

高阳听罢四处看了看，随后推了推仍然在品酒的华亮轻声问道：“冷香呢？”

华亮先是一愣，随后急忙把酒坛放下四顾起来。

一见华亮的举动，高阳知道冷香已出意外，便看着关啸道：“既然大家都到了，不如坐下谈谈怎么样？”

就在这时华亮忽然道：“哎哟，不好，快救大苦和尚，他被压在斜塔下

面了！”

这是红门的舵口，大苦和尚是主事人，如今主事人在石头下面趴着呢，身为外八行的老合当然不可能还在这里摆造型说风凉话，几伙人闻言全部赶往斜塔之下。

庙里的和尚早已经开始挖掘工作，众人见状也急忙加入其中。在此间，关啸放开了释明和翁萱，释明被放开双手后就有上前跟关啸拼命的架势，但被高阳拦住了。翁萱则没有作声，简单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着，随后就站到了一旁一语不发。

华亮、石嵩、董陈几人都是当世高手，几百斤的石头，一个人就可以掀开。几人的加入顿时将工期提高了十倍，一分钟不到，就挖到了埋在斜塔下的大苦和尚。

要说这大苦之名果然不是随便盖的，这老和尚确实是吃得大苦之人，他先有贯穿刀伤，随后力战三局，力竭神乱，此时又被这斜塔高墙压在里面十余分钟，若是一般人都死了几次了，可大苦老和尚，不仅神智没有昏迷，当人们把他挖出来的时候，老家伙竟然还自己跳了起来。

但华亮石嵩等人都看得出，大苦此时全凭一口气在支撑，也就是所谓的回光之态而已。

小和尚们搀扶着大苦往禅房跑，那边120的电话已经拨了出去。老和尚甩开搀扶自己的弟子随后晃了几晃，艰难地站在定林寺大院当中。

“我大苦红门插香五十七年，当了四十年的守龙人，今天天下英豪汇聚于此，我知道这龙我是守不住了，但是属于我红门的东西，不能在我大苦的手中丢失！”老和尚说完颤巍巍地从袈裟之中掏出一方颜色已经变得发紫的红手绢。

大苦看着手中的丝帕哈哈大笑，一边笑着一边从嘴角溢着鲜血，众弟子想要上前但却不敢，只能在旁边看着师父。

“快拦住他，他要用海市蜃楼！”高阳高声喊道。

外八行传承至今，哪个都有千年的历史，数载沉淀之下，几乎每一门都有几项拿得出手的绝技。

在外八行中有一门的绝技估计很多老合都想亲身尝试一下的，那便是兰花门。

江湖人必有一个属于江湖的心，这颗心必然安稳不得。

柳七爷活了近二百年，他二十三岁出道江湖的那一天，七爷就告诉所有人柳门第七刀，见者必亡。但一百多年来，仍然有无数人在柳七爷面前寻求着刺激。结果都只有一个，柳门的第六刀是什么样子的，至今仍没有一个活人看见。

就是因为这颗江湖心的作祟，当高阳喊出海市蜃楼的时候，不仅没有一个人去拦，四周的多数人反而都后退了几步，就好像担心留出的地方不够大苦和尚施展一般。

高门主当然也有一颗江湖心，能在有生之年见识一下红门绝技海市蜃楼当然好，不过作为千门主将他更清楚，只要海市蜃楼一出，这场面就乱了，而且现在冷香小丫头还不知身在何处，他不能让场面失控。

红门绝技海市蜃楼又叫心魔乱，只有将幻术修到顶峰才能施展。

红门大苦从斜塔废墟中出来后还在垂死的边缘，就剩下一口吊命之气了，就当他拿出红手绢，并将手帕披在脸上后，佝偻的身躯豁然停止，一代钵僧仿佛百疾尽去。

啪！大苦脚下的一块方砖龟裂。

就在大殿正门前的大理石砖碎裂的同时，定林寺中的所有灯竟然全打开了。此时是下午，定林寺又是在背阴的地方，虽然夕阳仍在但寺中已颇为昏暗了，灯光的作用此时很是明显。

定林寺火爷和释明都住好几天了，到了晚上院中也是整夜开灯的，不过开的只有大灯，这一次就连墙上的透光灯全都打开了。

如果现在有人从方山顶俯瞰定林寺，就会发现定林寺此时竟然被七种色彩所笼罩。

“啊……”海市蜃楼从薛老大的一声惊呼中拉开了序幕。

红门大苦身披残破的袈裟，脸上蒙着象征红门标志的红手绢，慢慢地升空

而起。

没有任何外力的加持。

在场的众人，除了陈玉琢外无一不是双目明慧之辈，众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大苦就这样飞了起来。

不过除了薛家的老大惊呼一声之后，其他人都显得很平静，华火爷甚至都没有向大苦和尚看上一眼，他所有的注意力都在那坛百花酿上。

身为红门前辈，如果没有这两把刷子反倒说不过去。美国的大卫·科波菲尔还能无钢丝悬空呢，何况有几千年传承的红门绝技。

大苦和尚升空十余米才止住，他就停在定林寺七色大灯的焦点之上。

呼！

蒙在大苦脸上的红手绢呼的一声飞起，就在众人的视线之下，这一方比巴掌也大不了多少的丝帕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十几秒后就已笼罩了整个定林寺，就仿佛一块红云一般，将定林寺全方位地遮盖住。

高阳见此长叹了一口气，看来这场混乱是不可避免的了，希望小香这丫头看清形势，不要贸然而动就好。

关啸一脸笑意地仰着头，但高阳可以看出他笑中的苦涩。

就在这时，忽然又有一方手帕飞起。

高阳认识这块丝帕，他曾经拿着它堵过枪眼，他曾经与它的主人月下共舞。

他还记得丝帕上的小诗：

红花飘落早现秋，

宫门雨声愁。

灯前翁士老貂裘，

燕去椿萱楼。

醉叹寂寞空烟水，

唯酒能，

暂解闲忧。

孤街倒提余空盏，

谁怨夜香留。

翁萱的红手绢飘到大苦脚下便停住了。手绢的位置就在大苦僧鞋的下方，从下往上去，就仿佛此时大苦是站在一方丝帕上飞行一般。

唰！

毫无预兆的，周围的景色全变了。

定林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旷野。

而那建立千年、历代翻修的方山定林寺，已经转移到了大苦的手绢之上。

天空上，一方巨大的手帕托着千年古刹，如梦如幻。

旷野上，百草迎风，众人甚至能感受到草叶扫在脚面上的感觉。

“海市蜃楼已经施展了吗？”问话的人是陈玉琢。在场中只有他无法见到这一旷世的奇观，陈玉琢的语言带着没落和遗憾。

“嗯！眼前已经幻象丛生，就不知道大苦此意何来，难道想靠此幻象控制住我们？”董明奇道。

“幻象？”陈玉琢又问。

“怎么了？原本的寺庙已经飞到天上去了，此时我们……”

没等董明奇把话说完，陈玉琢就接口道：“我们是站在草地上。”

“嗯？”董明奇惊愕。

陈玉琢继续道：“我闻到了草的芬芳，我知道庙宇在上方，我感受到了檀香味的上移！”

董明奇跟陈玉琢一起共事已经十余年了，他对这个老友最清楚，他的眼睛瞎了，但耳鼻口都要比常人聪慧很多。如果陈玉琢的其他感官是这样的……那么难道这不是幻象？

噉！

忽然之间，一阵风起，百草低头，一声巨大的动物嘶鸣声从远方传来，就连抱着坛子已到忘我状态的华火爷都被这一声嘶鸣拉回了现实。

董明奇轻轻拍了拍身旁的陈玉琢，随后快步走到石嵩的身旁，两人耳语起来。

与此同时，盗门的少当家关啸后退两步，然后猛然发动，他平地跑了三步随后一脚踏在属下的肩头上高高跃起，一根丝从手腕处射出，直奔高空中的大苦而去。

就在关啸发难的同时，石嵩的老婆从小包中拿出一面小鼓、一根短鞭，一边

敲打着小鼓一边唱了起来：

有美为鳞族，潜蟠得所从。

标奇初韞宝，表智即称龙。

大壑长千里，深泉固九重。

奋髯云乍起，矫首浪还冲。

荀氏传高誉，庄生冀绝踪。

仍知流泪在，何幸此相逢。

在妻子高声吟唱的同时，石嵩从腰间的挂皮袋上扯下两块青皮贴在太阳穴上，随后高声喝道：“青龙上体！”

喊罢迎着啸声飞奔而去。

就在定林寺外，仍然有三伙人站着。他们看着七彩映照的定林寺，谁都没有上前一步。

沈舒原和一名女子站在寺前，两人都没有说话。

在沈舒原后方一里左右，丁八爷坐在双杆子轿上，脸上满是兴奋之色。

在定林寺的庙后还有一伙人，为首的是被世界杀手组织称为阎王使者的春坛主——李天骄！

定林寺的异变让原本围在寺外的游客从看客变成了逃客。

由于连锁反应，这就使得方山旅游景区一下子冷清了起来。

“大姐，他们的人什么时候到？”问话的是站在沈舒原边上的女人。

沈舒原看着定林寺的方向没有作声。

那人迟疑一阵又问道：“如果陈董两位先生失手，那么……”

没等这人把话问完沈舒原便开口道：“闭嘴！”声音不大，但却充满了上位者的威严。

在沈舒原身后一里处丁八爷也在与人谈话，但气氛却天差地别。丁八的心情很好，身为江湖人，有生之年能看到红门绝技确实是让人高兴的事情，即便老爷子自己也感觉貌似离第一现场有点远。

“干爹，我们现在过去吗？”问话的是阿狸。

丁八笑呵呵地摇了摇头道：“虽然我也很想过去，但我不喜欢钻洞，还是算

了吧！”

“钻洞？为什么要钻洞？”阿狸不解道。

八爷摆手让两个抬杆子轿的属下将轿子放下，他从座椅上站起向前了几步，阿狸很乖巧地跟在干爹后面，随后摆了摆手让两个“轿夫”退下。

“南京这一局我仍然看走眼了，高阳这小子真有一手。”

阿狸虽然仍不明白干爹说的是什麼，但她并没有继续发问。

“阿狸，你不是想看青龙摆尾战白鹤亮翅吗，现在进去估计就可以看到了。”

阿狸听罢顿时兴奋起来道：“那好，我去看！那干爹你？”

丁八爷笑道：“我可没有你那身轻功，又不想钻洞，进去恐怕就出不来喽！”

这是八爷第二次提起钻洞，阿狸终于忍不住好奇追问道：“干爹，为什么要钻洞？难道这海市蜃楼，不钻洞就出不来？”

丁八爷摇头道：“跟海市蜃楼无关，当代的红门钵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叫大苦。这和尚的师傅当初我在西北监狱见过，从他师傅的手段分析他的实力，海市蜃楼他最多也就维持二十分钟左右的样子。我的意思是一会儿警察就会包围这里，你进去的话脱身不是问题，我这老胳膊老腿的就算了！”

“警察？”阿狸道。

丁八爷点了点头随后笑道：“这批人或许可称为御林军！”

“那干爹我进去了。”狸猫之态何许？一里的路程，十秒不到的时间，阿狸已经隐没在七彩光华之内。

“天骄！我们现在进去吗？”跟阿狸同样的问题，但问话的却是庙后的另一群人。

李天骄摇了摇头，

“那我们在这里等？”问话之人继续说道。

李天骄沉声道：“你们回去吧，我自己在这里就好了！”

他身后跟着三个人，闻言都是一愣，其中一个个子最矮的说道：“你怎么能行，如今千门火将也在寺中，再加上蛊门相帮，你一个人太危险了。”

李天骄回头看了看山下随后沉思一阵道：“一招错，满盘输，恐怕现在你们想走也走不了，唉！”

三人茫然不知道春舵主所指。

定林寺内。

关啸的一根丝已经到了大苦脚下，就在这时忽然一物从左下方飞来，撞歪了关啸的杀招。

呼呼！此物撞飞一根丝后，又打着盘旋飞了下去，落到了翁萱的手中。

关啸袭向大苦的杀招被破，和石嵩老婆吟唱神调的完成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当石嵩高喝“青龙上体”奔向远方的时候，八卦拳当代门主董明奇拉出双钹口中吆喝着领教白拳绝技，手下三招已发。

华火爷在嘶鸣声中已然回神，但董明奇忽然毫无预兆地向他而来，弄得火爷又是一愣……什么情况？

大概是九年前，火爷跟董明奇交过一次手，那一次胜负未分之际，他就被认出了千门火将的身份，随后这场架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九年中，高阳和沈家的关系发展得用极好来形容都显得有些不给力……此时董明奇怎么会向自己动手？

这些想法在脑中电光火石一般一闪而过后，火爷已将董明奇三记杀招接下，就从董大师这前三下来看，不是闹着玩，再说了此地此时也不是闹着玩的时候。

想归想，火爷当然不会去问为什么，打就打我还怕了你董明奇不成？

董明奇的武器叫八卦子午鸳鸯钹，四面带刃，八方有尖。华火爷手无寸铁，如果酒坛算武器的话，那么火爷手里还算有一件兵刃，不过这件兵刃此时不仅不能帮手，还是个累赘。只要跟双钹碰上一下，这一坛万金难求的百花酿就完了。

华火爷一手持坛时不时地往口中倒上几口，另外一只手擦、粘、卸、按、撩，与鸳鸯钹的旁锋相撞，两人就这样斗了起来。

华火爷有奇门甲术在身，寻常的开刃冷兵器还真奈何他不得。不过这对子午鸳鸯钹乃清代武术宗师董海川留下的传世之兵，饮血无数，锋利无比，华亮还真不敢拿一双肉掌直接与它的刃口相碰，所以只能靠手腕的灵活度侧面击打。

火爷跟董明奇交手的时候，站在高阳身后的薛紫瞳也动了。她甩开外衣露出里面的顶皮鼈，随后嘱咐两位哥哥护住高阳，她便直奔关啸而去。

顶皮鼈是唐末年间的蛊毒大师戚远所造，此物集蛊门术与排教术于一体，端

是厉害无比。想当初八国联军入京之时，薛避淮身穿顶皮鼯杀入意军大营，有史云：“犹如恶鬼降世，弹指生烟，步步断魂，不畏刀枪，不惧水火。”

这件宝衣穿在当年的薛公子身上是何等情景已经没有人亲眼见到了，不过此时穿在薛紫瞳身上，给人的第一感觉是一种变异的美，有点美女穿情趣内衣走秀的意思。

关啸也认识这件衣服，虽然他没有亲眼见过，但来此之前却听很多同门说过……顶皮鼯，全部用死人头皮去发之后做成，用特殊蛊毒浸泡过之后，头皮上的发根不死，虽然不再生长头发但却可以不断地给饲养在夹层中的蛊虫提供养分。衣有夹层，养蛊虫十七种。此衣水陆两栖，穿顶皮鼯入水，跟背着八个大氧气瓶的效果一样。

“关啸，我讨债来了！”薛紫瞳右手按在顶皮鼯左边的一块气囊之上，冷冷地说道。

关啸冷哼一声道：“我姓关的，拿人无数，何时惧过他人来讨！来吧……”

噉！

又是一声嘶鸣从远方传来，大地隐动。

一个庞然之物从北方地平线上升起，口似血盆，眼似冥灯。

龙？

此物正好与石嵩面对面碰上，一人一龙旷野相对。

“高世兄！这个世界上真有龙吗？”薛老大小声问。

高阳关注着战场无暇回头，只是淡淡回道：“你感觉呢？”

薛老大道：“没有！龙是神化出来的动物，龙图腾是拼凑而成的，集合了很多动物的元素拼出来的而已！”

“哦！那古人为什么要拼龙这个动物出来？”

“……这个我不知道。”

高阳继续道：“没有因就不会有果的。”

薛老大还想说些什么，高阳道：“十二生肖里你见过多少种？”

薛老二抢答：“十一个，除了龙！”

“十一个真的配一个拼凑的组成的十二生肖？”高阳说这个话的时候回头看了薛家兄弟一眼，战场上的局面他看得很清楚。

华亮跟董明奇之间的比斗，虽然火爷吃亏在一双手斗人家的双钺，但董明奇五十招之内仍然改不了必败的局面。

关啸和薛紫瞳之间的战斗也很明朗，虽然薛家的小丫头手下功夫不行，但有顶皮囊在身，关啸只能用一根丝与其游斗，根本不敢近身。薛紫瞳之所以迟迟不下手用蛊，高阳清楚她在等，等待用悲风杀招。

但这种明朗只是暂时的，陈玉琢没有动，关啸带来的人也没有动。

“这么说……那边的那条真是龙？不是幻象？”薛老二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

噉！神龙呼啸，百草尽折。断草犹如弩簧飞箭一般，齐刷刷地从远方飞来。被困在海市蜃楼中惊慌失措的和尚们，纷纷被断草射倒。

高阳甩出墨杀斩断劲草，随后高声道：“亮子！无须在你心，只需在人心，青龙来了！”

华火爷闻言哈哈一笑道：“我懂了。”随后一边打着一边伸手在虚空中摸索。龙确实来了。

石嵩妻子的神调再次响起：

神之来兮风飘飘，纸钱动兮锦伞摇。

神之去兮风亦静，香火灭兮杯盘冷。

石嵩驾龙而来。

神调门主站在龙头之上，身体前倾，左腿平伸在身后。

神龙游在草上，急速地向众人冲来。

陈玉琢猛然蹲在地上，随后手在地面上摸索一番后又忽然站起。

“我懂了！哈哈，谢谢你大苦和尚，是你让我有了再看一眼凡尘的机会。”

与此同时，定林寺外忽然来了四十多辆黑色的面包车。

车都在沈舒原身边停住。

车门几乎在同一时间打开，一个个全副武装的战士从车上迅捷地跳下。

“沈老板，人都在里面？”为首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一身野战军装，肩牌被盖住，不知官职几何。

“你们怎么带枪？”沈舒原道。

那人笑道：“这些人……不带枪怎么能行，沈老板放心，你给的照片我已经都发下去了，绝对不会伤到你关照的人！”那人说完回头向已经排好队伍的四百

人一摆手。

“等等！”沈舒原高声道。

但没有人听他的，接到中年人的命令之后，这些精英全部四散开去，向定林寺包围。

中年人的身后还跟着三个人，三人皱着眉毛看着定林寺的方向。

“沈老板，还有什么要嘱咐的？”中年人问道。

沈舒原淡淡道：“我想你已经从卫星监控上看得很清楚了，人确实都已经来了，但如果你们这些人搞不定……”

那人哈哈笑道：“搞不定？你知道他们都搞定过什么吗？哦！对了，就青竹老板那个佣兵团，我估计给我这群孩子十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沈舒原苦涩地一笑淡淡道：“我是生意人！”

中年人道：“当然，没有比你更大的生意人了。好，我把话说明白些，如果搞不定，是我们的问题，与你无关。”

沈舒原点了点头，随后跟身边的女人说道：“你去山下安排一下，我进去看看！”

那女人一愣随后急忙道：“大姐，里面那么乱，两位先生又不在你的身边，你怎么进去，我去喊人陪你！”

沈舒原不理那女人的反对径直走向定林寺头也不回地说道：“按我说的去做！”

沈舒原走远之后，那个中年军人才拿起对讲机说道：“沈老板进去了，各小队注意，小心误伤。”

这时跟在他身后的一个老者轻声道：“定林寺的风水位很好，是方山之眼。而方山在南京是压龙脊之处，看来这些所谓的江湖人还真有一些手段。”

另一个老者道：“何止是一些手段，光后山看热闹的四个人，我看没有三个小队都拿他们不住！”

中年军人没理会身后三人的谈话，他看着沈舒原的背影喃喃道：“她为什么还要进去呢？”

当所有特种兵都潜入到定林寺的周围后，中年军人带着三位老者来到一辆面包车里，车里有四台电脑。

显示器上都是卫星实况摄像，四个镜头的焦点都是定林寺……

“太不可思议了，这让我想起了大卫·科波菲尔的那个魔术，就是把自由女神像变没的那个！”看着显示器里悬浮在手绢之上的定林寺，一个老者表情夸张地感慨道。

三个老头看起来都是六十岁上下，感慨的老者秃头无发，额顶发际的光秃点犹如镜子一般，闪闪发光。

另外的两个老者都是小平头，个子最矮的老者戴着一副老花镜，矮老者推了推眼睛指着屏幕道：“这要比变没自由女神难上很多吧，虽然卫星实况看不到手绢下方的情景，但我估计手绢下肯定是另一个天地了！”

“张贤弟，你觉得打碎灯源能破了这个？”问话的是另一个平头老者。

姓张的老头摇了摇头道：“这我可说不好，毕竟红门的绝技外人不可能了解太多。不过这肯定是唯一的方法，大型的幻术都是靠光来支撑的。”

秃头老听罢说道：“嗯，我记得大卫有个魔术叫《鬼屋惊魂》，就是类似于这种转变时空的形式，那个魔术据说就是光的作用！”

张老头看了秃头老一眼淡淡道：“孙教授，不要总拿外国的那些魔术来跟红手绢的幻术相比，这是没有可比性的！”

孙教授仿佛没有听出姓张老头话里的不悦之态，仍是指着电脑摇头晃脑地说道：“你这话说得不对，虽然现在看上去二者的形不相同，但内在原理肯定一样。什么叫幻？幻就是假的。反正都是假的嘛，我也从来没有认为大卫的魔术是真的。”

中年军官听到这里插话道：“张老，对这些人你知道得要比我们都多一些，你认为在无伤亡的情况下，我们可能拿住他们吗？”

姓张的老头沉吟一会儿才道：“李特员，这话我不敢说，但我希望能不动刀兵尽量不要动。”

中年军官点了点头。

这时孙教授忽然指着显示器高声道：“你们看，手绢上的定林寺好像不是投影……接引殿里面有人……看……是个女孩……她在干什么？这个角度看不清楚！”

红色遮天丝帕之下，最激烈的对决已经拉开了帷幕。

石嵩站在龙头之上直奔华亮和董明奇二人而去，瞬间的工夫犹如解放卡车大小的龙头就已到了二人身前。

董明奇其实在石嵩冲过来的时候就想脱身离开战圈，无奈被华亮的拳法套住

脱身不得，此时见再不走恐怕就要跟迎面而来的这个庞然大物接吻了，董明奇急忙使出八卦拳中的最后杀招鸡爪式。

董海川当年就是凭借着这一招打遍大江南北的，也就因此，在董海川时代他的双钺更多地被江湖武人称为子午鸡爪鸳鸯钺。

双钺交叉持在一手，董明奇用左臂硬接了火爷三招。虽然第三招被华亮一掌按在肋下，但总算换来了使用鸡爪式的时间。

咯！

忽然一只三米多高的雄鸡出现在董明奇的身后，它挥动着铁铲一般的双爪直奔华亮面门而去，就连施展此招的董明奇都被眼前这一景象给惊呆了……什么情况……这鸡爪式虽然说平时用得很少，但也不是说这一辈子就今天使这一回，以前怎么没这种现象……还出来只鸡……

雄鸡出现的当口，石嵩已经驾龙而来。

华亮连环腿踢退雄鸡，落地之后正好落在巨龙之前。

“住！”火爷高喝一声，把酒坛交在左手，腾出右手来一掌印在巨龙下颚之上。

吱！

百草纷飞，碎泥乱滚。华火爷手按龙头被推出三米多远。

起初火亮是左脚在前，右脚在后的丁字步。但对方冲力太大，华亮双腿陷地已至脚踝处，仍然不能与之抗衡，被拖出三米长的两道深沟之后，火爷双脚摆动，凌空而起，一脚印在龙鼻之上，随后又一脚印在龙眼之间。

巨龙来势在两脚之下终于化解，火爷落地后右手再次顶在巨龙下颚之处。

“退……啊！”华火爷一声暴喝。

脚下发力前顶。

啪啪啪啪！

华火爷脚下泥飞地裂。一步一个三尺深的脚印，万斤巨龙在千门火爷的神力之下，被推得首尾相连，直线倒退。

直把巨龙推出近十米的距离后，龙头上站着的石嵩才有所动作，只见他双脚在身后连摆，随后猛然一顿……

“千门火将……拿命来！”

随着石嵩的一声高喝，巨龙张口，一团水柱凭空而出，直奔华亮面门。

华火爷哈哈一笑，脚踏龙口而起。只见华亮身子在空中曲蹲双臂平展一跃四米高，这时一只巨大的白色仙鹤忽然出现在火爷的双脚之下。

一阵鹤鸣伴随着巨龙的怒吟，直上九天。

华亮一个后跃躲开水柱，落地之时已和石嵩又拉开了五米多远的距离。脚下的仙鹤也已不见，但那一声鹤鸣还隐隐在空中回荡。

“青龙摆尾！”

石嵩在龙头上高高跃起，直奔华亮而去。与此同时，地上青龙的身躯呈现S形迅速舒展开来，一根大树一般的巨尾已经甩起。

绝世的碰撞即将上演……

就在这时，从旷野的西北角忽然毫无预兆地飞来一把巨大的刀。

刀长三米有余，刀光璀璨，寒意逼人。

飞刀突来，并没有让华亮和石嵩分神，他们处在即将碰撞的边缘。就在龙尾将至、石嵩迎来的当口，华亮把酒坛举到自己的头顶击爆。华火爷仰头张口猛吸一口气，顿时酒坛的碎片和酒水全部向火爷的口中飞去。

华亮不瞧石嵩，不看巨龙，只注视着头顶上和酒水一起落下的碎瓷片。

啪啪啪！

每一片碎瓷片在将要伴随酒水入口的瞬间都被华亮用食指弹开。

一片片带着劲风扑向尚在空中的石嵩。

这些过程笔墨之下稍显漫长，实不过三吸之内发生的事情。

巨刀突来，神龙异变，爆坛饮酒，指弹瓷片。

唰！巨刀从华亮和石嵩二人中间飞过。

唰！从薛紫瞳的眼前、从关啸的脑后飞过。

唰！从陈玉琢身旁飞过。

唰！从千门主将高阳的头顶飞过。

下一刻，

刀尖所对之处，

狂野迷雾之中，

乱草及膝之地，

走出一人，直奔飞来横刀而去。

这时候，已分不清是人欲撞向刀，还是刀欲击杀人。

- 4 -

当巨刀从高阳头顶飞过的瞬间，千门主将的瞳孔急剧放大，他看清了刀尖至刀柄的所有部分，甚至于包括这把刀在飞行轨道上轻微的颤抖。

柳门的刀法……

高阳看得清清楚楚，这是柳门的第五刀。

这个世界上会用柳门七刀的人可谓不少，亮杀一门的舵主级别几乎每个人都曾被传授过一刀两刀的，但第五刀以后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人会用。

第一个不用说，当然是柳七；第二个是高阳本人；第三个学全了柳门刀法的，高阳在长白山的时候听七爷说过，这个人叫李天骄。

高阳刚出道江湖不久就听过李天骄的名字。江湖老合之间如果闹火气了，经常会遇到这类对话：

“装×？老子弄死你！”

“你以为你是谁？杀人盈野的李天骄？”

据说李天骄已经近十年没有再接过活了。

见到这一刀后，高阳知道李天骄来了。

这些想法瞬间在脑中一过，高阳主随刀转头，映入眼帘的景象，让泰山崩色不变的高阳差点儿惊呼出来。

沈舒原正迎面走来。

“舒原小心！”喊出这四个字的是董明奇。他虽然焦急万分但却无法上前相助，因为青龙摆尾已到眼前。

他见石嵩施展这招就知道自己接不下来，董老先生立刻做出了一个与其身份极不相符的举动，他甩出子午鸳鸯钺……目标是石嵩的老婆，正在吟唱神调的天下第一耳公羊燕。

如此一来，他双钺已经出手，只能看着飞刀直奔沈舒原而去，丝毫办法都没有了。

就在董明奇惊呼的当口，陈玉琢和高阳二人一起动了。

高阳转身之后，甩左臂向身后赤斩贴腕而出。赤斩小刀离腕后就莫名变大，直至两米有余。与此同时，藏在右臂中的墨杀已经被高阳持在手中，但他这一刀却不敢出手。

这是在海市蜃楼当中，高阳无法真实确定沈舒原的位置。即便他现在后手刀可以打歪李天骄的前手杀招，但他担心误伤沈舒原。

追刀。

高阳和陈玉琢一起启动，以最快的速度向沈舒原冲去。

战场之上，华火爷看着迎面而来的青龙摆尾哈哈一笑，随后做出了一个任何人都想不到的举动——笑完竟然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好酒！好酒啊！”华亮口呼好酒，轰然倒在草地之上。就在他倒地的当口，他才看到高阳和陈玉琢二人的动作。

“哎哟！”华亮惊呼之后用力地晃了一下脑袋，随后脱下自己的一只鞋子，就扔了过去。

高阳和陈玉琢一起迈步，但两步之后差别已现。

陈玉琢乃当代高手，尽得陈氏太极拳真传，比起体力来，一身寒疾的高阳与之天差地别。

虽然如此，高阳知道陈玉琢仍然来不及救沈舒原。

刚刚在海市蜃楼中得到视力的陈玉琢看得很清楚，这刀貌似要从沈舒原的头上过去……但他刚刚在海市蜃楼中得到视力对自己的眼前有些信不过，所以他仍在以最快的速度向前冲。

嗖！

高阳终于甩出了墨杀。

墨杀刀并没有如赤斩一般变大，但却色彩斑斓，刀光耀眼。

高阳抬手的时候，陈玉琢就已听到风声，转头一看正好见到高阳出刀的场景。从高阳抬手的高度和甩出的力度来看，这一刀正对沈舒原的前胸。

“住手！”

陈玉琢疾跑之际反手打出极手搬拦捶。

就在这时火爷的鞋飞了过来，带动的风声几乎跟方才巨龙游来时的动静差

不多。

嗖！

鞋子从陈玉琢的头顶飞过，直上蓝天。

华亮一捂眼睛……歪了。

嘣！

这一锤正中高阳的肩胛，高门主被打得凌空而起。在空中滑行五米方落，落地之后还贴着草皮滑了好远。

此时，石嵩刚刚从空中落下。

青龙摆尾？

何来的青龙摆尾。

石嵩落地后，风声尽去。那甩尾而来的神龙气势也戛然而止，巨尾耷拉在一旁，龙头之上一团水柱毫无目标地朝天而喷。

石嵩一个侧滚飞快地蹿到妻子脚下，此时公羊燕刚刚躲过董明奇的子午鸳鸯钺。

公羊燕躲开鸳鸯双钺，但双钺力道仍在，直向下一个战场飞去。

关啸用一根丝崩开鸳鸯钺哈哈大笑道：“薛家小妹……是在找你的悲风蛊毒吗？哈哈！”

啪啪！两团火花分别从南北两方传来。

高门主反手飞出的赤斩击中了另外一柄紧随长刀其后的物件，长刀在前耀眼异常，所以几乎没有人注意到长刀之后仍有一物。

与此同时，墨杀刀也撞飞了三米长刃。

两团绚丽的火花还不曾熄灭。

只听又是一声响。

砰！

一声清脆的枪响激起回声无数，仿佛四面八方都有人开枪一般。但紧接着，这却成了事实。

砰砰砰！第十三响上，大苦和尚忽然一口鲜血从口中喷出，随后一头从十米高的空中栽了下来。

第十八章 九鬼逆天术

奇门遁术十鬼术分别是：一鬼问讯、二鬼拍门、三鬼止步、四鬼挪移、五鬼搬运、六鬼背山、七鬼转磨、八鬼无限、九鬼洞天、十鬼神炼。

且不说九鬼之术如何，单论诸葛孔明当年摆的八阵图，就是源于奇门遁术中的八鬼无限。以顽石百余块，摆出了可纳十万精兵的无限之空。奇门遁术失传后，后世的千门脱将都是靠孔明的八阵图来完成己任的。

- 1 -

定林寺外。

中年军官听着耳机中各小组传来的报告，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

“定林寺外墙边上，各色灯光交错凌乱，无法正常视物，夜视镜无效！”

“定林寺后方圆千米无人迹。”

“开枪，打灭所有灯源！”中年军官沉声下令。

“李特员，不要下令开枪！”张老头的话几乎和中年军官同时出口，但如山军令出口，那边的枪声已然响起。

张老头的话尾正好压在枪声之上。

“哎呀！李特员。打灯可以，但不能随便开枪，这里面有蛊门的人！”老张头拍手打掌焦急万分。

“蛊门！那又怎么了？”

老张头叹息一声摇头道：“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只求不要误伤蛊门中人。蛊门三术，悲风第一……希望……”老张头的语无伦次让中年军官微微地皱了皱眉。

定林寺内。

大苦和尚中枪之后，一头栽落。

华火爷的醉酒之躯以双脚蹬踏之力平滑出四米到大苦和尚落点，将其接住。

就在大苦和尚从空中栽落的瞬间，红手绢之上的定林寺忽然闪烁起来。

红门翁萱见状急忙从怀中掏出一个绣镜托在手中观察起来。

绣镜是红门特有的一种道具，造型就跟绣球一样，由多个椭圆形的镜片五五相连而成。

就在翁萱观察的时间里，关啸和薛紫瞳的打斗仍然在继续，光从拳脚功夫来说，丁八的关门弟子确实胜出薛紫瞳甚多，但关啸畏惧她身上的顶皮鼈很多杀招都不敢应用。

高阳在被击中的时候，华亮看得很清楚，陈玉琢手下还是留着情的，这一锤的伤势应该并不太重，所以火爷才第一时间去救从空中跌落的大苦和尚，不过粗心的华火爷忘了一点，高阳的寒病……

高门主倒地之后，陈玉琢并没有停步，直奔沈舒原而去。

沈舒原一路快步来到定林山门之前才停住脚步。此时的定林寺灯光凌乱，只能隐约地看见古刹山门，就连这门是关是开她都看不清楚。

进？

还是不进？

沈舒原走到寺门前踌躇起来。

里面的场面一定很乱，陈董二人虽然手段非凡，但在这种情况下能否照顾好自己的安危很难说，而且特行局的飞龙队已经进去了，万一误伤……

她不怕死。

她不能死。

她肩上扛着的是沈家几百年的基业。

就在这时，她忽然听到大型车发动的声音。

寺里也隐隐传出人语：“千门……受死……”

沈舒原全句听得并不是很清楚，但四个关键字被微风清晰地传入耳中。

身子猛然向前，随后又顿了一下，迟疑半秒……沈舒原迈步走进一片色彩斑斓的世界，眼前只有光。

“舒原小心！”好像是董先生的声音……小心什么？沈舒原一愣，但她并没有停步。

董明奇和陈玉琢都告诉过她，在不知何处危险的情况下，她只要保持原来的行动频率就行，如果这时后退或者忽然停住都会给援助时的分析造成麻烦，所以沈舒原虽然听到了董明奇的这一声喊，但她并没有停步，而是保持这个速度继续走着。

“住手！”

陈先生在说话，声音传来的方向沈舒原也搞不清楚，听着很像是从头顶上传来的。

随后她便看见了刀，一把三米长的巨刀和一把巴掌大小的短刀。

两刀在自己的头顶相撞。

陈玉琢跑到自己的身前。

在这个瞬间沈舒原看到了倒在远处的高阳，他正在看着自己，他的嘴角流着血，但神情却很是安恬。

“小阳！”沈舒原一把推开陈玉琢向高阳跑去。

翁萱仍然移动手中的绣镜，听见沈舒原这一声喊后，红门美女这才看到千门主将不知为何已经受伤倒地。

方才她一直在观察大苦和尚的海市蜃楼幻术，那方被她抛出浮在大苦脚下的手帕，就是她学艺的筹码，所以她对场中的变故并不是很清楚，直到大苦和尚中枪栽落她才回神过来。

短暂的分神之后，翁萱再次仔细观察绣镜。

就是这里……

原来浮在大苦脚下的红手绢并没有跟着老和尚一起掉下来，仍然浮在空中。

大苦丢上去托住海蜃定林的“大红云”已经开始晃动。

事不宜迟，翁萱一甩手，一根短棒凭空而出，她将绣镜的接头与短棒相连，随后将短棒插在身前两步半的位置。

呼！

翁萱的手绢也高高地飞起。

托在大苦和尚的手绢之下。

枪声再起。

这次却是乱枪。

人们可以看到时而有子弹从虚空中穿出，又在虚空中消失。

不过众人并不担心，因为子弹的轨道多数都是在众人头上几米高的位置飞行。

啪！

薛紫瞳被一根丝缠住了手腕。

关啸哈哈大笑道：“薛家妹子，你爸爸没告诉过你，盗门有一招叫隔空取物吗？”

盗门确实有这么一招，当年关啸出师的时候就曾用此神技盗走传世唐卡。

薛紫瞳看着被缠住的手腕也笑了。

“关世兄，难道你师父没有告诉过你，蛊门悲风到底是何物吗？”

蛊门三术，悲风第一。

这句话流传已久，但悲风蛊究竟是何物却是很少有人知道。不过用小脑去分析也能预想出悲风蛊的威力。

蛊门的其他两种绝技都已让人闻之变色了，何况排名在它们之前的悲风蛊呢！

蛊门三大绝招当中，七绝蛊因为太过狠毒被蛊门列为禁术，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能用；顶皮藁也有使用的限制；那么悲风呢？

关啸还真的没有听丁八爷提过这个。不过关大少并不担心什么悲风蛊，与薛紫瞳交手近七十招，关啸把她藏在身上的所有东西全部改变了位置。

关大盗并没有拿出薛妹子任何一件东西，他清楚蛊门的玩意都跟炸弹差不多，偷到自己身上恐怕比放在本主身上还不稳定，所以他选择换位置。

“薛家妹子，再不施展恐怕没有机会了！”关啸说这句话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场内，他清楚到该脱身的时候了。

高树多悲风，萧萧愁煞人。

关啸不清楚悲风盍是何物，但高门主却清楚得很。

他受伤倒地之后，顿感体内寒气乱窜，全身上下一丝力气都使不出来。不过见沈舒原无碍，高阳溢血的嘴角仍然痛中泛笑。

“小阳！”沈舒原跑到高阳跟前蹲身在侧，她并不清楚高阳是什么样的伤势，所以没有贸然地移动。

“这事还用你亲自来？”高阳苦笑着说道。

沈舒原用手轻轻地擦着高阳嘴角的血没有作声。

就在这时高阳听到了关啸和薛紫瞳的对话。

“老华，还起得来吗？”高阳对坐在地上抱着大苦和尚的华亮喊道。

“没事，这酒上头真快！”华亮抱着大苦和尚晃晃悠悠地起身。

“你的青龙摆尾呢？”火爷看着石嵩大笑着问道。

石嵩冷笑着回道：“你总有一天会看到的！”

“过来扶我起来！”高阳道。

华亮用手点了点石嵩，随后食指轻轻地摇了摇。“来了！你稍等一下，我帮你打废那个瞎子的耳朵！”华亮抱着大苦和尚向陈玉琢走去。

这时沈舒原见高阳让华亮扶他就俯身欲搀起高阳，但高门主却抬手制止了她。

“我理解你的苦衷。”高阳说罢挣扎站起，但却没有迈步的力量。

沈舒原急忙搀扶住他低声道：“现在跟我在一起才能安全！”

高阳咳嗽一声吐出一口瘀血，随后道：“我是江湖人！”高门主说这话的时候想甩开沈舒原的手，但晃动之下自己险些摔倒。

“小阳！”沈舒原还待再说，高阳便打断她说道：“你这是让我背负骂名！”

沈舒原一愣，高阳又轻轻地摇动了一下胳膊，发愣中的沈舒原下意识地松开了手。

“老华，算了！”

陈玉琢站在沈舒原身后不远处，见华亮向自己走来，急忙移动了一下脚步，

亮出了备战的姿势；董明奇见状也急忙走到陈玉琢的跟前。

“什么算了？”华亮抱着大苦和尚茫然地看着高阳。

“有鹰，咱们走吧！”高阳走到火爷身边扶住华亮的肩头轻声道。

火爷探了一下大苦的鼻息随后道：“怎么走？被这格老子的蜃楼困着，能走哪去？”

高阳探身过去在华亮耳边小声道：“大苦施展此技时已是强弩之末，海市蜃楼施展得原本就不完全。如今大苦受伤，翁萱那丫头不通此技，不过是勉强支撑罢了，要不然沈舒原也走不进来。”

华亮点了点头小声道：“但我们要往哪边走？从枪声上来看，咱们已经被包围了！”

高阳又咳嗽一声然后说道：“薛小妹的悲风蛊已经出手了，此时脱身正好！”

华亮一愣随后问道：“我怎么没看到她施展蛊术？”

要知道蛊这东西威力越大的用起来越麻烦，如果悲风蛊真能这样无声无息地施展的话，蛊毒门恐怕早就无敌天下了，怎么可能还跟现在一样，占据天南一隅呢。

高阳苦笑道：“这就是悲风啊！”

华亮仍然不解地问道：“什么意思？悲风蛊可以施于无形？”

高阳摇头道：“程序是很麻烦，不过这些程序都让关啸帮她做了！”

华亮瞪大双眼道：“关啸这个跟头栽大了！对了，我们往哪边走？”

高阳用手偷偷地点了一下公羊燕低声道：“往哪边走不用我们操心，有她！”

场中之人都清楚此时面临的现状，但众人此来定林寺都是有目的的，谁都不愿意就这样放弃，所以虽然外面已被警察包围，但众人仍不愿离开。

现在千门脱将不在身边，高阳身受重伤，火爷就必须担负起了保护主将的责任。不过现在场面他实属有些分析不透，现在又不是详细向高阳询问的时候，所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永乐大典》不知在何处，外八行就先混战了起来，这种场面理应不该存在的。还没有看到真正玩意儿呢，大家斗个什么劲嘛！

就在华亮心中犯嘀咕的时候，石嵩和公羊燕二人动了。至此三家战场已有两

家罢手，只有薛紫瞳和关啸二人还在斗。众人原本目光都集中在这儿的，但高阳跟华亮说过，从哪边出去要看公羊燕，所以火爷就留意起二人来。

也不知石嵩在他老婆耳边说了几句什么，随后公羊燕便把耳罩拿了下来。

“老高，我们离开的话，香妹子怎么办？”

高阳淡淡道：“香妹子已经准备完善了！”

华亮不解道：“你怎么知道？”

高阳笑道：“我看到了九鬼之术！”

- 2 -

奇门遁甲在中国已流传了几千年，但流传的版本多是后世妄作。

两晋之后世上便没有真正的奇门遁甲，因为奇门遁术已随蛮王孟获深埋地下。奇门甲术一直掌控在千门手中，即便外人偶有所学，也不过都是只鳞片爪罢了。

《奇门遁甲》全书以鬼字为偏旁部首，字字带鬼，没有非凡的定力是无法顺利阅读的。

幸而彝族对汉文化的了解不深，所以冷香的爷爷在看书的时候才没有被文字所影响。起初每个字都不认识的时候老爷子也比较奇怪，但后来发现去掉鬼字的偏旁仍然可以读得顺，和杰老人就忽略了那些扰人神智的东西。后来传给冷香的时候，基本都是老人口述，所以这断层了两千年的奇门遁术才能重现人间。

奇门遁甲共分十鬼二十术、十遁十甲。

高门主所谓的九鬼之术，正是奇门遁术当中的九鬼洞天。

奇门遁术十鬼术分别是：一鬼问讯、二鬼拍门、三鬼止步、四鬼挪移、五鬼搬运、六鬼背山、七鬼转磨、八鬼无限、九鬼洞天、十鬼神炼。

且不说九鬼之术如何，单论诸葛孔明当年摆的八阵图，就是源于奇门遁术中的八鬼无限。以顽石百余块，摆出了可纳十万精兵的无限之空。奇门遁术失传后，后世的千门脱将都是靠孔明的八阵图来完成己任的。

至于八阵图之名的由来不过是后世诗人闲涂之故，诸葛亮当时摆的就是这八

鬼之术。

华亮听高阳说到九鬼之术就是一愣，这一愣之中喜忧参半，喜的是以冷香小年纪居然能掌控六鬼以上的逆天之术，而且还是高于诸葛先师当年所设的无限阵，竟然是九鬼法。忧的却是冷香这丫头贸然使用此技，恐怕……

奇门甲术中也有十鬼，但不同于奇门遁的是奇门甲术是一鬼最难修，十鬼是最简单的入门手段。

虽然都以十鬼分术，不过华亮却不清楚奇门遁术当中的十鬼术到底都是什么玩意，要不然当初和杰老人将奇门遁术的原书给了高阳，高门主也不会看透冷香的九鬼术。

火爷无暇考虑这些，因为公羊燕已经动了。

华亮见状急忙一手抱着大苦一手搀着高阳跟上。

此时薛家两兄弟正在一旁给小妹掠战。虽然口中喊着妹妹加油，但哥俩更多的目光仍然在那条瘫痪在地、四处喷水的大龙之上，这玩意儿太吓人了……

“快叫上你妹妹跟我走！”高阳走到薛家兄弟身边的时候小声说道。

薛老大茫然道：“去哪？我妹子马上就要收拾那个姓关的了，此时干吗要走？”

华亮急于跟住公羊燕所以并没有停步，高阳说完这话的时候，就已经被火爷搀扶着走远，所以薛老大的话并没有得到回答。

“老弟，高世兄啥意思？”薛老大不耻“下问”，其实他们哥俩半斤八两，毫无高下之分。

“不清楚，不会是这大龙又要起来了吧？反正在场的人都中了咱的悲风蛊，喊着妹妹走吧！”

这时不仅是高阳等人急着脱身，就连在场中自以为占尽优势的关大少也在琢磨着抽身之计。

起初刚听到枪声的时候，关啸还以为是沈家的人带着热武器来搅局。可随后乱枪打起来后，关啸才听明白，这是CF05的动静，是中国特行队的专用枪。

关啸虽然没有公羊燕一样的耳力，但也是从小药泡揉筋长大的，听枪声更是经过特殊的训练，这CF05的动静绝对听不错，看来是警察到了。师父果然算计得不错，看来徐老爷子这几日的苦工终于派上用场了。

既然双方都想着要脱身，那么战局自然也就不宣自破了。盗门早觅定了脱身之术，但蛊门三人要如何走呢？薛紫瞳根本不愁这些，因为悲风已出……

“萱姑娘，不必自责了，早寻脱身之道吧，他日江湖再见！”高阳强拱大山手，气喘吁吁地说道。

翁萱蹲在地上面色凝重地看着插在石板缝隙中的短棒，时不时地调整一下短棒的角度，听高阳此说忽然回头答道：“有劳费心，红门尚有活人，就没人走得出海市蜃楼！”

此时公羊燕在前方忽然转向隐没在浓雾当中，华亮急于跟进，听翁萱此说火爷怒道：“就你也算红门活人？”说罢一脚踢飞翁萱插在石板当中的绣镜。这一踢之际便彻底跟不上公羊燕了。其实以华亮的速度别说带着两个人，就是多带几个跟上他二人也是无碍，但高阳跟女人说话的时候，火爷只能停下等。别看方才跟薛家兄弟说话火爷没有止步，但如果方才高阳那话是直接对薛小妹说的，华亮也肯定停下来等二人对话完成。

火爷这一脚来得太突然也太快，翁萱毫无防备，短棒顿时被踢飞出去。其实就算翁萱防备，也万万防不住华亮这一脚。

短棒一破，头顶巨大的手帕顿时又摇晃了起来。

翁萱起身怒道：“破法之恩，他日再报，你等着千门主将！”说罢从腰上解下一根缠绕十几匝的红绸，在红绸的一段系上那个飞来飞去的物体。

如今石嵩夫妇二人已消失在雾中，火爷知道再追也是无益，不过幸好还记得方向，于是便不着急跟进。

“你踢的，最后怎么还怪到我身上来了！”高阳苦笑。

华火爷也无奈地耸了耸肩。

翁萱将那物件抛起直奔大苦升在空中的红手绢，那物件跟手绢接触后，竟然红光一闪直接穿了过去。

翁萱手抓红绸回头看了高阳一眼微微一笑，随后双手用力，竟然顺着红绸攀爬而上。就连见多识广的华火爷见此都惊讶得张大嘴巴半晌说不出话来。

“这……”

“高门主！江湖再见！”翁萱说完这番话时已升空五六米，见字出口之后，她忽然从口中喷出一物直奔高阳面门。

华亮虽然被此举惊住，但这点小技怎能在他面前伤人，火爷伸指将翁萱吐出之物挡开，随后就想放下大苦给这小丫头一点教训，高阳在一旁急忙伸手拦住。

高门主重伤之躯，猛然一动，顿时一口鲜血咯出。

翁萱在远处看到高阳拦火将此举心中莫名一痛，随后猛甩长发，几个倒手直上云霄，隐没在红云当中，只有长丝慢慢飘落，仿佛印证着刚才有位女子从此处登天！

“拦我干吗？”

“那丹伤不到人的！”高阳淡淡道。

华亮再看场中，众人基本都已退去，于是搀着高阳道：“走吧，去跟冷妹子汇合！”

剑、丹、豆、环，是红门的基本手艺。

方才翁萱吐出的正是每个红门弟子腹中都含有的入门丹。

“什么？再说一次。”李南晏按着对讲机高声问道。

三个老头正对着显示器比画呢，李特员这一声吆喝顿时将三人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

“好！封闭定林寺，外面你们不用管，我会叫当地警方配合的！”听完第二次同样内容的汇报后，李南晏果断地安排下一步。

三个老人精对望一眼，都没有发问。

“人都藏起来了！”李南晏见三人看着自己便简单地说出了寺内的情况。

“不会是已经离开了吧！”挂着教授职称的老头又转头往四个显示器上瞄了几眼后说道。

李特员摇头道：“不可能，现在的情况就是飞上天也看得见，除非有遁地之术。走，咱们进去看看！”

四人走下面包车后便向定林寺而去，才迈出没几步姓张的老者忽然停步道：

“李特员，我还是不去了吧！”

李南晏愣了一下随后点了点头。

孙教授走在最前面，回头见张老头又回到面包车中就问：“张老干吗去了？”

李南晏道：“张老有些事情，我们进去吧。孙教授，就您对古代建筑的了

解，定林寺中有地下建筑的可能性大吗？”

三人边走边谈，片刻便至定林寺门前。

此时定林寺仍然灯光散乱，不过李南晏接到了属下的报告，寺内的能见度有所提高，而且特行局的人掌控了场面，进寺已经没有危险了。

“这个不好说，需要经过仔细地测量才行。”

三人说着正好走进定林寺的大门，忽见沈舒原在两个人陪同下从寺内走了出来。

“沈老板？”李南晏以询问的口气喊了一声沈舒原。

沈舒原抬头看了一眼李南晏并没有说话，二队人擦身而过。

李南晏一愣，随后站定回头道：“沈老板，里面的人呢？”

沈舒原没有回头，一旁的董明奇回头道：“李特员，原来我们谈好的内容中，可不包括把人都绑上带到你面前吧？”

李南晏尴尬一笑，随后道：“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我们谈的内容中也不包括沈老板可以给这群人透风吧？”

陈玉琢才得的光明又瞬间失去，心情正是压抑的时候，听李南晏这样跟沈舒原说话，脾气一向温和的陈大先生顿时动气道：“你手下枪放得跟鞭炮一样，傻子都知道有鹰了，你还来问我们？”

李南晏闻言不怒反笑道：“好吧，是我的部下鲁莽了，不过……他们跑不掉的！”

不过这句话沈舒原三人并没有听到，陈玉琢停步说话之时沈舒原早已都走得很远了，陈玉琢说完便跟了上去，李南晏这句话跟自语无异。

定林寺内一片狼藉，斜塔二三层一壁倒塌，外围铁架也凌乱不堪。大殿之前的大理石地面破损得非常严重，文心雕龙的石壁裂开了好长一条缝隙。

一辆119的救火车在大殿之前喷着水，车头已经凹陷，一个清晰的掌印印在火警急救的标志上，触目惊心。

李南晏等人站在救火车之旁良久无语。

“若不是我一直在庙门前，猛然来此看到这些一定会以为方山地震了！”孙教授第一个张口说话。

李南晏用手对着救火车上的掌印比画了一下，随后又低头看了看地上两条

近十米长的黑印沉声道：“这感觉很像一个人将全马力发动的卡车，倒推出十米远。”

孙教授点头道：“轮胎基本都破了，地上的印子都是胶皮和大理石摩擦出来的。”

李南晏上了蹬踏架往救火车中看了看，这时一个持枪青年跑过来立正敬礼之后朗声道：“报告，我们进来的时候发现一位火警晕迷在车中，如今已送到后面禅房休息了，根据胸前身份牌可以判定，车中之人确实是当地火警！”

李南晏点了点头，随后跳下蹬踏架，转头对蹲在地上仍在研究的孙教授说道：“孙教授，下面还要麻烦您去对寺中的地形进行一下系统的勘察，看看是否有地下建筑！”

定林寺接引殿内，高阳半靠在供桌上，小冷香蹲在一旁给哥哥轻揉肩头。陈玉琢这一锤让千门主将内外皆伤，华亮第一眼看到伤口的时候还说陈玉琢用五分子力道打外不打内，要不然高阳这半扇骨头肯定保不住了。但见到高阳坐定之后汗水跟洗完脸没擦一样，火爷才想起来，这一锤几分子力道不说，却引出了高阳体内的陈疾。

接引殿内除了千门的三位将才外，还有四个人，这四人全都面墙而坐，一言不发。

“老高，咱要在这待到什么时候？”华亮本来有许多事情要问，但外人在场却不好开口。

没等高阳回答，坐在北墙处面壁的一位老兄接口道：“到晚上，到了晚上我们带着你们三个脱身！”

华亮笑道：“算了吧，原本我还以为亮杀的四季舵主有多大能耐呢，没想到此时却要庇护在我妹子的手段之下……哼！”

华亮一声冷哼之后，面壁的四人中顿时有三个都坐不住了，作势就要起身，接火爷话的那位却伸手将三人拦下道：“千门援手之德我兄弟等人今夜必还，而且从今以后蓬莱三首之间的梁子尽去。”

华亮抿了一下嘴，随后闭眼抬头站了一阵，仿佛在回味百花酿的味道。

“李天骄，你那一刀究竟是为了杀我兄弟，还是为了杀沈家大小姐？”火爷忽然睁眼问道。

李天骄坦然道：“为了杀高门主！”

高阳在一旁苦笑道：“李舵主好刀法。”

李天骄淡淡道：“高门主取笑了。”那坦然之态就仿佛没有听出话外之意一般。

冷香为了摆这个九鬼遁术也是累得一身香汗，起初还能蹲下来为高阳揉肩膀，揉着揉着就改成坐地上给自己揉腰了。

火爷看着接引殿外来来往往的持枪之辈感叹道：“香妹子真是好手段！”

这时华亮忽然看到亮杀四季舵主中有一人正在转头盯着冷香看，火爷不禁恼怒道：“你看什么？”

那人看了华亮一眼没有作声，不过却把头转了回去。

李天骄忽然说道：“这就是千门脱将的八阵图神技吧？果然令人叹为观止。”

冷香听到此人错评自己的手段忍不住接口道：“八鬼术乃是放大和扭曲空间之术，跟我现在用这九鬼洞天之术大不相同。”

什么八鬼九鬼的李天骄当然不懂，别说是李天骄了，这个世界上除了千门脱将外恐怕没人能懂。虽然不懂，春堂主还是很礼貌地再次接评道：“果然神乎其神，当年我去过一次泗水，在当地见过一个八卦村。那个村子据说就是按照当年孔明的八阵图图形建造的，易进难出。处处是门又可谓处处无门，今日再与姑娘之术相互印证让我受益颇多。”

冷香道：“八卦村？我怎么没听说过？”冷香说这话的时候转头望向高阳。

李天骄道：“你没听说过？这事还上过中央台呢！”

“哇！你们杀手也看电视哒？”冷香表情夸张地问道。

李天骄等四人一阵无语，好半天之后李舵主才道：“看的。高门主，入夜之后……”李天骄本想转谈晚上的安排把杀手看电视的话题引开，但话刚说到一半高阳便插话道：“入夜之后我们也无须离开，你们独自走吧。”

“好！”李天骄虽然不知高阳此举何意，但还是应了一声好。华亮和冷香二人对高阳的安排当然没有任何意见，于是接引殿中再次被寂静所笼罩。

夜。

定林寺中灯火依旧，但却都变成了红光。

寺内住持大苦禅师的遗体摆放在佛堂内，众僧面带泪痕地念着经文。

大苦禅师身上盖着九宝金丝袈裟，袈裟的顶角上压着两个破损的铜钵。红门的一代钵僧面色安详，仿佛是在熟睡。

一入红尘万苦照，

苦海滔滔孽自找。

世人不把弥陀念，

妄在世上走一遭。

八月中秋雁南飞，

一声吼叫一声悲。

大雁倒有回来日，

死去亡魂不知归。

八个小和尚的童音超度经文回荡在定林寺中。

无人戴孝，无人披麻。

出家便已无家。

李南晏默默地站在大殿门口，身旁还跟着两个年轻人，他们的枪都放在门外，并没有带进殿堂之中。

他们的人发现大苦禅师的时候，老和尚还没有西归极乐。将老僧抬到禅房之后，庙里的大小僧尼才出现。面对着一个个持枪的特警，众和尚都吓傻了，只知道在大苦的床前哭叫。

估计是大苦以前就有过吩咐，告知过这些僧人在自己使用海市蜃楼的时候，要如何如何，所以当海市蜃楼施展不久，这些和尚就全部躲了起来。

大苦和尚在众僧哭喊方丈之际睁眼环顾一周淡淡道：“生亦何欢，死亦何苦。各司其职，都先散去，我与这位将军有话说。”

众僧散去之后，李南晏也打发属下全都出去了。倒不是李特员对自己的身手多么有信心，见到定林寺大殿门前的景象后，他早已信心全无了。只不过眼下这

老和尚只有出气没进气的局面了，自己若再让人相陪那可真是丢脸之极了。

“要封我定林寺？”大苦问。

李南晏摇了摇头。

“要抓老和尚我？”大苦又问。

李南晏迟疑一阵又苦笑着摇了摇头。

大苦双眼望着屋顶淡淡道：“存既有因，何须强求！”

李南晏朗声道：“盛世乾坤，岂容鱼腥尚存！”

“鱼腥……咳……哈哈，鱼腥！”

李南晏见状拍了拍床道：“好好养病。”说罢起身欲走。

大苦和尚从床上坐起。李南晏见身后有声音，急忙快踏一步上前，手按腰部就要掏枪，结果回头一看，并不是垂死的老僧要攻击自己。老和尚盘膝坐在床上，将枕下的一串佛珠拿出挂在脖子上，又向怀中摸去，但摸了半天也未掏出什么东西来。

大苦长叹一声道：“我入沙门数载，渡己尚且不能，更何谈渡人，我这老僧当得不好。我入红门数载，守业尚不周全，更何谈兴业，我这老合做得不好。”说罢合十的双手忽然垂落，低头盘坐而逝。

.....

幼僧们念罢经文后，全部退出大殿之外，只有几个大苦的亲传弟子坐在蒲团之上继续念经。

李南晏轻步上前走到大苦遗体边，将一方破损的红手绢放到袈裟之上，随后淡淡道：“我想你那时一定是在找这个！”说完也转身出门。

接引殿内。

冷香正趴在高阳的胸前哭泣。外面的事情他们看得很清楚，大苦老和尚圆寂了。

“如果不是我打开的地宫门，说不定大苦禅师不会死的！”冷香双目通红，抬头看着高阳。

高阳摸着香妹子的头发轻声道：“这跟你没关系的。”

亮杀四季分舵的舵主已经离开了，华亮坐在原来那四人面壁的位置处，听高阳劝完冷香，火爷也淡淡道：“若不是红门的那个丫头到斜塔中捣乱，大苦也不

会被压！”火爷说完这话后也觉得自己将打塌斜塔的事推得一干二净有些不对道，随后又淡淡地加了一句：“回头我陪你为老和尚烧几张纸吧！”

华亮说完起身走到接引殿门前指着门外道：“你说他们为什么就看不到我们呢？”

高阳说道：“你听说过福地洞天吗？”

华亮咧嘴道：“传说当中仙人修炼的地方？”说罢火爷干笑了几句。

高阳道：“福地洞天之说，在史书当中也多有出现，这绝不是无稽之谈，但三国之后却没有了再造洞天福地的事，这就是因为奇门遁甲失传的原因。所谓的福地洞天其实就是奇门九鬼遁术，当然了，小说中说什么福地洞天中多有仙人、仙果什么的却都是假的了，无非一个僻静安身之地罢了。”

火爷刚才龙都见过了，所以对这些玩意儿还真找不到什么有力的反驳之言，于是便道：“现在没有外人了，跟我俩说说，南京这一票，到底是来玩什么的！”

高阳按着肩头伤处慢慢道：“其实外八行汇聚南京，本身就是是在别人的局中。”

这些华亮倒能理解，于是道：“嗯，沈家的丫头一到，警察就来了，我能看得出来！”

高阳笑道：“恐怕你没看出来，其实整件事一开始就是一个骗局，沈家这一局首先就是要拉盗门下水。”

华亮茫然没有接话。

高阳继续道：“在上海跟盗门抢地皮，暗传《永乐大典》的消息，让盗门入局，随后舒原……沈舒原让陈董二人又将消息散布出去，让外八行纷纷知晓！”

华亮“啊”了一声。

高阳苦笑道：“我从陕西回到上海后，陈董二人都不在上海，我就感觉事情有蹊跷，随后再想到在郑州开封班龙跟我说的话，我便清楚了，原来在盗门之中，沈家也插了眼睛，要不然消息也传不那么快。”

“随后沈舒原千方百计地阻止我参与此事，这才导致南京大局的开始，我不得不躲到号子里去思考。后来她知道我派你们分三地部署千局，所以又放出聚宝盆再次丢失的消息，就是希望我能放弃这一局，回去帮她。”

华亮惊道：“原来你自己让自己进去，还有这一块的因素？”

高阳点头道：“我从广西回北京的时候与滇南蛊门昆仲同车，车上遇到针对他们哥俩的一局，起初我还以为是盗门的手段，回来才想通，这是沈家引蛊门入瓮的手法。海外红门弟子的归国也与沈家有关，当初我与沈家赵义和冯一鸣在吃饭的时候遇到的红门张博，随后张博入水遭鹰……哎，一系列的事情都是沈舒原的大局。”

华亮晃着脑袋道：“这沈舒原也太可怕了，这些局不会是你教给她的吧？”

高阳无奈地笑了笑。

华亮忽然贼笑道：“不过这丫头，对你真没得说，这次她以身犯险来定林寺，目的就是拉你。我就是想不通，她这么做是为什么？”

高阳沉声道：“沈家那么大的家业，如果不靠国家的力量是很难维持的。为了守业兴业沈舒原不得不与官方达成这个一举灭了我们这些被世人排斥的外门行，她此举我可以理解。”

华亮叹道：“没想到外八行众人竟然被一个小姑娘玩弄在手掌之间。”

高阳摇头道：“这一点你又错了，外八行中，没有一门真正地入了她的局。”

第十九章

江湖重洗牌

当丁八爷听张磊传话说“七爷的话只能信一半”时，老头子就明白了，高阳这小子是想给江湖洗牌。并且他不想自己洗，想让别人帮他去洗。

- 1 -

丁八爷坐在太师椅上看着一身泥土的关啸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阿狸在八爷的身后一个劲地给关啸使眼色，但关大少此时头都不敢抬如何能看到师妹的暗示……

见八爷好半天不说话关啸终于沉不住气了，小心道：“师父，我这一切都是按照你的安排办的！”

八爷笑道：“东西呢？”

关啸小声道：“我没想到大苦和尚一上来就玩命……所以没取到。”

丁八爷点了点头道：“我的安排中有让你带蛊毒回来吗？”

丁八爷说完关啸和阿狸都是一愣。

“干爹？难道师兄着了蛊门的道？”阿狸道。当然定林寺混战之时阿狸也

进了海市蜃楼，不过她躲得比亮杀的人还远呢，现在太过具体的东西她也不是很清楚。

“岂止是着道，还是蛊门的拿手玩意呢。”丁八爷指了指放在身旁的烟袋，阿狸急忙过去为干爹装烟。

“我……我现在就去找薛家的人！”关啸说罢转身就要走。

“回来吧！”丁八爷淡淡道。

关啸手拿门环，愣了一下，随后转身继续回到师父身前站定。

扑通。

盗门少当家跪在丁八爷面前。

“啸儿啊，你太过自傲了，自以为走南闯北地顺过几件小玩意就是多了不起的能耐了？如今你已在千门主将面前栽了三次跟头了，也该反省反省了！”

关啸跪在地上听师父的教诲时当然不敢中途插话，但听师父说自己在高阳跟前输过三次关啸却有些纳闷了，怎么算都是两次啊，三次之说哪里来的？这次的栽也应该算是栽到蛊门身上才对，但关啸不敢问。

“干爹，我去找蛊门的落脚点吧！”阿狸小声说道。她听见关啸中了蛊毒干爹又不让出去，心中甚是焦急，看来干爹是要拿这个惩罚师哥，不过蛊毒可不是闹着玩的，看来只能她自己跑一趟了。

丁八爷冷哼一声道：“等你们？等你们我四百八十个堂口的牌子早让人摘完了！”

一听老爷子生气阿狸急忙也低下了头。

沉默了一阵丁八爷又道：“特行局定林寺中抓不到人，必然会借助当地的力量封了南京城，南京地界的旧姓老合都会受到牵连，这几天不要出门。”

丁八爷说完这些就没话了，开始抽烟。阿狸憋了好半天才小心问道：“干爹，那师兄身上的蛊毒怎么办？”

“蛊门的悲风不是杀人之物。”丁八爷说罢又不再言语。

阿狸站在丁八爷身后给干爹捶肩。关啸没有丁八的话也不敢起来，就那样在地上跪着。

老式钟表的嘀嗒声成了屋中的主要旋律。

半个小时之后阿狸终于又沉不住气了，小声道：“干爹，师兄……”

没等阿狸把话说完丁八爷便高声道：“跪着！”

这时关啸抬头看了师父一眼。丁八爷用力地将烟袋往太师椅上一摔，关啸急忙低头。

只听丁八爷像是自语地说道：“乐极生悲，悲极生怒。悲风蛊是控制人情绪的蛊毒，啸儿，师父让你出门必生祸端，除了我外，没人能压住你此时的怒气，你懂吗？”

关啸和阿狸听罢心中都一惊。

关啸抬起头小心地问道：“可师父，我听说悲风是随风而走，当初在场的还有许多人……”

丁八爷笑道：“你怎么知道他们没事？跟你一起去的左冰翔我已经让人关起来了，至于在场的其他人，恐怕亮杀的舵主要使用面壁放血一途才行！”

阿狸奇道：“什么叫面壁放血？”

丁八爷道：“这是亮杀一门的静心之法，要把墙当成镜子使。”

阿狸吐了吐舌头，随后问道：“其他人呢？当时还有红门的一个女人、千门的两位，对了，还有神调门的两口子，以及沈家的人。”

丁八爷道：“这些人怕都不会好过，除了那千门主将！”

一听丁八爷表扬高阳关啸这火气顿时又无名上涌：“他高阳怎样？”

关啸说完就是一惊，自己不知怎么竟然站起来了……

正发愣的工夫，忽然两膝一麻扑通一声又跪了下去。

丁八爷收回烟袋随后在椅子上轻轻地磕了两下，仍是淡淡地说道：“我以为几十年的炼心，早已到了随心所欲的境界，没想到沾染了悲风之后，老头子我还是难以压制自己的情绪……唉！”

丁八爷此话一出口阿狸才明白为什么干爹刚才那样生气，她跟干爹十几年了都没有见他发过这么大的火，原来关师兄竟然把蛊毒也传给干爹了……那么自己……一想到自己，阿狸心中又是一毛，刚才自己插了干爹三次话，还连说了几次不该说的话……看来果然如干爹所说，如果不是他老人家坐在这压着，自己和关啸现在说不定因为怒火引出多大麻烦呢！

丁八爷看着低头跪在跟前的关啸说道：“啸儿，你认为沈家这一局骗到了多少人？”

关啸长出一口气后道：“我想除了师父，其他人都看不出真假！”

丁八爷摇头道：“你错了，外八行没有一门上了她沈舒原的当！”

关啸不解道：“那……为什么大家还都跑到南京来？”

丁八侧头望向窗外道：“跟我们一样，借机而动，各有所图！”

关啸仍然不服气道：“所图之物都在定林寺？”

丁八爷笑了笑：“神调门去定林寺是为了十几年前那一记青龙摆尾！红门的小丫头却是去偷学海市蜃楼的！”

十几年前发生了什么？他们都在定林寺中看到了那个雷声大但却一个雨点没见的青龙摆尾……这跟十几年前又有什么关系？

红门的翁萱去学海市蜃楼？都是红门中人她干吗要去捣乱借机偷学？直接问大苦不好吗？

两个人一头雾水的时候丁八爷继续道：“蛊门是为了在长江以北立堂口，亮杀一门的目的是借此机会跟千门找场子。”

阿狸和关啸几乎同时问道：“那千门呢？”

丁八爷揉了揉鼻梁淡淡道：“千门？千门这一局最后的一招应在了你的身上，就跟你身中这悲风蛊一样。你知道你是怎么中蛊的吗？”

关啸红着脸摇了摇头。

丁八爷“哼”了一声，随后道：“不用看当时的场面我也能分析出，一定是你帮着她施展了蛊术！”

关啸茫然道：“我……我施展的？”

丁八爷点头道：“薛家丫头身穿顶皮蓑，你必然不敢粘身取物，只能靠丝上的功夫，调包她身上的蛊毒位置是吧？”

丁八的判断让关啸说不出一句话，老爷子果然如亲眼所见一般。

丁八爷继续道：“顶皮蓑的气囊都是相通的，蛊毒有三种战斗身法，是可以让顶皮蓑行气自动释放这悲风蛊，但与人比斗，变化无常，不可能一套身法完整地走下来，敌人当然不能任她为之，所以就要靠你关大盗帮忙喽！”

丁八说完，关啸的头更抬不起来了，师父的意思他已经听明白了，原来这悲风蛊在顶皮蓑的气囊中，可以通过晃动身形来施展，但这晃动……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没事的时候站那里晃……除非是酒吧，要不然别人肯定注意你，这蛊在当

时遍地高手的情况下肯定施展不出，不过跟自己打斗就另相别论了。

但打斗的时候也有要求，左边晃一下了，本来应该往右晃才是正确的步骤，但敌人下一步攻你右侧你怎么往右晃？晃刀口上去了……

自己用一根丝调包薛紫瞳囊中蛊毒时，薛紫瞳竟然运用这个取出填补之时的气流完成了这一切……

关啸觉得自己这个跟头栽得真不小，同为外八行的门人……自己还挂着盗门当家的牌子呢……结果还是着道了。

只听丁八爷继续说道：“千门这一局，就跟薛紫瞳借你之手完成悲风一样，他们要做的所有事情……都让别人给做完了！”

定林寺的接引殿中，火爷正在和高阳聊着与八爷他们此时谈论的相同的问题。

冷香躺在哥哥的腿上睡着了，身下铺的是火爷那件凌乱不堪的外衣。

高阳本来也想把上衣脱下来的，但小丫头见哥哥冷得厉害没有同意，在熟睡的时候香妹子还很乖巧地头向内侧双手抱着高阳的腰，希望这个姿势可以给哥哥带来几丝暖意。

“丁八那个老滑头能看出其中关键还有可能，但就像……薛家兄妹……红门那小娘们这些人怎么能看清这个圈套？”华亮光着膀子，说话的时候还不时地拍打着自己的前胸。

火爷胸膛的文身嫣红一片，每一团火焰都仿佛正在跳动。

高阳淡淡道：“外八行虽然凋零，但哪一门能没有前辈呢？再说出来走绿林都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可真别把这些人都当雏。身上背着人家蛊门的悲风，嘴里怎能还笑话人家蛊门少门主！”

华亮又用力地敲了一下自己的胸膛道：“现在真想出去打一架，这火气无名地就往上拱……哎呀，老高，我忽然想起来了，释明这小子咱忘记带了！”

提起释明高门主叹口气说道：“你放心好了，释明不用咱们操心！”

华亮没有明白高阳话里的意思，于是便回答道：“说的也是，警察的目的是咱外八行，释明有少林的度牒，完全可以自称是来学习的和尚！”

高阳笑道：“释明是遇不到鹰的，海市蜃楼刚施展不久，他就离开了！”

华亮听罢一愣，虽然说大苦这次施展的海市蜃楼不太完善，但最起码也是可

进不可出的，这释明怎么可能在海市蜃楼施展之后离开呢。

见高阳抬头望着接引佛平伸出去的手掌没有再言语，华亮就要再问，但就在目光扫到大殿之中接引莲花座之前的蜡烛时，火爷忽然想起一件事。

一指禅……海灯禅师！

“释海灯懂得如何破海市蜃楼？”火爷忽然问道。

高阳见华亮忽然问出这么一句也是一愣，但稍加思索便已明了，便道：“大苦和尚跟你们聊过海灯禅师当年定林寺换法之事？”

“换法？换什么法？那和尚没说那么清楚，我就知道海灯老和尚昔年在定林寺中演示过一次一指禅功。”华亮终于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了，当下踢开蒲团席地盘膝而坐。

“说说怎么回事，就当帮我泻火了！”火爷一边说着一边运起了子夜静心功。此时已临子夜。

高阳苦笑道：“泻火？你别埋汰人行不！”

火爷也被自己用的泻火两个字给逗乐了。

冷香轻轻地翻了一个身转头向上。高阳摸了摸小香的鼻子，随后又轻轻地将她的头转到自己怀中，轻抚着小妹子的长发高门主淡淡道：“这事说来就话长了，外门行中其他几门来南京的目的我已经说过了，唯独没有谈少林，主要是担心引起你的火！”

火爷奇怪道：“少林？少林也来定林寺……你这意思是说释明这趟过来根本不是为帮咱们，而是少林的命令？”

高阳道：“也不能这样说，不过也差不多！”

华亮被高阳的圈话绕腾迷糊了，于是不耐烦道：“老高，你能不能说点人听得懂的话？”

高阳看着华亮笑了笑。

火爷用力地捶打了一下自己的前胸高声道：“这悲风蛊，下次再让我遇到蛊门那小娘们，我非……我非……”

华火爷非了两次也没非出个所以然来，高阳知道华亮可能又把他和薛紫瞳之间的关系想歪了，不禁无奈地摇了摇头道：“这么说吧，外八行是在什么时候正式命名的你知道吧？”

华亮道：“当然了，朱元璋那老小子给的官方称呼！”

高阳点头道：“对！但你再想想销器门是什么时候进的外八行？”

华亮还真听冯始祖聊外八行的时候说过此事，但时间有些太过久远记得不算太清楚罢了，想了半天华亮才道：“好像是那个‘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什么的作者找的！”

高阳点头道：“对，是于谦当时求的千门前辈，请出的销器门人。”

华亮虽然历史不怎么样，但也清楚于谦活着的时候朱元璋骨头都烂没了……于是道：“BUG……”

高门主没注意这是一句外文，还以为火爷说了句“爸的”感慨心情呢，有妈的必然就有爸的。高阳道：“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华亮道：“明白了呀，BUG啊，怎么回事？”

高阳这才听明白老华说的是啥。

“销器门是顶了另一个外门行挤入外八行的。”高阳道。

华亮追问道：“哪一行？”

高阳反问道：“我们在聊的是啥？”

华亮忽然想到是说释明的事情引起来的，于是惊呼道：“和尚？”

和尚当然也算是一个行当……不过火爷说完就知道不靠谱，和尚怎么说也归不到外门行中去。

高阳笑道：“和尚？你是不是想到朱元璋年轻的时候做过和尚，所以才这样分析的？”

华亮摇头道：“我没你想得那么多，我就想到咱们不是聊少林释明呢吗！”

高阳点头道：“虽然不是和尚，但跟和尚也有联系，后来这一行便置身少林几百年，海灯法师就是此行的真传弟子！”

华亮追问道：“那海灯是来定林寺换什么法？”

高阳含糊道：“大概是用一指禅功换了海市蜃楼吧！”

火爷忙问：“为什么呢？”

高阳不敢摊手耸肩只能摇头道：“我怎么知道，不过释明这次借机来定林寺必然跟海灯禅师的遗命有关！”

华亮歪嘴道：“这不跟没说一样吗？”

又一阵寒意上涌，高阳全身都是一抖，冷香被这突如其来的颤抖弄醒，抬秀目看了一眼哥哥迷迷糊糊地问道：“阳哥你怎么不盖被子？”

高阳强忍寒意笑着慢拍冷香的肩头道：“乖，睡吧！我就盖！”

“嗯！”冷香应了一声又把头埋在高阳的腹中。

高门主轻轻地把上衣脱下来盖在香妹子的身上，然后又抬头看起头顶那只伸出的手掌来。

看着高阳的苦态华亮心中也十分难受，说道：“老高，要不咱们先回去吧，妖妹那边打电话通知一下就是了，咱找个酒店你好好歇歇！”

高阳摇头道：“没事，她们明早就到了，而且我还有些事情要安排！”

- 2 -

关于在海市蜃楼中为什么会有拟物成真的效果火爷并没有详细询问高阳，管他真龙假龙，反正我千门火将打赢了。

高阳刚被困入海市蜃楼不久就想通了这个问题，当年宗二爷与钵僧崂山斗法，据说将两个海市蜃楼重叠在了一起，那时的崂山七彩光芒直上云霄，凤舞龙飞变幻莫测，也正是因此当时在场的孙中山先生很久以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说道：“不观法不见崂山仙境。”

海市蜃楼还有一个名字叫作心魔乱，这个名字不是红门祖辈传下来的，是当年海灯法师定林寺观法后所取。

何谓心魔？心中魔障。简单地說这一切虽然不是幻觉，但却是幻象。

也正因此，陈玉琢才会在海市蜃楼中恢复“视力”。不过他所谓的恢复，还是依靠耳朵完成的。虽然他清晰地看到了人，眼睛也为他传递了人物相貌等信息，不过这些都是幻象，这些人物的形象都是陈玉琢心中所想罢了。

董明奇和火爷施展功夫的时候，鹤与雄鸡一闪即灭，但石嵩所踏的青龙却一直存在，原因就是石嵩找到了实物。

至于实物是什么高阳当时没有去想，如今寒意袭体也睡不着，高门主终于把这些事情想清楚了，应该是救火车……看来这神调门的石嵩为了偷龙骨研究了很

多年的海市蜃楼了，要不然也绝对不能在那个时候用神调的震魂鼓控制消防员开救火车过来。

随后高阳又想到的是刀在海市蜃楼中的变化……这一想刀不要紧，高阳发现柳七爷送给自己的两把利器竟然全丢了。

一把用来打歪了李天骄佯攻沈舒原的第一下，另外一把用来挡了李天骄针对自己的杀招，结果走得匆忙竟然忘记捡了……

“舒原姐应该会为我收着吧！”想到沈舒原的时候，舒原姐这个称呼很自然地便会跳出来，高门主打着寒战狠狠地掐了一下自己的眉心。

刀的光影变化应该跟多重光的重叠有关，至于大小变化应该还是魔障的作用。李天骄的刀充满了杀气，所以才显得巨大无比；自己的刀是为了救人而发，当然不存在什么杀气，所以大小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大殿内超度大苦禅师的诵经声仍然没有停歇，整个定林寺的气氛都无比压抑。

高阳以前虽然从来没有见过大苦和尚，但却让王龙生调查过，这个和尚的一生他都了解。悲吗？好像是的。他身在空门理应就在红尘之外，结果不巧他还身在红门，一身红尘之气。

喜吗？好像也是的。他在外门行江湖济济人才皆在场的情况下，大展红门神技之威，这大苦应该有面目去见红门先祖了。定林寺内老和尚不顾自己性命舍己救人正应了佛家大义，西登极乐也必然坦然面对佛祖。

天亮了！

几乎就在天光刚显的瞬间，火爷睁开了双眼。

练体是一种逆天与感天相符一体的行为，明朝大儒王阳明曾道：“逆则逆之，顺则顺之，方成格物之道。”

火爷虽没有致知一念，但却也达到了这个程度。

逆时可以改变血液循环的顺逆流向，可长呼不吸，也可长吸不呼。

顺时可以天睡他睡天醒他醒，将体内生物钟与天地调配得毫厘不差。

华亮起身来回活动了几下腿脚，忽然看到高阳还靠在供桌旁睁着眼睛，火爷顿时不好意思了起来。

“老高，我练功太投入了，睡过去了！”华亮笑道。

高阳淡淡道：“跟我来这套干吗，我的伤你也帮不上！你陪着不还是一样的。怎么样？悲风蛊过劲没？”

华亮点头道：“没事了！警察今天能撤吗？”

高阳点头道：“会的，定林寺中抓不到人，他们肯定不会在这边拖。如果这次带队的是个人物估计就直接收了，若不然可能还会封两天交通！”

两个人正说着话呢，冷香忽然睁开眼睛一脸笑意地看着高阳道：“哥，我没流口水吧？”

高阳笑骂了一声死丫头，冷香翻身起来后转了一圈随后惊呼道：“哎呀！没有牙刷怎么办？”

这话把火爷弄得直翻白眼。

“小香，这个遁术还能坚持多久？”高阳问道。

冷香看了看殿内随后掰着指数了一会儿道：“临时弄的，再加上我的能力有限，只能坚持九个时辰。”

“十八个小时！”高阳心中默默一算点头道：“时间够用，等你妖姐来了，我还有些安排，随后咱们再走！”

上午九点，千门反将施妖、千门除将朗朗、千门风将王龙生、千门谣将付可、千门提将张磊一起赶到了定林寺。

早上七点的时候特行局的人就撤走了，不过定林寺今天并没有对外开放。王龙生等被拦在门外，无奈只能用鸽子向寺中的三人传递消息。有冷香在，高阳等三人很顺利地走出了定林寺。

出寺后，高阳让施妖给华亮、冷香和自己化了个大妆，随后八人以凭吊老友的名义又进了定林寺。

八将在凭吊过大苦之后高阳安排道：“小香以六鬼之术去虚封了盗门留下的窟窿。张磊付可你们两个一骗一哄去跟寺里和尚说，将大苦身前之物都烧了用来陪葬以防红门国术经翁萱之手再流海外。老王，你和朗朗陪小香，我们三个庙外等你们！”

安排过来，高阳等走出定林寺，到了寺外施妖的眼泪这才下来。

其实她在第一眼看到哥哥时就已忍不住要哭出来了，但高阳面色凝重，又是安排易容，又是组织凭吊，施妖一直都憋着，此时见高阳比在上海的时候瘦了很

多不说，从额上的青筋施妖可以看出，哥哥的寒病又犯了。

“乖！没事了，放假，放假，我回去好好养养，跟我说说郑州收尾的情况吧！”

施妖抽泣道：“乔爽很识时务，我已经把哥哥跟我说的都传达了，被盗门得去还是让千门来操作他判断得很清楚。”

高阳强打笑颜道：“跟一撮毛传人斗了没？”

一听此话施妖顿时来了精神，在高阳肩头处蹭了蹭眼泪，随后抬头看着高阳的脸道：“当然喽，哥哥你猜我赢了吗？”

“赢了！”高阳道。

施妖听罢咯咯一笑，随后笑声道：“朗朗没问题，虽然给爷爷打了电话，但却是传喜讯的！”

高阳点头道：“好！好！”

施妖对着庙门的方向狠狠地咬了咬牙道：“愁人的是那个付可，在郑州的局，他答应给歇马二百万，我们离开的时候他竟然跟我要钱！”

高阳淡淡道：“这个钱让他自己搞，歇马的钱既然答应了必须给！”

千门八将下午两点一起从定林寺庙门前下方山。

高阳交代好的任务冷香等都顺利完成了。

这雷声大雨点小的南京大局也便这样草草结束。

赢家是谁？

对于高阳来讲这一局没有赢家。

虽然他的鹏生永逸之术贯彻得很成功，但想到沈舒原是幕后的操纵者，高门主就觉得自己也是一个输家，即便沈舒原为了自己还亲身涉险进了定林寺。

除了高阳之外，其他人多少有些意气风发之态，特别是张磊，一路上和付可嘻嘻哈哈好不高兴；千门谣将他老人家也仿佛忘记了自己身上还背着二百万的债务，高谈阔论乐得比张磊还欢。

他们确实很高兴，千门这一局很漂亮。

在外门行众老合的视线全部转移到南京的时候，高阳出奇兵取下了中原宝地。青花帮虽然名义上说是老青帮的舵口，但老江湖都知道青帮的胳膊短了，根

本顾不过来黄河南沿的江湖，若不然多头会这样的二流势力怎敢跟青花叫板。

高阳灭青花的原因有很多，乔爽在北京有无数实业，老婆孩子热炕头看来有淡出绿林的迹象，即便千门不来取，盗门也绝对不会不动青花。

当然这些都是次要的，最关键的是识人练兵。

半年之内三将插香，这效率高是高了，但质量呢？人有没有问题？千门要的是八将，不是八人。蓬莱山缥缈牌不是谁都可以挂的。

郑州一局朗朗和付可表现得都不错。

在上海高阳让张磊给丁八带话，张磊对这句话是一点都不明白其中含义，但丁八爷却懂。也就是因为这句话，八爷看穿了高门主鹏生永逸之局。

杜鹃产子之时它会将蛋下在其他鸟的巢穴中，自己去当甩手掌柜。

小杜鹃出生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将鸟巢中原来的鸟蛋全部顶出去。

就这样，小杜鹃在养父养母的喂养下长大了。

随后就是它再去做甩手掌柜的循环。

当丁八爷听张磊传话说“七爷的话只能信一半”时，老头子就明白了，高阳这小子是想给江湖洗牌。并且他不想自己洗，想让别人帮他去洗。

柳七爷在找高阳之前找过丁八爷，这点柳七在长白山上的时候跟高门主提过一些，但他说跟丁八聊完之后，却没有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八爷，只不过说了一点而已。不过想来以丁八爷这么多年的江湖资历很多事情也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

七爷曾经跟高阳说过，说他是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唯一全部知晓此事的人。高阳当时乐了，并没有接柳七的话。

一个活了二百多年的老杀手……谁都可以想象得到他必然拥有深不见底的城府。

高阳让张磊传话的目的并不是让丁八看穿自己，而是为了让丁八爷看穿当时的南京大局，南京的局为什么要提柳七？

丁八懂了，所以最后他没有进定林寺，他担心引出那个本该尘封的秘密。

这样草草地收尾蛮好！起码丁八和高阳都是这样认为的。

千门确实得了一些小利，这些在八爷的眼中都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从高阳进号子到现在，千门先拿下了郑州地界，紧接着在南京卖人情给蛊

门，随后又与亮杀门了结了多少年的恩愿，促成这些事的也全是其他人。

“哥！事情既然已经了了，咱在南京也别待了！你现在需要静养，马上回北京吧！”施妖道。

高阳现在比刚中拳的时候好多了，自己行走已然无碍，但施妖非让冷香和朗朗二人一左一右地搀着哥哥，搞得跟押送犯人一样。

“了了？”高阳苦笑。

如果在上海监狱没有遇到张博的话，高阳确实认为这件事大家白忙一场后就过去了，但就在张博越狱那一晚，高门主看到了更深层的一面，恐怕这件事才刚刚开始而已！

“是不是需要回一趟东北老家呢？”高阳暗想。

“这位朋友，看你气色不佳是否有恙在身呢？”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站在八人面前看着高阳说道。

施妖道：“怎么？你是郎中？”

那人摇了摇头随后走近两步到高阳近前说道：“你我无缘，我送你一卦如何？”

“好啊！如此有劳了！”高阳道。

施妖本来想把人赶开的，但见高阳应了她在一旁便不再言语，只不过悄悄给华亮使了一个眼色。

火爷轻蔑一笑，点了点头，这人走过来的时候华火爷就已看出来，是个练家子，但想在他面前玩猫腻，除非先灌他一坛百花酿。

“好，但不知小哥想知道哪一方面的呢？”

按理来说，送卦的一般都是送手相，然后给你算算双亲全否、妻女安否。这老头上来就问高阳想问什么，看这意思竟然是要送全卦。

高阳笑道：“您老随便说就是了！”

那老人又上下打量高门主一番随后道：“你颧骨不横左稍高，这说明你这一生都是在为别人而奔波，恕老夫直言，你死后无子送终，棺槨不齐！”

“你……”施妖刚听到这里就立马暴走，迈步上前就要打人。

高阳却摆手制止住妖妹问老者道：“还有吗？”

那老人又道：“你天庭虽满但无发而遮，地阁虽圆却短须而盖，原本的福相此时却成了无法（发）无天之相。恕老夫再次直言，你不仅无善终，而且无善

果，他日名声必臭！”

施妖终于受不住了，即便是哥哥怪自己她也要打这个老头满口牙下来。

一抬腿直奔面门，但腿却在老头嘴边一尺处被抓住。

抓住施妖腿的竟然是华亮！

“哥，你让他胡说什么？”

高阳仍然没有生气，还是淡淡道：“还有吗？”

那老者看了一眼施妖随后又道：“你眉心汗毛过重，导致两眉成一眉，这也是命理当中的恶相。恕老夫再再直言……”

施妖虽然没有打到人，但嘴可没闲着：“华亮，你拦我干吗……老混蛋，你给我闭嘴！”

老者笑着又看了看施妖，随后径直说道：“这一项说明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命运都跟你相同，你无棺无槨，她们必然也是草席裹尸；你不得善终善果，她们也必然随你之路！”

说罢老者哈哈大笑。

老者大笑之时，高阳竟然也哈哈大笑起来。

“可有破法？”高阳一边大笑着一边问。高门主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老者闻言止住笑声正色道：“有！五百块，我指明路给你！”

“妖妹，给钱！”

“什么？给他钱？”施妖收脚之后又要摘暗器，结果又被华亮拦住，如今妖妹子的火气正盛，没想到高阳竟然还让她掏钱。

朗朗掏出五百块递了过去。

老者接过钱之后对着太阳看了看，随后放到口袋当中对高阳道：“既然是相面测心，看的就是你的脸和心态，要想破解很容易，记住八个字即可‘改头换面，洗心革面’。”

老者说完对着高阳摆了一个大山手，随后又对施妖作了一个揖道：“千门反将莫要生气，老夫收了一个人一千块的好处，是那个人让我来对高门主说这些话的，你若要报复尽管去找她，莫要寻老头子我的晦气。”

老头说完双手一甩，忽然两道光直奔高阳而去。

当高阳伸手接住飞来之物的时候，老者已经走了。火爷并没有拦他，因为华

亮看得很清楚，这老头扔过来的是墨杀和赤斩两刀。

施妖见哥哥无事，也不跟众人招呼就跟在老头后面一路追下了山。

她要看看到底是谁这样骂高阳。

高阳收起双刀看了看华亮道：“你认出他来了？”

华亮“嗯”了一声道：“但不知道他怎么为沈家办起事来了。”

高阳招呼众人快些跟上施妖，然后一边走一边道：“恐怕不是沈家，是国家！”

王龙生等听罢都是一愣。

华亮奇道：“什么意思？老张头跟鹰一起来的定林寺？是他捡了你的刀？”

没等高阳回话施妖回来了，以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高阳道：“我还以为是谁买个老疯子来骂你呢，原来是那个小警察，是不是你对不起人家了？”

高阳奇道：“哪个警察？”

施妖道：“还能是哪个？在上海亲手逮捕你的那个。”

陈亚男……

竟然是她。

因为她的失踪高阳跟白露都彻底翻了脸，没想到她竟然在南京出现了，这段时间她去哪了？

只听施妖一边走一边恶狠狠地看着高阳道：“前几天我在郑州就看见她了，你知道这小姑娘干吗去了吗？去找你做好事不留名的证据去了，若不是可子从歇马嘴里得到了准确消息，我还以为你在号子里熬不住了把我们三个给卖了呢！”

施妖当然是在打趣。每见高阳额头青筋跳动的时候妖妹子的眉心都是皱的。

华亮在一旁跟王龙生嘀咕：“那女警察是凑巧雇的老张头，还是他们本来就是一路的？”

最后王龙生查了一下散布在方山四周鹰眼传递的消息，得出的答案是碰巧，这老张头从上午就开始在方山脚下摆卦摊了。

他来送刀也很容易分析，既然老头知道千门主将一定看到或者分析出来自己跟警察一起到场的，此时把刀送回来的意思无非就是解释。

解释什么呢？当然是那时的迫不得已呗！

高阳没有听这些，他还在想着陈亚男让人传的这八个字。

改头换面很容易理解，陈亚男是在说上海的案子还没有完，有让他避风头的意思。

但洗心革面呢？

看来她还是认为我做的这一切都是错的。

“付可，还记得我们插香时你问我的问题吗？”

付可一愣，不知道哥哥为什么此时忽然提起这个。当时他问的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一行”。

“记得！”付可有些不安地回道，他以为哥哥要说郑州自己办的错事。

谁知高阳却道：“还记得我当时的回答吧？那时我的回答是应付你们的，我就是想通过这一局让你们自己去感悟。在郑州朗朗懂了，所以她给爷爷打了那个电话；在南京冷香懂了，所以他将遁术设在接引殿。现在只剩下你了，你懂了吗？”

付可撩起衬衣露出腰间的“谣”字，随后恭敬半跪在高阳面前道：“付可愚钝，请哥哥讲给我！”

高阳道：“我当时怎么回答你的？”

付可道：“哥说是为了让生活精彩！”

高阳低头道：“精彩的方式有很多，可以环游世界，可以吃遍天下、玩遍天下，不需要像我们这样别脑袋在裤腰上！”

付可沉默。

高阳拍了拍付可的肩膀道：“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注定不为自己而活！”高门主说罢，不理睬半跪在地的付可，当先走下山去。

众人愣了一下，华亮走到付可旁拉他起来，然后道：“郑州留下的尾巴自己解决了，这也是责任的一种。”

付可点了点头。

与此同时，王龙生将跟在高阳身后的张磊拉到一旁低声道：“磊子，纪托是外来的眼睛，这次千局差点出纰漏就是因为她！”

张磊张大嘴巴“啊”了一声，茫然而立。

生子拍了拍磊子的肩头轻声道：“哥哥们不怪你！”说罢快步赶上高阳等人。

华亮从张磊身旁走过，也轻轻地拍了拍他。六人在前，在后方付可一脸壮志地站起身来，与茫然没落的张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火爷抬头看了看天空。

烈日耀眼！

“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注定不为自己而活！”

这句话他太熟悉了。

千门八将②

名称	职责	擅长	方位	历史代表人物
正将	主负责千局全局	三十六千局	乾	张良、诸葛亮
反将	主负责伪装易容	易容术	坤	魏延、沈万三
提将	主负责物品仿制	手工、仿制	兑	黄月英
脱将	主负责安全逃脱	撤退计划、逃脱方法	震	孙武、韩信
谣将	主负责舆论操控	各地方言、舆论造势	坎	李斯
火将	主负责人身安全	格斗、功夫	离	张献忠
风将	主负责信息情报	信息收集处理	巽	李斯
除将	主负责谈判游说	谈判、合作	艮	张仪、苏秦

千门含局三十六，八将少五不做局



微博客户端扫描
条形码为本书打榜



九夫书斋

上架建议：悬疑/小说

ISBN 978-7-5399-9606-6



9 787539 996066 >

定价：35.00元